武俠世界

第33年
29
$15.00

編者話

雲飛雁先生所著「小邪俠傳奇故事」之「變心島」在今期刊出，文中描述小邪龍和小黃蜂本是敵對的少年男女，小黃蜂愛上小邪龍，但小邪龍却愛上天理幫少幫主紀雯和幫內的蕭蘭，小黃蜂爲破壞他們的感情，用毒傷害蕭蘭，小邪龍爲尋求解葯而誤入古林，巧遇老尤童，並學得紅線金珠的秘笈……小邪龍、老尤童等被銅椰島主誘入變心島，天理幫少幫主紀雯和蕭蘭也被抓去當人質……最後小邪龍小黃蜂聯手對付變心島主。內容新穎，引人入勝，值得一讀！

* * *

石磊先生所著兩期完短篇故事「擒兇記」在今期刊出，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狄心先生所著「危險的遊戲」，文中主角唐天希和杜森兩人之間進行賊贓交易，却不幸在事後發生命案，杜森父子命喪，杜家二公子一口咬定是唐家侄子唐家偉是兇手，報警通緝，使唐家偉無奈而匿身……故事情節曲折離奇，緊張刺激，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9期
（總號168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邪俠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　飛・圖

變心島

懲辦邪惡　鋤强扶弱

斜峪關外，太白山下，桃花莊。

雨初晴，艷陽天。

十八夫人帮自被小邪龍鬧個天翻地覆後，大夫人俏羅利、八夫人、七夫人相繼喪命，三夫人桃花嬌，便成了十八夫人帮的帮主。

桃花莊因此也成了十八夫人帮的總壇。

＊　＊　＊

桃花嬌此刻正半裸的躺在床上。

她雖然已屆三十四、五，但她那雙媚眼，仍然那麼迷人，笑起來更令人心搖神蕩。

像她這樣的女人，世上並不太多，而桃花嬌恰恰是其中的一個。

唯一令她遺憾的只有一件事。

三十多歲的女人，若要她孤衾獨枕，夜半夢迴，這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女人春心難奈寂寞，最清楚的是一種人，這種人就是認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男人。

這時，桃花嬌臥室的窗口，便被弄破了幾個圓洞，每一個圓洞均露出一個腦袋，每一個腦袋都有一雙貪婪的男人的眼睛。

所有的眼睛都僵僵的發直，所有的口都咽着口涎，這情景委實有點可笑。

桃花嬌果然笑了。「各位，從何而來？沒見過女人麼？」

那五個男人同時大笑起來，一個短眉大眼的道：「我們祁連五虎，女人見得還少麼？」

桃花嬌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快進來吧！」

短眉大眼男人一聽，樂得眼睛瞇成一條線，砰地撞開窗口，就想跳進去。

桃花嬌呼喚的男子，若有誰不聽的話，那這人不是瘋子便是白痴。

桃花嬌呼喚之下，就算眼前是蛇窟虎穴，只怕也有人立刻跳進去。

不過短眉大眼男子卻沒有跳進去，因爲他身子剛躍起，人就倒了下去。

祁連四虎一見，連忙縮回頭，大聲道：「老五，你怎的了？」

只見這短眉虎雙目各插了一支銀針，血從眼睛中流出來，痛得他雙手亂抓。

老大頭上多了一塊大肉瘤，所以人稱雙頭虎，見狀臉色一變，喝道：「臭娘兒！你是誰？怎敢傷我祁連五虎？」

桃花嬌笑道：「我是誰？你管得着麼？」

雙頭虎一怔道：「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桃花嬌笑道：「不是十八夫人帮總壇桃花莊麼？」

雙頭虎道：「你知道我們是誰？」

桃花嬌笑道：「不是你們自報的祁連五虎麼？」

雙頭虎哼了一聲道：「你知道祈連五虎是十八夫人帮帮主桃花嬌請來的貴客麼？你傷了我等弟兄，大概是不想活了！」

桃花嬌大笑道：「不錯！這桃花嬌想必是瘋了。」

雙頭虎大喝一聲道：「賤婆娘，你敢侮辱桃花嬌帮主！」

桃花嬌笑道：「我爲甚麼不敢？桃花嬌請來的人是助拳，並非來看女人，她把你們也請來，她想必是瘋了！」

雙頭虎臉色一變，道：「你爲甚麼在此？你到底是誰？」

桃花嬌笑道：「我爲甚麼不能在此？你又知道我是誰？」

雙頭虎怔了怔，眼珠在桃花嬌身上盯了幾個轉，驚疑道：「難道你是十八夫人帮帮主桃花嬌不成？」

桃花嬌嫣然道：「既然你說是，那就算我便是桃花嬌吧！」

雙頭虎頭皮一陣發痲，他作夢也想不到，這嬌滴滴的女人，便就是殺人不眨眼的桃花嬌！

他們不敢相信，但卻不能不信，因此他們的脚也開始向後退了，而且退得很快。

但他們還是退得慢了一點，因爲他們聽到一聲嬌笑。「見到桃花嬌還不知她是誰的人，他們的眼珠也沒甚作用了。」

這一聲嬌笑未落，十幾道銀光已從裏面飛了出來，接着一連串的慘叫，每人的眼珠都插了兩根銀針，四人都用手蒙着眼睛，痛得滿地打滾。

裏面的桃花嬌嘆了口氣道：「連看女人也不懂的男人，還有甚麼作用！」

她輕嘆聲剛落，那慘叫聲便一齊停止了。

桃花嬌又嘆了一口氣，道：「蝶兒。」

外面沒有回聲，歇了一會，才聽到刷的一聲，是刀入鞘的聲音。

桃花嬌嘴邊泛起一絲微笑，道：「我早知道你來了。」

房外有人接腔笑道：「你成了狐精？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桃花嬌道：「當世除了你快刀浪子花一平外，還有誰能一霎間殺死祁連五虎？還有誰會使如此快刀！」

屋外那人輕輕一笑，沒有作聲。

桃花嬌又輕聲道：「謝謝，你到底沒有忘記我桃花嬌。」

快刀浪子道：「聽說你最近吃了敗仗，所以來看看你。」

桃花嬌冷笑一聲道：「可是看看我死了沒有？」

快刀浪子笑道：「你桃花嬌遍身銀針，當今世上誰能殺了你？」

桃花嬌笑道：「原來你一直偷看我睡覺，爲甚麼不大方進來看個夠？」

快刀浪子沒有答話。

桃花嬌又道：「既然來了，爲甚麼不進來？」

快刀浪子忽然嘆了口氣道：「十八夫人帮建業不易，威震關西已足夠了，爲甚麼還要貪心不已？」

桃花嬌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許多事並非想收便收手的。」

快刀浪子又嘆了口氣。

桃花嬌道：「你嘆甚麼氣？難道桃花嬌不能見你麼？」

快刀浪子道：「你先穿上衣服，我便進來見你。」

桃花嬌道：「我不是穿着衣服麼？你爲甚麼不進來？」

快刀浪子終於在門口出現了，他披着藍披風，臉很白，細長的眉，眼珠灼灼有光，令人不敢逼視。

他見桃花嬌依然躺在床上，身上的衣服沒有加多也沒有減少，便轉過臉去。

桃花嬌笑道：「有人有心想來偷看，我就殺了他，你有心不看，我卻偏要讓你看個夠本，因爲你是快刀浪子。」

快刀浪子花一平，是關西第一號殺手，他憑着一口刀，已殺過無數武林高手。

他殺人並非爲了錢，也並非爲了女人，而是爲了興趣，他對任何事的興趣，都比不上殺人的濃厚。

越不容易殺的人，他越有殺人的興趣。

快刀浪子冷聲道：「你也沒甚好看！」

桃花嬌道：「聽說你殺了賀蘭山十六鐵？」

快刀浪子道：「他們很難殺，所以我便把他們殺了。」

桃花嬌道：「賀蘭山鐵氏山莊的鐵煞刀陣，名震江湖，竟不如你的刀快？」

快刀浪子道：「不錯。」

桃花嬌道：「我請你來，就是要看看你的快刀。」

快刀浪子面色驟變，啞聲道：「你眞的要看？」

桃花嬌嫣然一笑道：「你不必緊張，我並不打算與你比武，因爲我不想死在你的刀下，也不想殺你。」

快刀浪子冷然道：「那你就不必看了。」

桃花嬌道：「爲甚麼？」

快刀浪子道：「因爲我的刀是用來殺人的，不是給人看的。」

桃花嬌眼波流動，笑道：「我若要看呢？」

快刀浪子沉默了一陣，忽然道：「好！你就看吧！」

他話說得很慢，一共才不過五個字，但他話音一落，刀已出鞘又入鞘，靠着房門口的一把椅子已被劈成兩截。

快刀浪子的快刀果然快得驚人。

桃花嬌卻笑道：「我想看的是你殺人的刀法，不是劈柴的刀法。」

快刀浪子沉默不語。

桃花嬌又道：「誰不知道快刀浪子的刀法左右開弓，出手雙發，左手的刀法比右手快了一倍！」

快刀浪子沉聲道：「你要看我出左手刀？」

桃花嬌笑道：「假如你使出來，便用來殺我也可以。」

快刀浪子忽然嘆了一口氣，他的披風忽然脫落了。

桃花嬌的笑容也忽然不見了。

因爲快刀浪子的一條左臂，已被人齊肩斬斷了。

過了很久，桃花嬌才駭然的道：「這難道是被人斬斷的？」

快刀浪子道：「不錯。」

桃花嬌道：「刀斬？劍斬？斧斬？」

快刀浪子道：「非刀、非劍、非斧。」

桃花嬌奇道：「那是甚麼武器？」

快刀浪子道：「肉掌，一隻肉掌。」

桃花嬌驚道：「一隻肉掌？誰有如此功力？是誰？」

快刀浪子嘆了口氣道：「他是一個未成年的娃兒！」

桃花嬌悚然道：「他到底是誰？」

快刀浪子恨恨道：「他自稱吃喝帮主！我也不知天下何來這等吃喝門派！」

桃花嬌歎了口氣，道：「如果是他，你這隻手臂斷得不冤。」

快刀浪子愕然道：「你認得他？」

桃花嬌點點頭道：「我自然認得他，何止認得，簡直刻骨銘心。」

快刀浪子忙道：「他到底是誰？」

桃花嬌卻道：「你先告訴我，他憑一隻肉掌，如何斬下你快刀浪子的一條手臂。」

快刀浪子嘆了口氣，似乎直到此刻，他還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似的。

* * *

兩月前，金烏堡主涂公亮被小邪龍救出流沙，他便躺在樹林中休息，準備養足精神，再去向小邪龍追回金烏令。

就在金烏堡主涂公亮體力將復之際，快刀浪子花一平卻進來了。

涂公亮與花一平本沒有甚麼怨仇，可惜金烏堡在武林中的名聲太響亮了，江湖上的後起之秀，誰欲揚名立萬，最直接了當的辦法，就是向武林成名人物挑戰。

誰擊敗金烏堡主或神武尊者，誰就立刻可以成名。

快刀浪子急欲成名，因此他找上了金烏堡主。

兩人從未謀面，更沒有任何仇怨，他們的拚殺，純粹爲了一個「名」字。

若快刀浪子殺死涂公亮，他這後起之秀的名頭，立刻便傳遍武林。

反之，涂公亮殺死快刀浪子，他金烏堡主的名聲也會倍增光彩。

因爲劍已陷入流沙，涂公亮就在地上拾起一根鐵槍。

槍爲兵中之霸，一寸長，一寸强。

涂公亮除了劍外，他還擅用刀、斧、槍，尤其是槍。

這一根槍，是他手下十二太保之一遺下的，涂公亮要用這一根槍，把快刀浪子擊敗。

兩人心意相通，連話都沒有說，見面便動上手。

涂公亮挺槍向快刀浪子衝去，他把對小邪龍的一股惡氣，一齊在快刀浪子身上發洩了。

他一槍八式，左四槍，右四槍，八槍刺出的均是快刀浪子的要穴，來勢迅速無比。

與此同時，花一平的快刀亦已展開反擊，只見一片寒森森的刀光，突然閃起。

雖然刀、槍沒有交碰，但花一平的快刀，已然把涂公亮的槍勢，化解得無聲無息。

涂公亮厲喝再刺，雙腕一放一收，刺出三十二槍，三十二槍比剛才的八槍更急更快更準，每一槍都向花一平的咽喉射去。

花一平沒有用刀招架，只是身形急閃。

三十二招後，他的身形已經三十二變，令涂公亮不禁面露凜然。

三十二槍刺完之後，一道刀光突然向他的胸膛射去。涂公亮鐵槍抖動，鎖住這一道刀光。花一平這一招刀法，是飛龍刀法的一招龍騰雲中。

涂公亮連攻數十槍未能得手，此刻只好改用掌法與其周旋。

涂公亮並非不想再攻，而是花一平的反擊，遠比他想像中的猛烈，只見一片銀光，已把涂公亮手中的鐵槍完全罩住。

只見刀光，不見槍影。

涂公亮不禁大駭，這才知道快刀浪子的名頭並非倖至。

涂公亮猛一咬牙，再刺一槍，這一槍他已決心有去無回，不是他死，便是己亡，除此再無迴旋餘地。

這一槍集急、準、狠之大成，他自信一定可以命中對方的心臟。

卡的一聲，槍已向前暴射。

涂公亮的眼睛卻突地睜大了，因爲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但這件事卻發生了。

他這一槍，並沒有刺中花一平的心臟，反而被花一平伸出右手，把急刺過來的鐵槍，緊緊地抓住了。

快刀浪子這一着，比涂公亮這一槍更兇險百倍，但花一平卻做到了。

就在涂公亮驚愕之際，他的咽喉突然感到一陣涼意，花一平的左手快刀已在他的頭部，快如閃電的掠過。

花一平左手一刀，平平無奇，但一個「快」字，卻把涂公亮這條老命，斷送在這一刀之下了。

涂公亮在倒下去時，仍然在懷疑自己的眼睛，自己是否看錯了，快刀浪子的左手一刀，會有如此快捷？

快刀浪子殺死了涂公亮，他高興極了，他忍不住放聲大笑道：「我殺死涂公亮了。」

就在此時，樹林中忽然衝進三條大漢，他們見堡主被殺，其中一人揮舞一柄刀，向花一平撲了過去。

人剛挨近，花一平身形微轉，刀光平閃，那人刀未砍下，人已被齊腰斬斷。

他又狂笑起來，另外兩人嚇呆了，他們作夢也想不到，對方的刀法竟如此之快。

那兩人怔了一怔，一人揮起鬼頭刀，招走刀劈華山，劈向花一平的頭頂。

花一平冷笑道：「你出刀便沒命。」

他身子動也不動，伸手就抓住對方刀鋒，這一刀便砍入石頭裏。

突然，又見寒光一閃，一顆頭顱已飛出老遠。

另一人見狀，也揮刀撲了上來，一刀還未砍出，突聽一人道：「快退回去，別送命了。」

花一平聞聲，立刻循聲望去，只見不遠處站着一位白衣少年，一臉的頑皮相。

這白衣少年笑道：「好快的刀，一刀一條人命，有趣極了。」

快刀浪子冷然道：「不錯，殺

人的確有趣，不信你也來試試。」

話音剛落，又有兩名金烏堡弟子，怒喝一聲，揮刀直撲過來。

快刀浪子視而不見，等兩人撲近，他又倏地轉身，兩條人命又在他刀下完了。

兩人剛倒下，又有五、六人衝了進來，花一平狂笑道：「有趣，有趣極了。」

就在此時，那白衣少年突然揚起手中一面銅牌喝道：「你等全退出去，莫白送了生命。」

那數名大漢一見銅牌，神色一凜，立刻翻身倒縱出去。

花一平掃了銅牌一眼，笑道：「小兄弟，你這可是金烏令？」

白衣少年笑道：「大兄弟，你很有眼光，不錯，正是金烏令。」

花一平愕然道：「你是金烏堡的人？」

白衣少年笑道：「錯了，應該說金烏堡是我的人。」

花一平道：「金烏堡主涂公亮是你甚麼人？爹爹嗎？」

白衣少年冷然一笑，道：「乖！你是我的乖孫兒。」

花一平愕然道：「我怎麼成了你的乖孫兒？」

白衣少年道：「涂公亮是我的兒子，你叫他爹爹，豈非我的乖孫兒？」

花一平冷笑道：「你想替金烏堡的人出頭麼？」

白衣少年道：「金烏堡是我的人，你殺了六條人命，用的是左手還是右手？」

花一平冷森森的道：「左右齊施！但殺你只怕僅用左手便足矣。」

白衣少年大笑道：「那好吧，就用你一條左手，交換六條人命便了。」

花一平不由狂笑道：「憑你也想向我出手？你以爲你比我的刀快？」

白衣少年微微一笑，道：「你的刀很快，我的手不慢，正好比一比。」

花一平冷笑道：「好！那你就看清了。」

花一平聲落刀起，當眞快如閃電。

但忽然花一平渾身一抖，因爲他簡直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快刀浪子的左手，連同左手的那柄刀，已被斜拋出兩三丈遠，丟在地上，血從他的肩胛處流了出來，越流越多。

白衣少年笑嘻嘻道：「如何？我早就說過，你的刀很快，我的手也不慢呢！」

花一平抖顫道：「你到底是誰？可敢亮出名號？」

白衣少年大笑道：「我有甚麼不敢？我不殺你，就是要你來向我尋仇！你若要找我，便問星宿下凡、邪神降世、吃喝帮主，威震武林之人是誰？自然便有人帶你來見我了！好！告辭了！」

他聲落身形乍閃，人已不見。

花一平怔了半天，才忍痛而去，斷臂不要，連刀也不要了。

這便是快刀浪子斷臂的經過。

桃花嬌聽罷，不由嘆了口氣，道：「你碰上他，活該你倒十八輩大霉了。」

花一平道：「爲甚麼？」

桃花嬌道：「因爲你碰上的，是當今世上天字第一號的小邪龍。」

花一平苦笑道：「看來我不能幫你了。」

桃花嬌道：「難道你不想報斷臂之仇？」

花一平嘆了口氣道：「就算想報，也沒法報，因爲這小子的出手，當世已無人可破。」

桃花嬌沉吟不語，一會忽然大聲道：「誰說不能報？我現在就找個人去報給你看。」

花一平苦笑道：「你想去找誰？當世有誰可以制住小邪龍？」

桃花嬌道：「飛天魔女！」

花一平道：「飛天魔女？」

桃花嬌道：「不錯，我正在找她！飛天魔女不但輕功高絕，內家功力比小邪龍高上十倍。」

飛天魔女便是昆侖雲台宮的宮主，生性孤傲，但卻美艷之極，美得令人目眩。

她人美，心卻如蛇蠍，圍捕小邪龍的行動，雲台宮也想參加，但採取的是坐收漁人之利的戰略。

不過結果卻出雲台宮主意外，朱雀神武門、金烏堡幾乎全軍覆沒，小邪龍卻安然無恙，還奪得了金烏、朱雀兩令。

雲台宮主氣惱極了。

就在此時，桃花嬌找上了她，雙方一拍即合。

她們定下縛虎擒龍之計，決心捉住小邪龍放血練功。

* * *

小邪龍卻先自招煩惱。

小邪龍有一個弱點，他絕不能欠下別人的情，你要他欠情，他就寧願爲還人情債而死。

驪山血戰，已過了一個月，風雨已把山麓下的血腥洗刷乾淨。

秋陽照射大地，雖然已是秋涼時分，有時還是熱得受不了。

駱峪口的樹蔭下，有個挑擔賣酒的，酒很涼，喝下去既解渴，又過癮，還有蠶豆、五香豆腐乾和茶葉蛋下酒，味道不見得很好，但做得卻很乾淨。

小邪龍已有一個月沒回天理帮，他想着紀雯，所以就趁空趕回天理帮去。

駱峪口是去天理帮必經之地，他正走到這裏，就遇上這個賣酒的。

天氣實在太熱，他也走得口渴極了，見這個賣酒的是個灰白頭髮的老頭兒，穿着雖然破舊，但卻洗得很乾淨。

小邪龍已學得很小心了，他一走到樹蔭下，便已感到危機的存在，雖然他並沒有看到甚麼，也沒有聽到甚麼，但這是一種本能的感覺。

他一到樹下，那老頭兒就向他兜售他的酒。小邪龍就是個好酒之人，見了哪還忍得住口？喝就喝吧！

他一連喝下六、七碗，意猶未足，還要再喝，道：「老人家，再來兩碗！」

那灰白頭髮老頭斜瞟了他一眼，笑道：「小兄弟，我這酒後勁大，再喝只怕便走不動了！你還喝？」

小邪龍笑道：「只要喝得高興，走不動，便睡在這兒也不打緊。」

賣酒老頭兒道：「你不想回家了麼？」

小邪龍笑道：「家？哈哈……何處是我家？回到何處去？」

賣酒老頭兒道：「從何處來，便從何處去。」

小邪龍笑道：「我也不知從何處來，因此如何知返何處去？」

賣酒老頭兒搖了搖頭，喃喃的道：「這小子只怕醉了，不然爲甚胡說八道。」

小邪龍笑道：「你這酒如何醉得倒我？」

賣酒老頭兒怒道：「你敢說我的酒不好？」

小邪龍大笑道：「既然是好酒，爲甚不想人客多喝？反來嚕嚕嗦嗦。」

賣酒老頭兒瞪了小邪龍一眼，無奈爲他舀酒。

就在此時，遠處奔來一伙人馬。

這伙人有的臂上架鷹，有的手裏牽狗，人人身着勁裝，佩弓帶劍，馬鞍邊掛着些獵物，顯然是剛打獵歸來。

秋狩冬藏，秋天正是打獵的季節。

走在最前面的一匹馬上，坐着一位少年公子，錦衣金冠，打扮得粉裝玉琢一般，騎的也是一匹萬中選一的良駒。

他身邊僕從不少，看樣子好像富家公子，或者是官府少爺。

那賣酒老頭兒，也看出大買賣上門了，精神一振，就大聲叫喊道：「好酒，好醇的酒，三碗下肚賽神仙。」

小邪龍笑道：「老頭兒，我已喝了十碗，豈非成佛了麼？」

賣酒老頭兒瞪了小邪龍一眼，卻沒作聲。

這時，那伙人馬已停了下來，馬上那位少年公子笑道：「回去還有好一段路，天又熱，便在這兒喝碗酒吧，可不能多喝。」

那些人一聽，全都跳下馬來，圍上了那賣酒的擔子，左一碗，右一碗，喝得十分愜意。

小邪龍看那少年公子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皮膚又白又嫩，笑起來，臉上一邊一個酒渦，十分可愛。

小邪龍不由多看那少年公子兩眼，總感到他有點脂粉味。

那少年公子也在注視小邪龍，他剛在僕從爲他舖好的毯子上坐下，忽然朝着小邪龍笑了笑，道：「獨樂不如齊樂，這位朋友何不請過來喝一杯？」

小邪龍笑道：「我本有這個意思，但只怕酒錢不夠，假如有人請客，那就自然樂於從命啊！」

那少年公子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幾碗酒錢算得甚麼？快，打酒來也。」

那賣酒老頭兒只好倒了碗酒過來，卻瞪了小邪龍一眼，嘀咕道：「有人請客，這下只怕要醉死了。」

小邪龍笑道：「人生難得幾回醉，若得一醉，也是一大樂事，請！」

他「請」字剛出口，一碗酒已不見了。

別人喝酒是用口喝的，小邪龍喝酒卻是倒下去。

少年公子見狀，拍手大笑道：「好！這才是英雄氣概，好小子大英雄！」

小邪龍大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則小了，何來大英雄？你若想看，我還可以喝得更快的。」

少年公子道：「很好！請問朋友高姓大名？此行何去？」

小邪龍笑道：「人說我是星宿下凡、邪神下界，但由於人太小了，所以自稱小邪龍。」

少年公子突然大笑道：「好！果然是一條小邪龍。」

小邪龍亦大笑道：「過獎！過獎！但不知朋友高姓大名？」

少年公子道：「萍水相逢，請你喝酒，喝完就走，何必問名道姓？」

小邪龍笑道：「是極！是極！酒逢知己千杯少，人一走，茶就涼，何必說名道姓！」

少年公子笑道：「這茶葉蛋不錯，以蛋下酒，大概會醉得慢一些。」

小邪龍笑道：「對極了！我身

為吃喝幫主，若只喝不吃，豈非有辱這個吃喝幫主的名頭！吃，吃你這茶葉蛋。」

他說吃就吃，伸手去抓茶葉蛋，用手一揑，殼褪蛋出，扔進嘴裏，咕的脖子一伸，便咽了下去。

轉眼之間，他一口氣就吃了十七八個。

小邪龍變成表演似的，周圍的人都停下了酒碗，看他吃蛋，兩個蛋一碗酒，轉眼間，他又喝下了八九碗。

他蛋吃得多，酒量也大得驚人。

隨少年公子來的人，都是虎虎有威的彪形大漢，但若論酒量和吃蛋的功夫，卻沒有一個比得上小邪龍。

少年公子不由稱讚道：「小朋友眞是快人，不但酒喝得快，蛋也吃得快極了！哈哈！」

小邪龍的眼睛已瞇起來，舌頭也打結了，看來已有七八分醉意，他哈哈笑道：「不錯，不錯，因為我知道若喝遲吃遲，便那個……沒得吃了。」

少年公子笑道：「為甚麼？」

小邪龍喃喃道：「死了的人……又怎吃喝得了？」

他話音一落，身子一翻，便睡在地下。

少年公子瞟了他一眼，冷然道：「把他丟到一邊！老刀子，準備好了沒有，現在就放他的血，替主人治病。」

那賣酒老頭兒立刻應道：「早準備好了！」原來他亦是少年公子那伙人。

就在此時，從駱峪口又駛來一行車馬。

少年公子忙擺手道：「且慢！又有生意上門了。」

黑漆的馬車雖然舊，但依然甚有氣派，車門開着，車窗上也掛着簾子。

趕車的是個中年漢子，馬車前後還有三騎護從，均是精悍的武士，且全是藍色勁裝，一望而知是天理幫的人。

普天下只有天理帮穿藍衣、藍褲、藍披風。

由於那少年公子的人馬，已把通路擋去大半，天理帮的車馬到此，也只好放緩下來。

那賣酒的老頭——老刀手，趁機大聲吆喝道：「好酒！好醇的酒呵，眞正的醇酒，客官，下馬喝酒吧。」

天理帮的武士舐舐嘴唇，顯然很想喝，但誰也不敢下馬，只是等着那少年公子讓出道來。

少年公子卻沒有絲毫讓路的打算，因為他已發現，這些車馬是天理帮的人，而小邪龍與天理帮的關係異常密切，被他們發覺了，那就前功盡廢了。

正在雙方僵持間，車廂內忽然傳出一個嬌甜的聲音道：「你們趕了半天路，也累了，就歇歇喝碗酒吧！」

馬上那三人聽了，立刻下了馬。車廂中的人又道：「老于，你也下車喝一碗吧，反正也不急着趕路。」

趕車的老于，遲疑了一下，終於把馬車趕去路旁。

這時，那賣酒的老頭兒已為那三名武士舀了三碗酒，正趕着去舀第四碗，拿到酒的已準備喝了。

趕車的老于突喝一聲道：「慢！先看看酒裏有沒有毒！」

賣酒的老頭兒立刻臉紅，憤憤的道：「毒？我這酒會有毒？好，那就先毒死我老人家吧！」

他叫嚷着，搶先把手端的一碗酒，喝了下肚。

趕車的老于毫不理會，逕自走了過去，在懷中取出個銀勺子，在酒缸裏舀了一勺酒，看那銀勺子沒有變黑，這才鬆了口氣，道：「可以喝了。」

那三名武士端着酒碗正在發怔，聞言才仰首一飲而盡，順手又拿起一塊豆腐乾，正想放進嘴裏，趕車的老于突然又喝道：「等一等！」

少年公子目注這面，忽然笑道：「豆腐乾也有毒？這位朋友未免太多心了。」

趕車老于冷冷的道：「出門在外，小心些便活得長命些。」

他說着自懷中取出一柄小銀刀，正欲將豆腐乾切開。

少年公子已走了過來，笑道：「老伯，這玩意很漂亮，能借給我一看嗎？」

趕車老于上下打量了少年公子幾眼，見他俏生生的模樣，不忍拒絕，終於把那柄小銀刀遞了過去，但仍不耐煩的道：「這有甚麼好看的。」

少年公子接刀在手，見那銀刀甚為古雅精緻，便微微一笑道：「好精緻的一把銀刀，不知能不能用來殺人？」

趕車老于笑道：「銀造的刀，又怎可以殺人？」

少年公子笑道：「你錯了，只要是刀，便可以殺人！不信，你看清了！」

他話音未落，手中的銀刀，已脫手飛出，化作一道寒光，已插入趕車老于的咽喉。

趕車老于怒吼一聲，反手拔出刀來，向那少年公子撲去，但他的咽喉間，已噴出一道血箭來。

趕車老于衝前不及三步，便已栽倒在少年公子腳下了。

那少年公子看了一眼，笑道：

「我說刀均可以殺人，你偏不信，這不是自招煩惱嗎？」

天理帮的三名武士，是藍衣武士中的高手，但他們也決想不到，少年公子竟然殺人不眨眼，一時被怔住了。

但僅一霎，他們眼看趕車老于倒下去時，刀劍也出鞘了，怒喝着向少年公子撲過去。

少年公子斜睨一眼，冷冷笑道：「你等均非我對手，何必白白來送死。」

喝第一碗酒的白衣武士眼睛氣得紅了，不等少年公子說完，揮劍已劈向他的頭顱。

少年公子搖頭笑道：「你還差很遠！」

話聲中，他身子動也不動，揚手輕輕一抬，僅用兩根手指，便夾住了劍鋒。

那武士手腕一翻，欲以劍鋒去削對方的手指。

倏然一支羽箭已射入他的脊骨，箭桿透背而入，自前身穿出，鮮血一滴滴地淌下來。

此時，另外兩人已衝到少年公子面前，刀劍尚未遞出，只聽車廂中一人嬌叱道：「退下，你們不是人家的對手。」

跟着車廂垂簾掀起，走下一位紫衣女郎，這女郎美極了。

少年公子以為自己很俏，但一比之下，他知道自己比不上人家，笑得很古怪，盯着紫衣女郎道：「你……你是紀雯？」

紫衣女郎微笑道：「不錯，你找我麼？」

少年公子臉色突變，冷然道：「對極了，我正要找你。」

紀雯並不生氣，嫣然一笑，緩緩的道：「公子貴姓，找我有事麼？」

少年公子道：「在下默默無聞，怎及得天理帮少帮主的大名，不提也罷！」

紀雯也不再問，她瞧了地上兩具屍體一眼，冷然道：「這兩人是你殺的麼？」

少年公子笑道：「是他們該死，自尋煩惱，自招殺身之禍而已！」

紀雯道：「閣下與他們有仇？」

少年公子道：「那倒沒有。」

紀雯道：「那他們一定對閣下無禮了。」

少年公子笑道：「他們禮教甚周，例如少帮主你，怎會無禮？」

紀雯道：「既然如此，閣下為甚麼殺死他們？」

少年公子笑道：「本少爺做事全憑興趣而已，可別問為甚麼？」

紀雯冷然道：「憑一時興趣，便要殺人取樂，這天下尚有公理麼？」

少年公子大笑道：「你是天理帮少帮主，行事自然講甚麼公理天理，本少爺藉藉無聞，自然不必講甚麼天理地理了。」

兩人一問一答，針鋒相對，旁邊的人都瞧得呆了，只有小邪龍仍一直躺在那裏，看樣子他眞的醉了。

過了一會，紀雯突然後退一步，雙手一抱拳，冷然道：「請！」

少年公子愕然道：「請甚麼？」

紀雯冷然道：「請出手呀！」

少年公子一聽，笑道：「出手？出甚麼手？難道要我向你出手？」

紀雯不知這少年公子是眞還是偽裝，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你殺了我兩人，我自然要向你討還公道了。」

少年公子道：「姑娘是天理帮少帮主，我怎打得過你？」

紀雯道：「打不過也要打，誰叫你殺了他們！」

少年公子笑道：「你打算殺了我，替他們償命嗎？」

紀雯道：「殺人塡命，理該如此。」

少年公子笑道：「我不過殺了你兩名手下，便要本少爺塡命，你未免太狠心了吧？」

紀雯道：「手下也是人，你殺了他們，一命抵兩命，已便宜你了。」

少年公子一聽，眼圈兒一紅，突然跪了下來，流着眼淚道：「我一時錯手殺了他們，好姐姐你就饒了我吧，我知道姐姐人又美，心又好，一定不忍心殺我這麼一個小孩子。」

少年公子這突然的一着，倒把紀雯怔住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 * *

就在此時，那淚流滿面的少年公子，突然在地上一滾，左腿掃向紀雯的足踝，右腿踢向紀雯的下腹，動作下流之極。

他的雙手也突然射出七八種暗器，有的強勁如矢，有的盤旋飛舞，他的兩手，剛才明明是空的，不知怎麼一來，便多了七八種暗器，這種閃電手法，簡直令人駭然。

紀雯乍然不防，着實吃了一驚，她微皺眉頭，長袖已流星般捲出，七八種暗箭被袖風一捲，便立刻無影無踪。

她腳步微動，就把少年公子踢出來的鴛鴦腿避過了。

豈料少年公子身上的花樣甚多，他兩腿雖然踢空，鞋子裏卻又錚的一聲，彈出了兩柄尖刀，同時袖子裏射出了兩股輕煙。

紀雯只覺得足踝微微一麻，就像蚊子叮了一口，接着又嗅到一陣

淡淡如花的香氣……

紀雯武功再高，也着了少年公子的道兒，人立刻倒下了。

少年公子見紀雯倒下去，他這才慢慢地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

他望一眼昏倒在地上的紀雯，嘻嘻的笑道：「我的少帮主，你的武功的確不錯，可惜你心腸太軟，也可惜你碰上的是黃蜂女哩！」

啪！啪！啪！

就在此時，忽然响起一陣掌聲。

少年公子聞聲，立刻轉身看去，他看到一雙發亮的眼睛，這雙眼睛的主人，竟是那原來躺在地上爛醉如泥的小邪龍。

此時的小邪龍，卻連丁點的醉意也沒有了，他盯着少年公子道：「老弟！你可眞有兩下子，佩服！佩服！」

那少年公子眨眨眼笑道：「多謝捧場，多謝！多謝！」

小邪龍笑道：「聽說昆侖雲台飛天魔女廖紅雲，人稱十手羅刹，全身上下均是暗器，假如我沒料錯，老弟你可是她的門下？」

少年公子笑道：「你老哥過獎了，我這兩隻手，能玩出甚麼花樣？」

就在此時，那兩名藍衣武士見紀雯受傷倒地，不顧一切的撲了上來，揮刀直砍少年公子，狀似瘋狂。

少年公子嘴裏說話，臉上帶着笑，連頭也沒有轉過去，不過輕輕的彎了彎腰，好像向小邪龍答謝行禮。

但他束腰的那根腰帶，卻在他彎腰之時，嗤的一聲，一束銀芒暴雨般的已射了出來。

那兩名藍衣武士剛向前衝出兩步，倏地眼前一花，再想閃避，已然不及，暴雨般的銀芒，已射到他們的臉上。

他們狂吼一聲，栽倒地上，只覺臉上一陣奇癢鑽心，再也忍耐不住，竟反手揮刀，一下砍在自己的臉上。

小邪龍見了，拍手大笑道：「好，好，這手眞絕！名副其實的婦人針。」

少年公子一怔道：「何謂婦人針？」

小邪龍大笑道：「俗語有話：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我想，黃蜂針雖然毒，但也比不上婦人心，那爲何不乾脆叫婦人針？呵呵！對極了。」小邪龍大聲的自讚起來。

少年公子訕訕一笑道：「這眞的是最後一招了，不騙你，你老哥既然沒有喝醉，我們再喝如何？」

小邪龍搖頭道：「對不起，我的酒癮忽然沒有了。」

少年公子笑道：「莫非你怕酒中有毒？」

小邪龍大笑道：「毒我倒不怕，因爲我小邪龍百毒不侵，就算你那『婦人針』也難奈我何，只是不想做醉後冤枉鬼吧了！」

少年公子笑道：「那你認定我是壞人，不敢交我這朋友了。」

小邪龍大笑道：「你很好，好極了！那賣酒老兒，也天上有地下無，不過我想起飛天魔女，忽然就想起他吧了！」

少年公子笑道：「你知道他是誰麼？」

小邪龍笑道：「雲台宮的毒黃蜂，碰也碰不得！」

賣酒老兒聞言，臉色一變，道：「你既然知道老夫的名號，爲甚尚敢胡說八道？不趕快溜走？」

小邪龍笑道：「你又知道我的名號麼？」

賣酒老兒道：「知道又如何？」

小邪龍大笑道：「小邪龍是專捉老黃蜂、小黃蜂、毒黃蜂的，你可知道？」

少年公子接口道：「你去哪兒捉黃蜂？」

小邪龍笑道：「就在這兒。」

少年公子道：「你怎知道黃蜂會在這兒出現？」

小邪龍大笑道：「黃蜂要喝小邪龍的血，自然知道小邪龍會上天理帮，那守在此地，守株待兔，不是很好麼？」

少年公子笑道：「看來你有點斤兩，本少爺低估你了。」

小邪龍笑道：「過獎，過獎！可惜你並非雄的『少爺』，而是雌的小黃蜂吧了。」

少年公子一怔道：「你怎知我是小黃蜂？」

小邪龍大笑道：「我還知你是飛天魔女最心愛、也是最厲害的女弟子，若連這些都不知道，小邪龍的外號豈非白叫了麼？」

少年公子果然是飛天魔女的女弟子小黃蜂，她不過是假扮男裝行走江湖而已。

小黃蜂一聽，呆了呆，怔了怔，卻又笑了起來，笑得更可愛，柔聲道：「你知道很多，很不少，很好！很可惜你忘了一件事。」

小邪龍微笑道：「甚麼事？」

小黃蜂笑道：「酒果然毒你不死，但並非你幸運，而是酒根本沒下毒，但蛋卻是用軟骨草煮的，吃了功力盡失，不信你試試運氣看看！」

小邪龍大笑道：「不必試，因爲我的運氣從來都好極了，你不信，我再吃兩個你看看。」

小邪龍說着，果然又伸手拿了兩個毒蛋吃。

小黃蜂默然半晌，這才忽然道：「無論如何，你不該醒來的！」

小邪龍笑道：「我若不醒來，豈非沒有好戲看。」

小黃蜂微笑道：「雖然同樣是死人，但醉了做死人，總比醒着做死人舒服得多。」

小邪龍笑道：「我好像不會如此短命。」

小黃蜂笑道：「那也差不多了……」

他話音未落，機簧弓弦之聲已起，弩箭暴雨般射出，原來小黃蜂早有安排，在這一帶佈下機關重重。

不過當弩箭射出時，小邪龍已忽然不見了影踪。

小黃蜂剛掠上樹梢，就見到小邪龍笑嘻嘻的，早在樹上等着她。

小黃蜂一驚，勉强笑道：「原來你的輕功也還不錯。」

小邪龍笑道：「過獎，過獎，馬馬虎虎還過得去。」

小黃蜂冷然一笑道：「但不知你的武功怎樣……」

她聲未落手已出，動手便連連攻出七招，她的掌風迅速而毒辣，猶如一頭發瘋的劇毒黃蜂。

小邪龍身形一閃，小黃蜂的七招便全部走空。

小黃蜂雙手一搓，錚的一聲，十指中的指甲，竟全部發射而出，閃電般擊向小邪龍的胸前大穴。

她的手柔而纖細，典型的女人手指，但指甲也竟然套了暗器。

小邪龍一聲低叫，手撫胸膛，人已掉下樹梢去了。

小黃蜂嘿嘿一笑道：「你若以爲我只有最後一招，那就活該你倒霉了。」

話音剛落，已有人接口道：「你還有甚麼法寶，便只管施展出來便了。」

小黃蜂一聽，臉色又變，小邪龍忽然又在樹梢上出現了，他笑嘻嘻的攤開手掌，手中赫然有十個指甲暗器。

小黃蜂這時眞的驚恐了，駭然道：「你……你到底是甚麼怪物？」

小邪龍笑道：「我便是我，星宿下凡，邪神降世，人稱不死不生，無休無息的小邪龍大帮主。」

小黃蜂又驚又氣道：「你是甚麼門派的帮主了？」

小邪龍大笑道：「吃門、喝派！簡稱吃喝帮大帮主。」

小黃蜂氣得咬牙道：「見鬼的吃喝帮大帮主，活該別人吃你的肉、吸你的血……哎喲，不好！」

她忽然驚叫一聲，人也從樹上倒栽下去。

若以爲她受傷倒下，那你就活該倒霉了！因爲就在她降落的瞬間，她倒向上的褲管便噗地噴出一股泛着青色的火焰，捲向小邪龍。

樹梢上的葉子一沾上這股火焰，立刻燃燒起來，不過，她又遲了一步。

因爲小邪龍已在樹下等着她了。

小黃蜂氣得破口大罵道：「死邪龍！病邪龍！你爲何要與我作對？」

小邪龍笑道：「要吃我肉吸我的血的人是你，我賴着不走，便是有心成全，讓你吃掉，怎說與你作對了？」

小黃蜂到底技窮了，她猛一咬牙，尖叫一聲道：「我跟你拚了！」喝聲中，她伸手一探，已自腰際摸出一把軟劍，迎風一抖，伸得筆直，毒蛇般的射向小邪龍。

小邪龍知道這是飛魔劍法，連他也不敢托大，連忙展開身形，避開了幾招，然後雙手突然一合，把劍鋒夾住，動彈不得。

小黃蜂欲抽劍不成，突又覺一股奇大的力度撞來，身子再也站不穩，仰天跌倒了。

她身形剛跌倒，人已滾出十幾步，立刻一股濃煙把她圍住，已聽到她在煙霧中叫道：「小邪龍！你果然厲害，日後再跟你算帳。」

說到最後一個字時，她人已到了幾十丈遠了，自忖當世已無人可追及她了。

但她抬頭一看，小邪龍竟然已在面前等着她。

她臉都嚇青了，猶如見了鬼似的，驚叫一聲道：「你……你到底是人是鬼？」

小邪龍笑道：「我是神，並非鬼！」

小黃蜂駭然道：「那我必定是活該撞邪了。」

小邪龍大笑道：「對極了，我是邪神，你是邪鬼，這叫邪鬥邪也。」

小黃蜂哭喪着臉道：「就算我這邪鬼撞到了你這邪神，認栽了還不行麼？」

小邪龍笑道：「你的法寶大概還隱了十樣八樣，你若不全數使出來，休想走得半步！」

小黃蜂忙道：「我眞的用完法寶了，不騙你，騙你是狗熊。」

小邪龍微微冷笑道：「你不是狗熊，而是狗雌，因爲你是女的，你既非狗熊，那就更不用走了。」

小黃蜂道：「你爲甚麼要與我作對？」

小邪龍道：「是你要殺我，不是我殺你，怎可以說我與你女兒家作對？」

小黃蜂嘆了口氣道：「就算如此，現在我不殺你了，這可以了吧！」

小邪龍笑道：「不是你不殺我

，而是不能殺我，因此這事你了我未了。」

小黃蜂急了，眼淚又流了下來。「你……你打算怎樣對我？」

小邪龍大笑道：「我要你剝光衣服，還你黃蜂女人針的本來面目。」

小黃蜂咬牙驚道：「你敢？」

小邪龍大笑道：「天下事小邪龍有甚麼不敢？不然豈非白叫小邪龍了。」

小黃蜂流淚道：「你不如一劍把我殺了。」

小邪龍笑道：「我平生不用劍，除非你肯把你腰間的那玩意解下來，我或者可以試試用一用。」

小黃蜂走又不成，鬥又鬥不過他，無奈嘆了口氣道：「你到底想怎樣？」

小邪龍亦嘆了口氣道：「你把天理帮的四個人殺了，你以爲我作罷了麼？」

小黃蜂咬牙道：「你與天理帮是甚麼關係？」

小邪龍道：「甚麼關係也不是。」

小黃蜂道：「既然不是，你到底想管甚麼閑事？」

小邪龍又嘆了口氣，道：「人說小邪龍邪極了，但小邪龍從不殺一個不該殺的人；你卻比小邪龍更邪，竟連一位趕車老伯也不放過他！一山不能藏二虎，一世不能容二邪，因此，我只好要你在這世上消失了，而且你還只是小娃兒，便如此心狠手辣，長大了這還得了。」

小黃蜂聞言，忽然笑道：「誰說我是小娃兒？好，你說借我的腰間那玩意一用，我就借給你吧！」

小邪龍說的是她腰際的那柄軟劍，但小黃蜂卻把自己腰間的腰帶解開了。

小邪龍見狀笑道：「這次無論你玩甚麼花樣，我都不會讓你逃了。」

他聲落已然出手，他出手很少有人閃避得了。因爲他的出手實在太快了，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他的手一伸，便搭上小黃蜂的身子，小黃蜂不但沒有逃，反而故意把身子迎了上前，又斜刺一飄，嘶的一聲，小黃蜂的一件上衣，已在小邪龍的手指下撕裂了。

小黃蜂露出了女兒家晶瑩的肉體，小邪龍不由一呆。

伸出的手不由鬆開了。

豈料此時小黃蜂的手指已悄然在小邪龍的脖子上一劃，然後倒縱而退，一面格格大笑道：「這是七巧化骨散，不到半個時辰，你便要全身潰爛，不過你若肯讓我嫁給你做老婆，我或者會有解藥救你。」

小邪龍道：「你爲甚麼要嫁我？」

小黃蜂嘆了口氣，道：「剛才一招，的確是我的最後一招，輕易不敢使出，使出時被對方看見女兒隱秘，便只有兩個辦法解決……」

小邪龍苦笑道：「那兩個辦法？」

小黃蜂道：「一是嫁給他，二是把他殺了，我既然不能殺你，便唯有嫁給你了。」

小黃蜂忽然撫一撫自己的酥胸，銀鈴般大笑道：「小邪龍呵小邪龍，本姑娘今生必定跟定你了。」

說罷已倏然不見。

這時，那昏倒地上的紀雯已被隨後趕至的帮衆救走了。

* * *

不久小邪龍也來到天理帮。

他是天理帮的貴客，自然有一番很好的招待。

夜降大地，他也酒醉欲眠，人在天理帮後宅重地，不須提心吊膽，總可以放心睡一覺了吧？小邪龍心道。

但當他靠近床邊，打算和衣躺下，身方前傾，倏地回身，刹住脚步，因爲他忽然發覺，他的床上已睡着一個人了。

他看清那人時，心中更感駭然，原來這人竟是詭計多端的小黃蜂。

「是你？怎會是你？」小邪龍道。

「是我！怎會不是我？」小黃蜂道。

小邪龍平生第一次感到頭痛了，因爲他碰上的是小黃蜂，而且是雌性的小黃蜂，他的酒因而醒了大半，冷冷的道：「你來這幹甚麼？不怕我把你殺了麼？」

小黃蜂笑道：「來看看你死了沒有啊？」

小邪龍最怕人待他好，別人一待他好，他就心軟了，特別這是女人，而且是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子。「我又不是老鼠，被貓爪抓了一下，怎死得了？」小邪龍笑道。

小黃蜂氣得直瞪眼，忽然臉一紅，道：「你不是老鼠，但也簡直不是人，我碰上你，只好自認倒霉……也只好來找你了。」

小邪龍奇道：「你既然這麼恨我，又找我幹甚麼？」

小黃蜂咬唇道：「我殺不死你，便只好嫁給你，我問你一句話，你……你要不要我？你說一句。」

小邪龍尚是孩子心理，他也弄不懂「要」的意思，奇道：「我要你幹甚麼？」

小黃蜂咬牙道：「要來作你老婆呵！替你生兒育女。」

小邪龍不由大笑道：「呵呵！你是小黃蜂，除了會螫人外，你還會生兒育女？笑死人了！呵呵！」

小黃蜂一聽，臉色立刻變了，跳了起來，指着小邪龍恨道：「既然你不要我，我發誓一定殺了你。」

小邪龍笑道：「你出盡全身法寶時，我尚且不怕你，你的法寶我已見識過了，我還會怕你殺麼？看在你給我看過女兒身這點情上，我暫時不殺你，你走吧！」

小黃蜂嬌叱道：「你等着，我一定要殺你，除非你答應我嫁給你。」

小黃蜂聲落，人已不見了。

小邪龍不由嘆氣道：「倒霉！倒霉！莫非見了女人的身體，便該倒十八輩大霉麼？」

小邪龍雖然沒把小黃蜂的話放在心上，但也不想給天理帮惹禍，因此不久便向紀雯告辭走了。

紀雯硬是派了蕭蘭跟着他，說是有個女人照料，他會更小心一些。

他兩人剛過了子午鎮，突然一陣馬嘶，老遠就看到車馬如龍。

蕭蘭不由脫口道：「咦？怎地會有這麼多車子？」

小邪龍計算一下，少說也有二十多輛車子，在這地方，這龐大的車隊，卻也非常罕見。

蕭蘭凝目打量，忽地花容一變，緊張的道：「邪龍哥，快躲開他們！快！」

小邪龍也見到路上的行人車馬，都在紛紛走避，這簡直有如王宮帝皇出巡的架式！

小邪龍心中已大爲反感了。

蕭蘭已拉着他的手臂，哀求道：「我的好人，聽話，躲避一下，好嗎？」

小邪龍微微冷笑道：「他們是甚麼人，竟如此霸道？」

蕭蘭低聲道：「他們是昆侖山雲台宮的人，免找麻煩，莫招惹他們！」

小邪龍道：「小小一個雲台宮，便要天下人避道？」

蕭蘭聽出小邪龍已大有出手之意，不由大急道：「好人！這個時候，你惹他們幹麼？讓他們過去便了。」

小邪龍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道朝天，各走一邊，憑甚麼要避開他們？」

蕭蘭無奈道：「你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小邪龍道：「不就是雲台宮的人麼？」

蕭蘭道：「雲台宮主就是飛天魔女，你知道了吧？」

小邪龍笑道：「現在我知道了，不過我都想鬥一鬥他們。」

蕭蘭一聽慌了，哀求道：「好人！莫惹麻煩，退讓一下，算我求你了，好麼？」

她說着，伸手挽着他，就如媽媽拖着頑皮的娃兒走。

小邪龍馴服的由她牽着，跟她走向避道的人羣。

那列車隊，旋風般急馳，在幾句話間，已然臨近了。

當頭的四匹白馬，已飛馳而過，馬上的人，是露出半邊臉的少女。

她們鮮衣花帽，只露出一邊又紅又白的桃花面，俏麗動人，另一面，卻全被一幅五色彩巾遮住，嚴絲合縫，風也難吹開一點。

她們一律頭梳劉海，一頂花帽齊耳掩去了秀髮。

一切都別開生面，非常醒目。

她們也極其高傲，竟沒有看這些讓路的行人一眼，就如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後面則是一列遲緩的車隊，一式的高大車廂，華麗非常，均是四馬併駕，御車的，一式錦衣壯漢，揮着金絲馬鞭，不時地一圈一掄，馬鞭打着啪啪暴響，卻並未打着馬兒的身上。那馬兒一聽到鞭花兒响，就加快飛跑，那御車的自感得意洋洋，個個神氣活現，顧盼之間，沾沾自喜。

從他們的眼神與腕力來看，都是練家子，沒有一個是眞正的車把式，但他們御車之術，卻很內行，他們都沒有遮面，因爲他們都生得面目清秀，身體結實。

雲台宮大概只有女弟子才遮去半邊臉的，也大概因爲她們都長得特別俏麗。

黃沙飛揚，隨風飄散，灑了路邊行人滿頭滿臉。

小邪龍自然不能倖免，他心中本已反感，此時更添了氣惱，他正欲發作，卻被蕭蘭拚命阻住了。

馬車共有二十四輛，綿延半里多長。

車中人，多半都是女人，這從隨風飄送出來的幽香，便足以證明。

香車美人，本是春風花月的佳景，可惜現在已是中秋時節，加上黃塵撲面，眞有些大煞風景。

轉眼間，車隊已過了大半，最後一輛與衆不同的主車也到了。

這車以八馬駕御，車身也特別大，連御車的壯漢，也有四個之多，全都是油頭粉面的美少年。

他們一式的素花外套，蝴蝶圖案的披風，頭戴精製的遮陽帽，手持長達丈二的金絲馬鞭，鞭柄上也嵌着精光閃閃的寶石。

馬車豪華得很，大有帝王之家的氣派。

其他的馬車，車窗上只是嵌着一塊明瓦，七彩流蘇，這輛車上的車窗，嵌的竟是精光鑑人的青銅鏡，金嵌邊，經陽光的照射反映，耀

眼生光，四面垂着七彩流蘇，車窗內是奇光閃閃的珠簾。

車在前馳，珠簾在搖曳蕩漾，光怪陸離，令人不敢逼視。

估計車裏至少可以坐臥七八個人。

小邪龍不知車中是甚麼人，他忽然起了好奇之心，正打算飛掠上車頂，看個明白。

就在他心念甫動之際，那輛大馬車已經馳過他們面前，突然怒馬長嘶，駕車的那八匹馬，前蹄高起，突然停住。

這時，小邪龍突然感到蕭蘭把自己的手臂抓得更緊了，並且悄聲道：「好人！沉着氣，多忍耐，千萬不要理會他們，看他們來勢如何再說好麼？」

她話音剛落，突聽一聲暴喝道：「是！」這聲音起自四個御車人之中，以為車中人在吩咐着甚麼。

那御者應諾了一聲，隨即飄身下馬，只見他手握金絲鞭，另一手托着一對金元寶，走了過來。

他走到衆人面前站定，揚聲道：「各位，對不起，車馬驚擾了你等，我家宮主交代下來，奉送這點小意思，給各位到前頭喝酒壓驚，各位莫嫌少，一定要收下了。」

說着，他目光游移，落在一個駝背老者身上，向他點點頭，把元寶遞到他面前。

那駝背老者一見，卻驚得張口結舌，連連後退，就像那金元寶會咬人似的。

那少年御者不耐的皺着眉，自言自語道：「怪了，黃澄澄的金元寶竟然沒人要！」他目光一轉，又走到一位背着小孩的村婦前，道：「大嫂子，這個給你，給小寶寶買糖吃吧！」

這金元寶若拿來買糖，只怕娃娃一世也吃它不完，但那村婦卻羞怯地脹紅臉，如見鬼魅，連連後退。

那少年御者突然脚下一滑，到了蕭蘭面前笑道：「他們不要，請姑娘收下如何？」

蕭蘭笑道：「他們不要，我自然也不能要，因為我只是過路的，你們的車馬也沒驚擾我們。」

那少年御者的一雙眼，不住的在蕭蘭的臉上、身上溜，一會才笑道：「姑娘好美，如果姑娘賞臉，去見我家宮主，一定有莫大好處。」

蕭蘭嫣然一笑道：「我不想有甚麼好處，因為我們還有事辦。」她說時，把小邪龍的手臂抓得更緊。

那少年御者卻不肯放手，盯着蕭蘭邪笑道：「姑娘不要，便是不賞臉了。」

這少年御者的賊眼在蕭蘭身上亂鑽，這可把小邪龍刺得心中發毛，他不知怎地，眼見紀雯和蕭蘭兩女受辱，便比殺了他自己更難過。

小邪龍忽然閃電般伸出手去，道：「我正口渴，他們不要，給我買酒喝好了。」

那少年御者聞言一怔，低頭一瞧，那金元寶已到小邪龍手上了。

少年御者居然沒生氣，他的心思似乎全放在蕭蘭身上了。他又向蕭蘭笑道：「姑娘，我家宮主最喜歡標緻的姑娘，她一看到你，心中大喜，說不定便肯收你為徒，你便有無窮好處了，請過去相見好麼？」

蕭蘭連連搖頭道：「我不去，我也不想做你家宮主的徒弟，求你讓我等走路好了。」

那少年御者不聽，依然一個勁的糾纏，他以為憑他一張俏臉，天下所有的少女都會被他迷住。

他恰恰忘了少女身邊還有一位普天下最邪的小邪龍。

小邪龍居然沒有作聲，也沒有任何反應，因為他知道有人比他更按捺不住。

果然猛聽一人怪笑道：「兔崽子，你看我如何？可有資格去見你那老母豬、老公豬？」

小邪龍一聽，他氣消了，人也笑了，蕭蘭更笑得彎下腰去，那少年御者卻氣得拉長了臉。

因為說話的人，那一副醜相，當真集天下醜的大成，他一副雷公嘴，塌鼻子，兩耳招風，一對大板牙直刺到唇外，雙目深陷，還是水泡眼，普天下最醜的人，只怕便數他了。

他穿了一件土布大褂，脚下一雙多耳麻鞋，背着一個藍布包袱。

就憑他那副尊容，鬼見了都怕三分，還敢稱美絕天下的雲台宮宮主是老母豬，豈非集天下笑話之大成？

那少年御者沉着臉，怒聲道：「老鬼！你要找死了。」

醜老頭笑道：「小子，你把賊眼睜大些，看清楚，我甚麼地方老了？」

那少年御者氣得臉色發黑，怒道：「你不老，十八歲還未足夠吧！」

醜老頭笑道：「那也未必，老人家只是陰陽不調，若肯為我撮合你家老母豬這段姻緣，說不定我就連十八歲也未足了。」

那少年御者一聽，冷笑一聲道：「好……我就成全你吧！」

說着，人已向醜老頭走去。

醜老頭見他答應了，高興得滿臉堆笑，似乎不知道危機轉瞬即至。

小邪龍見狀，不禁暗暗驚奇，這醜老頭必定是一位高人，這毫無

疑問，但他到底是誰？

他若不知道雲台宮的底細，怎敢如此胡鬧？

雲台宮主飛天魔女厲害之極，連小邪龍見了她的女弟子小黃蜂亦大皺眉頭，何況是高徒的名師，他不由也替醜老頭擔心起來。

那少年御者獰笑着，已走近醜老頭，正待出手，突然聽有人揚聲道：「回來！宮主有話說。」

那少年御者聞言一怔，向醜老頭冷然說一聲：「來吧！」然後掉頭就走。

醜老頭轉頭瞥了小邪龍一眼，便眉開眼笑的跟隨那少年御者向前走去。

小邪龍突聽耳邊有聲音响道：「快走！娃兒，紀公有難，等你去救，不然，看你怎向紀丫頭交代！」

他這是以極深的內力，密語傳音，除了小邪龍外，誰也聽不到。

小邪龍一聽，心中一動，他更不能走了，因為他擔心醜老頭的安危，他必定是紀雯的甚麼叔、伯之長輩。

那醜老頭兒得意忘形地跟在那少年御者後面，在走過小邪龍身邊時，卻瞪了小邪龍一眼，似乎怪他尚呆着不動。

小邪龍亦以密語傳音道：「你老小心了！」

醜老頭道：「小子，別替我操心，小心你自己吧，那小狐狸正在找你哩，還不快走！」

小邪龍正想說甚麼，醜老頭兒已走了過去。

蕭蘭趁機又催小邪龍道：「走吧！」

小邪龍道：「好！走，不過這東西重甸甸的，怎麼辦？」

蕭蘭笑道：「既然是人家給你的，你就老實不客氣收了，那就拿去喝酒吧！」

毒蜂螫人　邪龍搶救

就在兩人甫一移步，那輛大車忽然起了騷動。原來那醜老頭一到那大車邊，便自己伸手去開車門，欲闖上車去。

守在車門口的另外三位少年御者，見狀吃驚之下，一面喝止，一面出手阻攔。

不知怎地，那醜老頭兒的一雙手，一陣東摸西抓，便把四個少年御車人弄得泥塑木雕般，動彈不得。

醜老頭卻先大叫道：「豈有此理，好沒禮貌，平日請我老人家，我還懶得動呢，現在移船就磡來了，反把我往外推，氣死人了！」

此時車廂內响起一陣嬌笑道：「原來是你老人家呀！妾身失迎了，並非無禮，只因小女有病，不能見風。」

醜老頭笑道：「原來你已有了女兒？那是與誰生的？」

女人能和多少男人生孩子？醜老頭這話分明無禮之極，存心尋釁。

但車廂中的女人卻嬌笑道：「沒有誰，就是神武尊者的女兒呵！」

醜老頭哈哈大笑道：「是她呀？這丫頭鬼點子太多，邪得太過份，就讓她久病好了！」

車廂那女人道：「老爺子，你是天下知名的神醫，仁心仁術，怎好讓病人久病呵？」

醜老頭笑道：「我醫人雖有兩下子，但怎醫得好相思病呵？」

忽然一個甜脆的聲音笑道：「那你就不配稱神醫怪叟了！」

醜老頭哈哈笑道：「誰說我叫神醫怪叟？就算是，也醫不好這個相思病呵！」

那嬌聲的女子笑道：「你醫不好，那我就只好自己去『追』了。」

神醫怪叟不料這丫頭乾脆之極，不由一怔道：「但也得我這月下老人去牽牽線呵！」

車裡那嬌甜的聲音道：「娘呵，你可聽到了，醜伯伯要給我做媒呢！」

神醫怪叟笑道：「做媒可以，但總得知道你相思的是誰呀？不會是守在車門前那四個兔崽子吧！」

那嬌甜的聲音叱道：「呸！他們也配？我小黃蜂會嫁給他們？」

小邪龍耳尖，他一聽心中就不由一震，因為他天不怕地不怕，此刻最怕的是碰上小黃蜂這死皮賴臉的丫頭！

他正想走，忽聽人聲驚叫，他驀地扭頭回顧，只見兩匹怒馬，飛奔而來，驚得路人拔腿就跑。

街東這兩人，也是那輛大車御者，同樣是粉面少年，只是功力可能高一些。

小邪龍不想理會他們，那兩人卻就在身前倏地停住，把眼一翻，道：「小子，你給我站住！」

小邪龍冷笑道：「大呼小叫，幹甚麼？」

少年御者道：「我家宮主有請……」

小邪龍笑道：「那是你家宮主，並非我家宮主，不請也吧！再說請也沒這般請法！」

那兩御者聞言，一齊飄身下馬，各執金絲鞭，冷然道：「那要如何請法？」

小邪龍笑道：「本吃喝幫主從不接受邀請，偶一為之，亦要主人親自下來，向本幫主躬身為禮，或許便會破例應邀一次半次！」

兩少年御者喝道：「放肆！」

小邪龍大笑道：「放五放六均可以，但不可放屁！」

兩少年哼了一聲，雙雙滑身欺前，金絲鞭破風有聲，一連掃出三十多鞭，又攻出十幾掌，招招狠辣之極。

可惜他們碰上的是普天下最邪的小邪龍。

只見小邪龍在鞭風掌影中，浮沉進退，閃如陀螺，又如穿花蝴蝶，姿態從容之極。

對方兩條長鞭，反而施展不開了。

這還是小邪龍有心開開玩笑，這才容他倆施展。

蕭蘭見小邪龍被困，卻忍不住了，她閃身掠進，眨眼向對方攻出七招十四式。

他們一動手，路上的行人以爲遇上强盜，一聲驚呼尖叫，早拚命走遠了。

小邪龍這時袖手旁觀，因爲他發現，蕭蘭與那兩少年動手時，掌與掌接，竟毫無聲息，這是久已失傳的玄陰掌，這丫頭甚麼時候練成了？

玄陰掌陰柔無形，掌指吐勁，全是一種綿裏藏針，殺人不見血的功夫。看來她習之未深，功力尚差很遠，但施展起來，也把對手逼得連連後退。

小邪龍向車隊那面望去，只見又有七、八人撲了過來，他怕蕭蘭有失，便揮手彈指，勁氣凌空飛射，那兩少年應指而倒。

小邪龍順手一攬蕭蘭纖腰，呼喝一聲：「走！」人如飛鴻，掠空而去。

就在此時，車隊中衝起一束煙火信號，原來對方還留有後衛，後衛的人見到信號，便把小邪龍、蕭蘭二人截住了。

當先一位少年，面現疑色，目光如刀，射向小邪龍，嘿嘿一笑道：「看不出兩位竟是高手，敢傷了本宮弟兄！」

他向小邪龍逼近過來，狂氣十足。

小邪龍一側身，向蕭蘭傳聲道：「不宜纏鬥，下手要快！」

他微一偏身，已把那少年截住。

那少年本欲撲向蕭蘭，來個軟玉溫香，倏地脖子被人一扭，身不由已轉了個身，變成與蕭蘭面對面。

小邪龍笑道：「你既然喜歡與姑娘家打交道，便成全你好了！」說時用力把那少年一推。

少年撞向蕭蘭，蕭蘭大怒，猛的一拳掄出，呼的又向小邪龍飛了過來。

蕭蘭一拳擊出，人也凌空飛起，揮手發出幾縷寒光，襲向後面撲來的幾人，那少年倒下了，他中了蕭蘭的玄陰掌，內腑必已粉碎，眼見是活不成了。

這時，另一位少年與四位半蒙面女郎，已飄身下馬，一陣格格嬌笑，道：「這位妹妹，好壞的脾氣，一拳便打死了我的小兄弟，你不心疼我心疼呵！」

那是一位半蒙面女郎，她扭着水蛇腰過來，說不出的嬌媚，她口中說着話，眼光卻直在小邪龍臉上打轉，人也向他逼近了。

蕭蘭一見，便怒喝一聲道：「站住！」不知怎地，她越來越不願意別的女孩子注意小邪龍了。

那半蒙面女子果然應聲站住，口中卻嬌呼一聲道：「哎喲，小妹妹，別那麼兇嘛，姐姐我最膽小的了！」

小邪龍見這女人，是小黃蜂一類的角色，不禁暗暗爲蕭蘭擔心，怕她不小心，應付不了，他不由移近一步，準備萬一不妥，便決然的先下手爲强。

蕭蘭見人家笑容滿面，她也笑了起來道：「這位姐姐，說話眞好聽，請再走近點兒，讓妹妹看清你那另外半邊臉如何俏，好麼？」

那半蒙面女郎淚笑一聲，卻不再向前逼，嬌笑道：「喲，妹妹，你要怎麼樣？」

蕭蘭笑道：「這人一定與你很好，大概已上過一張床了，我雖然打了他一拳，但還沒死，不過得快些治，遲了可就沒救了，我把他交還給你如何？」

半蒙面女郎笑道：「小妹妹心腸眞好，多謝了！領情了。」

蕭蘭微微一笑道：「不過，你們必須立刻掉頭走路，不得再有半點囉嗦！」

那半蒙面女郎笑道：「好，就聽小妹妹的！」

蕭蘭鬼靈精，她又道：「還有，你等四人，先把腰間的零碎解下來，丟給我們！」

半蒙面女郎仍然媚笑道：「都依你，小妹妹你眞機靈，比鬼還精！」她說着，果然解了右腰間的五彩香囊。

小邪龍心中暗奇，怎的這等邪貨色如此千依百順了？

那半蒙面女郎又嬌笑道：「小妹妹，姐姐已解下香囊，就差身上衣服要否解下？解下了是交給你，還是交給你那個小情郎？」

說時眼波斜瞟小邪龍，風情萬種。

蕭蘭一聽，登時怒道：「你拋過來就是！幹麼扯上他了？」

那半蒙面女郎應了一聲道：「好，給你便了！」應聲中，她眞的把手裏的五彩香囊，向蕭蘭拋去。

小邪龍心中剛萌警覺，另外三

女，已採同一動作，她們雙手一揚，一手拋出香囊，另一手卻打出一溜火花，直上半空六七丈高，化成五朵五色的火焰。

其餘則射出一連串的暗器，同時人也彈身疾撲上來。

蕭蘭一見，冷叱一聲，伸腳挑起地上那少年，迎向疾射而來的暗器。

小邪龍手中並無趁手的暗器，卻有兩錠金元寶，他猛一運力，揑碎金元寶，飛蝗似的疾射出去，分取來襲四女。

只聽一陣啪啪聲響，對方打來的暗器，被元寶碎屑一擊之下，紛紛爆炸，卻立刻化作五色彩霧，轉眼瀰漫遍地。

小邪龍見狀，疾喝道：「快退！」

蕭蘭聞聲，抽身斜掠，搶佔上風處。

毒霧一起，另外三女已凌空撲到，其中一人被小邪龍的碎金打中，栽倒地上。另外兩人捨了蕭蘭，撲向小邪龍。

小邪龍伸指疾彈，兩道指力，把兩女擊倒落地。

小邪龍抽身急退。

蕭蘭忙道：「千萬別讓毒霧沾上！」

小邪龍笑道：「我的鼻子怎的了？明明是香霧，怎說是毒霧？」

蕭蘭一聽，急得直跺腳道：「你，你聞到了？你中毒了，糟了，快搜她們身上找解藥！」

小邪龍笑道：「她們是女兒身，我一個大男人，如何下得手去搜身？」

蕭蘭急得大叫道：「這是救命，一切從權，你怎的忽然迂腐起來了！別說搜身，就是剝光她們的衣服，我……紀姐姐也不會怪你的！」

小邪龍大笑道：「這是你說的！我便去剝光她們的衣服，搜個夠吧！」

蕭蘭一聽，臉上忽然一紅，暗道：我寧願自己是她們，被他脫光了衣服也不算甚麼！

小邪龍卻沒眞的去剝姑娘家的衣服，他斜飄而至，掠到蕭蘭身邊，笑道：「別擔心，這點花梢毒，奈何不了小邪龍！原來有你在身邊，毒霧也變成香的了！」

蕭蘭跺腳道：「你……你這時還說笑？你知道那是甚麼毒物麼？」

小邪龍道：「是甚麼毒？」

蕭蘭臉一紅道：「那是最下流的迷魂香呵！知道麼？」

小邪龍笑道：「迷甚麼魂？迷魂有甚麼好處？」

蕭蘭想起「迷魂香」乃專門迷惑男女心性的淫藥，誰嗅入腹中，不分男女，均會立刻亂性，然後瘋狂作樂，至死方休。她也是大姑娘了，登時霞飛雙頰，這些話如何說得出口？她急得直跳道：「走！不同你說了，快走啦！」

小邪龍搖了搖頭道：「走？走不了啦！」

蕭蘭隔着煙霧，看不清那面的情形，忙道：「爲甚麼走不了？」

「因爲你們被重重圍住了！」此時突聽一聲格格嬌笑道。

小邪龍聞聲心中一跳，咬牙道：「怎麼又是你？小黃蜂！」

小黃蜂自然是雲台宮的重要人物，但她卻沒用彩巾遮住半邊臉，露出極迷人的笑容，道：「是我，當然是我，我陰魂不散，纏定你了，你休想逃得了！」

她緩緩地走了過來，伸手輕輕摸了一下小邪龍的臉，嬌笑道：「我一天不見你，就想得要命，叫我不見你，那怎麼可以？叫我避開你，除非你殺了我，哎，殺了我也不行，我做了女鬼，也纏定你了！」

她那聲音又脆又甜，又嬌又媚，如同唱歌，令人不可抗拒。

小邪龍頭皮一陣發痲，不知怎地，他一碰上小黃蜂便是如此。

蕭蘭醋心大作，叫道：「小心妖女使詐！」

小黃蜂笑道：「我有甚麼詐好使？一個女兒家，再使詐吃虧的仍然是自己！我喜歡一個人，摸一下不行麼？小龍哥，你說是麼？」

小黃蜂的「小龍哥」叫得親密極了，就連蕭蘭也不由相信，小黃蜂眞的對小邪龍死心塌地了，這令她心中不由又妬又氣，氣的是這小黃蜂叫得太親熱，自己偏就沒有勇氣比她搶先叫；怒的卻是小邪龍這人偏偏很受用似的！

小邪龍笑了笑道：「我……哎喲！」他忽然滿頭冷汗，痛得無法再開口說話了。

蕭蘭一見，心中大疼，怒道：「小妖女，你用甚麼毒物傷了他？」

小黃蜂格格笑道：「他又並非你的小郎君，你叫『他』叫得如此親熱幹麼？我不過用了一根銀蜂針，蟄了他胸口一下而已！」

蕭蘭怒聲道：「他幾番不忍下手殺你，你卻要殺他？你這沒良心的小妖女！」

小黃蜂格格一笑道：「他不要我，我便只好殺了他！」

蕭蘭道：「爲甚麼？假如你喜歡他，爲甚麼要殺他？」

小黃蜂咬牙道：「我得不到的東西，普天下也不許有人得到，所以我只好殺了他！」

蕭蘭怒道：「你打算把他怎樣？」

小黃蜂笑道：「連你也得留下

作人質，帶我等進入天理幫！」

蕭蘭怒道：「你敢？」

小黃蜂大笑道：「我有甚不敢？不然也白叫小黃蜂了！」

蕭蘭眼見小邪龍昏倒在地，不知是死是活，急怒攻心之下，便想與小黃蜂拚命，不過她飛身縱起之際，便突感足踝上一痳，好像被蚊子叮了一口，隨即一陣昏眩，便倒栽下來，昏過去了。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蕭蘭只覺得輕飄飄的，彷彿在雲端裏，但她分明覺得，小邪龍就陪在她的身邊，這令她大感安樂，心道：就算現在這般死了也不算甚麼了。

蕭蘭的心中，不知不覺已喜歡上小邪龍這大男孩子了，少女早熟，自然比男孩子早懂這些男女事情，只是蕭蘭知道紀雯亦已愛上小邪龍，她自己不敢也不便表示罷了。

昏昏迷迷中，蕭蘭但感有一隻手在放肆的扯她的衣服，她心中一驚，因爲她知道這隻手絕不會是小邪龍的，因爲小邪龍雖然嘴巴說得邪之極了，但絕不會對女孩子動手動腳。

那麼這是誰的手如此下流？她這麼轉念，立刻驚出一身冷汗，大叫一聲，自昏迷中醒了過來。

一睜眼，就見到小黃蜂不懷好意的眼睛正在盯着她。

她果然已在車廂裏，車廂裏也只有她們兩個人，她寧願自己與毒蛇猛獸關在一起，也不想與這小妖女同處一室。

她掙扎着想坐起來，但全身軟綿綿的，全無半點力氣。

小黃蜂笑嘻嘻地道：「你怕甚麼？我又不是色狠，不會吃了你這美人兒！」

蕭蘭聞言，氣得直咬牙，恨不得撲過去咬她一口。

小黃蜂盯着她，突然歎了口氣，喃喃道：「你長得很美，可惜小邪龍這小子不解風情，他也許不是個男人！」

蕭蘭一聽，氣得臉色發白，大聲道：「誰敢說他不是男人！」

小黃蜂格格一笑，半挖苦半呷醋的咬牙道：「你怎知他必定是男人？你莫非與他好過……那個了！」

蕭蘭毫無機心的大聲道：「甚麼好，那個了？我不知道你說甚麼，我只知道他眞的是男子漢大丈夫！」

小黃蜂碰上毫無機心的蕭蘭，倒也無可奈何，但知道她果然未與小邪龍那個……好過，心中對蕭蘭的敵意不由便減輕了點，她格格一笑道：「就算他是男人，面對你這般的美女，會不動心？他不是大傻瓜，便是有甚大毛病！」

蕭蘭怒道：「你管不着！」

小黃蜂冷聲道：「我雖然管不着，但我卻下得了手，我必須殺了你！」

蕭蘭驚道：「你爲甚麼要殺我？」

小黃蜂道：「因爲你長得比我美麗！本來我也捨不得殺你，但卻不得不殺，因爲有你在他眼前，他眼中就沒有我小黃蜂了！」

她話音未落，突聽車頂上，有人歎了口氣道：「你並不醜，但心腸狠了些，我實在捨不得殺你，卻又不得不殺你，因爲若讓你活下去，別人怎麼受得了！」

話聲中，車頂上那個氣窗，不知何時已被揭開了，露出一張調皮的臉兒，一雙亮得如火的大眼珠。

當世除了小邪龍外，誰的眼睛也沒他這般明亮。

小黃蜂的臉色立刻變了，尖聲道：「你……小龍哥！甚麼時候醒過來了？你沒死麼！」末了她忍不住恨恨的咬牙，因她聽小邪龍說捨不得殺她，她心中一喜，但又聽他到底要殺她，心中又一怒；喜怒之下，說話便有點顚三倒四。

小邪龍笑道：「我又不是小蟲兒，小小一把黃蜂針豈能扎死小邪龍？」

小黃蜂咬牙切齒地罵道：「死邪龍！臭邪龍！你簡直不是人，小黃蜂碰上你，算倒了十八輩的大霉！你出手吧！」

小邪龍笑道：「我出手幹甚麼？」

小黃蜂咬牙道：「我不能殺你，你把我殺了吧！」

她說着，兩手一抱，眼睛一閉，眞的毫不反抗了。

小邪龍笑道：「你難道連逃也不會麼？」

小黃蜂歎了口氣道：「我已無法寶可用，還怎麼逃？」

小邪龍笑道：「這麼說你認命了？」

小黃蜂瞥了蕭蘭一眼，心中一陣醋火燃燒，突然一仰臉道：「誰說我認命了？有這小姑娘在我手上，你殺不了我！你若殺我，我便先殺她陪葬！我得不到的東西，她也休想得到！」

小邪龍大笑道：「這小姑娘又不是我老婆，你就算把她大斬八塊，你以爲我會心疼？」

小黃蜂一聽，便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看來我也只好認命了？」

小邪龍笑道：「小黃蜂也會認命，這當眞是日出西方般的奇事，你可別耍甚麼花樣，無論你動甚麼主意，也休想騙倒我小邪龍！」

小黃蜂笑道：「那你爲甚麼不來殺我？」

小邪龍道：「要殺你用不着下來，因爲我已在車底裝了炸藥，隨時可以把你炸得粉碎！」

這一着眞令小黃蜂慌了，她也不知道小邪龍是否眞捨得連蕭蘭亦一道陪葬？假如他眞的捨得，那被炸得粉碎的滋味，小黃蜂可委實不敢嚐試。

小黃蜂咬牙道：「小邪龍！你……你不能這樣對我！到底我也沒存心要殺你呵？」

小邪龍笑道：「要想死得好模好樣，就得聽我的話！」

小黃蜂委屈的嘟着嘴道：「好，你說啦，我聽你的便是啦！」

小邪龍道：「現在，先把馬車停下來！」

小黃蜂伸手敲了敲車壁，馬車緩緩停下。

小黃蜂道：「還要幹甚麼？」

小邪龍道：「把蕭姑娘抱下車來。」

小黃蜂倒也眞聽話，打開車門，抱着蕭蘭下了車道：「現在怎樣了？」

小邪龍道：「一直向前走，不准回頭，走到前面那棵樹下，把人放下！記住，我就在你後面，最好不要玩甚花樣！」

小黃蜂果然眞的不敢回頭，一步一步向前走，小邪龍在後面盯着她，他忽然眞的不忍心殺她了，因爲他實在想不通，小黃蜂怎會突然如此聽話？

就在此時，小黃蜂猛地一轉身，把蕭蘭向小邪龍直抛過來，小邪龍不得不伸手接住。

小黃蜂人已掠起，凌空一個翻身，手裏已有三道寒光飛出，直射小邪龍懷中的蕭蘭。

小邪龍不得不先行避開暗器，而且他也沒眞的打算殺小黃蜂，所以就容她逃了。

小邪龍但願她走得越遠越好，因爲他見了她頭皮就發痳了。

他摸出解藥，塗在蕭蘭的足踝之上。

很快蕭蘭身上的毒性便解除了。

突然，一陣噗嗤嬌笑，起自兩面高粱地裏。原來是雲台宮的人已悄悄的掩近前來，分兩面包圍住了。

但來人全是蒙半邊臉的女郎，共二十四位之多，分四面迎了上來，卻一齊向小邪龍施萬福之禮，狀甚拘謹。

小邪龍不由一怔，他最怕人家來這一套軟功，別人一軟，他就很難出絕招了。他無奈也回了個揖。

蕭蘭一見，心中就老大不願，她不等女郎等發聲，便先發制人的嬌喝道：「小龍哥，不必理會她們！」不知怎地，她口中也突然呼起小龍哥來了。

蕭蘭接着又冷笑道：「你等少來這一套！人家與你等非親非故，風馬牛不相及，何必多禮甚麼！」

對方立刻有人騰起一串嬌笑道：「小妹妹，你別兇好不好，我等並非爲你而來。」

蕭蘭無理找理道：「小龍哥的事，便是我的事，你等請自重一些！」

那女郎嬌笑道：「小妹妹呷醋了？這位小龍哥不會是你的小情郎吧？」

蕭蘭一聽，臉上一紅，怒道：「是不是，也不關你們的事。」

那女郎笑道：「不錯，小妹妹的事不關我們的事，但我等奉少宮主之命，來請游大俠，也與你無干吧？」

游龍是小邪龍的本名，但他出道以來，小邪龍的名頭越來越響亮，他的眞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了，因此「游大俠」三個字，並非很多人認識。

蕭蘭一聽，神色又變，因爲對方連他的本名也打探清楚了，顯然是有備而來了！她冷笑道：「笑話，人家根本不認識你們，你等有甚資格邀請他？」

半蒙面女郎嬌笑道：「你又怎會認識這位游大俠的？」

蕭蘭道：「他是本幫少幫主的朋友！還是……還是我的朋友！」

半蒙面女郎笑道：「有客大家請，難道只能和貴幫交朋友，就不能和本宮論交情麼？」

蕭蘭傲然道：「當然！除了本幫外，誰也不能驚擾他！」

半蒙面女郎沉聲道：「我們是竭誠來邀請的！」

蕭蘭不屑的道：「憑你們也配？也不先估量一下自己是何方妖孽！」

半蒙面女郎一聽，臉一變，厲聲道：「丫頭！本來我等不想爲難你，但你辱及本宮尊嚴，便不能放過你了！」

蕭蘭怒聲道：「一伙邪魔外道，講甚麼尊嚴？簡直丟盡天下女子的臉了！」

半蒙面女郎一聽，不禁怒火上衝，猛喝一聲道：「先拿下這臭丫頭，交由宮主發落！」

就在此時，天理幫的紀雯，怕小邪龍途中出事，又派出三人，沿途探聽，正巧趕到。

雲台宮也在此時，派出四名半蒙面女郎，正向蕭蘭欺近。

蕭蘭一見來了幫手，精神大振，高喊一聲道：「姐妹們！拚了。」

她又深沉的瞥了小邪龍一眼，道：「小龍哥，請不要插手！」

她這話其實是把小邪龍扣住。

果然小邪龍一聽便笑道：「不

對！這事由我而起，不管行麼？」

他話落，身形閃處，已擋住了那幾名半蒙面女郎，笑道：「這是我的事，彼此莫生事端好麼？」

那四名半蒙面女郎見小邪龍出了面，八道眼波，媚波蕩漾，直往小邪龍臉上溜，沒有出手了。

小邪龍向四女郎一抱拳，笑道：「我與貴宮素昧平生，為何找上我？不是認錯人了吧？」

四名半蒙面女郎一陣嬌笑，道：「果然是年少有為，人英俊，又有膽識，難怪我家少宮主對你着了迷了！」

小邪龍微笑道：「你家少宮主是誰？」

為首半蒙面女郎嬌笑道：「我家少宮主你見過幾次面了！」

小邪龍心中一動，忙道：「莫非是小黃蜂？她就是你們的少宮主？」

女郎笑道：「正是，既然你們早已認識，這就請吧！」

小邪龍淡淡一笑道：「對不起，恕難應邀，抱歉之至。」

女郎道：「為甚麼？」

小邪龍道：「不為甚麼，不想見便不見。」

他話音剛落，大樹梢上，突然傳下小黃蜂的聲音：「小邪龍！別自以為了不起！說話不算數，停妻再娶，小心我剝了你的皮？」

小邪龍大笑道：「甚麼停妻再娶？你又不是我的小老婆！」

小黃蜂道：「忘恩負義！你當面答應過家父的，你敢賴帳！」

小邪龍道：「你家父是誰？我答應過他甚麼？」

小黃蜂怒道：「家父神武尊者！你不是答應過他娶我為妻麼？」

小邪龍一聽，這才恍然大悟，心道：一句戲言，竟惹出偌大風波！看來這胡說八道，當眞害人不淺！

他微微一笑道：「那只是當日的一時戲言，怎可當眞？」

小黃蜂怒道：「婚姻大事，豈可兒戲？你敢反悔？」

小邪龍大笑道：「我為甚麼不敢？我寧願十八輩子做光棍，也不娶你做老婆！」

小黃蜂怒道：「小邪龍！除非你答應娶我，否則，一生一世沒完沒了，我是嫁定你了！」

蕭蘭笑罵道：「你好不要臉！」

小黃蜂怒道：「臭丫頭！你要記住你今日罵我這句話！」

小邪龍深知小黃蜂的狠辣，他連忙冷喝道：「小黃蜂，你有甚麼花樣，只管衝着我來！我死了只當技不如人，決無半句怨言，但你若敢暗算於她，我必定把你雲台宮鬧個天翻地覆！我的話你也記住了！」

小黃蜂也深知小邪龍言出必行，她亦知道他必有這種本事，她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小黃蜂眞的如此令你討厭麼？」

小邪龍道：「也說不上討厭不討厭，總之你不讓人好過，別人也決不會讓你好過！」

這時那為首的女郎媚笑道：「游少爺，用不着發脾氣，答不答應婚事，可以慢慢商量，請過去見一見宮主再說好麼？」

小邪龍哼了一聲道：「見不見你家宮主，那要看我是否有這個與趣！」

半蒙面女郎道：「我只是奉命行事，游少俠請勿令我為難好麼？」

小邪龍道：「你只回去轉告你家宮主，小邪龍有事在身，未克赴約，改日拜會，不就行了麼！」

半蒙面女郎道：「事情可沒如此簡單呵！」

小邪龍道：「不簡單又如何？」

半蒙面女郎道：「妾身等奉命，如請不到大駕，便只好提自己人頭回覆了！」

小邪龍怒道：「你家宮主豈有此理，如我不願去，便要砍我的腦袋不成？」

半蒙面女郎忙道：「不敢，但妾身等也不想丟掉腦袋，請少俠體憐一二好麼？」

小邪龍笑道：「你們的死話，與我有甚麼相干？」

半蒙面女郎道：「有！大有相干，只要少俠肯移玉步，妾身等腦袋便可保住了！」

小邪龍冷笑道：「你們不可以逃麼，難怪江湖傳言雲台宮行事形如鬼魅了！」

半蒙面女郎作色道：「游少俠，你對本宮宮主出言不敬，我等只好得罪了！」

小邪龍大笑道：「好！請啦！小邪龍自己事，自家了斷，你等若勝得了我手中劍，那時再說甚麼宮主之命不遲！」

隱身樹頂的小黃蜂冷笑道：「好大的口氣，小邪龍果然邪得可以！但這是師傅她老人家出面相邀，聽我奉勸，莫傷和氣，你早晚必是雲台宮少東床快婿了！」

小邪龍亦冷笑道：「小黃蜂，你有這個本事，要我娶你作老婆麼？」

小黃蜂格格嬌笑道：「那我就纏死你，直到你答應娶我為止！」

蕭蘭忍不住了，她尖叫道：「好不要臉的丫頭，死皮賴臉的要人家娶你，成何樣子？」

為首的那半蒙面女郎道：「丫頭不知死活，憑你也敢冒犯本宮少宮主？」

銅椰島主和小邪龍在荒島主激戰。

蕭蘭不顧一切的怒道：「你們有甚麼花樣，只管施展好了！」女人一動醋火，那可就不管自家死活了。

樹上的小黃蜂怒哼一聲道：「拿下這丫頭！聽候發落！」她的意思是要活的，也不知她心中轉甚麼念頭。

立刻便有四名半蒙面女郎旋風般掠出，避開小邪龍這面，向蕭蘭逼近，剛趕到的天理幫三人，亦立即縱身相迎，大戰一觸即發了！

小邪龍橫劍一立，大喝一聲道：「誰敢妄動，先試這一劍的厲害！」

小邪龍凜若天神，目射電光，大有一劍倚天，萬夫莫敵的氣概。

樹上的小黃蜂卻根本不吃他這一套，她俏生生的一笑道：「小邪龍，你好大的火氣，意欲護花是麼？那好極，你就在這兒好好打着玩吧，本少宮主可要走了！」

她話音剛落，樹頂上便掠下一道人影，飄過蕭蘭的身邊，接着便連蕭蘭也不見了。

這等形如鬼魅的身法，連小邪龍亦被她騙了！

小邪龍一見大急，閃身避開阻截的女郎，疾如電閃的追了下去。

天理幫來的三名幫手，見勢頭不對，立刻溜進高粱地裏，趕回天理幫報訊去了。

＊　＊　＊

蕭蘭穴道被制，被人駕着，跑了一程，到了一處山腳下，那裏早停着一輛馬車，一見小黃蜂挾着蕭蘭奔來，趕車的青衣婦人連忙迎了上前。

小黃蜂道：「快抱她上車，然後快馬起程，今日尚有一大段路呢！」

那婦人接過小黃蜂手中的蕭蘭，抱入車廂內，小黃蜂仍縱身前掠，健馬一聲狂嘶，狂奔而走。

蕭蘭穴道被制，神智卻仍清醒，知道自己已落入小黃蜂手中，大概是兇多吉少了。

她抬眼一望，車上早有兩人，一身藍色勁裝，正是天理幫藍色武士的打扮，蕭蘭脫身心切，不及細思，便忙道：「你們可是天理幫弟兄？快些救我！」

兩人聞言，卻只作不知，低着頭，猶如又聾又啞。

蕭蘭穴道被制，全身無力，雖有一身武功，卻連半分的力度也使不出來。

趕車的青衣婦人冷笑道：「還未見宮主，你亂咋呼甚麼？」

蕭蘭道：「你家宮主既然是飛天魔女，她又怎會是小黃蜂的娘親？」

青衣婦人一時口快，道：「你哪知道？我家宮主便是神武尊者的

原配……」

她話未說完，一名穿藍衣的武士突然一轉身，左手發出兩道烏光，擊向青衣婦人的咽喉，右手抽出一柄匕首，閃電般刺向那婦人的背後。

他一連兩下殺手，又快又準又狠。

那青衣婦人絕未想到他會有此一着，哪裏閃避得開，匕首已刺入她的後心，直沒至柄。

青衣婦人慘呼道：「你……你爲甚……」

那藍衣武士冷笑道：「只怪你的話太多了，少宮主的令旨，在下不敢不聽！」

青衣婦人悶哼一聲，人已倒栽下車去，後心鮮血急湧噴射。

拉車的馬受驚之下，長嘶一聲，直立而起，帶動馬車向前衝去，車輛自那青衣婦人身上碾過，她竟被碾成兩截。

那藍衣武士已飛身而起，躲過青衣婦人身上噴出的鮮血，落在馬背上，勒住了受驚狂奔的馬。

另一藍衣武士似已被嚇呆了，此刻才回過神來，駭然道：「老徐，你這禍可闖大了！」

那藍衣武士大聲道：「我是奉少宮主之命行事，怕甚麼？」

另一武士道：「我知道。」

老徐笑道：「你更知道少宮主的手段厲害，我們這些人敢不聽話？」

蕭蘭一聽他兩人的說話，連心都涼了，瞪眼怒喝道：「你們不是天理幫的藍衣騎士？」

老徐笑道：「誰告訴你，我們是藍衣騎士？」

蕭蘭道：「那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老徐道：「告訴你也無妨，我們是昆侖雲台宮的藍衣殺手……」

「老徐！」另一武士喝道：「別忘了禍從口出！」

老徐道：「對不起，我一時說溜了嘴！」

那武士道：「少宮主的命令，你也是知道的吧？」

老徐冷聲道：「這麼說，你想殺我了？」

那武士道：「你明白就好！」

老徐怒道：「就憑你彭飛，也想殺我？」

彭飛哈哈大笑道：「徐正南，我若連你也殺不了，還當甚麼殺手！」

話聲未落，他一拳已打了過去，這一拳打得既準又狠。

徐正南身子一旋，滑開三步，掌反切彭飛的肩胛。

兩人這一交上手，從車廂打到車下，旗鼓相當，看樣子若無三五百招，決難分勝敗。

蕭蘭暗暗運氣衝穴，但穴道雖然被她衝開了一點，全身依然軟軟無力。

她咬着牙，慢慢爬上車座，打開車窗前的小窗子，見拉車的馬被兩人拳掌所驚，正嘶叫着往一旁退去。

蕭蘭見有機可乘，拿起徐正南殺青衣婦人遺下的那柄匕首，用盡全力，抖手射了出去。

匕首扎在馬屁股上，雖然力度不足，但也入肉數分，那馬負痛，狂嘶一聲，狂奔而去。

一匹發了狂的馬，拉着一輛無人駕駛的車，在山野間狂奔，其危險可想而知，但蕭蘭並不在乎，因爲她寧願被撞死，也不願落在小黃蜂手裏。

車子顛得很厲害，蕭蘭已被顛得一陣痳木，她忘了自己，卻想起了小邪龍。

就在此時，一聲天崩地裂的大震，車門被撞開了，她也從車座上彈了起來，拋出車外，摔在地上。

這一下，蕭蘭幾乎被跌散了。

她蜷曲在地上掙扎着，呻吟着，她此時就連一位不懂武功的村婦也不如。

忽然她不再呻吟了，因爲她看到一個人，呆子似的站在自己面前，他的半邊臉，已被打得又青又腫，連眼圈都黑了，他正是徐正南。

他呆站着，全身都在發抖，他害怕甚麼？

他慢慢地走近來，他已失去剛才那武士殺手的氣概。

他走到蕭蘭面前，立刻就站住不走了。

就在此時，眼前紅影一閃，出現了小黃蜂的身影。

她此刻又換過了裝束，身上披了腥紅斗篷，漆黑的頭髮上束着金冠，還有朵紅纓隨風抖動，襯着她那張粉嫩的臉，看來很美，也很可愛。

徐正南呆呆地站在近前，卻連大氣也不敢出了。

小黃蜂走近他的身邊，柔聲的道：「爲了一個女人打架，多沒出息？瞧！好好一張臉，也被人打腫了……」

她說着，掏出一塊手巾，輕輕地擦着徐正南臉上的血，動作輕柔體貼之極，就如一位小妻子服侍她心愛的人兒。

徐正南不由想笑，但他正想笑，哪知嘴巴一咧，那副表情，卻比哭還難看極了。

小黃蜂替他擦完了臉，又替他拍去衣服上的泥土，才笑道：「嗯！這樣子總算勉强可以見人了，下次可要小心些，寧可被人打屁股，也莫要被人打着臉，知道麼？」

徐正南不能不點頭，他就像一個被人牽着的木偶人。

小黃蜂目光這才回到蕭蘭身上，笑道：「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武林四公子之一的長安公子，芙蓉劍徐正南。人英俊，比那邪小子好上一百倍！」

蕭蘭聽過長安公子徐正南，在江湖中仗其家勢，無惡不作，嗜色如命，聞言把牙一咬，閉起眼睛，不睬不理。

小黃蜂突喝一聲道：「張開眼睛，看看人家呀！」

蕭蘭仍是不理。

小黃蜂笑道：「假如我剝光你身上的衣服，你的眼睛只怕便閉得更緊了！」

她話音未落，蕭蘭已嚇得霍地張開眼睛。

小黃蜂笑道：「乖！這才是乖孩子！」

她說着，伸手一拍徐正南的肩頭，道：「這位徐大少爺，剛才殺了幾個人，連他的好朋友彭飛也殺了，你知他是爲了甚麼？」

蕭蘭無奈搖搖頭道：「我怎知道？」

「你不知道？」小黃蜂瞪眼道：「你倒說得輕鬆，人家這樣幹，可全是爲了獨佔你，救你出去，全是爲了你，是不是？」

蕭蘭不敢惹怒這小黃蜂，只好道：「是！」

小黃蜂笑笑道：「他這樣對你，也可算是情深義重，是不是？」

蕭蘭道：「我……我不知道。」

小黃蜂道：「你怎會不知道？我問你，小邪龍會不會爲你殺死他的朋友？」

蕭蘭想也不想便道：「小龍哥從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小黃蜂大笑道：「這不是麼？徐大少爺爲了你卻敢做任何事，人家對你不是比小邪龍好上百倍？」

蕭蘭實在忍不住了，大聲道：「小妖女！要殺要斬，任你便了，何必要來折磨我？」

小黃蜂輕歎了口氣，道：「天氣尚熱，若是脫光衣服，想必會涼快些的！」

蕭蘭聞言，爲免受辱，暗中一伸舌頭，便欲咬舌自盡。

但小黃蜂卻鬼靈之極，她早已伸出手去按住她的下頦，另一手已開始解她的衣服，柔聲道：「你想死？乖孩子，沒得我的同意，是連死也不准的，除非你完全聽我的！」

蕭蘭嘴巴受制，連自殺也不可能，只有點了點頭。

小黃蜂笑道：「那麼，我吩咐你做答應的事，你願意做了？」

蕭蘭無奈又點了點頭，但她卻恨不得自己立刻死去。

小黃蜂這才笑了笑，慢慢把手一挪，隨即又點了她的頦下穴，笑道：「你心中在想甚麼，逃不過我的眼睛，我若不讓你死，你是不能死去的。」

蕭蘭無法說話。

小黃蜂又道：「人家對你如此好，你是不是應該有所報答？」

蕭蘭拚命想說話，但連話也說不出。

小黃蜂笑道：「女人想報答男人，通常有一個最好的法子，就是獻出身體，供男人享用，這就叫以身相許嘛！」

蕭蘭此時連心都涼了。

小黃蜂又轉過身去，拍了拍徐正南的肩頭道：「你既然爲了她，連朋友也殺死了，可願意娶她作老婆？」

這一來，徐正南可被怔住了，他不知是驚是喜，喃喃道：「我……不……我……我。」

小黃蜂笑道：「沒出息，願意就願意，不願意就不願意，有甚麼值得可緊張的？」

徐正南已冒出冷汗，喃喃道：「可是……可是……人家姑娘……」

小黃蜂道：「你怕她不願意，她不是已經答應了麼？再說，生米煮成熟飯，她不願意也得願意了！」

徐正南平日見到漂亮的女人，如蠅見蜜，不過，當着小黃蜂的面前，他眼盯着美極了的蕭蘭，卻不知如何是好。

小黃蜂笑道：「只要你願意，我就讓你們就在這裏成親好麼？」

徐正面一怔道：「這……這裏？」

小黃蜂冷笑道：「當然是這裏！這裏有甚麼不好，既可作洞房，也可作墳墓，就看你如何選擇罷了！」

徐正南一聽，嚇得忙道：「我願意，我願意，只要少宮主作主，無論要我做甚麼，我都願意！」

小黃蜂笑道：「這就對了，我現在就替你們準備洞房花燭，你要看好你的新娘子呀，她只有一根舌頭，她自己咬斷了，等會兒你咬甚麼？」

她說着，折了兩根樹枝插在地上，笑道：「這就是你們的龍鳳花燭！」

接着又一指那被撞得七零八落的馬車，笑道：「那就是你們的洞房，你們進洞房時，我還可以在外面替你們把風！」

徐正南見小黃蜂這次是玩眞的，他瞧了瞧馬車，又瞧了瞧蕭蘭，這麼美的姑娘，竟是他徐正南的了，他不由對小黃蜂感激涕零，他驀地跪了下去，道：「少宮主，我……我……」

小黃蜂笑道：「你雖然對不起我，我卻反而替你做媒，爲你找來這麼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子，你還有甚麼疑慮？」

徐正南喃喃道：「可是以後……」

小黃蜂笑道：「進了洞房就是你們的事了，難道這也要我教你麼？」

徐正南道：「小宮主眞的饒了我嗎？」

小黃蜂道：「我若不饒你，早就把你宰了，還留到現在？」

徐正南這才鬆了口氣，忙道：「多謝少宮主！」

小黃蜂卻笑道：「不過，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訴你！」

徐正南忙道：「小宮主請吩咐！」

小黃蜂道：「你可知道，這小姑娘是小邪龍的心上人，你把他的小情人佔了，連你那當總兵的爹，也保不住你的人頭！」

徐正南一聽「小邪龍」三字，嚇得臉色大變，冷汗把衣服也弄濕了！

小黃蜂又笑道：「但你也不必太害怕，你們成親之後，找個天涯海角地方躲起來，那就不怕掉人頭了！」

她笑了笑又接着道：「還有，你還得小心你這位新娘子，千萬莫要被她跑了，否則，她向小邪龍哭訴，你便有十個人頭也保不住了！」

徐正南這位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聞言之下，怔住了，驚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 * *

徐正南到了此時，才忽然明白小黃蜂的用意。

她恨小邪龍不答應娶她，卻偏喜歡蕭蘭，於是便先把蕭蘭變作人家婦，死了小邪龍的心，然後她便可以徐圖達其心願。

但得罪了小邪龍，徐正南也知道這是甚麼結果，不但是他自己，只怕連他老爹的人頭也極難保住！

眼前片刻的歡樂，卻換來往後地獄般的日子，這不合算之處，便連白痴也可以計算出來！徐正南明白，這是小黃蜂折磨他的另一種狠辣的法子。

小黃蜂背負雙手，忽然又笑道：「不過我還可以教你一個妙法子！」

徐正南越來越驚惶了，此刻他就連美人如玉的興趣也失去了，但又不敢拒絕，只好喃喃道：「請……請少宮主指教。」

小黃蜂古怪的一笑道：「你若對新娘子不放心，不妨先廢掉她的武功，再鎖上她的雙脚！或者再脫光她的衣服，這就更保險了！」

徐正南愕然道：「脫光她的衣服？」

小黃蜂笑道：「不錯！一個脫光衣服的女人，你便用刀指着她，她也不敢亂跑亂動了！」

徐正南不由冷汗直冒，他越來越清楚，他眼前的美人，其實是一個地獄般的深淵！

小黃蜂望着兩人痛苦的樣子，忍不住大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兩位還是快入洞房吧！」

徐正南望着花一般的蕭蘭，無奈咬牙把她抱起來，面對如花似玉的美人，徐正南感到如坐針毡般痛苦，今日只怕是他平生的第一次了！

蕭蘭這時已昏過去了。

小黃蜂抬頭仰望着漸暗淡的天色，不由大笑着吟道：「今宵良辰美景，花紅葉綠柳成蔭，他日……」

她的聲音忽然停頓，笑容也凝結在她得意的臉上。

因爲她已感覺，有人到了她的背後，這人就如鬼魅似的，突然出現，直到她的身後，她才察覺，雖然小黃蜂已是一位非常機靈的高手了。

她深深的吸了口氣，慢慢的吐了出來，輕聲道：「小邪龍！是你！」

身後的人沉聲道：「是我！你乖乖的站着，不要動，也千萬不要轉身！」

這正是小邪龍的聲音。

當世除了小邪龍，誰有這般猶勝鬼魅的身法？

小黃蜂不動了，還柔聲道：「我不動，我一向最聽話了，你叫我不動，我就死了也不會動的！」

這話就如躺在床上的小情人對他的小情郎說的情話一般。

小邪龍卻冷笑道：「徐公子，你也過來！」

徐正南一聽小邪龍向他招呼，便立刻抱着蕭蘭走過來，他比一隻馴服的狗更順從。

小邪龍一指小黃蜂，道：「這位小姑娘，你認得她麼？」

徐正南喃喃道：「認……認得……她是雲台宮少宮主……」

小邪龍笑道：「其實簡單一句小黃蜂，不是更好聽麼？」

徐正南無奈道：「是！不……小黃蜂！」這名字徐正南自然知道，但當着小黃蜂的面前，要他說出口，這只怕是小邪龍才有這種本事。

小邪龍笑道：「你看她長得比那位蕭姑娘怎樣？是不是好看多了？」

徐正南無奈道：「是，她美多了！」

小邪龍笑笑道：「很好，長安

公子果然有眼光！」

小邪龍伸手又一拍小黃蜂的肩，道：「喂，你看這位長安公子長得怎麼樣了？」

小黃蜂眼珠一轉，道：「他英俊之極，貌如潘安，才勝諸葛，萬中無一，天下少有！」

小邪龍笑道：「很好！既然如此，你願意嫁給他麼？」

小黃蜂笑道：「願意極了！這簡直是幾生才修到的福氣呵！」

小邪龍笑道：「很好！既然如此，我就替你們作主，讓你們在這兒成親便了，洞房與花燭是現成的，更有我吃喝幫主當你們的主婚人，夠面子了吧！」

徐正南簡直目瞪口呆了，他今日不知是碰上好運，還是被閻王閻婆看上了！

小邪龍道：「長安公子，你願意娶小黃蜂嗎？」

徐正南低垂頭，忍不住瞟了小黃蜂一眼，喃喃道：「我……我……她……你！」

小邪龍笑道：「甚麼我你她？你用不着害怕，這位新娘子看似兇些，但你只要先廢掉她的武功，再剝光她的衣服，她就必然乖乖的，不再兇啦！」

小邪龍笑着轉向小黃蜂道：「我說的未知是也不是？」

小黃蜂笑道：「謝謝邪龍大俠！我若能嫁給長安公子，就算變成殘廢，又被剝光衣服，心裏也是歡喜極了！」

她笑語着，忽然軟軟的一笑，嬌不勝情，脚一滑，身子一歪，竟已倒在徐正南的懷中，用手勾住他的脖子，柔聲道：「好人，還不快抱我進洞房？我已等不及了！」

徐正南早就把蕭蘭放到另一邊，此時軟玉溫香在抱，不由便暈陶陶的，眞有點忘乎所以了。

小邪龍突然低叫一聲道：「小心了！」

但已太遲了，叱喝聲中，徐正南突感胸口被甚麼東西刺了一下，他腦袋立刻一昏，手也不由鬆了。

小黃蜂已疾縱而起，人在半空，揮手又打出幾點寒星，射向昏在一邊的蕭蘭。

小邪龍不得不先行震飛射向蕭蘭的暗器，這一阻延，他已追不及小黃蜂了。

遠遠聽到小黃蜂那銀鈴般的笑聲，道：「小邪龍！用不着你替我做媒，我如要嫁人，除了你小邪龍，誰也不嫁，你已被我相中，嫁定你啦！」

她一頓，見小邪龍只顧蕭蘭的安危，並沒追殺她，又忍不住冷笑道：「小邪龍！你的小情人已中了雲台宮的獨門迷藥，十天內不及救援，必成痴呆，你若要救你的小情人，便上雲台宮來求我小黃蜂啊！哈哈，我小黃蜂去啦！」

笑語聲中，她漸而遠去。

徐正南已倒在地上，他的胸口一連被刺入五根黃蜂針，眼看活不成了。

蕭蘭被連番折磨，也昏了過去，不論小邪龍用甚麼法子，就是不能令她醒來。

小邪龍抱起蕭蘭，向天理幫趕去。小邪龍心道：爲了取解藥救蕭蘭，看來也只好走一趟雲台宮了！

小邪龍把蕭蘭交到紀雯手上，對她說自己要去尋一種解藥救她，十天內必定趕回，然後他也不理紀雯追問他甚麼，閃電般的便疾掠而出。

半夜狂奔，當天亮時，小邪龍發覺自己已在崇山峻嶺之間。

小邪龍辨一下路途，又展開身形向前奔去。他只知道雲台宮在昆侖山上，但在昆侖山甚麼地方，他卻無法知道。

莽莽昆侖，何處是終？何處是始？當今世上有誰知道？

又奔行三個時辰，已是日中時分，以小邪龍的功力，雖然並不感疲乏，但饑渴的感覺，卻是越來越强烈。

此時，他身在萬山之中，放眼望去，但見山嶺連綿，無窮無盡，連個獵戶人家也見不到，如何尋找食物？

小邪龍並不焦急，他的經歷已非常豐富，江湖這點災困，自然難不到他，他心道：只要有飛瀑流泉，當可解渴，再打些鳥獸烤了吃，這就比神仙更快活了！

他想做就做，當即向密林中奔去。

不料密林中一片寂靜，飛禽絕跡。

小邪龍不由暗暗驚奇，暗道：偌大密林，怎的竟連一隻飛禽走獸也沒有？難道都避到密林深處不成？

他心中這麼想着，脚下已向林內深處走去，他越入越深，發覺這竟是一片絕無人跡到過的古林。

古林內長滿了各種怪木，每株均是數人合抱的粗幹，林內濃蔭蔽日，一片陰森，脚下枯葉盈尺，踏在上面，如踐棉絮。

更奇的是，古林中的樹木，樹與樹之間的距離，竟完全一致，只怕就算人工栽植，也沒如此整齊。

小邪龍忽然心中一動，暗道：這古林莫非是一種先古的陣法麼？

小邪龍天性好奇，他這一動念，便連饑渴也暫時忘記了。

他猛地一縱，展開輕功，直向林深之處掠去。

他此時的身形，猶如行雲流水，在林中飛蕩。

就在此時，自森林裏面，傳來隱隱一陣流水聲音。

聽到水聲，小邪龍的口渴便更感强烈，他的精神一鬆，眞氣也洩了，人也降了下來。

他心中暗喜道：有水聲便有水源，有水源可解渴。

他精神一振，又一躍而起，循水聲掠去。

潺潺流水之聲，漸漸清晰起來，一會，眼前突然開朗，原來他已穿出密林，到了一片廣寬的平地，綠草如茵，山花正艷，景色優美之極，但四周卻被參天的林木所環繞。

在這片平地中間，孤零零的有一排三間房子，全是用樹木搭成，看去倒十分古雅堅固。

那流水之聲，卻是自屋後發出來的。

小邪龍觸景思幽，不由歎了口氣。

此時，隨即有一聲話語響了起來。「小娃兒，你可是對我這世外桃源，忽然羨慕起來？」

小邪龍心中一驚，暗道：他怎的便瞧破了我的心事？便隨口道：「不錯，這洞天福地，有誰會不喜歡？」

「哈哈……」一陣長笑聲响了起來：「這的確是一個鳥兒也喜愛的地方，人那就更不必說了！」

話音剛落，一位老人已自室內漫步而出。

小邪龍凝神望去，見是一位奇醜之極之老人，只見他鬚眉捲起，身穿黑袍，長髮垂到腰間，乍見之下，猶如地獄冒出來的鬼魅。

小邪龍心神不由一震，心道：神醫怪叟算是醜的了，但若與這老人相比，神醫怪叟便成了美男子了！

小邪龍不由後退兩步，但立刻又不服氣的跨前三步。

這退兩步進三步的神態，落在老人的眼中，他不由又哈哈一笑道：「小娃兒很倔强呵！」

小邪龍道：「何以見得？」

老人呵呵一笑道：「當今世上，誰見了老夫不逃如喪家犬的，你算是唯一的一個了！」

小邪龍笑道：「我原來也想逃的，所以我退了兩步；但心想你是人，我也是人，沒道理人要逃避人的，所以我就不逃，反而前進三步啦！」

老人微笑道：「你怎麼會來到此地？」

小邪龍道：「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會來到此地？」

老人道：「你既然來了，也就不必出去了，想必這是你和我的緣份。」

小邪龍驚道：「爲甚麼出不去？我還要急着去救人呢！」

老人並不解釋，道：「小娃兒，你可是餓了？渴了？」

小邪龍不由點點頭道：「我的確又餓又渴了！」

老人笑道：「很好！見了老夫還有胃口吃喝，還感到饑餓的，你亦是當今世上唯一的一個！」

小邪龍不作聲，因爲他直到此時，還摸不清這老人到底有何目的？

老人笑道：「不過我也沒食物供你充餓，水倒可以給你一點解渴。」

老人說着，轉身向屋內走去。

古林脱困　椰樹迷踪

小邪龍想也沒想，便大步跟了進去。

那老人取了一個木瓢出來，道：「小娃兒，你就在這泉水中取喝吧！」

小邪龍一看，只見房屋之前有一個方圓數尺的水坑，流水不知從何而來，只聽得潺潺之聲，自坑壁上四周流入坑中，也不知坑中的水又流向何處。

他探手取了一瓢泉水，張口便飲，但覺味道甘甜之極。

老人忽然微笑道：「小娃兒，這泉水很好喝？是麼？」

小邪龍笑道：「果然好喝！」

老人道：「你若是連續喝上一百年，你就知道這並非甘甜，而是苦澀了！」

小邪龍一怔道：「爲甚麼？」

老人沒答他，又問道：「這裏的景色很美，是麼？」

小邪龍道：「的確美極了！」

老人歎了口氣道：「再美的景色，如果看上一百年，你還會覺得好看麼？」

小邪龍驚道：「誰會看這景色看足一百年呢？」

老人道：「我！」

小邪龍不由喃喃的重複了一句：「你？」

老人苦笑道：「的確是我！」

小邪龍驚道：「你在這兒住了一百年，沒有離開過半步麼？」

老人歎了口氣，道：「我若能離開此地，我早就離開了！」

小邪龍大驚道：「爲甚麼不能離開？」

老人道：「不要問爲甚麼，反正你相信我這個年紀是絕不會說謊的。而且我在這世上的日子，也只剩下三天了！」

小邪龍又奇道：「爲甚麼？」

老人道：「因爲不出三日，我便要餓死了。」

小邪龍道：「原來你沒吃的啦？」

老人喃喃道：「本來我一見有人闖進來，便慶幸又有幾日食糧了！但見了你，我又不忍下手，因此只好等着餓死了！」

小邪龍愕然道：「你原來打算把我當食物吃了麼？」

老人道：「其實我不吃你，你也要活活餓死的！反正是死，你何不益於老夫？」

小邪龍道：「我小娃兒眞的這般容易吃掉麼？」

老人微笑道：「雖然我的武功已被廢去一半，但這一半武功，也足可以吃掉你的！」

小邪龍呵呵一笑道：「那你就不妨上來吃吃看！」

老人微笑道：「很好！」他聲發大袖微揚，一般陰柔暗勁，已無聲無息的撞了上來。

小邪龍身形微移，橫躍八尺，冷冷的道：「功力不弱，但尚未能吃掉我！」

老人似已動了眞火，道：「好！那就再試試看！」

老人的左袖已乘勢拍到。

小邪龍的傲氣也上來了，他眞力盡蓄右手，向那老人拍來的左袖迎去，心道：「我就接你一掌看看！」

兩下尚未相觸，小邪龍立感一股暗勁直撞過來，只覺手腕一陣劇痛，當即悶哼一聲，後退兩步。

小邪龍吃了暗虧，心中不由大怒，他猛吸一口眞氣，運足十成功力，雙掌平胸疾推而出，擊向老人的袖勁。

兩下相觸，無聲而塵土飛揚，兩人均後退二步。

老人呵呵一笑，道：「功力不弱，居然能與我平分秋色，難得，難得！」

小邪龍忽然感到老人的袖勁未盡，這是他有意相讓，便不服氣的皺眉道：「你爲甚要讓我？」

老人道：「不打了！眼下你我均已成垂死之人，爲何還要拚個你死我活？臨死有個人作鬼伴着，豈非比孤伶伶的入地獄好麼？」

小邪龍搖頭道：「我還年少，正活得有趣極了，這地獄我決不會進去的！」

老人苦笑道：「你這年紀進去，老夫也覺可惜，但也由不得你，因爲這裏根本沒有東西可吃，日子久了便會活活餓死，你雖不願伴我去死，但也身不由己。除非……」

小邪龍道：「除非甚麼？」他很希望老人說出另一個好聽的意見。

老人道：「除非你待我死後，把我的屍體吃了，或可多活幾日！不過我老人家骨硬肉澀，你小娃兒必定難以入口，所以這辦法亦是說說而已！」

小邪龍道：「你說你在此已過了百年，就算吃人也沒多少人可吃，百年內你吃甚麼？」

老人道：「可以吃的東西，已全部被我吃光了！」

小邪龍道：「世上會飛會動的便可以吃，起碼也可以延年活命！」

老人道：「你在穿越林地時，可有發現任何會飛會動的東西？」

小邪龍想了想，驀然而驚道：「這一路走來，果然沒有發現任何飛禽走獸，就連丁點會飛會動的東西也沒有，莫非眞的全被你吃光了麼？」

老人苦笑道：「的確被我吃光了！」

小邪龍愕然道：「那你現在吃甚麼？難道眞的吃人麼？」

老人微微一笑道：「假的！」他伸手一指那些嫣紅姹紫的山花道：「小娃兒，這些東西，便足足養活了我幾十年了！」

小邪龍道：「山花可以活命麼？」

老人道：「當然可以，起碼比餓着肚子强多了！」

小邪龍點點頭，心道：這怪人看來嘴說得兇，其實心地倒純眞得如剛出世的娃兒，便也微笑道：「這地方並不大，你怎麼不想辦法出去呵？」

老人道：「能夠出去，我早就出去了。」

小邪龍道：「爲什麼出不去？」

老人氣道：「因爲我若能夠出去的話，我就去找……」他忽然住口。

小邪龍道：「找什麼？找人麼？他是誰？」

老人哼了一聲道：「找那個男人嘛，我要找他講清楚。」

小邪龍笑道：「講清楚……以後呢？」

老人道：「講清楚也就算了，我也不會再與他計較什麼？」

小邪龍奇道：「那個男的，莫非還有個女的麼？是那個男的把你困在此地麼？」

老人哼了一聲道：「哼！憑他也能困得住我？他算什麼東西？」

小邪龍道：「不是他是誰？」

老人一聽，忽然仰臉望着天空中飄浮的白雲，喃喃的道：「若是那白雲能落下一片來，讓我去見她一面就好了。」

小邪龍忙道：「她是誰？」

老人道：「當然是那個女的啊！」他一頓，又歎了口氣道：「唉！現在見了她，又有什麼用？一百年了，她也一百多歲了。」

小邪龍道：「老前輩，你多大年紀了？」

老人仰臉望白雲，道：「我到此地時是十八歲，算起來我正活了

一百十八年了。」

小邪龍想想這一百年歲月的難過，不由便對老人同情起來，他決然的道：「老前輩，你一個人孤獨在此，可是與人約定不得出去麼？那人如此狠心，想必不是什麼好人，你也大可不必如此守信。」

老人道：「當初我與他們約定，不把紅線金珠交給他們，決不出這地方一步，但只住了十年，便已覺孤寂難耐，朝夕只盼去見一位人兒……」

小邪龍心道：莫說一住十年，就算一年也無法忍受。

老人續道：「十年之後，我忍無可忍之時，便想不顧承諾，偷偷溜走，豈料我竟無法走出這片樹林，如同關在籠中的鳥，望得見天日，卻難以去自由享受。」

小邪龍道：「為什麼？難道他們把你截回來了？」

老人恨恨的道：「哼，原來他們在暗中做了手脚，他早料到我會耐不住寂寞溜走。」

小邪龍道：「暗中做手脚，這並非君子之所為。」

老人苦笑道：「其實還是怪我自己不濟，悟性有限。」

小邪龍道：「為什麼？」

老人道：「他們雖然暗中做了手脚，但也留下破解之法，但我卻是無法破解。」

小邪龍道：「既然無法破解，那也不算破解之法。」

老人道：「但到底是我自己不濟，也怪不得他們。」

小邪龍暗道：幸虧這老人心胸寬宏，不怨天尤人，這才能夠苦守百年孤寂而不致精神崩潰，看來這老人也有他獨特的長處。

老人隨着閱歷的豐富，年歲的增長，對人生的眞諦，他理解領悟的已越來越多了。

老人忽然又無限追悔的道：「後來我本來已有離開的機會，卻因我自己的一念之差而錯過了，因此又再苦守了幾十年歲月。」

小邪龍笑道：「這當然是要怪你自己了。」

老人道：「不錯，這的確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天尤不了人，說了這許久，也忘記請你到屋裏來坐坐，走吧！」

老人說着，就來拉小邪龍的手，向屋內走去。

小邪龍但覺這老人的手，奇寒刺骨，手上的肌肉，竟和所穿的黑袍一樣，烏黑溜溜，心中不由一涼。

小邪龍知道這是武林中久已失傳的九陰鬼爪，心道：剛才出手時，他為甚麼並未施毒？

老人似已猜透小邪龍的心事，把左手緩緩抬起道：「在我功力全盛時，雙手黑得發亮，但現在已是黯然無光了。」

他說着，已領小邪龍到屋內坐下，續道：「我之所以落到如今這個地步，這雙手也害了我一半。」

小邪龍暗道：你這歹毒的九陰鬼爪，當年一定造了不少殺孽了。

老人忽然大聲道：「我雖然練成九陰鬼爪，但敢發誓，絕未以此傷過天下任何一人，這是一種武功，既然有人創出，我為甚不可以練成？」

小邪龍心中一怔，沒有說話，默默的望着這古怪的老人。

這老人沉默了一會，忽然又微微一笑道：「小娃兒，你到底叫甚麼名字？」

小邪龍心道：我還未開口問你，反而被你搶先一步，他是從不吃虧的，不過這次卻是例外，因為他眼前是一位一百一十八歲的老人。「別人叫我小邪龍，因此我的名字就叫小邪龍吧！」

老人一聽，哈哈大笑道：「好！邪中之龍，當今世上，只道老夫是邪之極了，豈料還有一位邪中之龍，好，很好！」

小邪龍笑笑道：「老前輩有所不知，這邪中之龍有甚麼了不起？他碰上一位邪中之蜂，那還不是一般的倒了十八輩的大霉！」

老人忽然道：「小邪龍，你這半天還沒有吃飯，一定餓得慌了，唉，餓的滋味想必不好受呵。」

小邪龍被他提醒，這才發覺自己果然是餓得很厲害了，他站了起來，道：「老前輩，我去獵些鳥獸來充餓。」

老人也不多說，更不多問。

小邪龍笑道：「我打獵去了！」

老人不語，小邪龍正欲走出去，忽然想起一事，忙道：「你不是說鳥獸都喜歡吃山花麼？怎麼我來了半天，竟一隻也看不到？」

老人怔了怔道：「我沒有說它們要吃山花，我只是說牠們喜歡來看看而已。」

小邪龍笑道：「這更奇了，鳥獸還會看花麼？」

老人笑道：「這算什麼？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奇事多得很呵！」

他一頓，又道：「那些鳥獸看花，看着看着便會打架，我只要揀那些死傷的，便足可以充饑了。」

小邪龍道：「我聽人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怎會為看花而死？」

老人笑道：「你又聽說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話麼？假如你遇到一位極端可愛的女人，你就甘心情願為她而死了。」

小邪龍一聽，不由想起了紀雯、蕭蘭，以及那可恨、可怕，但又

有點可愛的小黃蜂，他不由悚然而心驚，暗道：我小邪龍莫非也注定要做花下鬼麼？

兩人各有心事，一時間默默無言，連饑餓也忘記了。

就在此時，屋前草地上，翩然落下一對翠羽紅嘴的小鳥。

小邪龍一見，高興的大聲道：「有鳥來了，老前輩！」

老人抬頭看了看，緩緩的道：「又是牠們來了。」

小邪龍奇道：「你認識牠們？」

老人道：「牠們每年都來一次，我怎會不認識，算來牠們也有一百歲了。」

小邪龍道：「一百歲！」

老人道：「不錯！牠們來了一百次，豈非一百年了麼？每次我想捉牠們，但總是捉牠們不着。」

小邪龍童心大起，道：「我捉給你看看！」他運起造化神功的無形指，疾然出手向那翠鳥點出，穿金裂石，快如閃電，便一流高手也躲不了，但那對翠鳥昂首看了他一眼，竟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小邪龍不禁又驚又奇，身形一躍，探手疾抓過去，他這一抓之勢，準狠兼備，但在右手將要觸及羽毛時，那對翠鳥欣然鳴叫一聲，振翅而去，轉眼不見了影踪。

小邪龍解嘲的苦笑道：「這鳥兒很古怪！」

老人歎了口氣，道：「牠們這一走，今年一年內，只怕再無別的鳥兒來了。」

小邪龍聽老人這麼說，忙道：「難道其他的鳥獸都被你吃光了麼？」

老人道：「不錯，只怕這百里之內，所有會動會飛的，都被我吃下肚子去了！」

小邪龍不服氣道：「我就不信，我打獵去也……哎喲！」

他剛欲躍起，突感一股腥臭之氣，自腹中衝出，異常痛苦。

那腥臭之氣，越來越重，四肢百骸，也似要裂開似的，忍不住張口一吐，吐出一口白沫，猶如中了劇毒似的。

小邪龍大怒道：「你在什麼時候向我下了毒？」

老人道：「我沒有下毒。」

小邪龍道：「我此時痛苦難擋，此地再無第三者，難道不是你下毒？」

老人道：「是你喝下的泉水，那是一種既要命又可活命的泉水，你欲想活下去，那就繼續去喝便了。」

小邪龍不信邪，他咬牙道：「你明知那泉水害人，却讓我喝，這不是存心害我……我死也不再喝了，我就不信我走不出這鬼地獄。」

他強忍痛楚，轉身向林中奔去。

他甫入林中，眼前的物事立刻霍然大變。

只見一座座峭嶺峻峯，高不可攀，循着那林間小徑，轉來轉去，走了半天，仍然返回原處。

小邪龍腹中腥臭之感更甚，張口又吐了兩口汚水，人也漸漸昏迷過去。

小邪龍雙眼模糊中，只見那黑衣老人猶如鬼影晃動，帶着笑容，一步一步逼近了他。

那盛滿泉水的木瓢，已擧到他的口邊，耳際只聽老人沉聲道：「你若想多活幾日，最好把這瓢水喝下去……」

小邪龍只覺眼前一黑，便又昏迷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小邪龍長吁口氣，人也悠悠醒來，他緩緩睜開眼睛，發覺自己躺在床上，那老人立在床前，面上帶着微笑。

過去的事，恍如夢境一般，他也不知是眞是假，這老人是好是壞。

此時，他只覺腹中腥臭之感已經消失，但四肢百骸，隱隱作痛，再試試運氣，竟然氣血不暢，十分痛苦。

老人笑道：「小兄弟，你可是覺得氣血不暢麼？」

小邪龍不知老人是何居心，便一言不發。

老人嘆了口氣，道：「那泉水不飲渴死，飲即毒死，其發作的程度，視飲用之人內功的深厚程度。我若非逼你灌下那毒泉之水，以毒攻毒，只怕你已變鬼而去了。」

小邪龍道：「你既然明知那泉水有毒，為甚不阻止我喝下肚？」

老人道：「你不幸誤入林中，此生已算死去一半，此地再無任何水源，你又難以再出去，泉水雖然有毒，但你的內力若深厚，把毒性抗住，再以泉水以毒攻毒，則數十天內不覺肚餓，也就是說，起碼可以再活數十天了。因此我便沒阻止你喝下去，一切但看你的運氣如何了。」

小邪龍一聽，這才知道也是萬般無奈的事，他想起蕭蘭的不幸，此刻正等着他去救援，但自己眼看已成活死人了，心中一酸，幾乎掉下淚來，他到底還只是一位大孩子。

老人見狀，吃驚道：「娃兒，你哭啦，你初來乍到便哭了，老天，這往後的日子你怎麼過得下去？」

小邪龍苦笑道：「你說的那人是否在四周佈下了陣勢？」

老人道：「不錯，我一輩子也學不會這種功夫。」

小邪龍的師傅蕭隱曾教過陣法之學，他沉吟道：「這陣勢的確有點邪門，進來時通行無阻，要出去時比登天還難，難怪把老前輩你困住百年了！」他說着想了想，又道：「對了，你不是說他已留下了破解之法麼？可否拿出來讓我看看？」

老人聞言，目中一亮，但隨又嘆了口氣道：「我看了一百年，都沒有看出眉目，你就算再聰明，短短數十天內，決破解不了奧秘。」

小邪龍笑笑不語，忽然又道：「你不是說已錯過一次出陣機會麼？」

老人沉思道：「不錯，說來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一念之貪，因小失大，如今悔恨已遲了。」

小邪龍笑道：「坐着反正是等死了，何不說出來聽聽？」

老人長嘆口氣，道：「那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剛滿十八歲，世代耕田種地，我因為生得奇醜無比，所以終日呆在家中。一天我偷偷溜了出去，往深山中跑，帶的乾糧吃光了，卻在苗疆山上碰見一位黑衣人，他的長相比我更兇更難看，我與他比起來，簡直可算是美男子了。」

小邪龍笑道：「那這人必定很怕人了？」

老人道：「那黑衣老人一見了我，卻大為高興，要我認他作父親，他教我武功，他那樣子當時就把我嚇昏了。醒來之後，便發覺渾身酸痛無比，那黑衣老人說是給我吃了一種藥，可以脫胎換骨。我雖然害怕，但那黑衣人待我很好，我便跟他學了三年武功。」

老人一頓，又道：「有一天，那黑衣老人——義父告訴我，他就要死了，要我穿起他那件黑袍，然後去代他完成一件事。」

小邪龍道：「那黑衣老人死了沒有？」

老人道：「他還沒有死，就把我趕出去了，他要我到大雪山晶冰峯去替他尋幾粒金珠。」

小邪龍一聽奇道：「是不是玄門紅線金珠？一共是七顆？」

老人一聽，臉色大變道：「你怎麼知道？」

小邪龍道：「當然是聽我師傅說的了。」

老人似乎鬆了口氣，這才續道：「我原以為那是簡單之極的事，但一到大雪山晶冰峯下，就和一男一女打了起來。」

他說到此處，突地離座而起，興奮的道：「我第一次與人交手，但那一男一女聯手，還打不過我。」

小邪龍道：「那一男一女是誰？」

老人搖頭道：「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姓什麼，我義父教我武功，但對武林之事，卻隻字不提，只要我在一年之內，把那七顆金珠弄到手，就算報答他了。」

小邪龍道：「既然你與他們素不相識，怎的一見面便打了起來？」

老人苦笑道：「因為他們說我偷了紅線金珠。」

小邪龍道：「他們太橫蠻了。」

老人道：「其實也怪不得他們，因為他們那盒紅線金珠，就在前一天被盜走了。」

小邪龍道：「後來呢？」

老人道：「我只反問他們一句，他們就無話可說了。」

小邪龍道：「你問了一句什麼話？」

老人道：「我說，假如我昨日已偷了紅線金珠，我今天還會再來嗎？」

小邪龍笑道：「是啊！所以這事就此了結了？」

老人苦笑道：「不，剛好開始呢！我見那個女的，生得美如仙子，當時我就想，我生得這麼醜，連醜媳婦只怕也討不到，乾脆就娶個天仙美女吧！」

小邪龍笑道：「好啊，你的想法很合我小邪龍的胃口，看來你也是頑邪一類的人物了！」

老人不以為然的一笑，道：「因為我見那女的老是盯着我看，還不時發出甜蜜的微笑。」

小邪龍道：「她這微笑必然另有用意。」

老人這時也興奮起來，道：「那女的看我，我自然也看她，還向她微笑，那男的十分氣惱，我卻很高興，因為她好像一點也不討厭我啊！」

老人一頓，又道：「那男子突然在那女子耳畔低低說了幾句話，只見那女的秀眉微蹙，點了點頭，然後用極柔和的眼光看我一看，幽幽的歎了口氣……」

小邪龍見識過女人微笑的厲害，便忍不住道：「她這一笑一歎，不就令老前輩你魂飛魄蕩了。」

老人仰首思索了一陣，接着道：「當時我也不知道她歎什麼氣，那男子也突然向我一笑道：『你的武功厲害，我們打不過你，你若有膽量，兩年之後再來，一較高下。』我兩年後依時赴約，卻不見那女的了，那男子對我說他師妹去了別處，要我跟他一起前去那地方。」

小邪龍道：「你必然去了？」

老人道：「我當然求之不得，所以就跟他到了此地，豈料那男的道：『我師妹說你武功太高，必須廢去一半，她才會出來見你！』，

我對她已傾心愛慕，她就算打我幾掌，我也是願意，因此我竟然答應了。」

小邪龍歎了口氣，道：「老前輩你上當了，他們必定串通好了騙你上當的。」

老人道：「當時我明知不妥，不知怎的竟答應了，自廢一半武功後，那女的沒有出來，那男的也走了。」

小邪龍怒道：「那對男女叫甚麼名字？如此可惡，日後我替你找他們算帳。」

老人道：「當時我並不知道，後來才知那男的住在海外銅椰島，人稱銅椰島主。」

小邪龍道：「那女的呢？」

老人道：「女的已出家為尼，法名玄空，我現在才明白，我的確是上了那男子的惡當了，不過也怪我自己太痴心妄想。」

小邪龍歎了口氣，道：「你也的確太痴心妄想，若換了是我，這惡當是決計不會上的。」

小邪龍見老人沉默不語，忍不住又道：「你不是說有一個出去的機會麼？」

老人忽然歎了口氣，道：「你知道我姓甚名誰麼？」

小邪龍搖搖頭道：「不知道，你不說，我也不會問。」

老人道：「你就算不問，我也要說，我姓尤，名童，尤童。爹媽改這名字，說我是終生如童的人物。」

小邪龍大笑道：「你果然是終生如童的人物，尤童這名字改得太好了。」

尤童這才笑了笑道：「我在此被困三十年後，一天忽然來了一位中年書生，他自稱是慕名而來的。」

小邪龍道：「他怎知尤老前輩的名字？」

尤童道：「我當時也覺得奇怪，正想問他，他已從腰間解下一條腰帶，道：『據江湖傳言，只有令師才知道這紅線金珠的妙用，所以在下特來領教。』我也不知妙用何在，那中年書生不相信，竟與我打了起來。那中年書生的武功雖然很高，但與我相比還差了一點，打了三日三夜，他也未能佔到一點便宜，但我也無法制服他。」

小邪龍接口道：「假如尤老前輩不是自廢了一半武功，他就絕非你的對手了。」

尤童道：「我當時才知道，騙我來的男子讓我留下一半武功，是為了我可以自衛，看來他還有一點可取之處。」

小邪龍道：「後來呢？」

尤童道：「那中年書生在無奈之下，便轉身離去，我見義父要的那紅線金珠就在他手中，怎肯放過，便去搶奪，於是又和他打了起來，我的內力越打越強，他卻越打越弱，終於他累得倒地不起了，那紅線金珠就落在我的手上，那中年書生說他知這樹林是一個奇陣，我若把紅線金珠還給他，他就帶我出去，我本想逼問他出陣之法，但他竟突然自盡而死，哎，我後悔已失去出去的機會了。」

小邪龍道：「你為了那紅線金珠，失去最寶貴的自由，看來這金珠也是不祥之物。」

尤童點了點頭，忽然摸出一條腰帶，丟給小邪龍，道：「既然是不祥之物，我也不要了，你也看看吧！」

小邪龍仰頭一看，只見那腰帶呈圓形，約有四、五尺，看不出貴重之處；尤童伸手把那腰帶一端向外一拉，從腰帶中滾出七顆亮晶晶的金珠。

尤童歎了口氣，道：「為這金珠，已累死了多條人命，看來這金珠今生今世，也無法重見天日了。」

小邪龍想了想，忽然道：「我倒想過有一個出陣之法。」

尤童一聽，大喜道：「是甚麼辦法？你快說啊！」

小邪龍道：「我們用火把樹林燒掉。」

尤童道：「何來火種？這不是望林興歎？」

小邪龍道：「那就把這樹林通通砍光。」

尤童苦笑道：「粗壯大樹萬萬千千，幾時才砍得光，你砍光之時，只怕已死了數十次了，也根本不必出去了。」

小邪龍一聽，也不由苦笑，心道：尤童之言不錯，無邊無際的樹木，多久才能砍倒一棵？什麼時候才能砍出一條出陣生路。

小邪龍望着那惹起禍端的紅線金珠，不由怔怔的呆住了。

紅線金珠啊紅線金珠！你把一位武林前輩的百年歲月消磨去了，今日又欲把一位大名鼎鼎的小邪龍吞噬麼？你到底有甚麼魔力，令世人為你如痴如醉？

小邪龍不由在心中歎道。他忽然一頓，不再歎氣，卻凝望着珠子，默默的出神。

「你在看什麼？」尤童奇怪的問。

小邪龍忽然微微一笑道：「尤老前輩，你說紅線金珠值錢，還是武林秘笈值錢？」

尤童雖然久困陣中，閱世未深，但也知道武林秘笈有時價值萬金，便笑道：「你想拿紅線金珠去換武林秘笈？」

小邪龍笑道：「不是換，而是

武林秘笈此中尋，若僅是區區的七顆金珠，無論如何也不值得世人爲它如此着迷，因此這裏面或許藏有什麼驚人的秘密，這也是當年中年書生冒死闖陣的原因。」

尤童道：「是啊！當時他就極力逼我說出珠子的好處，可惜我眞的不知道，否則我也不致與他白白打了三日三夜。」

小邪龍沒有答話，因爲這時他的眼珠已把金珠盯住了。

* * *

小邪龍忽地捏起一顆金珠，在手掌上滴溜溜的一轉，然後又側耳細聽，好一會便驚喜的大叫道：「好！珠子裏面是空的，果然藏有什麼秘密之事！」

尤童道：「你既然發覺了，就設法把它弄開吧！雖然是武林秘笈也沒有用，因爲學會了也是要死在這裡。」

小邪龍沒有答話，他把珠子湊到眼前，仔細的分辨，他忽然伸手在珠子的中間一捏，珠子竟應聲而開，珠內藏有一個白紙團。

小邪龍打開白紙團一看，不由狂喜的大叫一聲：「妙！妙之極了！」

尤童卻毫不動容，淡淡的一笑道：「什麼妙？妙極了？就算是最厲害的武功秘笈，也不會把你帶出陣中去。」

小邪龍卻大笑道：「錯了！這裏面所說的，恰恰是奇妙之極的解陣大法，它所說的，乃破解各種陣法的妙策，例如這見鬼陣法，乃叫反四象大陣，難怪我用師傅所傳破四象陣之法無法破解了。」

尤童一聽亦大喜道：「那這反四象大陣如何破解？」

小邪龍笑道：「其實簡單之極，就是只要除去內中任何一棵樹，全陣便即被破解了，但若破外圍之樹，則砍上一百年也破解不了。」

尤童一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躍而起，內力疾吐，砰的一聲巨响，已把內中的一棵大樹擊倒了。

只見大樹一倒，立刻便露出一個缺口，沿缺口望去，出林之路，隱隱便在眼前。

老少兩人一見，不由抱着又跳又笑。

小邪龍忽然道：「原來金珠內藏各種曠世奇學，若把它學全了，這天下何處不可去？」

尤童也連連點頭，於是兩人又一齊動手，把其餘六顆金珠旋開，原來裏面果然藏着七種曠世奇學，其中包括各種療毒治傷之法，就連蕭蘭所中的雲台宮獨門迷藥也有破解記載。

另外，又點明此地的泉水，如能配合附近的花進食飲用，不僅可以袪毒療傷，而且可以充饑，甚至可以延年益壽。

小邪龍不由大笑道：「怪不得尤老前輩你年過百歲，卻如六、七十的人了，哈哈！我小邪龍只要依法飲食，他日豈非可以活到二百歲了？好，不如先在此地練上三幾日武功，再出去替她療毒不遲！」

於是，這一老一少便在這深林中練起奇學來了。兩人均身負上乘武功，因此練起來得心應手，不消幾日，便把各類曠世奇學均學全了，兩人此時的身手，已非昔日可比。

小邪龍記掛着蕭蘭的傷，住了幾日，便決意出去，尤童乍然脫困，也不知外面是甚麼世界，便求小邪龍把他帶在身邊，以便隨時指教。

小邪龍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今日當眞是百歲老兒倒繃了小娃兒了。

兩人出了密林，只見前面竟是大海邊緣，茫茫無際，甚爲壯觀。

尤童在林中被反四象大陣困了百年，乍然脫困，如同脫籠之鳥，連方向也辨不清了，他小時候在家中便喜歡到河中摸魚，此時一見茫茫大海，便狂喜得大叫道：「小邪龍！這河好大，先摸幾條魚燒了換換口味！」

小邪龍又好笑又好氣，他知道這是海，而非河，兩者相較，猶牛與蛇比，但也不去說破，他知道尤童人過百歲，但他的閱歷，卻依然停留在十八歲那年，便也大笑道：「好！好極了，先到河裏摸魚便了。」

尤童一個觔斗，已倒翻入海中，小邪龍擔心他樂極生悲，便在海邊找了幾塊木板，拋入海中，自己輕輕一躍，落在木板上面，經浪頭一衝，便離岸遠去。

四下波濤洶湧，竟失去尤童的影子。

小邪龍不由大急，暗道：大海茫茫，若失了方向，武功再好，也支持不了十天八天，這尤童莫非當眞樂極生悲了。

小邪龍大聲叫道：「喂！老尤童，你在哪兒？」他內力深厚，雖在驚濤駭浪中，喊聲仍可傳出很遠。

遠處傳來哈哈大笑聲，正是老尤童。「老尤童變成落水狗了，不，是鹽湯老狗！」

小邪龍循聲望去，只見老尤童在海浪中沉浮，他連忙把一塊木板疾推過去，老尤童抓住了救命木板，這才鎭靜了點。

但忽然老尤童又大叫道：「鯊魚！大頭虎鯊！要來吃你小邪龍了！」

小邪龍從未見識過鯊魚的厲害，他定睛一看，心中也不由一凜，

只見海面白浪中刷地一响，一個巨大的魚頭露出海面，大口中兩排尖利如刀的森森白牙令人驚駭。

假如在陸上遇上老虎，小邪龍如同見了貓兒，但在海中碰上這等兇物，小邪龍自己也不敢相信是否對付得了。

老尤童大叫道：「小兄弟！照準魚頭打！」

小邪龍驀地抽出身上的軟劍，喊道：「老尤童，你自己照應自己好了。」

這時，已有四、五頭虎鯊圍住了老尤童。

小邪龍左手划水，身子向右，揮劍刺向一頭虎鯊。

他這劍鋒利無比，只聽嗤的一聲，已把這鯊魚削去半個頭了，鮮血從海水中翻湧而上。血水一湧，卻引來更多的鯊魚，受傷的鯊魚轉眼便被其他鯊魚撕食精光。

兩人武功卓絕，轉眼已殺死了十幾頭虎鯊，但四周鯊魚越來越多，殺之不盡，這便是海中遇上鯊魚羣的可怕。

老尤童手起一掌，把一頭虎鯊的頭部震碎，一面大叫道：「小兄弟，天一黑，我等便非要進鯊魚肚不可了，先打個賭，看誰先進鯊魚肚好麼？」

小邪龍道：「先進鯊肚，算輸還是算贏？」

老尤童道：「當然是算贏啦！你沒有聽說赴湯蹈火、爭先恐後這話麼？」

小邪龍歎了口氣，苦笑道：「我知道，但我寧願我輸上十八輩了。」

兩人正說着，一頭巨鯊已游了過來，張口向小邪龍噬去。

小邪龍反手一掌，打在那條巨鯊的身側，巨鯊被他的掌力震飛，在半空翻了個觔斗，落入水中，白肚朝天，已經死了。

老尤童見狀，叫道：「小兄弟，好掌法！」

就在此時，忽見茫茫的海面上一艘大船破浪而來。

大船駛近，放下一隻小舢板，把二人救上大船去。

老尤童累得一屁股坐在船甲板上，指着海中的鯊魚咒罵。

小邪龍站在船頭，極目遠望，只見海面上游來游去盡是鯊魚羣，心下不禁駭然。

老尤童忽然轉身，原來此時船艙門口已站着一位白髮老者，老尤童道：「你是什麼人？」

白髮老者笑道：「我是救你們上船的人。」

老尤童道：「那是你救我們的，我們可沒有求救，因此，你算不得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你先要記住了。」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道：「不算，自然不算，不但如此，打擾了兩位殺鯊魚的雅興，老夫尚望恕罪。」

老尤童笑道：「這還算話，你打擾了我等殺鯊魚興趣，但也免了我等進入鯊魚腹中渡日，這兩下便算扯平了吧！」

白髮老者大笑道：「千毒老祖的傳人，還是如此童眞，被困在林中百年，依然是不改其性，絕不肯吃虧！」

老尤童一聽，瞪着那白髮老者，道：「喂！老兒，你爲何揭破我的來路？」

白髮老者笑道：「你身上這件千毒衣，穿上了，天下誰不知你便是千毒老祖的傳人？」

老尤童仔細打量白髮老者一會，忽然大笑道：「我記起了，你便是騙我困在林中的那個男人，你今日休想再騙倒我了。」

白髮老者大笑道：「不騙你，不騙你，我只想告訴你，其實你不必費力殺鯊，只須把身上的黑衣脫下，用力抖三抖，拋入海中，那鯊魚再多，也不會動了！」

老尤童一聽，童心卻大動，瞪着白髮老者道：「你這話當眞？」

百髮老者笑道：「自然當眞，我說不騙你，便絕不騙你。」

老尤童道：「好，你如果肯借一件衣服來我換一換，我便與你賭一賭，看你有沒有騙我。」

白髮老者大笑，立刻令人找一套衣服，替老尤童換出身上的黑袍。

白髮老者不動，老尤童自己用木板挑起那件黑袍，抖了三抖，放進海中。

那些鯊魚竟蜂擁而至，圍着黑袍一陣亂咬，不一會，那些鯊魚便肚皮翻轉，從水下浮了上來。

羣魚一陣搶食，又中毒而死，一傳十、十傳百，不一會，海面上便浮起無數吃人虎鯊的白肚皮。

老尤童不由目瞪口呆，這才知道師傅傳給他的，竟是一件可毒殺萬人的千毒奇衣。

好一會，他才把千毒奇衣撈上來，重新披在身上，向白髮老者笑道：「你想搶我這件寶衣？你今番再休想得逞了。」

白髮老者大笑道：「我銅椰島主今時今日，何必與你再計較那些區區小玩意，遠來是客，先到島上飲幾杯如何？」

老尤童一聽有酒喝，心就大動，竟然無法拒絕。

小邪龍默然不語，因爲他直到此刻，也不能斷定，這銅椰島主到底是友是敵。

船將近島，已嗅到海風飄來的花香。

待船駛近，跳上岸去，只見島上長滿了椰樹，白髮老者向二人招招手，笑道：「請跟我來！」

說話時，他已領先入林，只見他在椰林中，東轉西轉，剎時不見了踪影。

老尤童忽然大喝道：「小兄弟，追！」

小邪龍道：「追他幹麼？」

老尤童道：「他就是當年困我在陣中的那見鬼銅椰島主，自然要找他算帳啊！」

小邪龍道：「但他畢竟又救了你一次，這恩仇如何分得清楚？」

老尤童一聽，怔住了，過了一會，才跺腳道：「不管如何，也要找他問清楚……而且他不是說，有很好的美酒相待麼？這酒味我已不聞百年了，今日豈可放過？」

小邪龍笑道：「你要喝酒，就只管追去吧，我卻先要坐一坐了！」

老尤童吼叫着向前跑去，只跑出十幾丈遠，立即便失了方向，只見東西南北盡是小徑，卻不知是向哪一處？

他追了一陣，卻又跑回原地，只見小邪龍依然在一棵樹下坐着。

「追到了麼？」小邪龍微笑道。

老尤童氣呼呼道：「追不到，追來追去，又追回來了，喂，小子，你好像已預先知道似的，為什麼？」

小邪龍歎了口氣，苦笑道：「不為什麼，從那白髮老者一露面，我就知道他精於陣法之道，就算在船上，也佈有厲害陣法，所以不敢妄動，反正都是身陷陣法了，在陸上總比在船上強多了。」

老尤童道：「這下脫了虎口，又遭狠困，卻如何是好？」

小邪龍道：「我也不知道，見一步走一步吧！」

他說罷，便縱上樹梢，四下眺望。

只見南面是海，向西是光禿禿的巖石，東面北面都是椰樹林，不見盡頭，靜悄悄的，怪異之極。

小邪龍跳下樹來，向老尤童道：「老哥哥你在此地等着，可不要亂跑啊！」

老尤童不答，小邪龍也不理他是否答應，交代完了，便飛身上樹，在樹梢上奔跑了一陣，到底不放心老尤童，欲尋路轉回去看看，豈料他轉來轉去，離不開原地，他越想折回去，卻離原地越來越遠。

眼見天色漸暗，小邪龍無可奈何，只好跳下樹梢坐下來。

妙的是遍地綠草如茵，就如軟軟的墊子一般，坐上去舒服極了。

但坐了一會，小邪龍便甚感饑餓，他抬頭望去，只見皓月中天，花香草氣在夜色中，更覺濃烈。

就在此時，他忽聞一陣簫聲，遠遠傳來。

小邪龍心中一動，暗道我只要認準簫聲方向走，不怕走不出椰樹林。

他循着簫聲，曲曲折折地走去，有時路徑已斷，但簫聲仍在前，他只好繼續向前攀爬而去。

遇到無路時，就上樹而行，果然越走越是寬敞，他也越走越快，一轉彎，眼前忽然出現了一片白色花，重重疊疊，月色下猶如一座白花堆成的小山。

白花之中，又有一塊東西高高隆起。

這時，那簫聲忽高忽低，忽前忽後。

他聽到簫聲奔向東時，簫聲忽又在西，循聲往北時，簫聲偏又在南邊發出。

小邪龍發狠追，管你奇兇禍福，先尋出誰在吹簫再作打算。

他進入一片樹林，再行走了一陣，簫聲調子陡變，柔靡萬端。

小邪龍心中不由一蕩，只覺面紅耳熱，心中煩燥，忙坐在地上，運氣提功調息，過了一會，意與神合，心中一片空明，只覺全身舒泰，腹中也不再感到饑餓了。

他到了這個境界，正是百邪難侵了。

他緩緩睜開眼睛，黑暗之中，忽見兩丈之外有兩點碧瑩瑩、閃閃發光的眼珠光亮，但一瞬便不見了。

他大吃一驚，暗道：這是人是獸？怎的如此輕功卓絕，無聲無息，竟連我的耳目也瞞過了？他正自沉吟，忽聽前面發出一陣急促喘氣之聲，聽聲音那是人的氣息。

小邪龍恍然而悟，知道這是人，閃光的是他的眼睛，此人一直並未離開，他眼一閉，自然便見不到亮點了。

此時，那簫聲情調忽變，纏綿婉轉，猶如女人一會歎息，一會呻吟，一會又軟語溫存，柔聲呼喚。

這是一種男女銷魂之聲。

小邪龍不覺什麼，但兩丈外那人卻喘息漸急，大有苦不勝情的模樣。

小邪龍心中暗奇，便悄悄的摸了過去。

*　*　*

那地方椰樹繁密，天上雖有明月，但透過的月光有限，直走到相距那人數尺之地，才看清他的面目，原來那人正是他的老哥老尤童。

就在此時，只聽那簫聲連變了兩次腔調，消魂蕩魄，老尤童氣喘吁吁，似欲縱身而起。

小邪龍自學了紅線金珠內藏的武學精粹，此時的功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他見狀之下，便知老尤童要糟了，他只要一躍而起，就必定走火入魔，重陷那男人佈下的魔幻大陣之中。

他不敢怠慢，疾伸出手去，按在老尤童的右肩，接着手按在他腦後大椎穴上，以眞氣助他抗禦。

小邪龍的內力非同小可，加上老尤童自身百年功力，這一老一少的內力結合，當世已無人可以撼搖。

老尤童只覺心中被一股熱力一暖，浮蕩的氣息立刻和緩，他也閉目運功抵抗起來。

小邪龍正凝神運功之際，忽聽有人在不遠處沉聲道：「小畜牲，壞我大事！」言畢簫聲便戛然而止。

小邪龍扭過頭去，卻不見人影。

此時老尤童氣喘漸緩，小邪龍不便去追，便決定先助老尤童脫險再說。

一會後，老尤童才長長的吐了口氣，神色也舒暢起來了。

小邪龍知他已脫離險境，這才收回掌力，微微一笑道：「老哥哥，怎地連這簫聲也抵擋不住？你這百年功力到那兒去了？」

老尤童扮了個鬼臉，道：「厲害！厲害！你知道我剛才見到什麼了？」

小邪龍忽地想起先前那簫聲媚極，便微微一笑道：「是否見到一位美極了的女子？」

老尤童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小邪龍道：「因為我從那簫聲中，亦不由想起我認識的女孩子來了。」

老尤童奇道：「你既然想起了，便不想去與她們相見麼？」

小邪龍苦笑道：「我想起自己行踪不定，吉兇未卜，見等如不見，因此也就不想見了。」

老尤童抹了一把汗道：「幸好你不想見，否則你便瘋狂了，你若瘋狂，無人救我，老尤童亦必定走火入魔而死。」

小邪龍笑道：「老哥哥想見誰？」

老尤童也不隱瞞，坦然道：「還不是那曾在大雪山晶冰峯見過的女人麼？我念念不忘這女人，才上了那銅椰島主的惡當。」

小邪龍大笑道：「老哥哥也算得上是情痴了，往事都過了一百年了，你竟然忘不了那女子，你知道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

老尤童笑道：「我不知道，總之想見她一見，那銅椰島主想必抓住我這弱點，再次想用迷心大法困住我老尤童。」

小邪龍歎了口氣，苦笑道：「銅椰島主不但精通陣法，武功厲害，又極工於心計，他把我等帶到這島上，只怕更厲害的殺着尚在後面呢！」

老尤童驚道：「那如何是好？」

小邪龍苦笑道：「此刻大海茫茫，人處島上，我等是失了地利、天時，還有什麼法子？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便是。」

老尤童忽然大笑道：「不怕！我等必勝無疑。」

小邪龍一怔道：「為什麼？」

老尤童笑道：「我小時讀過一本書，上面有一句話我還記得很清楚，說的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銅椰島主雖然佔了天時、地利，但我等哥兒倆只要齊心合力，共同進退，這便可得人和，人和豈非勝了天時、地利麼？」

小邪龍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他忽然也會來個妙語連珠，再加上一個小黃蜂，小邪龍今次不知怎的，竟連連遇上這等古怪人物，這當眞是邪門了。

當下小邪龍不再說什麼，靜靜的坐了下來，屏息靜氣，以便待天亮再作打算。

但老尤童卻是安靜不下的人物，他雖然年過百歲，但心境卻仍如十八歲時，他坐了一會，就胡思亂想，總想找那銅椰島主狠狠打上一架，以消心中的怨氣。

他想到就做，趁小邪龍不留意，便悄悄的開溜了。

夜色沉沉，老尤童一閃便脫離了小邪龍的視線。

他目力奇佳，雖處身黑夜，但數丈外的物事，卻瞞不過他的眼睛。

他認準那銅椰島主剛才發話的方向，向前掠去。他全力施展之下，當眞快如閃電，眨眼便穿出幾里外了。

他突然發覺，自己已到了一座山前，山腳的一面竟然是一條河，河水甚寬。

老尤童正想躍入河中，先快活一下，就在此時，突地聽到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道：「銅椰主人有令，島上有外人侵襲，是一老一少，老的易對付，但小的鬼靈精，人稱小邪龍，因此主人令我等先捉拿小邪龍，剩下那老頑童，就很容易了。」

他話聲未落，掠出一個人影來，只見那人五短身材，身穿黑衣，黑巾幪面，只露出一雙眼睛，閃閃發光。

接着，身後又一人躍起，低聲道：「找到了，屬下找到了。」

那幪面人寒森森的目光，在那人身上掃了一眼，冷然道：「趙林，你找到那小子？人在什麼地方。」

趙林道：「那小子在大石後

面。」

他說着先繞到大石後面，卻空無一人，只剩下濕漉漉的水漬，還有一條大魚。

那幪面人厲聲道：「人呢？」

趙林發抖道：「他……他變成一條大魚了！」

他話剛落，便被幪面人啪的打了個耳光，趙林被這一掌，打了個踉蹌，不是那塊大石擋住，他可能便一頭栽到水中去了。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出聲道：「你們找什麼，我去方便去了，這不就回來了麼？」

那幪面人把對方打量一眼，轉首向那趙林道：「他就是小邪龍？見鬼，他怎會有這一把年紀了？」

那現身的人卻是老尤童，他眼珠一翻道：「你們嫌老子老？老子不老，怎作你等的老爺子？」

那幪面人怒哼一聲，那趙林忙喝道：「你這老鬼該死，敢嘲弄朱雀神武門的副幫主余森麼？」

假如這人是小邪龍，他必定會懷疑，怎麼朱雀神武門的人會在這島上出現呢？由此他必定引起警惕心來。

但這人卻是老尤童，他被困林中一百年，根本就不知道江湖中有個什麼朱雀神武門的幫派，而且他童心未泯，根本就不會去思想其他，他現身的目的只是打架。

但眼看眼前這兩名毛頭小子根本不堪一擊，他就連打架的興趣也失去了。「你走啦！別在這兒出現，我可要吃魚啦！」

余森一聽，卻勃然大怒道：「老鬼，你敢對本幫主無禮？」

老尤童嘿嘿一笑道：「我吃我的魚吧了，你又不是這條魚，因此我也不是吃你，你咋唬什麼？」

余森大怒道：「你敢在老子面前吃魚，便是對老子大大的不敬。」

老尤童臉色一沉，道：「爲什麼？」

那趙林討好的搶着道：「老鬼！你沒有聽到麼？我家副幫主姓余名森，你說吃魚，豈非吃他麼。」

老尤童怪笑一聲道：「我是老尤童，難道便是你老祖宗？你想必是想打架了？」

他話音未落，只聽一聲霹靂般的大喝，夾着一陣紛亂的蹄聲，由遠而近，一人沉聲道：「在這了！」

余森冷笑道：「老鬼，本幫的五大護法來了，你要打架，自然有人奉陪。」

隨着話聲，五騎人馬如風般的捲到。

老尤童怔怔的站在原地不動，他也不知這場架打還是不打好。

「來者可是朱雀神武門的人？」

就在此時，老尤童身後忽然有人冷冷的一句問道。原來這人竟是小邪龍。

一位長髮老人一拂胸前長髯道：「閣下便是小邪龍？」

小邪龍道：「不錯！你找我幹麼？朱雀神武門的人怎會來到這島上？」

長髯老人嘿嘿一笑道：「一切皆是主人的吩咐，他有話，我等就照做，從不打折扣！主人請你去見他，最好乖乖走，否則……」

小邪龍冷笑道：「否則怎麼樣？」他平生最恨傲慢無禮的人，管你天皇老子，長髯老人算是撞上他的火氣上了。

長髯老人道：「否則就只好捉你去了！」

小邪龍大笑道：「你們有這個本事麼？你們的主人爲甚麼不出來見我？」

另一名護法冷笑道：「主人已佈下天羅地網，你會上天入地，也跑不掉的，還是跟我等去見主人吧！」

小邪龍正想再試探對方的口風虛實，老尤童卻忍不住了，他突然大叫道：「小兄弟，先打上一架再說不遲。」

他說打就打，出手便一掌向五人拍去。

五大護法自忖功力深厚，竟屹然不動，各出右掌迎了上去。

只聽一聲悶雷般聲響，五大護法已被震退三步，老尤童卻沒事兒似的站在原地不動。

老尤童一見自己出掌便震退五人，這才確信自己因紅線金珠內藏武學的關係，廢了一半的武功已全部恢復了，不由高興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道：「好玩！好玩極了！」

五大護法聯手出擊，所向披靡，今次是平生第一次被人震退，心中不由狂怒，發一聲沉吼，十隻手掌同時翻飛，向老尤童拍來，掌風之勁，當世罕有。

老尤童卻根本不懂這些武林人物的來歷，他只要打得高興就可以了，他哈哈大笑，全身功力，盡注雙掌，呼呼連翻五翻，分別向五人拍去。

拳掌相交，老尤童身子一震，凌空翻了一個觔斗，落在一塊大石之上。那五人又被他震退三步，眨眼又一躍而上，身如雲飄，或拳或掌，齊向老尤童攻去。

老尤童喜歡得抓耳撓腮，拍手大叫道：「好玩！好玩極了！你們也接我一招試試！」

說話聲中，他身如陀螺，繞五人一轉，分別向五人拍出一掌。

五人立刻一震，均如跌入冰窟，全身發抖不已，眼看是活不成了。

小邪龍知道他的九陰鬼爪功的厲害，便道：「老哥哥，算了，待尋到那害你的主人再打架不遲。」

老尤童大笑道：「不行！我已打出癮來了，除非小兄弟你陪我玩，否則在場中人無人可以離去……」

就在此時，一條綠色人影飛撲而至，老尤童想也沒想，隔空便一掌拍去。

小邪龍要阻攔也萬萬不能了。只聽那綠色人影嬌呼一聲，便墮了下來，一動也不動了。

小邪龍疾撲過去，一眼便認出此人竟是他牽掛着的蕭蘭！

小邪龍一探蕭蘭的氣息，只覺她全身冰凍，似已死去，不由大悲道：「蘭妹！我害死你了！」

小邪龍怒瞪老尤童一眼，道：「老尤童！你怎的不問清楚便打人？」

老尤童從未見過小邪龍如此暴怒，他不由倒退一步，又試試上前半步，證實小邪龍是眞的動火了，這才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頭道：「小兄弟！我怎麼知道她是誰？她也不作聲便撲向你，我以爲她對你不利，便……便隔空打了一記玄冰掌……按道理我只用了一成功力，她怎地如此不濟，便直直的死了？」

小邪龍碰上這童心未泯的老尤童，眞的哭笑不得，怪他又不是，不怪又不是，不由傷痛得低叫道：「好蘭妹，是我小邪龍害死妳了，但妳怎會在這島上出現？」他忽然想起了一個大疑點。

這時忽聽又一聲大笑起自左面，人未到，聲已先至，厲笑喝道：「小邪龍！你害的姑娘又豈止蕭蘭她一個？」

＊　＊　＊

老尤童抬眼一瞧，只見來人一身赭紅的長衫，露出一頭蓬亂但黑得發亮的長髮。

老尤童這次不敢亂發掌了，呆呆的一動不動，待瞧清小邪龍的反應再說。

那朱雀神武門的副幫主余森等七人，這時卻已忽然不見了，大概是見勢不對，逃命去了，海邊的空地上，因此靜寂得出奇。

小邪龍向來人身上一打量，心中不由又一凜，暗道：今晚當眞是邪撞邪了，怎的連她也來了？

那赭衣人冷笑道：「小邪龍！你又想避開我逃跑麼？」

小邪龍目光一垂道：「我爲什麼要逃跑？」

赭衣人又道：「那你爲什麼不敢看我？」

小邪龍道：「我爲什麼不敢？」

赭衣人道：「敢看，就抬起頭來，看個清楚，說出我是誰來？」

小邪龍心中微驚，自然便把目光盯在這人身上，只見他赭衣裹着的身子，纖細玲瓏，猶勝少女，胸前兩峯，在蕩人心魄的微微顫動。

小邪龍不由歎了口氣。

赭衣人冷喝道：「小邪龍，你說我叫什麼了？」

小邪龍道：「我已認出妳是小黃蜂了，這夠了吧？」

赭衣人果然是小黃蜂，她又冷笑一聲道：「你既然認出是我，爲什麼不敢看着我？我眞的比不上其他女子麼？」

小邪龍不知怎的，總對小黃蜂恨不起來，他無奈的一笑道：「我不愛看妳現在這個模樣，所以便不看。」

小黃蜂道：「我這個模樣怎的了？打扮起來，總比你小邪龍英俊多了，我就不信你小邪龍可以迷死許多小姑娘，我小黃蜂便不可以。」

小邪龍生氣道：「不男不女，成何樣子！妳這野丫頭，難怪嫁不出去……」

小黃蜂一聽，忽然轉向老尤童，格格一聲嬌笑道：「喂！老爺子！他說我嫁不出去，我就嫁給他看看，我嫁給你老爺子好麼？」

老尤童一聽，嚇得直跳了起來，苦口苦面的道：「不要！我決不能娶妳作老婆！」

小黃蜂嬌笑道：「爲什麼？難道我不好看麼？」

老尤童搖頭擺腦的忙道：「我也不管妳好看不好看，總之我絕不能娶妳，一來我老尤童已有心上人了，二來我方才失手打死了這小子的老婆，正好把妳賠給他作老婆。」

小黃蜂一聽大喜道：「那好啊！你就賠給他啊！」

老尤童一聽，嚇得轉身就逃，一面拚命的搖手道：「不行！不行！這小子怪我打死了他老婆，正恨我氣我，這氣頭上我決不敢做這紅線媒人。」

老尤童說着，早走到一邊，雙手捂着耳朵，任誰的話也不聽了。

小黃蜂卻大笑道：「誰說他的小老婆死了？蕭蘭！別裝死了，快起來幫我對付他。」

本已躺在地上不動的蕭蘭，此時忽然緩緩的站了起來，一抹蓬亂的秀髮道：「妹妹，你若不來，妳再不救我，我眞想死了算了！」

小黃蜂大笑道：「爲什麼？」

蕭蘭低聲道：「因爲……因爲我是妳的人了。」

小黃蜂笑道：「別說傻話了，我不準妳死，妳便不能死，知道麼？」

蕭蘭柔順的點頭道：「是，我不死。」

小黃蜂道：「很好，那妳知道我是誰麼？」

蕭蘭道：「你是小邪龍，你是我的丈夫。」

小黃蜂不由大笑道：「小邪龍，你聽到沒有，自踏上這島的第一步開始，你小邪龍便已死了，只有我才是小邪龍，你還敢不娶我嗎？」

小邪龍見蕭蘭一副痴迷的模樣，大聲道：「小黃蜂，你把蕭姑娘怎樣了？這島上的主人是誰？是否與你有甚麼關係？」

小黃蜂笑道：「也沒怎樣，蕭姑娘是我的老婆而已，我與銅椰島主交易，他要做武林盟主，我要你的人，彼此合作，如此簡單而已。」

小邪龍驚道：「爲了這目的，你竟然把你生父神武尊者的朱雀神武門送給了銅椰島主？」

小黃蜂格格一笑，道：「你們男人做事，爲求目的不擇手段，男人可以，爲什麼女人便不可以？不但朱雀神武門可以送，甚至天理幫、十八夫人幫，還有雲台宮也可以送，目的只有一個……」

小邪龍驚道：「是什麼？」

小黃蜂笑道：「是什麼你還不知道嗎？就是爲了嫁給你啊，銅椰島主答應令你改變心思，心甘情願娶我爲妻，我助他達成做武林盟主的願望，這豈非皆大歡喜麼？傻小子。」

小黃蜂輕鬆道來，小邪龍卻驚心動魄，心道：妳小黃蜂做事當眞比我小邪龍更邪了。

小邪龍道：「小黃蜂，誰說我會娶妳，妳被銅椰島主欺騙了，而且我也不會喜歡妳。」

小黃蜂道：「你喜歡誰？眼前這蕭姑娘，還有天理幫的少幫主紀雯大小姐，是麼？」

小邪龍不答，心道：就算眞的如此也不必告訴你。

小黃蜂卻格格一笑道：「我不管你喜歡誰，但你必定要娶我，否則你便誰也得不到了。」

小邪龍道：「爲什麼？」

小黃蜂大笑道：「因爲蕭蘭已經是我的老婆，紀雯不久也要與我拜堂成親，你娶她兩人，便即連我也一起娶了，不然你一個也得不到，哈哈，銅椰島主這妙計當眞妙極了。」

小黃蜂說罷，也不管小邪龍氣得目瞪口呆，只管笑着向蕭蘭道：「走吧，我的小妻子。」

蕭蘭果然乖乖的千依百順的跟她走了。

小黃蜂走了一段路，又扭轉頭來大笑道：「小邪龍，你得一便可以有三，失一便什麼也沒有了，你什麼時候回心轉意，只要大叫三聲：小黃蜂我願意娶你了……我便立刻會在你眼前出現了。」

小黃蜂說着，已與蕭蘭走遠了。

小邪龍怔了一會，這才醒起蕭蘭是中了小黃蜂的雲台宮迷藥，才一副痴迷的模樣，這也怪自己未能及時取到解藥去救她。

小邪龍心中一陣內疚，便決定趕上前去，無論如何先把蕭蘭救出來再說。

小邪龍也不知道，他自己不知不覺間，已變得有點痴迷，甚至連老尤童也忘記了。

他認準小黃蜂和蕭蘭剛才消失的方向，快如閃電的疾掠而去。

老尤童此時卻被兩個女人纏住了，他自己也不知這兩個女人是誰，更不知這到底是艷福還是禍事。

原來他剛才怕了小邪龍生氣的樣子，便偷偷的溜了開去。

他這一開溜，剛轉過一個山坳，便分辨不出返回去的路徑了。

他左撞右闖時，卻差點撞到一個女子的懷裏：「哈哈，美男子，我桃花嬌可總算找到你了……」

這女人媚極的甜笑一聲，說着張開手臂，便欲抱住老尤童。

老尤童雖然童心未泯，但他對情卻極爲痴迷，他喜歡了一個女人便終生至死不渝，雖然過了百年，但那女人在他心中，卻永遠不會消失的。

他一見這自稱桃花嬌的女人，張開手臂叫着「美男子」的欲抱他，便嚇得見了鬼似的向一旁閃避，口中慌得大叫道：「我不是美男子，我也不喜歡你，你抱我怎的？哎喲，不好了，怎的又來多了一個。」

老尤童忽然大叫一聲，原來他欲避向一邊時，他鼻中突然聞到一陣女人的香味，他深知要糟，便連忙滑開了十丈八尺。

「嘿！你不喜歡她抱，那我飛天魔女抱你親你好麼？」那撲出來的女子蕩人心魄的一聲冶笑道。

「心肝寶貝兒，你怎的跑開，避開老娘了？」飛天魔女叫道。

桃花嬌一聽，怒道：「他叫美男子，天緣巧配桃花嬌的美男子，怎的又叫心肝寶貝兒，妳好不知羞。」

飛天魔女喃喃道：「我是神武尊者的新寡，孤衾冷落，好不容易才上了這島上，聽我那寶貝女兒說，這島上必可遇上心肝寶貝，今日終於被我撞上了，我不叫心肝寶貝，難道你可以叫麼？哼！妳是他什麼人？妳又叫什麼名字了？」

桃花嬌傲然一笑道：「十八夫人幫新任幫主桃花嬌，怎麼樣？配得上這位美男子了吧！哼！妳又是誰？敢叫他心肝寶貝？」

飛天魔女似乎已記不清江湖中

有十八夫人幫這門派了，她冷然的笑道：「我也不知我是誰，我只知道我是江湖人見人怕的雲台宮宮主飛天魔女。」

「飛天魔女」這四字落入桃花嬌耳中，她渾身一抖，似乎已記起這四字的威力了，她不愧是十八夫人幫的幫主桃花嬌，雖臨危而不亂，想了想，便有了兩全其美的妙法子。

桃花嬌嘻嘻的一陣蕩笑，這一聲蕩笑，若非老尤童已被那女子鬼迷心竅，任何人也忍不住便俯伏在桃花嬌的裙下了。

桃花嬌道：「好！我桃花嬌有一個妙法，可以解決眼前的難題，不知你飛天魔女是否肯答應？」

飛天魔女沉聲道：「是甚辦法？」

桃花嬌笑道：「他不錯是美男子，但我桃花嬌也並非打算與他終生廝守，美男子人人有份，見者有緣，老娘便與妳一道分享如何？彼此和氣，皆大歡喜，豈不妙極？」

老尤童此時簡直如墮迷宮，他目瞪口呆的喃喃道：「老子是天下奇醜的人，怎的忽然成了這兩位白痴的美男子，老天，她們竟還要來分享老子，這不是老子吃人心充饑的故事又重演了吧？」

老尤童心驚膽顫，凝神戒備，萬一不對，便立刻逃之夭夭。

不料飛天魔女卻冷笑一聲，道：「不行！他是我飛天魔女的心肝寶貝，我天幸遇上了，豈能放棄，更豈容與妳分享，飛天魔女雖然兇殘，但對這回事卻頑固極了，喜歡從一而終，至死不渝，虧妳說得出這無恥的話來，難怪稱爲十八夫人幫了。」

桃花嬌一聽，臉上一紅，臉皮也掛不住了，她雖然懾於飛天魔女這名頭，但此時她卻忘記了害怕，一聲蕩笑道：「好說！你飛天魔女也不是好東西，新寡文君，便欲另尋男人，春心勃發，淫意大熾，還敢罵老娘無恥麼？」

飛天魔女一聽，俏臉立刻氣得通紅，她猛一甩頭髮，烏黑秀髮立刻抖開披散，如瀑布飛瀉，由背後直垂腹下，披散兩肩，而且還暗箍成束。

老尤童一見，猛地一怔，暗道這女人怎的了？

桃花嬌一見，腦中突然記起了一種毒招的名字——魔髮十三鞭，她不由渾身一顫，因爲她雖然迷迷痴痴，但武功未失，閱歷豐富，自然知道這魔髮十三鞭的厲害之處。

桃花嬌欲退了。

偏偏老尤童卻在此時拍手大叫道：「你們要動手，很好，好極了！素聞兩女爭一夫的故事動人極了，豈料今日卻被老子親眼目睹了，出手啊！誰不敢出手，誰便是放蕩無恥……美若天仙、毒如蛇蝎……老子的龜孫子……」他說來說去，竟沒了合適的話兒，便順着自己的興趣，亂說一通。

他話音未落，兩女人已打起來了。

因爲此時在她們的心目中，老尤童是「美男子」和「心肝寶貝兒」，只要他開口，兩女只怕立刻爲他血濺三步亦決不皺眉。

飛天魔女猛搖其頭，形如瘋母獅，髮絲如軟鞭鋼帶，挾着陰風，向桃花嬌掃到。

桃花嬌出劍了，她不容對方逼近，劍光暴伸如蛇吐信，向飛天魔女掃到的髮鞭削去。

飛天魔女頭髮一甩，避遇桃花嬌正面的一削，左右兩面卻如閃電般的掠到。

桃花嬌不料飛天魔女的魔髮十三鞭收控自如，她知道若被魔髮掃中面部，那就立刻花容盡毀，不成人形了。

女人最害怕的是花容被毀，便會失去女人最厲害的武器。桃花嬌猛一咬牙，忽然疾速轉身，背向飛天魔女，以她的肥大屁股，迎向掃來的魔髮十三鞭。

老尤童武功卓絕，他一見桃花嬌使出的招式，便不由大叫一聲道：「喂！你這一招叫甚麼名堂？」

這時桃花嬌的屁股已啪啪的挨了飛天魔女三記髮鞭，她雖然負痛，但精神卻一振，鬥志更昂揚了。

桃花嬌格格一陣嬌笑道：「好教美男子得知，這一招叫捨屁股保花容，免令你美男子擔心啊！」

老尤童不由拍手大笑道：「妙！妙極了！好一招捨屁股保花容，什麼時候妳也教老子使這一招？」

桃花嬌一面說話，一面又旋過身去，以屁股挨了飛天魔女的一鞭，她的屁股再挨一下，鬥志便強了一分，飛天魔女的魔髮十三鞭，碰上她這「捨屁股保花容」一招，竟威力大減，雙方只能打了個平手。

桃花嬌百忙中，仍不忘向「美男子」獻媚，她格格一笑，道：「美男子，這一招你學不會的。」

老尤童不服氣道：「天下的武功，我老尤童有什麼學不會？你敢輕覷我麼？」

桃花嬌蕩笑道：「你是美男子，是不是？」

老尤童瞪眼道：「我當然是男子！美不美那是另一回事！」

桃花嬌笑道：「你雖然是美極了的美男子，但缺一個女人的肥屁股，是不是？」

老尤童不由一怔道：「若論屁股之肥大，老子的確比不上你女子。」

桃花嬌大笑道：「那不就是了麼？若沒有一個肥白的屁股，又怎可以練這捨屁股保花容的絕招？」

老尤童笑道：「但你這一招難保屁股開花呵！」

桃花嬌媚笑道：「放心，女人的屁股是專爲美男子而設的，千錘百煉，越打越有勁力！美男子你放心好了！」

老尤童年過百歲，但至今仍是童子之身，對男女之事，根本就不知其中的奧妙，聞言不由奇道：「女人的屁股怎會千錘百煉？」

桃花嬌一聽，不但不怒，反而大喜道：「好呵，美男子！原來你尚未解男女風情，今日遇上你，是我桃花嬌的福氣，就算爲了你屁股開花，亦值得的啊！」

飛天魔女見桃花嬌越挨打越與奮，與那「心肝寶貝兒」也越來越親密，心中不由醋火大盛，她驀地把長髮往上一甩，向後一躍，怒道：「不打了！」

龍蜂聯手　老怪投降

老尤童正瞧得興高采烈，忽見不打了，便失望的大叫道：「爲甚麼不打了？」

飛天魔女咬牙道：「這賊女人，越挨打越精神，越發媚蕩，你……你還不被她迷死了？我爲甚麼要花力氣成全她！不打了！決不打了！」

老尤童見不打了，便失望的歎了口氣，正欲轉身離去，尋回那正在生悶氣的小邪龍。

桃花嬌和飛天魔女一見，立刻雙雙躍到他面前，不約而同的柔聲道：「主人有請！」

老尤童道：「你們的主人是誰？」

桃花嬌、飛天魔女齊聲道：「未來武林盟主、江湖大聖齊天、無所不能、飛天遁地、大智大勇銅椰島主！」

老尤童目瞪口呆道：「武林盟主、江湖大聖齊天、無所不能、飛天遁地、大智大勇是甚麼鬼東西？」

兩女齊聲道：「這是主人至聖至偉之處！」

老尤童越來越糊塗，道：「至聖至偉是甚麼意思？」

兩女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老尤童怒道：「甚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前古人有沒有我不知道，但後來者卻是大有人在，例如我老尤童，還有我那小兄弟小邪龍，不是來了麼？豈能說後無來者！放屁，放銅椰島主十八代狗屁！」

兩女一聽，花容失色道：「你快住口，你竟敢侮辱主人他老人家麼？你不要命了？」

老尤童道：「我爲甚不敢？他有本事的，便光明正大的出來，與我狠狠打上一架，我老尤童輸了，便拜他做皇帝老子也心甘情願！」

兩女一聽，卻一齊搖頭道：「不，主人不必出手的，他說你必定要爲他效勞！」

老尤童怒道：「我爲甚要替他效勞？他明知打不過我，還敢如此誇口麼？」

兩女道：「主人說，他的武功不及者，當世僅二人而已，其一是邪極鬼極的小邪龍，其二便是至美至好的美男子你！心肝寶貝兒你！」

兩女各有所儀，因此說話便不同了。

老尤童大笑道：「幸好他還有自知之明！既然如此，他憑甚麼要我替他效勞？」

飛天魔女道：「主人說，當世中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有所好，心肝寶貝兒你麼，例如主人說你對情極痴，雖然武功蓋世，但終生因一位僅見過一面的女子不娶，如此感情專一之男子，的確天下少見。因此，主人說，只要我等助他完成霸業，他就必可以替我等達成一個最大的心願，我飛天魔女答應了，果然就遇上心肝寶貝兒你！主人當眞無所不能，你只要答應爲他效勞，你的心願就必定也可以達成了！這般合算的交易，你還不答應麼？」

老尤童不由一怔道：「遇上我，便是你的心願麼？我很美麼？你的心願只怕錯了！」

飛天魔女決然的道：「沒有錯！我也不管你美與醜，但你武功蓋世，對感情專一，這點卻是確證無疑，我飛天魔女要找的心肝寶貝兒，便是你了！」

老尤童怔怔的幾乎不會說話了，好一會，他才轉向桃花嬌，道：「喂，你又如何？我可決非美男子，你的心願必是錯了！那見鬼的銅椰島主必定把你欺騙了！」

桃花嬌卻格格一笑，道：「決沒有錯！主人的話還會錯麼？他說天下的美男子你見得多了，就算美如潘安，又有甚好處？不過是病書生一個，夫妻間一點床上樂趣也沒有！因此男子最美的是他的內在，武功越好，相貌越醜的，女人獲得的樂趣便越多，這才是當世少有的美男子呵！」

老尤童無奈歎了口氣，因爲他幾乎也相信銅椰島主那宏論之言了，他苦笑道：「那銅椰島主要你等如何對付老子？」

飛天魔女咬牙道：「誓與心肝寶貝兒你雙宿雙棲，然後死心塌地，共同爲主人效力！」

桃花嬌蕩笑道：「死纏住你，直到獲取最大樂趣爲止！一面享樂，一面助主人完成霸業！這豈非美好麼……」

老尤童一聽，嚇得轉身就逃，他這一全力施展之下，當世已無人可以追及他了！

老尤童撇開飛天魔女、桃花嬌兩女，這才大大的鬆了口氣。

他怔怔的呆站了一會，忽然跌足歎道：「我老哥哥尚且被女人纏得幾乎半死，小邪龍你豈可倖免？必定被那銅椰島主害慘了！」

他發了一會怔，便決定無論如何先救出小邪龍再說，因爲他雖然童心未泯，幸而他尚記得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故事。

他知道天時、地利他是決計沒有的了，他們能爭取的，便只有「人和」這個法寶，而這個「法寶」的得失與否，就全在小邪龍身上了！他自然知道，只要小邪龍與他聯手對敵，那銅椰島主就必敗無疑！

老尤童發瘋似的繞島亂轉，他的身法快如閃電，等閑的陣法，來不及發動，便被他撇在身後了。

但他轉了半晚，卻無法返回剛才離開的地方，自然也無法尋着小邪龍，小邪龍就如在這島上失踪了。

* * *

此時，小邪龍追踪小黃蜂和蕭蘭，卻來到一個山洞前面。

小邪龍以爲小黃蜂和蕭蘭鑽進山洞，便悄悄的摸近前去，以便出其不意，搶走蕭蘭，至於小黃蜂，小邪龍打算撇開她就算了，他也不想殺她。

他摸近山洞口，伏着不動，心道：你小黃蜂以爲我走遠了，出來時正好下手。

但等了半天，仍不見二人出來，反而從裏面傳出一陣低低的長歎聲。

「哎……天理幫百年基業，便毀在這伙人手上了……蕭蘭妹妹被他們劫走，也不知是生是死？此刻我又被這山洞困住，進退不能，天理幫眞的要全軍覆沒了……那又愛又可恨的小邪龍，此刻不知到何處去了？若有他在，我天理幫也不致落到如此地步了！」

小邪龍一聽，心中不由一震，暗道：這聲音好聽極了，不是那人見人愛的紀雯姐麼？她怎的會在這島上出現？

小邪龍一聽紀雯的聲音，心神便有點浮蕩，猶如他見了蕭蘭一樣，心神一旦浮蕩，心魔就趁機侵襲而來了。

小邪龍猛一咬牙，正欲不顧一切衝進洞去救紀雯出來。

就在此時，眼前一花，一條嬌俏的身影已在小邪龍面前出現了。

小邪龍一眼便認出，這是小黃蜂，但蕭蘭已不見了，小黃蜂不知甚麼時候已換上另一套男裝，她的打扮，竟與此時的小邪龍一模一樣，除了身形嬌小外，簡直就是另一個小邪龍。

「小邪龍！你這樣便想救出你的紀雯麼？」小黃蜂嬌叱一聲道。

「這小小山洞，未必便阻得住我小邪龍！」小邪龍神氣的道，此時他牽掛着紀雯的安危，又認定是小黃蜂串通銅椰島主，毀了天理幫、十八夫人幫、神武門、靈台宮等各大門派，把各門派的首腦均囚禁到銅椰島上，小黃蜂簡直是助紂爲虐，死有餘辜！因此對小黃蜂已殺機大熾了。

小黃蜂見小邪龍目露兇光，便知他心中所想，必定已恨透自己，她也不加分辯，只是淡然一笑道：「你既然如此自負，不妨進去救人試試！」

小邪龍怒哼一聲，道：「你最好走得遠遠的，千萬不要打甚壞主意，否則，哼哼，我小邪龍若向你出手，你便大限難逃！」

小黃蜂歎了口氣，苦笑道：「有許多事決非你小邪龍所能想像的！你要救人，便只管一試，否則你也不會相信我的饒舌！」

小邪龍道：「你以爲我不敢麼？哼！」

他怒哼一聲，人化飛虹，即向洞口疾射。

他明明感覺自己已來到洞口了，忽然嘩啦一聲，上面降下飛流千尺，竟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瀑布。

小邪龍心道：小小瀑布，也還難不倒我小邪龍！

小邪龍猛一咬牙，抽出身藏軟劍，呼的抖得筆直，射起一道劍光，直向瀑布穿去，他竟欲以劍氣刺破瀑布的困鎖！

只聽一聲悶响，小邪龍的劍竟插在一道厚厚的土壁上，土能克金，更厲害的劍光，在厚土面前皆無能爲力。

小邪龍眼前竟又化作一道厚厚的土壁，擋住了去路。

小邪龍連撞幾次，均無功而退，他不得不先行退了開去。

「如何？小邪龍，你知道我的話不假了吧？主人……銅椰島主佈下的陣法，若不知其秘，任何武功蓋世，亦一般無能爲力！」小黃蜂道，此時她臉上一派正氣，先前的狠辣味忽然不見了。

小邪龍不服氣道：「我自有破陣之法，只是一時未能勘破罷了！」

小黃蜂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必定自負學了那金珠內藏破陣

之法，破了林中反四象大法，救出那老尤童，便以爲了不起了？可以憑此向銅椰島主挑戰了，是麼？」

小邪龍見小黃蜂一口便揭破他的心事，不由一怔道：「你怎麼知道……那林中反四象大陣之事？」

小黃蜂沉默不語，好一會，她向四下一望，這才很快的道：「你以爲你從金珠內學到破陣之法，很隱秘是麼？其實這不過是銅椰島主故意留下的破綻，又派人把陣中的挪移大法撤去，這才讓你和老尤童從容而出！但後來你們忽然又到了海邊，遇上鯊魚，幸好銅椰島主及時搶救，是麼？」

小邪龍不由點點頭道：「不錯！你似乎知道得很多！」

小黃蜂苦笑道：「當世高手，在這島上，清醒的人已不多了！幸而小黃蜂還算得上一個！假如你小邪龍再執迷不悟，很快就少了一個清醒的人了！」

小邪龍想了想，道：「銅椰島主爲甚麼要把我和老尤童放出來？」

小黃蜂道：「主人的心思永遠無人可以猜透，但我以爲，他要利用你兩人的武功，爲他效力，以達成他武林盟主的心願，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小邪龍盯着小黃蜂道：「你既然明知銅椰島主居心叵測，爲甚還要助紂爲虐？」

小黃蜂欲言又止，只簡單的說了一句道：「世事並非你所想的如此簡單，有時敵友之間很難分得明白，是非亦僅差一線之隔而已……這些你日後自會明白！」

小黃蜂很快的把話一頓，忽然又格格的一陣怪笑道：「你那雯姐姐此時已認定我就是她的心上人小邪龍，爲人爲到底，我就先替小邪龍救她出洞吧！」

小黃蜂說罷，即向山洞飄去，只見她左三步，右四步，前二步，退一步，猶如跳舞似的緩緩向洞口移近去。

小邪龍見她居然一步一步的跳進山洞，心中不由駭然道：「這小小的山洞，便這般厲害，銅椰島主的本領當眞不可思議！」

一會後，小黃蜂果然已扶着紀雯，從洞中走了出來。

小邪龍只見紀雯依偎着小黃蜂，狀甚親密，簡直就是一對小情人，不由瞧得目瞪口呆，心道此時就連紀雯也着了銅椰島主的道兒了！自己若再稍一大意，偌大武林，便全部落在銅椰島主手上了！

小邪龍思念及此，不由暗暗警惕自己，千萬要小心防備，千萬莫着了銅椰島主的道兒，否則，島上各門派的人，包括蕭蘭、紀雯、老尤童，以及自己，或許加上一個小黃蜂，便全得變成銅椰島主的行屍走肉！

小黃蜂此時卻向小邪龍招手道：「喂！你過來，接收你的小情人好了！」

小邪龍不得不過去，因爲紀雯他是不能不救的。

走到兩女身邊時，紀雯卻望也不望他一眼，反而把小黃蜂抱得緊緊的，嬌聲道：「小龍弟！雯姐今生今世永遠跟隨你了！」

小黃蜂見小邪龍目瞪口呆，不由大笑道：「如何？我說小邪龍在這世上已不再存在，你相信了吧？」

小邪龍束手無策，無奈道：「你又有甚麼辦法救她？」

小黃蜂側頭一笑道：「我當然有辦法！但你先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小邪龍冷笑道：「甚麼條件？若要我甘心爲銅椰島主效力，那就不必費舌了！」

小黃蜂格格一笑道：「你是爲主人效力，那是你和主人之間的事，小黃蜂決不插手，因爲那不在彼此合作的範圍，我的條件很簡單，如今紀雯、蕭蘭已是我的人了，你若要娶她二人爲妻，便決不能撇開我小黃蜂不顧，必定要連我也娶了！你得一即得三，失一即失三，請你考慮清楚再說。」

小邪龍想了想，終於無奈的道：「假如你眞能救醒紀雯、蕭蘭二人，你的條件，我答認認眞考慮！」

小黃蜂一聽，不由心花怒放，因爲這是小邪龍第一次口氣和緩了，但她依然不放心，咬唇道：「你考慮自然可以，但在你未考慮清楚前，我也決不會救你二位小情人脫險！你考慮清楚便告訴我一聲好了！」

小邪龍沉默不語。

小黃蜂見狀又笑道：「我知道你一時之間很難下決斷，你就慢慢考慮清楚再說吧……雯姐，我們回去吧！」

紀雯居然亦千依百順的答應道：「是，小龍弟，你要雯姐怎樣都可以！」

紀雯連一眼也不瞧小邪龍，舉步就隨小黃蜂欲離去。

小邪龍瞧着不由一陣痛心，暗道堂堂天理幫少幫主，今日也成了行屍走肉！他不忍眼看紀雯從此沉淪，但要他立刻答應娶小黃蜂爲妻，卻又實在難出口，一時間，小邪龍愁腸百結，第一次嘗到「情」的痛苦滋味。

小黃蜂見小邪龍默然無語，走了幾步，忽然又回頭笑道：「你要考慮可得快點，否則，你的紀雯、蕭蘭一旦被主人看上，那時就連我

亦無計可施了……要快！記住呵！」

小黃蜂和紀雯眼看便遠去了。

小邪龍無奈歎了口氣，輕聲道：「小黃蜂呵小黃蜂，小邪龍莫非註定被你尅制，註定非娶你爲妻不可麼……」

小邪龍的聲音極輕微，但小黃蜂居然立刻聽到了，她格格一笑，牽着紀雯的手，突然回掠，驚鴻一現似的落在小邪龍的面前，嬌笑一聲道：「小邪龍呵小邪龍！你如果早點說這句話，天下事就平靜多了。」

＊　＊　＊

小邪龍苦笑道：「你雖然對我痴心一片，但未知雯姐、蘭妹是否心甘情願？」

小黃蜂格格一笑，道：「你好貪心，小黃蜂答應你得一即得三，便決不會更改，總讓你如願便了！」

小黃蜂說着，嬌不勝情的靠入小邪龍的懷裏，仰起臉來，翹起小紅嘴唇，喃喃道：「你既然已答應娶我爲妻，難道連親一親我也不肯麼？」

小邪龍不由被小黃蜂的一片痴情感動了，他低聲道：「你爹爹神武尊者的死，我也有一點責任，難道你眞的不恨我麼？」

小黃蜂歎了口氣，道：「爹爹想吸你身上的怪血，你自然不會束手就縛，反抗那是必然的，爹爹因此受傷那是他咎由自取，而且他的致命傷是因十八夫人幫所致，與你並無瓜葛，這點我早就查清楚了！」

小黃蜂一頓，又格格一笑道：「死者已矣，古人道節哀順變，我現在就正是節哀順變呵！小龍哥……唔，你親一親我嘛！」

小黃蜂把父仇解釋清楚，小邪龍這才鬆了口氣，警惕心也因此大降，又見小黃蜂小鳥依人般偎在他懷裏，他忽然覺得，她翹起的小紅唇原來也很可愛。

小邪龍終於忍不住了，他俯身向這小紅唇上貼了下去。

一對小情人，兩個紅嘴唇，終於緊貼到一起了。

小邪龍在陶醉中，突覺小黃蜂的舌尖一捲，一粒小丹丸便順勢滚入他的喉中去了！

小邪龍暗知不妙，但已遲了，他正想推開小黃蜂，但腦袋一陣迷糊，竟捨不得把她推開，反而更緊緊的把她抱住了，他氣息粗重，臉色脹紅，他的神色，就似欲把小黃蜂一口吞下，再慢慢的享受咀嚼。

小黃蜂格格一笑，輕聲道：「小龍哥，你還想撇開我，不要我麼？」

小邪龍迫不及待的忙道：「不……我要，我要，我馬上要你！」

小黃蜂卻幽幽的歎了口氣，一下子滑開了，反而把紀雯向他懷裏一推，小邪龍趁勢就把紀雯抱住了。

小黃蜂目注兩人，苦笑道：「我也想被你馬上要了我，但是你急需要的是紀雯不是我……哎，小黃蜂註定今生今世要向你小邪龍死心塌地了！」

她說着，扶着小邪龍和紀雯，便向前面走去，小邪龍和紀雯，竟乖乖的任由小黃蜂擺佈，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抗拒。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邪龍終於醒了。

他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很幽雅的房中，更有一張很柔軟的床。

他的身子光裸，他就躺在這張柔軟的床上，他身邊也有一位光裸的姑娘，他定睛一看，這姑娘竟是他的紀雯姐。

小邪龍簡直弄糊塗了，他記得當時是小黃蜂向他做了手脚，他抱住的人也正是小黃蜂，他以爲是小黃蜂爲了嫁給他，用了下流的淫藥手段，以便既成事實，令他不能反悔。

但「米已成炊」的人，不是小黃蜂，而是端庄秀麗的紀雯姐！小邪龍不由又驚又羞又悔，心道：自己畢竟又上了小黃蜂的當了！

「小龍弟，是你麼？哎喲，我和你……怎會這樣子的？」

忽然，小邪龍耳際有人輕輕的低喚道。

原來是他身邊的紀雯醒了，而且她似乎已完全清醒過來，並非早先的行屍走肉了！

只見她臉上含羞帶氣，又有點心願得償的甜密，少女剛經歷過那一刻的神態，是女孩子一生中最動人的時刻。

小邪龍不由痴了，他但覺得，從這一刻開始，他小邪龍就再不是孩子了，他已經是成年人，因爲他已經要負起做一位少女丈夫的責任，做丈夫的責任是成年人最大的標誌。

「你……雯姐，你醒了？」小邪龍小心翼翼的道，他恐怕紀雯受不住眼前的刺激，再陷入那行屍走肉的狀態。

紀雯沉默一會，便忽然哭了，她的眼淚，不知是爲她不幸的遭遇傷心，還是因她終於與小邪龍得償所願而嬌不勝情。

「小龍弟！你……你這樣對我，我……我永遠是你的人了！你千萬不要拋棄我！我……我已失去所有親人了！」紀雯終於苦樂參半的幽幽歎氣道。

小邪龍亦歎了口氣，但隨即決

然道：「一切說來話長，天理幫被毀的事，我已知道，鬼使神差，雯姐你既然已是我小邪龍的老婆，我會永遠待你好的……」

接着，小邪龍把他離開天理幫後的事說了出來，道：「……那小黃蜂的心思，至今仍令人難於捉摸！」

紀雯轉過身來，凝視着小邪龍，過了許久，她才嫣然一笑，道：「小黃蜂她沒有殺我們呵！」

小邪龍點了點頭道：「我們好像還活着。」

紀雯道：「而且她安排你與我……好像還救了我！」

小邪龍又點點頭道：「你好像眞的清醒了，這是唯一的好處。」

紀雯嫣然一笑，「是你帶我到這兒的？」

小邪龍苦笑道：「我醒來時，已經在這裏了，我也是身不由己。」

紀雯道：「你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小邪龍道：「我只知道我們還在這島上，其他我也一片迷糊，我們好像被一隻無形的鐵掌控制住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起自門外，隨即有一少女走進來，嬌笑道：「我家主人生怕驚醒了你們的好夢，所以到現在才着小婢前來探望。」

「你們的好夢」這句話，落入紀雯的耳中，她俏臉不由一紅，斜瞟了小邪龍一眼，小邪龍也在望着她。

紀雯心中不知是喜是悲，亂糟糟的一團。

她垂着頭，並沒有看進來的少女，她只聞到一陣她有點熟悉的香氣。

進來的少女身穿白衫，不施脂粉，也沒有任何飾物，一切都是淡雅的天然美。

紀雯沒有看她，她卻一直凝視着紀雯，然後，她又轉向小邪龍，小邪龍也正逼視着她。

少女見小邪龍盯着她，不由低下頭去，三分羞七分甜的笑道：「賤婢小青，是來侍候兩位的！請兩位吩咐，有甚麼需要？」

小邪龍不答，卻盯着她道：「你……你不是蕭蘭麼？」

小青一怔，隨即淡然一笑道：「蕭蘭？這名字很熟……但我是小青，不是蕭蘭！」

這時紀雯也抬起頭，打量了少女一眼，心中一怔，暗道：這的確是蕭蘭，怎的她又自稱叫小青？

紀雯忽然歎了口氣，道：「她或許眞的不是蕭蘭。」

小邪龍道：「她明明是蕭蘭，爲甚麼不是？」

蕭蘭一直甜甜的笑着，沒有作聲，沒有承認她是蕭蘭，也沒有否認她是小青。

紀雯苦笑道：「眞正的蕭蘭已失去了！」

小邪龍忽然明白紀雯的意思，便不再追問，轉了話題道：「這是甚麼地方？小……青姑娘？」

小青道：「這是變心島，上了變心島的人，便必定變心，忘卻一切昔日恩怨！」

小邪龍心中一凜，又道：「那你家的主人是誰？不是銅椰島主麼？」

小青笑道：「我不知道誰是銅椰島主，我只知道主人的外號叫變心老祖。」

小邪龍想了想，忽然微微一笑道：「請問可否代通傳一聲，我想見一見你家主人變心老祖！」

小青笑道：「當然可以，不過……」

小邪龍道：「不過甚麼？」

小青道：「不過現在已經是深夜了，他正在熟睡。明天一早，一定代兩位通傳！」

她一頓，瞥了兩人一眼，又嬌笑道：「天尚未亮，你們可以再親近一會呵……我走了，有甚麼需要，只管吩咐。」

小邪龍笑道：「沒有，多謝你家主人的好意！告訴他，我等着與他見面！」

小青答應一聲，就輕盈的走了出去。

小邪龍見小青走了，既沒有阻止，也沒有追問。

紀雯瞟了小邪龍一眼，道：「你怎麼不救一救她？」她的意思是要小邪龍，要對她一樣的「救一救」她。

小邪龍臉上不由一紅，低聲道：「雯姐，你把我當成江湖浪子麼？就算要救她，也要另想辦法，決不能再乘人之危，做出她不願意做的事！」

紀雯含羞的一笑道：「你怎知我願意？你不是也做了這種……事了麼？」

小邪龍尷尬的一笑道：「此一時彼一時，當時我也着了小黃蜂的道兒，才……才糊糊塗塗的冒犯了雯姐你！但此時你我均清醒着，要我向她幹這種事，我實在下不了這個勇氣！」

紀雯笑道：「好呵！小龍弟，想不到你也存有娶一而終的心理！但我問你，你既然已答應小黃蜂，日後又將如何處置她？」

小邪龍苦笑道：「當時爲救雯姐你，不過是權宜之計，作不得眞的！」

紀雯卻正經的道：「你錯了！小龍弟，小黃蜂其實並不壞，她爲

了救我，竟心甘情願獻出自己深愛的人給我，這種胸懷，決非奸惡小人所能有的！她爲了你，已到可以犧牲一切，你到此時仍存心欺騙她的感情，那是你有負於她，而非她負你了！」

小邪龍苦笑道：「但我履行承諾，雯姐你會怎樣看我？還有蕭蘭，又將如何向她交代？」

紀雯含羞帶笑瞟了小邪龍一眼，半開玩笑的道：「那還不容易？你乾脆就把她兩人也娶過來便了！得一而得三，一箭三雕，艷福無邊，都是你的了！」

小邪龍尷尬的一笑道：「雯姐又笑我了！」

紀雯笑容一斂，正容道：「這並非雯姐笑你，而是勢所必然，不得不如此了！」

小邪龍奇道：「爲甚麼？我若不顧一切，大可以此時帶了你遠走高飛！」

紀雯歎了口氣，苦笑道：「道理很簡單，首先是你我決不能獨自離開變心島，此地距陸地甚遠，大海茫茫，沒有船隻，你如何可以離開？其次是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均成了變心島上的行屍走肉，爲主人血洗江湖，替他爭奪武林盟主，若你我坐視不救，江湖便從此淪亡了，你我日後又有何面目在江湖立足？再者蕭蘭身世可憐，你若不救她，她這一生就必定完了，你就如此忍心棄她不顧？而你目下唯一可以戰勝變心島主的武器，便是小黃蜂她！因此……」

小邪龍聽紀雯說得甚有道理，不由歎了口氣，道：「因此甚麼？」

紀雯抿嘴一笑道：「因此你只有令小黃蜂對你死心塌地，她才會堅決站到你我這一面，共同對付變心島主，否則你小邪龍便成了武林的罪人，取捨之間，你不娶小黃蜂行麼？你不必再猶豫了！而且……」

小邪龍忙道：「而且甚麼？」

紀雯微笑道：「而且我心甘情願，讓你再得兩位紅顏知己；而且我敢保證，蕭蘭她亦必會樂意你這麼做！而且小黃蜂一旦成了你的紅顏知己，你就可以如虎添翼，戰勝變心島主就更有把握了！」

小邪龍不由歎了口氣，無奈的苦笑道：「原來雯姐你一切已爲我安排好了，我……我不答應也不行了！」

兩人說着話，外面已透出亮光，不覺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小邪龍一躍而起，很快的穿好衣服，然後背過身去，向紀雯道：「雯姐，你也快穿衣服，我估計變心島主很快便會來相邀了！」

紀雯見小邪龍仍是大孩子般心態，不由噗嗤一笑道：「我就算穿衣，你也不必轉過身去呵！」

小邪龍一怔道：「爲甚麼？你們女孩子，不是最怕男人望着你們穿衣服麼？」

紀雯又羞又好笑，咬唇道：「傻子！你……我已做了這種事，雯姐一切都是你的啦，還怕你看……穿衣服麼？」

小邪龍回過臉來，這時紀雯已坐了起來，露出了她晶瑩的玉體，小邪龍初懂人事，回想昨夜的滋味，不禁心中一蕩，他伸手把紀雯抱住，雙手不規矩起來，嘴裏直嚷道：「雯姐！你……好漂亮！」

紀雯輕輕打了小邪龍手心一下，柔聲道：「雯姐永遠是你的人了，還怕沒有日子……親近我？目下最要緊的是先行應付變心島主，否則，所有人包括你我都變了心，這世上便沒有快樂日子了！」

小邪龍一聽，心中不由亦一凜，心道：是呵，大敵當前，自己若再沉迷於女孩子身上，那不但害人害己，甚至成了武林的罪人了！

小邪龍立刻警覺起來，他趁這段時間，試運氣調息一下，幸而一切均安然如舊，氣血充沛，半點沒有阻滯，反而因丹田之氣已豁然暢通，眞氣更覺盈溢。

小邪龍暗暗咬牙道：「變心島主呵變心島主，單憑你這可怕的名號，你就該死一百次了！小邪龍今日不把你除去，偌大武林還有好日子過嗎？」

小邪龍與變心島主一鬥的勇氣和信心更足了。

＊　＊　＊

一連幾日，變心島主並沒有出現，也根本沒有相邀。

一連數日都有人送飯菜來，飯菜非常美味可口，還有上等的佳釀。

送飯菜來的每日都是同一個人，這人送來的飯菜，小邪龍和紀雯都不能不吃，也都放心的大吃，因爲這人是小青姑娘。

這天傍晚，小青姑娘又送飯菜來了。

小青姑娘眼波流動，面含微笑，嬌俏之極，她與紀雯簡直不遑多讓。

小邪龍凝視着小青姑娘，越看她越像蕭蘭，他想起紀雯吩咐過他，有機會就用對她用過的那法子，也用來救蕭蘭，他心中忽然有一種立刻親近她的衝動。

他正欲向小青姑娘滑過去時，小青姑娘卻退開了，她似乎已根本不認識小邪龍了，這麼一個陌生人來侵犯她，她自然會拚命反抗。

反抗異性的侵犯，這是女孩子的本能，除非她喜歡上那個男子。

「兩位請用膳，若無吩咐，小婢就告辭了！」小青姑娘忽然道。

她這種拒人千里的神態，小邪龍自然不敢妄動。

紀雯盯着小青姑娘，忽然輕聲道：「小青姑娘，你背上是否有一塊紅色的小胎記？」

小青姑娘迷惑的點點頭，道：「我好像是有的，但你怎會知道的？」

紀雯想起自己在天理幫時，與蕭蘭親如姐妹，每晚同睡一張床，她背上的胎記，她如何會不知道？她絕對確定，眼前的「小青姑娘」，便是蕭蘭無疑。

不過她連曾經與她同床共眠這等女兒私隱，也忘得一乾二淨，她還記得甚麼？

紀雯不由怔住了，她根本沒有辦法令蕭蘭恢復記憶，除非小邪龍用對她的那「法子」一試，但她連自己也忘記是誰，怎會記得起小邪龍？她又怎會合作做那回事？

小邪龍忽然微微一笑，道：「小青姑娘，你家主人很豪爽呵，每餐大魚大肉，還有上等的名貴佳釀！」

小青姑娘笑笑道：「對肯聽主人話的人，主人從來都很豪爽。」

小邪龍道：「你很聽主人的話麼？」

小青姑娘道：「主人的話是不能不聽的。」

小邪龍道：「主人對你很豪爽了？」

小青姑娘道：「是，很豪爽！」

小邪龍道：「如何豪爽？」

小青姑娘迷惘的歎了口氣道：「主人曾答應過我，他日後做了武林盟主，就娶我做盟主夫人！還封一個副武林盟主的稱號！」

小邪龍歎了口氣道：「你的主人果然對你很豪爽，簡直豪爽極了！但你很高興，是不是？」

小青姑娘木無表情的道：「不知道，主人說的話，總有他的道理。但……他從來不向女人許這種願。」

小邪龍奇道：「爲甚麼？」

小青姑娘道：「因爲主人平生從不近女色，所以他的武功當世最高最好，他肯向我許這個願，他就很豪爽的了！」

小邪龍心中也說不出是甚麼滋味，因爲他忽然想起自己「近」了女色，眞氣反而更充沛了，怎麼變心島主斷認不近女色，武功才能最高最好？

小邪龍歎了口氣，對小青姑娘道：「多謝你送飯來，這裏已沒有事了，你也回去休息好了！」

小青姑娘向小邪龍一笑，便退了出去。

紀雯簡直被眼前發生的一切弄糊塗了。

小邪龍卻老實不客氣，端起酒，杯就吃喝起來。

紀雯忽然不吃了，她也不許小邪龍再吃。

小邪龍奇道：「美酒佳餚，爲甚麼不喝不吃？豈非白白浪費了？」

紀雯張嘴欲說甚麼，小邪龍連忙伸手把她的嘴巴按住，疾連以手沾酒，在桌上寫道：「小心！隔墻有耳！」

紀雯醒覺，亦以手指沾酒寫道：「這酒菜古怪，我越吃渾身的力氣就越少了！到底爲甚麼？」

小邪龍寫道：「這個我早就發覺了！酒菜中早已下了慢性軟骨藥，只要再吃上十天八天，便會渾身發軟，武功盡失，除非他肯給你一種調劑藥，武功才可暫時恢復，供他差遣，否則便是廢人一個，根本無法反抗！」

紀雯大驚寫道：「既然如此，這飯菜是決不能再吃了！」

小邪龍卻寫道：「不！千萬不可不吃！」

紀雯氣寫道：「明知有毒，還要吃喝？」

小邪龍歎了口氣，寫道：「我發覺時，軟骨藥早就滲進體內了！因此只好以靜制動，繼續吃喝，待那人現身時，再決一死戰！假如他及早發覺我已識穿他的毒計，他就必定不肯出現，改以其他辦法耗損我的武功，到時就眞的一敗塗地，做一個行屍走肉，任他宰割了！」

紀雯痛苦的寫道：「但你中了軟骨藥毒，如何還可反抗？」

小邪龍低嘿一聲，寫道：「這區區一點軟骨藥，也還難不倒我……只要有一線希望，小邪龍就絕不會絕望！」

就這樣一連又過了七日七夜。

在這七日七夜中，小邪龍足不出戶，每日除了喝酒吃菜，便是與紀雯作樂。

小邪龍也幾乎成了行屍走肉了。

到了第八天的早上，小青姑娘很早就進來了，她向兩人垂手請道：「主人特令小婢前來，請兩位到變心殿赴變心大宴！」

小邪龍一句話也沒問，就挽着紀雯的手，跟着小青姑娘走出去，因爲他知道，此時問甚麼也是多餘的了。

轉過走廊，便是大廳，大廳上懸一個匾額——變心殿。

一切都很簡單。

但小邪龍知道，若非小青姑娘帶路，這短短的簡單的一段路，就算走上十年八載，也未必可以到達。

否則這島也不叫變心島，島的主人也不叫變心老祖了！

變心殿內，大廳之上，已筵開

十八席，每一席坐八人，十八席便是一百四十四位武林人物，而且全是曾經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絕頂高手。

在座的客人中，倒有不少是小邪龍認識的，何止認識，簡直是刻骨銘心。

十八夫人幫新任幫主不久的桃花嬌夫人，曾經與小邪龍數番交手，桃花嬌恨不得剝他的皮，拆他的骨！

雲台宮宮主飛天魔女，小邪龍一見雲台宮那些半蒙面女郎，便知道她們的主人是飛天魔女了。

朱雀神武門副幫主余森，曾吃過老尤童的大虧，因此小邪龍也不陌生。

其餘的一些江湖好漢，有些是小邪龍曾打過交道的，有些則是曾經千方百計想要他身上的血來練功的。

其中一位，便是曾用詭計，放過他身上血的魔扇鐵林。

再加上他前面引路的小青姑娘，他身邊的紀雯，圍繞小邪龍的種種恩怨情仇，幾乎全在這變心島變心殿上滙聚了。

其中獨缺了老尤童，以及那位令小邪龍愛亦難、恨亦難的小黃蜂姑娘，自然還有那位自負已穩掌武林盟主的變心島主人——變心老祖。

雖然主人尚未出現，但殿中的客人，卻已在盡情的大吃大喝。

每個人都拚命的往肚子裏灌酒、吃肉，就如片刻後便是末日，此時不吃不喝，便再無機會，後悔終生一樣。

小青姑娘冷眼也不瞧殿中的武林成名人物，向前面急走。

小邪龍、紀雯跟在小青姑娘的後面，在羣豪身邊擦過，奇怪的是，誰也沒有理會小邪龍，甚至連眼角也沒有瞥他一眼。

紀雯卻已嚇出一身冷汗，因爲她發覺，殿中多半是小邪龍的寃家對頭，其中有他惹過的人物，更多的却是因他身上的怪血所吸引的人。

小邪龍孤身一人，要面對大羣仇家，自己也渾身發軟，功力剩下不到二成，一切都不利於小邪龍，在這種情形下，小邪龍要向變心老祖挑戰，那簡直是自尋死路，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

小邪龍自然也知道自己處境的險惡，但他仍在微笑大步而行，就好像他並不知道眼前是死亡的宴會，而是趕着去赴做新郎的婚宴。

紀雯心中不由歎了口氣，暗道：小邪龍呵小邪龍，你這短暫的一生雖然光華燦爛，但看來也快到盡頭了！紀雯既然已是你的人，你一旦去了，我也立刻跟着你便了！

紀雯身邊的小邪龍，卻似渾然不覺，臉帶微笑，大步向殿前而行。

小青姑娘沒有停步，小邪龍自然不會停留半分，從容的向前行。

「好膽色！好氣魄！果然是人中小龍！」

「對極了！主人！我早就說過，只要獲得人中小龍的傾力相助，主人的武林盟主寶座，就必然穩如泰山、手到擒來！」

就在此時，殿上忽然飄出一男一女的對答聲音。

隨着話聲，一男一女已併肩掠了出來，他兩人的身法均快如鬼魅，特別是那男的，簡直就像一片白雲！

小邪龍尚未及有所表示，殿中羣豪已霍地站了起來，舉杯向那白雲般的男人祝道：「恭祝主人萬壽無疆，大聖大勇、大智大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小邪龍耳邊一陣嗡然，不禁暗嘆口氣道：老天，這算是甚麼祝酒辭令？

那白雲一般的男人卻坦然的大笑，百分之一百的受之無愧。

小邪龍忽然微微一笑，因爲他發覺，白雲般的男人身邊的女子，竟是令人又恨又愛的小黃蜂，此時她正向着他投來閃電般的一笑。

小邪龍忽然明白了小黃蜂一笑的意思，白雲般的男人正是變心島的主人變心老祖，亦即百年前的銅椰島主，不過他似乎已脫胎換骨，百多歲的老人，竟如五、六十歲的壯年男士，而且他白衣白袍，眞的猶如一朵無處不在的白雲似的。

變心老祖極端自傲，因爲他的武功，已足可一舉制服一百四十四位武林成名人士，他距離武林盟主的寶座，大概只差一線而已，任何人處於他這種地位，都絕對引以爲傲了。

不過這很可能亦是他唯一的致命的弱點，因爲小邪龍尚沒忘記，驕兵必敗，哀兵必勝這個道理。

變心老祖佔盡天時、地利，更有一百四十四位武功高強的忠心奴僕，他已佔了絕對的優勢，因此他是百分之一百的驕兵。

小邪龍此時幾乎是孤身應戰，連唯一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老尤童也不知被困在甚麼地方了，小邪龍絕對不利，是百分之一百的哀兵。

小邪龍此時唯一令他堅持不退的，就只剩下信心和勇氣而已。

小邪龍畢竟沒有退縮，他的頭也沒有低下，臉上甚至還掛着微笑。

「小邪龍！你想見本座，今日終於相見了，本座還特別爲你擺了這個變心宴，你是變心島第一位享有如此殊榮的人，你應該值得引以

自豪了！」

此時，那白衣白袍男子——變心老祖向小邪龍哈哈大笑道。

小邪龍微微一笑道：「閣下便是從銅椰島主進化而成的變心老祖麼？」

變心老祖傲然一笑道：「正是老夫！但你好像還沒有回答本座的話！」

小邪龍微笑道：「回甚麼話？」

變心老祖面色一沉，小黃蜂在一旁忽然插口道：「主人是問你，他老人家專門爲你投效變心島，擺設變心宴，你是否感到滿意？」小黃蜂說着，飛快的向小邪龍一眨眼，似乎有所暗示。

小黃蜂眨的是左眼，而非右眼。

小邪龍的信心因此更足了。他微微一笑道：「多謝變心老祖的盛意，不過你還沒有問過我是否赴宴，先就擺下變心宴，似乎有點主不隨客便吧！」

變心老祖臉色一沉，但隨即又呵呵一笑，道：「小邪龍兄弟，這半月來過得可快活麼？」

小邪龍大笑道：「快活！快活！日夜有酒有肉，更有美人相伴，神仙不如，快活極了！不過我還沒有忘記，盛宴之下必有所求這人之常情，所以時常想知道，主人如此盛情款待之意。」

變心老祖目注小邪龍，半晌不語，好一會才忽然大聲道：「小邪龍，你可知道，爲甚麼殿中羣豪，絕對沒有人向你吆喝尋仇，也沒有人向你歡呼歌頌麼？」

小邪龍微笑道：「因爲他們都變成閣下的忠實僕從了！」

變心老祖大笑道：「不錯！他們的確已經是老夫的忠實奴僕！老夫一聲令下，他們便會替老夫捨生忘死，與江湖那等衛道之士拚個你死我活！爲甚麼？就是因爲他們已經洗心革面，變心換肺，重新做人，從前的恩恩怨怨，已忘得一乾二淨了！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你小邪龍是誰？更絕對沒有人向你尋仇或不利！」

小邪龍淡然一笑，道：「那閣下費盡心血，把小邪龍邀上這兒，有甚吩咐？」

變心老祖道：「你這話是誠心而發，還是欲向老夫打探秘密隱衷？」

小邪龍呵呵一笑道：「兩者各居其半！一來小邪龍我的確眞心想知道閣下意欲何求！二來自然亦想知道，閣下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變心老祖臉上神色一變，但隨又很快的道：「上了變心島半月之久，尚有這份勇氣向老夫發問題的，你是一百四十四位武林高手的第一人！好，很好！你果然是人中之龍，老夫急欲尋覓，統率三軍行事的統領先鋒，你很可能是最佳的人選！」

小邪龍微笑道：「統領誰？去行甚麼事？」

變心老祖道：「統領在座的一百四十四位羣豪，去爲本座爭奪武林盟主！這統領先鋒身份地位顯要，因此老夫破例不餵他先服變心丸，以便他保持昔日機敏應變的頭腦！目下在變心島中，只有我的女助手小黃蜂享有老夫天大的厚待！」

小黃蜂一聽，立刻嬌笑道：「小邪龍！這是主人給你的莫大恩寵，你還不立刻叩頭，三呼萬歲謝恩麼？」

小邪龍瞧出小黃蜂似乎另有深意，爲了不引起變心老祖的懷疑，便故意道：「我做了這統領先鋒，替閣下奪得武林盟主，又有甚麼好處？」

變心老祖大笑道：「那時整個武林已在老夫的掌中，老夫再封你一個武林副盟主的稱號，你在武林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予取予求，任取所需，榮華富貴隨手可得，這好處還少了麼！呵呵！」

小邪龍微笑不語，其實他一直在默默尋找變心老祖身上的破綻空門，但一任他如何努力搜索，變心老祖身上的眞氣如鋼鐵城墻，竟然無懈可擊，小邪龍心中亦不禁駭然。

變心老祖已成金剛不壞之身，欲如何下手對付他？

正當小邪龍心念電轉時，變心老祖面色一沉，語氣突變，厲聲道：「說了半天，最重要的還得看你小邪龍是否眞有這個斤兩！」

變心老祖說着，伸手向前面虛空一抓，一隻銅製的酒杯隔了二丈，便凌空飛到他的手上，他向小邪龍露了這一手絕頂神功，這才傲然一笑道：「只要你能請我喝上一杯酒，你就有資格受本座厚待了！」

小邪龍深知變心老祖剛才露的一手，名爲金剛挪移大神力，當世中絕對無人可以練成。

不過小邪龍卻恰恰是唯一的例外，因爲變心老祖也不知道，小邪龍竟然參透了紅線金珠內藏的神功。

小邪龍微呼口氣，猛地向三丈外，雲台宮主飛天魔女席上的銅酒壺一吸，那粗重的銅酒壺竟呼的一聲，被橫空吸到小邪龍的嘴前，他張口一咬，咬住酒壺柄，頭一側，便把酒壺中的酒向變心老祖的酒杯倒去！

變心老祖手一晃，酒杯已偏離酒壺口一寸，雖然是一寸，但已足令酒倒空了。

豈料酒壺中倒出的酒雖然倒空，但小邪龍猛一搖頭，那倒出的酒卻驀地懸空不動，成了一股白色的酒箭，滴溜溜的繞着變心老祖的酒杯追撲！

變心老祖在片刻間已連變了二十招，三種挪移神功，但仍然甩不掉酒箭的追踪。

變心老祖的神情，本來極爲自傲，目中甚至有不屑笑容，但此刻他已收斂了笑容，目光也變得異常沉重，就好像他手中的酒杯，突然變得千鈞般沉重。

直到此刻，變心老祖才驀地醒悟，小邪龍才是他的最可怕的對手！此時已並非他考究小邪龍的實力，而是他變心老祖必須爲捍衛他的榮譽而戰！

＊　＊　＊

變心殿上一百四十四位武林絕頂高手，雖然他們均已被「變心」，但武功未失，誰强誰弱他們一眼便可以分辨出來，更可怕的是，他們「變心」只剩下一個信念，就是誰强就聽誰的話！

變心老祖絕不能輸，因爲他知道，只要他一輸，哪怕是最輕微的挫敗，殿上羣豪亦必是一哄而起，向强者一方「變心」，那他變心老祖立刻就會萬劫不復了！

小邪龍也不能輸，他深知這是他能救殿上羣豪的唯一機會，因爲只有令他們再次向强者「變心」，他才能控制局面，取得關鍵性的「人和」，才可以憑此戰勝變心老祖的天時、地利。

但小邪龍此時也絕不好受，他只覺嘴咬着的銅酒壺越來越沉重，似已變得重達千斤。他頭也開始痛了，汗已濕透衣衫，這是他全力催發「紅線金珠神功」的結果。

但小邪龍知道，他拚死也要支持下去，因爲此時變心殿上鴉雀無聲，一百四十四位武林高手的二百八十八隻眼珠正盯着這場不見血的拚鬥。

這是一場靜止的決鬥，不激烈，不精彩，不見兵器，但其艱苦之處，卻絕不下於武林傳說中刀神與劍聖的生死之戰。

變心老祖勝了，他就可以保住羣豪忠於他的心，他就可以以此懾服小邪龍，爲他賣命，他的武林盟主寶座也將垂手可得。

小邪龍勝了，他就可以令變了心的羣豪再變心，脫離變心老祖的心魔控制，他就掌握了主動權，進而制止變心老祖的野心，挽救武林的一場浩劫。

變心老祖輸了，他就等於輸掉了他百年夢想，支持他活下來的夢想一旦破滅，他的一生也就完結了。

小邪龍輸了，卻猶如輸掉他自己，以及變心殿上一百四十四位武林高手的生命，因爲在一百四十四位高手夾擊之下，他必然粉身碎骨，而一百四十四位武林高手，也從此永遠淪爲行屍走肉，實際上他們的生命也就完結了。

不但如此，還有對他寄於厚望的紀雯、蕭蘭，甚至小黃蜂三位紅顏知己，亦將因這一敗而煙消雲散。

因此小邪龍絕不能輸，雖然他已經知道自己絕不可能贏了。

變心老祖絕對要贏，雖然他知道這勝利的到來還極之艱苦。

變心老祖這時已明白，偌大武林，小邪龍才是他通向武林盟主寶座的最大障礙！

小邪龍也開始明白，江湖中卧虎藏龍，他今日終於碰上最可怕的對手，他以前的一點一滴的驕傲，竟然是如此的天眞可笑！

兩人僵持着，一隻酒杯，一把銅酒壺，在變心島的變心殿上，竟然決定了一百多位武林高手的生死，整個武林的安危！

這是否有點可笑？

世間的事卻恰恰這般奇妙。

小黃蜂是在場中唯一沒有被變心的清醒人，她目睹小邪龍與變心老祖這一幕無形的決鬥，俏臉上已連變了七次顏色。

赤、橙、黃、綠、青、藍、紫，又一再變回紫、藍、青、綠、黃、橙、赤，終於她臉上的紅氣不再消褪，這顯示她已終於有所決定。

小黃蜂猛一咬牙，毅然決然的向兩人走過去，她手中已揑着一方手帕，臉上卻現出蕩人心魄的媚笑。

這媚笑決非一位未婚少女所能發出，亦決非尋常的女子所能表達，這是一種很厲害的魔功，得自雲台宮飛天魔女的眞傳。

紀雯一見小黃蜂向兩人走過去，又見她臉一蕩，不由心膽俱裂，她知道假如小黃蜂在這時候向小邪龍出手，那一切就完結了！

但紀雯不敢出聲，她一出聲，就會驚擾小邪龍的心神，他與變心老祖的拚鬥就必敗無疑！她也不能出手救助，因爲此時她的功力已剩下不到二成，未等她撲近去，小黃蜂早就可以把她擊倒，小邪龍見她倒下，精神亦必大受打擊，也就必敗無疑！

「小黃蜂呵小黃蜂！你是好是壞，是神是鬼，是正是邪，就全憑你一念之間了……」紀雯心中無奈的低叫了一聲，紀雯已暗地決定，一旦小邪龍被擊倒，她自己就立刻咬舌自盡，以免變成行屍走肉。

小黃蜂媚笑着，走近兩人身邊了，她望着兩人，極迷人的蕩聲一笑，迅即擦過小邪龍身邊，格格一

笑，手中那方手帕，向變心老祖臉上疾速的一擦，一面媚笑道：「主人！你打得累了！我替你擦汗水……」

話音未落，變心老祖已猛地打了個寒噤，隨即怒斥道：「賊婢！你敢出賣老夫……」

他左手呼的揚起，向小黃蜂打出一掌，小黃蜂根本連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一股驚人的掌力已呼的把她擊飛了！

小黃蜂落地時，紀雯不顧自己只剩二成功力，搶過去把她接住，雖然她自己亦被撞翻倒地，但畢竟減輕了小黃蜂落地的撞擊，所以她雖然面如金紙，但到底還可以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但變心老祖這一分心，他的酒杯便轉移稍慢，小邪龍銅壺中射出一道酒箭，已把他的酒杯注滿了！

殿上羣豪登時發出一陣狂熱的呼叫：「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主人，你輸了……主人，你贏了！」

變心老祖的「變心人」變心之快，簡直教人吃驚。片刻之前他們還對變心老祖死心塌地，但轉眼間，卻立刻便轉而向小邪龍效忠了！

雖然他們不知道小邪龍是誰，但他們只有一種信念，變心老祖舊主人輸了，這便是寇，新主人小邪龍贏了，這便是王，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這就夠了！

變心老祖氣瘋了，他萬萬料不到，他最信賴的人，竟然是他最危險的敵人！他恨不得一掌把小黃蜂拍成肉泥！

變心老祖已不顧身份，咬牙切齒的向倒在地上的小黃蜂和紀雯雙掌一推，兩股渾厚無比的掌力便如驚濤般的向兩女湧到！

小邪龍經過一番比拚內力，他已再無餘力援救，而且在他的角度方位亦救無可救！

就在此時，殿外一團黑影疾掠而入，快如電閃，身在半空，便拍出兩掌，迎向變心老祖拍向兩女的掌力。

但聽轟然一聲巨響，變心殿上，所有宴席上的酒杯，竟被全數震落地上，摔得粉碎！

飛進來的黑影又呼的反撞回去，但立刻又彈射而回，動作快速之極，就好像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轉似的，然後站在紀雯和小黃蜂面前，精光灼灼，射向變心老祖，哈哈的一陣大笑。

變心老祖的兩股掌力反撞而回，力度大得出奇，變心老祖卻不能退，因爲他已退無可退，剛才他已輸了給小邪龍，若此時再退，那就是他再輸，他就一敗塗地了！

變心老祖不能退，所以他猛吸一口眞氣，身子半蹲，以「千斤墜」神功穩住身形，他果然沒有退半步，但因此而受撞擊越重，他胸口一陣劇痛，臉如金紙，在原地呆立不動。

「哈哈！如此盛宴，怎可缺了我老尤童？銅椰老兄，你好不夠氣度！」

飛射而進，出掌救了紀雯和小黃蜂的黑衣人大笑道，他自然是童心未泯的老尤童。

老尤童又不會計較甚麼退與進的面子，他一旦發覺對方的掌力大得驚人，便立刻順勢倒退飛射，然後再迴旋掠回，他不但沒有受傷，反而因省了一點力氣而得意洋洋。

這閃電般的交手，表面看就如不分勝負的和局。

變心老祖挽回了一點面子，他不理會老尤童的胡鬧，向殿上羣豪大聲喝道：「我忠心的死士們！先把這殿上老賊擒下了……」

殿上一百四十四位羣豪發一聲喊，卻沒有任何行動。

老尤童被這一聲轟然大叫嚇了一跳，哇哇大叫道：「喂！你等不能一擁而上，以多勝少，以大欺細，以强欺弱，算甚麼英雄好漢了？」

殿上一百四十四位「變心人」轟然一聲道：「强者爲王，弱者爲寇！千古不變，至理名言！」喊即喊了，但卻沒有任何人出手。

老尤童不禁被弄得呆了，他喃喃的咬牙道：「瘋了！這羣瘋子是怎的了？」

「喂！老爺子，你……你好糊塗！」小黃蜂雖然受傷甚重，但她的嘴巴不肯饒人，更不能沉默，忍不住喘息着叫道。

老尤童瞥一眼小黃蜂，怪笑道：「女娃兒，我爲甚麼糊塗？」

小黃蜂喘息叫道：「你明知這殿上之人，全是瘋子，爲甚麼明知故說，無理取鬧，亂七八糟，胡說八道，這不是糊塗是甚麼？」

老尤童一聽，不但不怒，反而樂得哈哈大笑道：「好呵！銅椰老兒，你把這大羣瘋子放出來，陪老子玩遊戲，這妙極了！」

變心老祖氣得半死，但明知老尤童不可理喻，便不再理他，向呆立一旁的小青姑娘喝道：「小青！本座令你向這位老不死獻酒！你敢不敢？」

小青姑娘想也沒想便搖頭道：「我不敢。」

變心老祖面色一寒，道：「你不聽話了？」

小青姑娘點點頭道：「是，我不再聽你的話了！」

變心老祖大驚道：「你爲甚麼不聽？」

小青道：「因爲我不是小青！」

變心老祖道：「你爲甚麼不是小青？」

小青姑娘道：「主人不是說，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麼？你已敗了，强盜之言，怎可相信？因此我不相信我是小青了！」

變心老祖一聽，目中兇光大盛，射向小青姑娘。

小黃蜂一見，忍痛喘息大叫道：「喂！傻子！你的蕭蘭妹妹危之極了，你還不去拚死護花？不然，你便少了一位小美人兒了！」

小邪龍此時已運氣調息畢，他的功力已完全恢復了，他見殿中的「變心人」，因他剛才的一戰，果然已再次「變心」，心中不由一陣欣喜，他知道，自己行險的一擊，果然已收到奇效了。

此時他一聽小黃蜂尖叫，心中一凜，知道變心老祖決不能容忍他最信任的人背叛他，必然會把她毀滅，便霍然而起，挺身在變心老祖面前道：「一切皆由小邪龍而起，你不必遷怒他人，彼此來個公平了斷便了！」

變心老祖本來欲向蕭蘭（小青姑娘）作雷霆一擊，把她毀滅，以警誡殿上一百四十四位「變心人」，但小邪龍突然向他挑戰，他又立刻改變了主意。

變心老祖知道他挽回劣勢的唯一機會來了，只要他擊倒小邪龍，他的强者形象就可以重新樹立，也即獲得懾服殿上一百四十四位武林高手的權威！他擁有如此龐大的力量，小邪龍、老尤童這區區數人，簡直就是網中之魚。

變心老祖也完全有把握擊倒小邪龍，因爲剛才無聲的一仗，他已摸清了小邪龍的能耐，他內力雖强，但終究比不上他近二甲子的修爲，他出手雖快，但快不過他無堅不摧的「變心掌」，只要小邪龍挨一下「變心掌」，他就必然垂手認輸，任他宰割，因爲他已「變心」，成了對他死心塌地的「變心人」了！

變心老祖已失去收小邪龍爲心腹大將的信心，因爲他亦自知小邪龍並非平凡庸品。他放棄了收他爲先鋒大將的念頭，把他化作「變心人」，這就夠了！

變心老祖信奉的是「强者爲王、敗者爲寇」的宗旨，所以他決定接受小邪龍的挑戰。

變心老祖目中精光大熾，面向小邪龍，沉聲道：「好！很好！本座就與你來個公平了斷！你向本座出手吧！」

小邪龍目注變心老祖，他心中一凜，因爲他發覺變心老祖四周有一道無形的氣功，猶如銅墻鐵壁，把他護住，根本就無懈可擊！

小邪龍笑了，他知道自己生死就在於此戰，他也知道自己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但他反而笑了。

「你！你笑甚麼？」變心老祖見小邪龍不出手，忍不住問道。

小邪龍大笑道：「沒有甚麼，我只是笑你堂堂一代名宿，竟僅能以守代攻，消耗對手的內力，令對手力竭，你便可以百戰而勝！」

變心老祖冷笑道：「這是本座的戰略，不戰而屈其兵，你小娃兒懂得甚麼？」

小邪龍大笑道：「不錯，不錯，你只敢向婦孺老弱出手，在强者面前，便只能以守取勝了！這便是你閣下屢戰不敗的法寶了！」

變心老祖臉上忽青忽紅，顯然他已被小邪龍激怒了。

忽然他厲笑一聲，掌影一晃，無聲無息的便向小邪龍拍出一掌，這才發話道：「小雜種！老夫今日就教你見識一下變心老祖的本事，到底是否只能守不能攻！」

說話間，變心老祖已攻出七七四十九掌！

快，快如閃電；狠，狠如毒蛇吐信；準，準如百步穿楊。

小邪龍立刻被漫天的掌影困住，漸而連他的身影亦不見了。

另一面老尤童驚道：「喂！小兄弟！你怎的不見了，被這老怪的臭肚子吃掉了麼……哎喲不好！老哥哥忍不住要出手助你了！」

小黃蜂俏目一直盯着小邪龍那面，此時一聽老尤童躍躍欲動，連忙低叫一聲道：「老爺子……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你的小兄弟便完了！」

老尤童瞪了小黃蜂一眼，怒道：「我的小兄弟快被老怪物吃掉，我老哥哥再不去救，豈非被人笑我老尤童沒有半點情義麼？你這女娃兒，存心害我老人家不能流芳百世，眼看要遺臭萬年！」

小黃蜂喘息一聲，道：「枉你是他的老哥哥，連小兄弟正在尋隙而進也不知道！他好不容易才引得變心老祖出手，他一旦出手，小邪龍便有取勝的機會了……但不知他是否已窺破那可怕老怪物的破綻了？」

老尤童不服氣的仍欲衝上前去，助他的小兄弟一臂之力。

就在此時，被白影困住的圈中，突然劍光暴射，熾烈如閃電，劃過白圈，驀地靜止不動，停在一個固定的方位。

白影消逝，露出正在激鬥的兩人。變心老祖嘴角牽動一下，沒有作聲。

小邪龍亦出奇的平靜，猶如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但他的軟劍抖得筆直，他的劍尖，就頂在變心老祖的左眼前一寸之地，凝住不動。

小邪龍只要劍身一振，變心老祖就會血濺當場；但或者亦會如擊鐵壁，反彈而回，傷他不得，反挨他一掌！

變心老祖道：「你爲甚不向前刺？」

小邪龍微微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向前刺？」

變心老祖道：「你只要向前一刺，這場決戰便可立分勝負了！」

小邪龍笑道：「勝負已分，我又何必傷你！」

變心老祖額上終於滲出冷汗了，他歎了口氣，道：「你怎知我全身的空門在左眼上？」

小邪龍微笑道：「任何人再强，也有他的弱點，老前輩只是一時糊塗而不自知而已！」

變心老祖臉色連換了七次顏色，他終於把雙眼一閉，垂手道：「我輸了！你出手吧！」

小邪龍道：「我爲甚麼要出手？」

變心老祖道：「因爲你勝了，你便是强者，弱者是無權留在這世上的！」

小邪龍一聽，反而把劍驀地收回了。

變心老祖臉色大變，變得很哀傷道：「你就連殺我的興趣也沒有麼？」

小邪龍肅然道：「我殺的只是自負不該殺的人，老前輩知耻近於勇，這種勇氣，小邪龍佩服之極，又怎會再出手殺你！而且老前輩雖然一時糊塗，做了一些錯事，但畢竟沒有殺過一人，我又何必殺你？」

變心老祖沉默不語，忽然仰首長歎道：「强中更有强中手，看來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這話也未必如此……」

他忽然提氣發出一陣長嘯，長嘯聲在變心殿上迴旋。

一會後，殿上一百四十四位「變心人」忽然全部呆立不動，目光四轉，好一會，才有人驚奇的咦了一聲道：「奇哉怪極！我等怎會在此飲宴？這到底是甚地方？咦？你不是十八夫人幫的桃花嬌？妳不是雲台宮飛天魔女？你不是朱雀神武門副幫主佘森？怎的向我等笑臉相迎？」

立刻又有男女齊聲道：「我等與你等無仇無怨，彼此皆爲同道武林朋友，爲甚不笑臉相迎？」

小邪龍正驚奇間，那「小青姑娘」蕭蘭已嚶然一聲，撲到小邪龍身前，嬌笑道：「小龍哥，我與你怎會在此相見？」

小邪龍不答，卻轉向變心老祖，含笑道：「老前輩剛才所發神功叫甚名堂？」

變心老祖歎了口氣，苦笑道：「那是震心嘯，以解除各人的心魔，忘卻彼此的恩怨情仇，江湖從此可以平靜了！」

小邪龍道：「老前輩日後有甚打算？」

變心老祖沉默一會，忽然淡然一笑道：「變心老祖已死了，我不過是海外的銅椰島主而已！小兄弟，多謝你！」

此時，紀雯已扶着小黃蜂，與老尤童一道，走到小邪龍的身邊。

老尤童目瞪口呆道：「喂！老寃家對頭，你多謝我那小兄弟甚麼？」

變心老祖——銅椰島主道：「他使我明白了，權力與名利令人瘋狂，但不一定會帶來快樂，所以我感謝他。」

老尤童大笑道：「你的確是武林中的奇才，能收能放，連我也不捨得殺你了，恩恩怨怨從此一筆勾銷！但你先得答應一個條件！」

銅椰島主道：「甚麼條件？」

老尤童涎着臉道：「你說有上等佳釀，招呼我老尤童，難道便不踐諾了麼？」

銅椰島主大笑道：「各位既然已來到銅椰島，就痛痛快快喝上一頭半月吧！」

老尤童笑笑道：「很好！但然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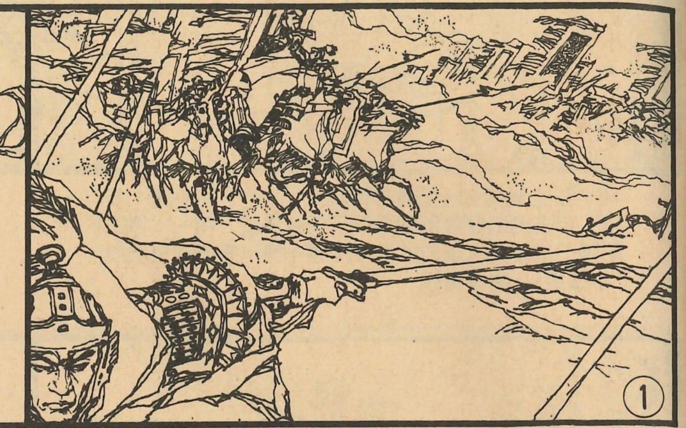
銅椰島主呵呵一笑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武林中既然已出了小邪龍兄弟這般人才，我們這些老怪物，也應該從此退出江湖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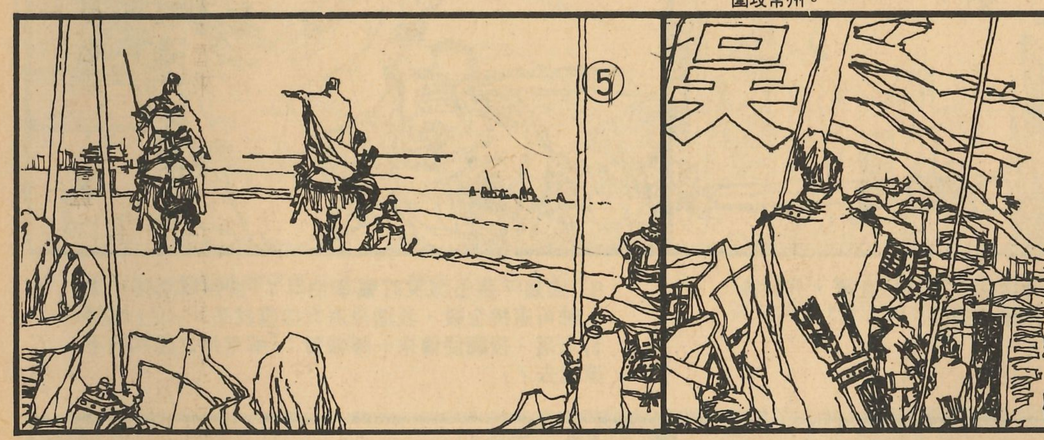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五

圍常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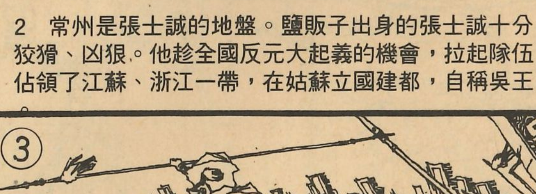
張龍・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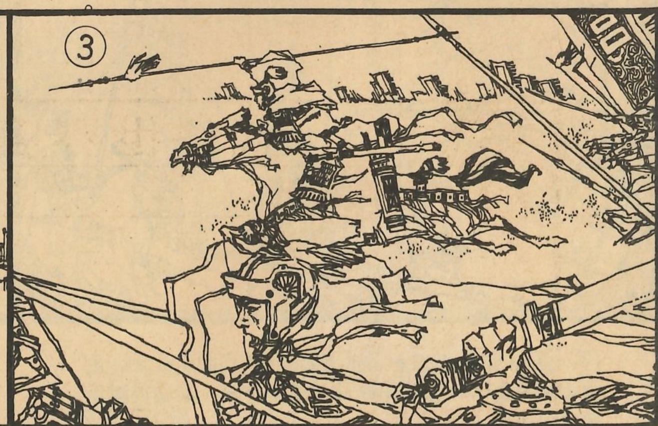


1 朱元璋佔領金陵以後，知道南方的元兵已不足爲慮，姑蘇的張士誠和漢口的陳友諒才是威脅。張士誠的人馬離金陵近在咫尺，因此，朱元璋想趁部隊士氣旺盛之時，攻打張士誠。這日，他命徐達馬不停蹄，圍攻常州。



2 常州是張士誠的地盤。鹽販子出身的張士誠十分狡猾、凶狠。他趁全國反元大起義的機會，拉起隊伍佔領了江蘇、浙江一帶，在姑蘇立國建都，自稱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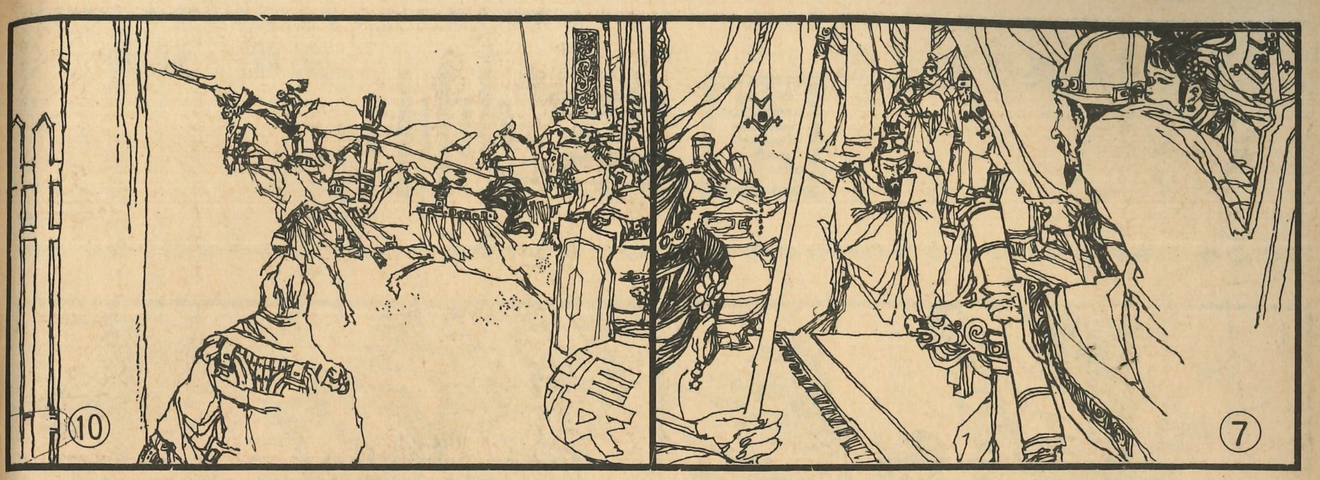
3 駐守常州的吳將呂珍是張士誠販鹽時的把兄弟。他得悉徐達正率軍向常州開來，便想給他個下馬威。他趁徐達立足未穩，突然大開城門，率領部隊殺將出來。

4 徐達當機立斷，命郭英、趙德勝迎戰。雙方戰了幾個回合，呂珍雙拳不敵四手，領着人馬飛一般逃回城裡，閉城不出。

5 徐達哪肯放過？他命郭英和趙德勝緊緊圍困常州，日夜巡邏，嚴加監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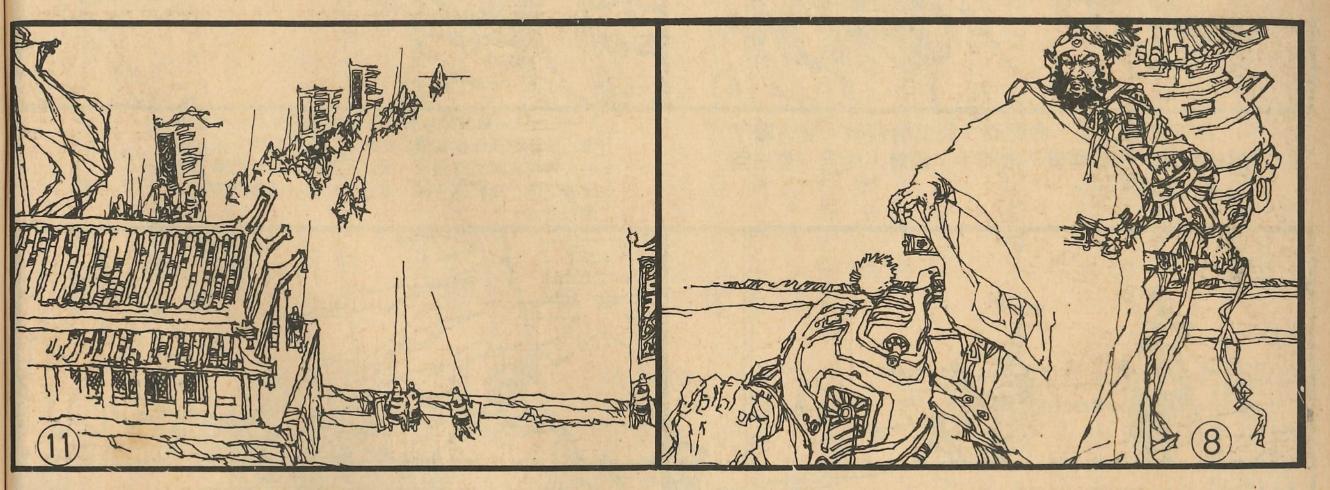


6 呂珍見常州日漸危急，便讓兒子呂功化裝趁夜去姑蘇向張士誠求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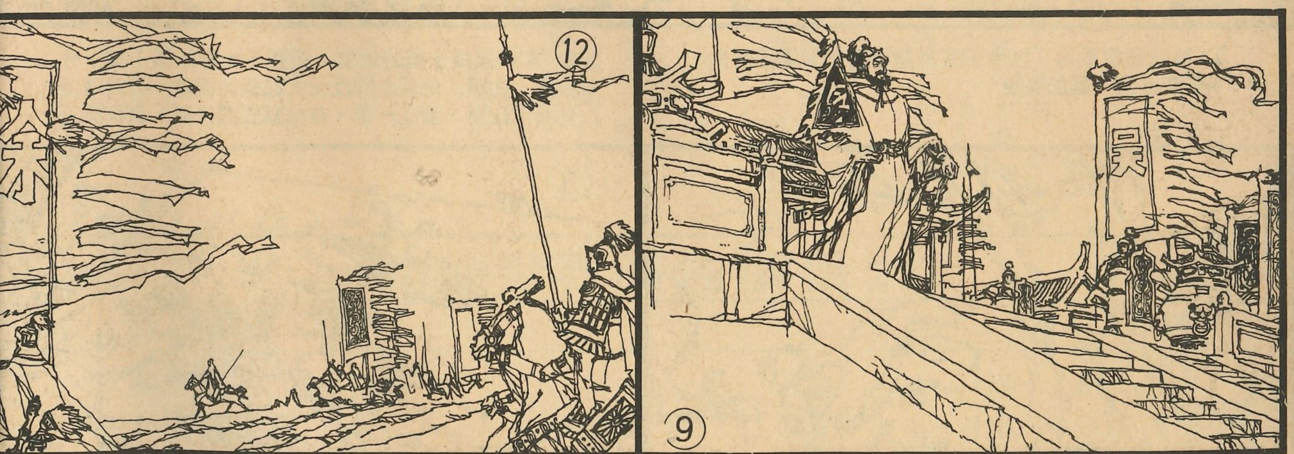
7　張士誠得知徐達佔領鎮江，要圍困常州，大聲罵道：「這禿和尚朱元璋眞是欺人太甚！」當即命大元帥李伯昇率領十萬之衆，去解常州之圍。

10　張士誠深知士德有勇無謀，對付不了徐達，所以，待士德出發後，又採取了兩條措施，第一：派二弟張士信率兵五萬前往常州接應士德。張士信外號叫「小張良」，有勇有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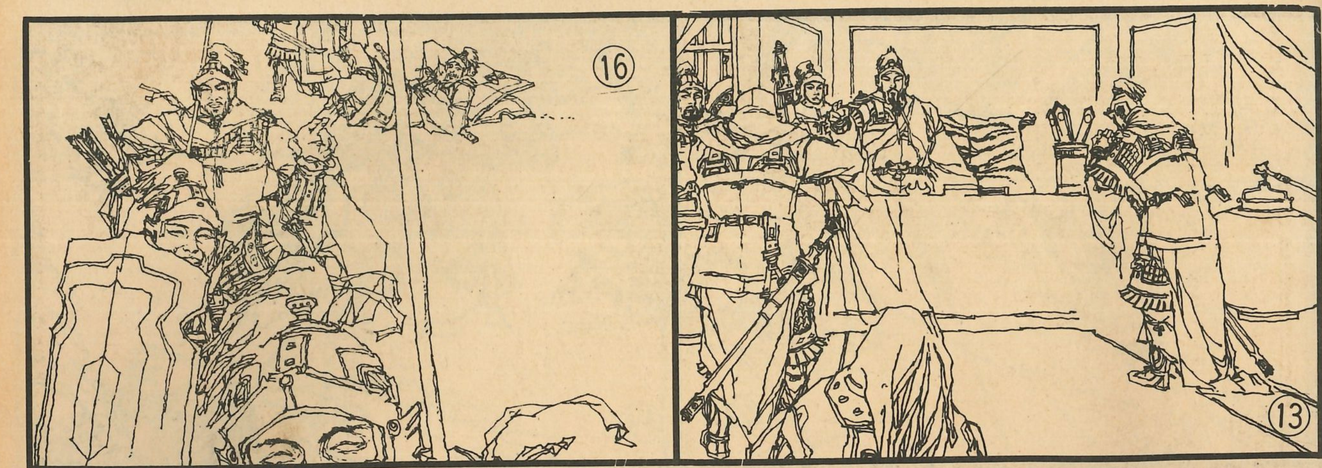
8　接着，張士誠又叮囑李伯昇：「常州解圍後，李元帥可直搗金陵，我隨後派兵接應就是。」張士誠話音未落，後廳便傳來一陣喊聲：「解常州之圍爲何不讓我去？」

11　第二：派部下呂功領兵二萬攻打宜興，分散徐達的兵力，來個「圍魏救趙」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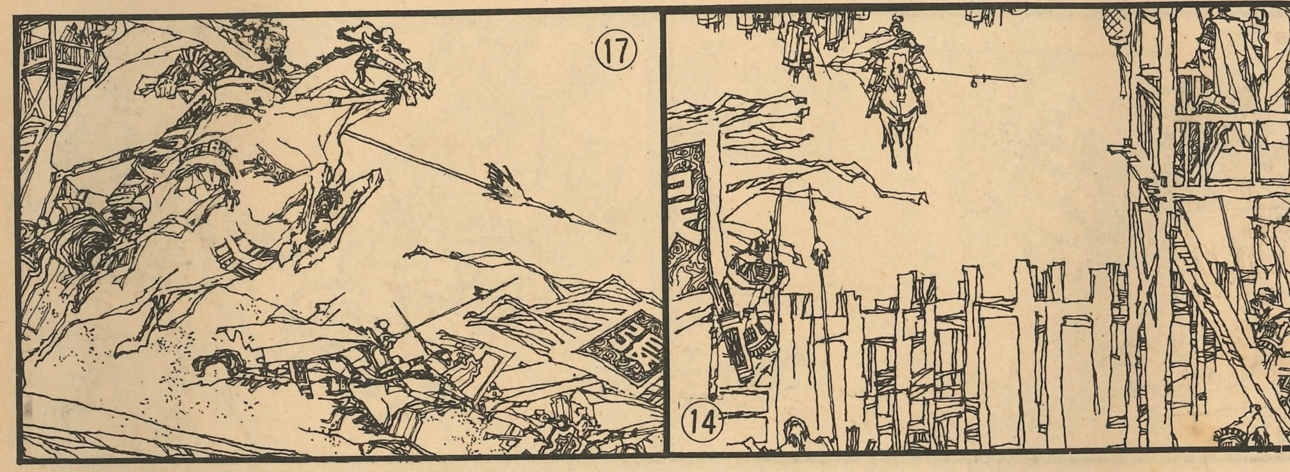
9　說話間，後廳走出一員猛將，原來是張士誠的大弟弟張士德，人稱「小張飛」。他生得凶猛彪悍。張士誠見他執意要去，只好讓他率領三萬人馬去打先鋒。

12　足智多謀的徐達，並沒有上當，他一面派耿再到宜興御敵；一面用大部兵力圍困常州，準備迎戰來援的張士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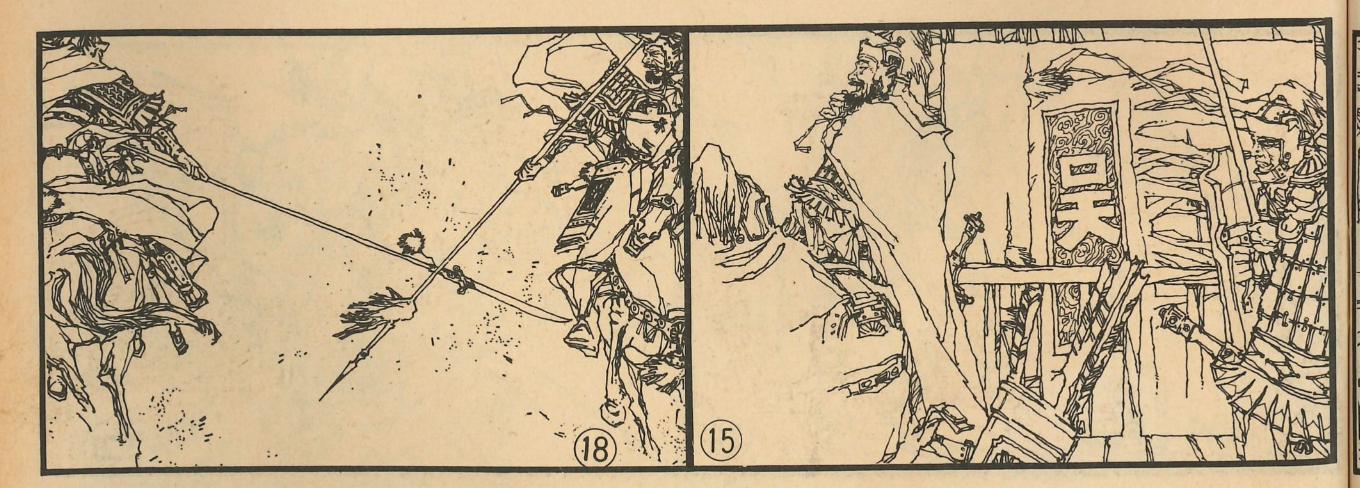
13　徐達深知不能與張士德死拚，必須智取。他把廖永安、馮國用叫到跟前，如此這般地交代一番，廖永安、馮國用頻頻點頭。

16　可是，這些在張士德眼中看着很不起眼的兵士，硬是站在營帳門口指名道姓地對張士德叫罵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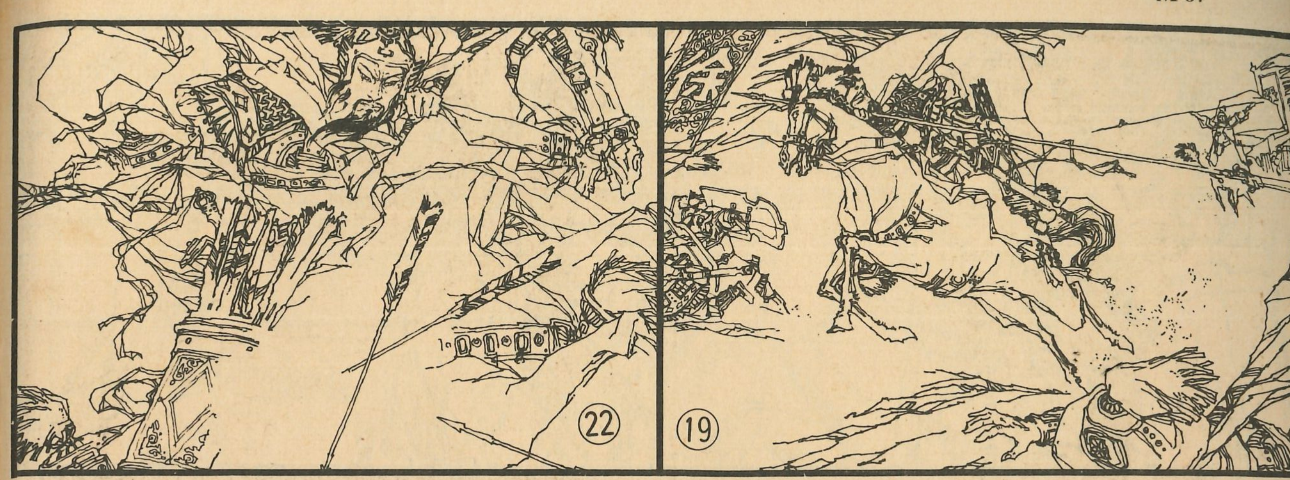
14　一天，烈日當空，天氣炎熱。徐達率領老弱殘兵來到張士德營房前挑戰叫罵。

17　張士德被罵得怒氣冲天，一聲令下，領兵殺出營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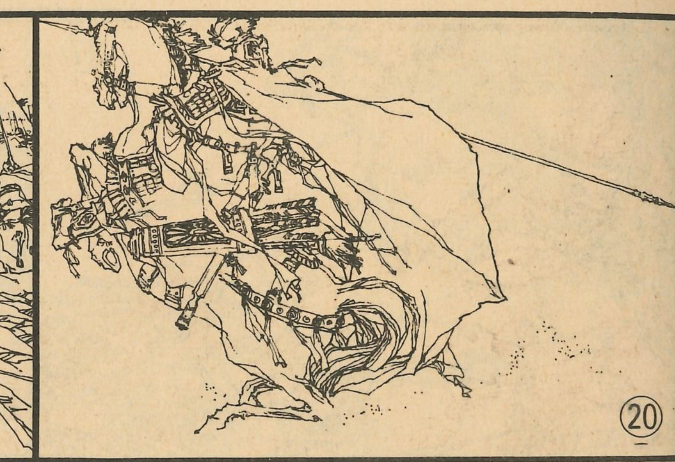


15　張士德見這些人兵器不整，站得七零八落，不禁大笑起來：「都說朱元璋、徐達用兵如神，我看不過是些酒囊、飯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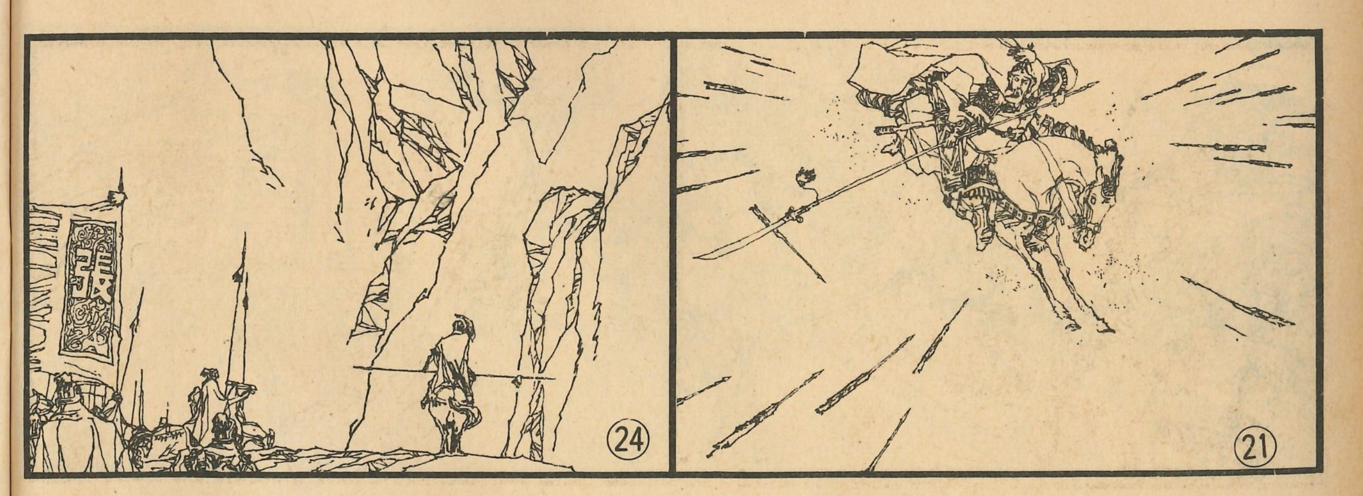
18　徐達見張士德出陣，立刻策馬挺槍和張士德交起鋒來。



19　狂妄自大的張士德，對徐達也不敢輕視，他調動人馬，傾巢而出，沒想到幾個回合，徐達就支持不住，撥馬便逃。張士德緊追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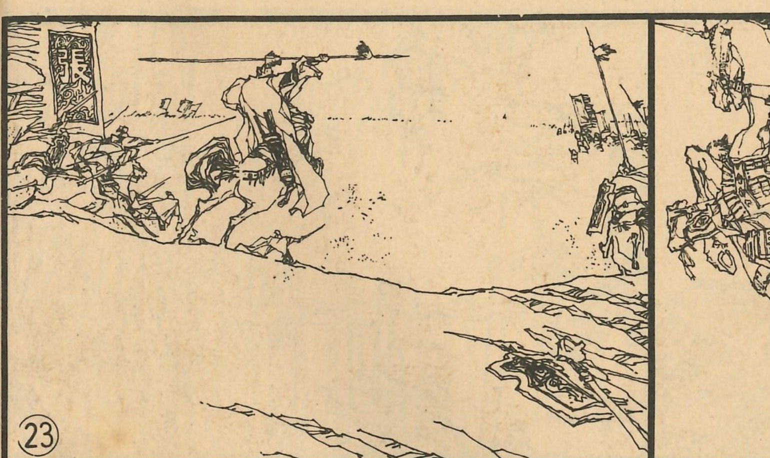


20　張士德追趕徐達，一馬當先，不料他回頭一看，自己左右兵士都未跟上，只好勒馬停住。待張士德再看徐達時，見徐達人馬也已筋疲力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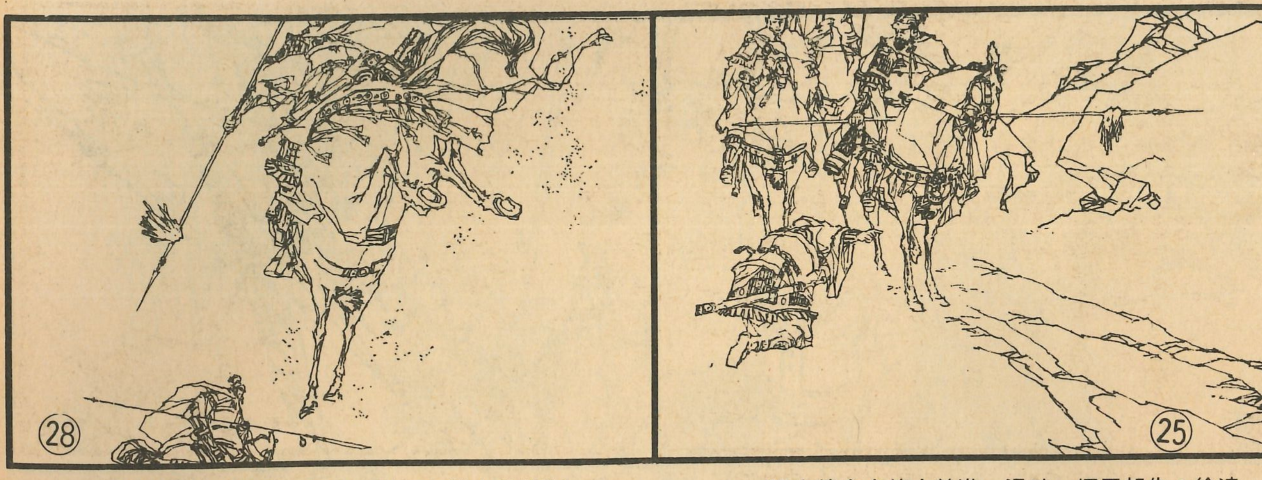
21　張士德心中暗喜，命令左右士兵圍住徐達，亂箭齊發。徐達見此情景，將槍掄得如飛輪一般，擋住了飛來的利箭。

22　突然，徐達的槍稍一遲疑，一支箭正射中他的小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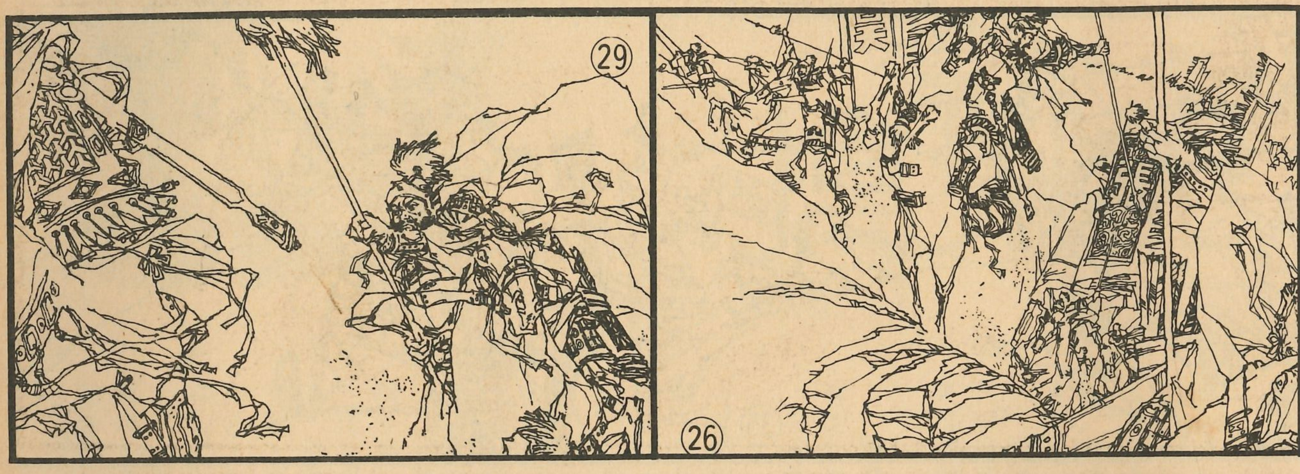


23　徐達拔出箭頭，突出重圍，向自己營帳退去。張士德以爲機會已到，率領士兵全力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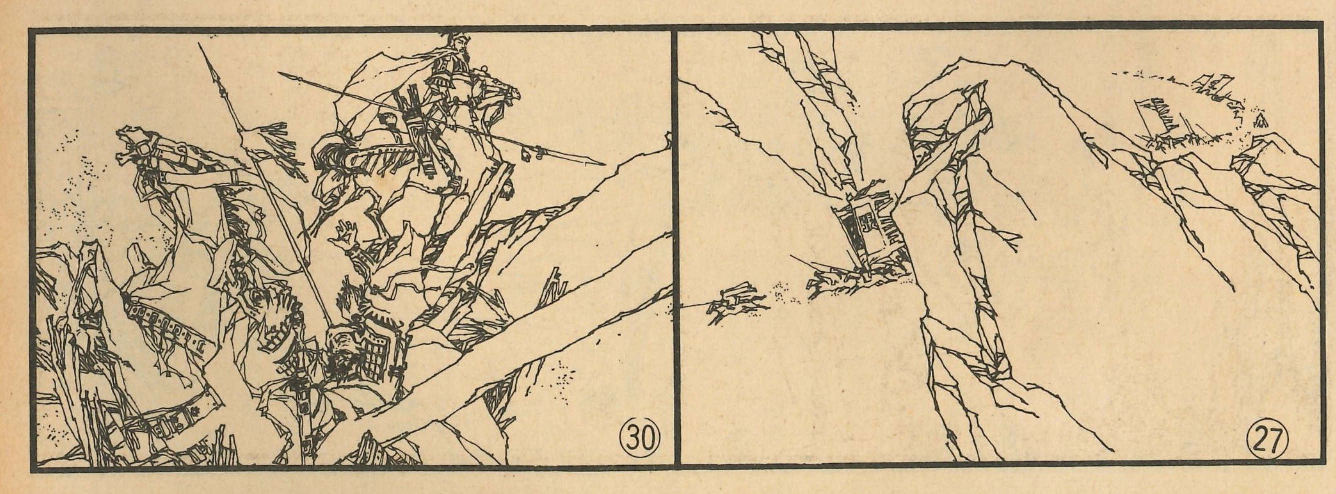
24　張士德追到紫山，衆人見此處已是深山幽谷，却不見徐達人馬，以爲中了埋伏。



25　張士德命令停止前進。這時，探馬報告：徐達率部下後撤了三十里。



26　張士德聞言大喜，道：「徐達逃命都來不及，還有什麼埋伏？」說罷又命繼續追出。



27　張士德一馬當先，長驅直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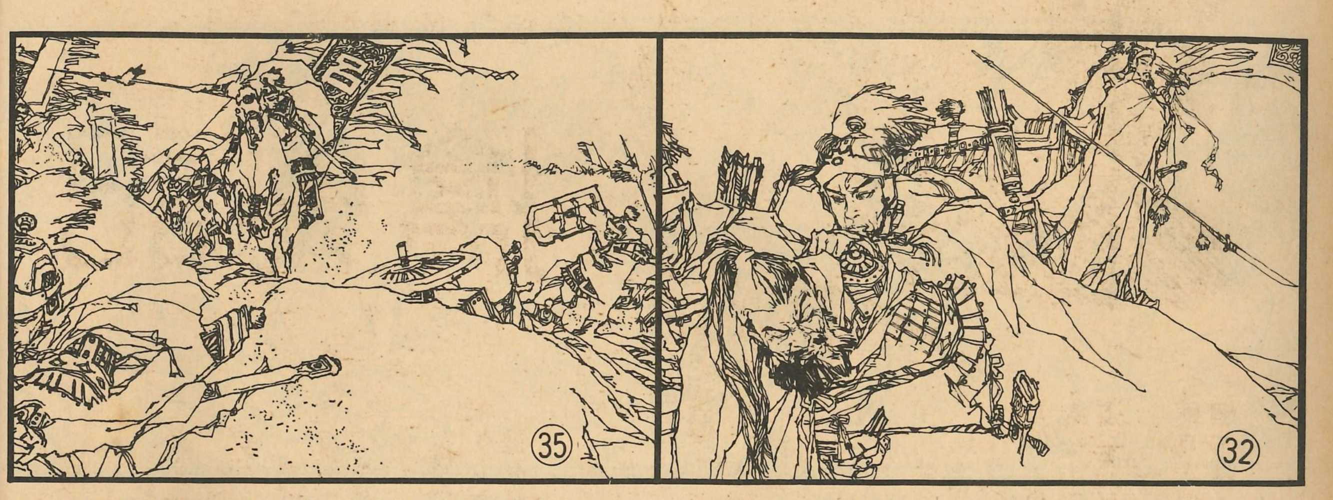
28　張士德追了半天，不見人影，不禁十分納悶。正這時，徐達一閃身，從前面跑出。

29　張士德催馬上前喊道：「徐達奸人，快來投降，免你一死！」

30　張士德求勝心切，催馬就追，只聽噗通一聲，連人帶馬掉進了陷阱，被碎草、浮土埋了起來。



31 張士德拼命掙扎。這時，馮國用、廖永安一起來到坑沿上將他綁住。張士德不服氣地大聲道：「徐達施計暗算，非英雄好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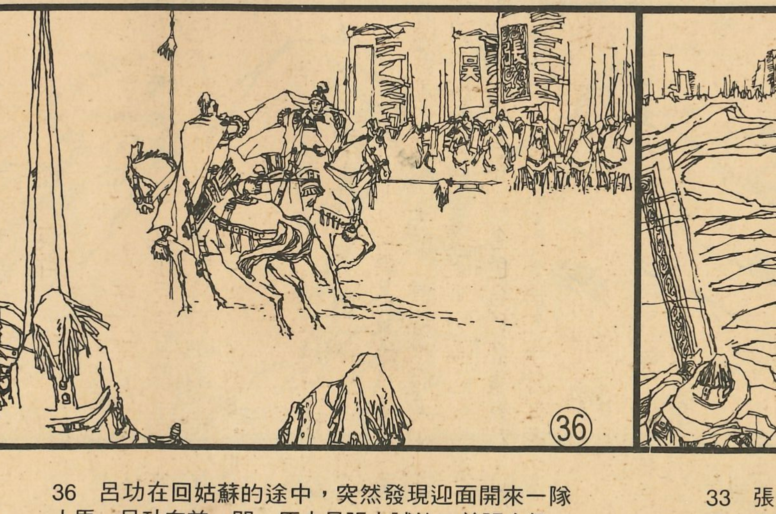
32 馮國用說：「不是暗算，乃是徐元帥的妙算也！」原來，這一切都是徐達提前布置好的。



33 張士德被擒，他的部下羣龍無首，頓時亂作一團。徐達有意讓出一個缺口，吳兵紛紛奪路而逃。

34 廖永安還要帶着部下去追擊，徐達拉住他說：「兵書上講切忌窮追，讓他們給姑蘇城裡的張士誠報喪去吧！」廖永安若有所悟。

35 逃出的吳兵跑了不遠，就遇見從宜興敗下陣來的呂功。吳兵把情況跟呂功一說，他們便一起向姑蘇奔去。



36 呂功在回姑蘇的途中，突然發現迎面開來一隊人馬，呂功向前一問，原來是張士誠的二弟張士信。

（待續）

兩期完俠情短篇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擒兇記

鐘樓懸艷女　風谷陷英豪

「哎呀！鐘樓上吊死人啦，鐘樓上吊死人啦！」

一聲驚悸的喊叫聲，撕裂了古都長安清靜早晨的寧靜環境。

時值暮秋，長安已有很濃的寒意。

刹那間，一羣睜着惺忪睡眼，裹着重衾的人們，自四面八方，像萬流歸壑一般一齊湧向高聳的鐘樓下面。

曦微中，只見一具穿着大紅衣褲的女屍，用麻繩緊繫着滿頭青絲，被高高地懸吊在鐘樓頂端的簷角上。

雖然曉色朦朧，似罩着一層輕紗，無法辨認死者的面目，但那身醒目的大紅緊身衣褲，却在長安人們的心目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有人驚呼道：「噫！那不是『俏紅綫』燕小玲嗎？」

「對呀，瞧那身大紅衣褲，不就是她的標誌嗎？」

登時，一片附和聲，議論聲，嘆息聲……匯成了一股悶雷的聲浪，使人震耳欲聾。

這離奇命案，很快的便驚動了官府，而且也很快的證實了死者的身份，確是長安鼎鼎有名的「俏紅綫」燕小玲。

「俏紅綫」燕小玲的死訊，不脛而走，僅半日光景，便已傳遍了整個古都，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



在古都北城，有座氣勢宏偉的巍峨巨宅。

門楣上的「范陽家聲」四個斗大的金字，在朝陽下閃耀着眩眼的光芒。

主人燕翼謀是個年屆花甲的老人，雖然鬢髮已大部份斑白，但精神異常矍鑠，毫無一點龍鍾老態。

這時，他正在後花園中，沐浴着溫暖的陽光，一邊欣賞着盛開的各色各種名貴菊花，意氣閒適之際，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大漢，氣急敗壞的衝了進來，喘着氣道：

「二……爺……不不……好了！」

燕翼謀雙目中寒芒一閃而逝，含笑道：「紹禹，什麼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嗯！先歇歇再說吧！」

中年壯漢車紹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黯然地道：「小玲被人謀害了！」

燕翼謀聞言，神色突變，一晃身到了車紹禹面前，十指箕張，抓着車紹禹雙肩，喝道：「你說什麼？」

燕翼謀情急一抓，深入肉內，登時，血流如注，車紹禹只痛得齜牙咧嘴，冷汗直冒。顫抖着聲，叫道：「二爺，屬下……的的雙肩……哎唷！」

燕翼謀定定神，望着車紹禹雙

肩，歉然地說道：「紹禹，老夫一時情急，使你雙肩受傷，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治傷要緊，駱總管那裡有上好的金創藥，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等你包好傷後再說吧！」

車紹禹萬分感動地道：「不！屬下這點傷勢還可以支持得住。二爺，屬下方才經過鐘樓，見小玲被吊死在鐘樓頂端的簷角上，因為圍觀的人太多，而且官府也已到場，所以屬下不敢躭誤，急趕回來向二爺稟告。」

「好！老夫知道了，你快去治傷吧！」燕翼謀强忍着心中的激動，緩緩的說道：「哦！駱總管給你敷過藥後，請他到老夫書房來一晤。」

* * *

燕翼謀剛回到書房，總管駱桑也趕來了。

「老五，玲兒被害的消息你已經知道了？」燕翼謀臉上的神情非常難看，似是突然蒼老了二十年。

「是！」駱桑凝重地道：「是紹禹方才告訴小弟的。」

「哼！他們簡直欺人太甚！」燕翼謀一掌擊在檀木案上，登時現出一隻半寸深的掌印，怒不可遏的道：「愚兄絕不與他們罷休的。」

「二哥，你可是說『長安三劍』和『潛龍堡』？」

「嘿！老五，玲兒的一身功力，你是很清楚的，憑那些二、三流貨色，能奈何得了她！」燕翼謀武斷地道：「再說，玲兒平日常接近的，也只有『長安三劍』和『潛龍堡』的子女呀！」

駱桑對燕翼謀的武斷未置可否，沉聲道：「二哥，小弟很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仇，當然是非報不可，不過，小弟以為這件事，應該要很謹慎的處理，以免被人嫁禍作弄，使親者痛，而仇者快！」

略頓又道：「玲兒的死，聽說已驚動了官府，不是小弟小覷他們，而是牽涉的關鍵人物，在武林中都有着極隆的聲譽，跺跺脚，長安城都會震動，幾個庸庸碌碌的捕頭能濟甚麼事。」

燕翼謀接口道：「愚兄並未打算依賴他們破案。」

駱桑道：「小弟的意思是『君子報仇三年未晚』，先收殮玲兒屍體，厚加安葬，然後妥謀報仇之策！」

燕翼謀沉思半晌，終於長長嘆口氣道：「好吧！愚兄心情很壞，玲兒的一切後事，就勞你負全責處理了。」

「二哥請放心，為了玲兒，小弟會盡全力的。」

* * *

威遠，是一間聲譽極隆的鏢局，長安城內鏢局雖有七、八家之多，但莫不以威遠鏢局的馬首是瞻。

總鏢頭「金劍銀旗」司馬嵐，年過五旬，以十二柄金劍和一桿銀旗，不知會盡多少武林名宿和黑道巨寇，卒贏得「金劍銀旗」雅譽，且已克享威名達二十年之久，尤其是以保鏢為業，更屬難能可貴。

他創設威遠鏢局，也有十餘年歷史，却從未出過差錯，有時還得為同行排難解困，但這並非是黑道朋友都懾服於他的武功，而是他秉性慷慨好友，處處以武義為先，所以贏得了黑白兩道一致的友誼，威遠鏢局的鏢車，才能無遠不屆，暢通無阻。

威遠鏢局的局址在東大街，八字門廬，門前旗桿石，繫馬樁，顯得異常威武莊嚴。

晌午時份，一個劍眉星目，器宇軒昂，身佩長劍，年約二十五、六的年輕人到了門前，向門房抱拳道：「借問，司馬總鏢頭可在府上？」

門房見這年輕人儀表不凡，忙陪笑道：「在，在，請問少俠，可是要見敝總鏢頭？」

那年輕人答道：「正是。」探懷取出一張大紅拜帖遞了過去，道：「勞駕代為傳報，就說狄漢臣求見。」

門房接過大紅拜帖，含笑說道：「請狄少俠在此稍候片刻，小的就去給你通報。」

不一會兒，一位修眉長鬚老人自內廳急步而出，跟在老人身後的門房，這時迅速趨前，指着狄漢臣道：「是這位狄少俠求見。」

狄漢臣迎了上去，抱拳道：「老前輩可是司馬總鏢頭？」

長鬚老人含笑答道：「老朽正是司馬嵐。」

狄漢臣證實了眼前的長鬚老人正是師執司馬嵐，便深深一揖道：「武林末進狄漢臣，拜見司馬老前輩。」

司馬嵐側身抱拳道：「狄老弟不必多禮，請到廳中待茶。」

來到客廳，狄漢臣再度抱拳長揖道：「家師着晚輩代問司馬前輩好。」

司馬嵐抱拳呵呵的笑道：「不敢當，令師可好？」

狄漢臣道：「家師托庇尚健。」

一陣俗套過後，分賓主落座，局丁獻上香茗。

司馬嵐啜了口茶，回憶着道：「老朽和令師僅於二十餘年前，在黃山論劍會上見過一次面，但他那光風霽月的儀表，和人飢己飢的仁俠胸襟，永遠深印在老朽的心上，至今仍以他的一言一行，作為處世規範哩。」

狄漢臣欠身抱拳道：「晚輩在此代家師謝謝司馬前輩的讚譽。」

司馬嵐拈鬚凝眸，仔細將狄漢臣打量了一遍，暗讚道：「好一副瀟洒的儀表，好一副清奇的骨格。」

片刻沉默，狄漢臣話入正題，神色莊嚴地道：「晚輩此次由湘入陝，一則是奉師命問候老前輩起居，同時晚輩也有個不情之請……」

「嗯！只要老朽力所能及。」司馬嵐豪放的道：「你先說說看，是什麼事？」

「燕翼謀這個人，老前輩可認識？」

「嗯，見過幾次面，是長安的首富，也是一位大慈善家。」

狄漢臣冷笑道：「成為長安首富，倒有可能，若說他是一位大慈善家，只恐未必！」

司馬嵐道：「狄老弟認識他？」

狄漢臣恨聲道：「何止認識他，晚輩此次千里迢迢，間關入城，目的就在找燕老賊算賬！」

司馬嵐點點頭道：「如此說來，燕翼謀果是我輩中人了。」

狄漢臣道：「老前輩難道不知燕老賊的底細？」

司馬嵐尷尬一笑道：「他來長安十餘年，絕口不談武事，不過，從他沉穩的步履，精湛的目光，推測他可能習過武，而且內功基礎不弱。」

狄漢臣冷笑道：「他何止學過武，內功不弱這麼簡單，二十年前，橫行川湘一帶的獨行大盜『斷魂鏢』燕震南，老前輩大概不會不知道吧！」

司馬嵐雙眉一挑，驚詫道：「老弟是說，燕翼謀就是『斷魂鏢』燕震南的化身？」

狄漢臣道：「正是。」

司馬嵐嘆口氣道：「如此說來，這老賊的城府，實在深得太可怕了，這十幾年，竟被他騙過了長安一帶的所有武林同道。」

略停，又問道：「老弟和燕翼謀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竟然千里追踪。」

狄漢臣道：「其實晚輩和他並無甚不解之仇，所以，晚輩在得到他潛居長安的消息，而準備束裝就道時，家父還曾阻止晚輩向他報復呢，這箇中原委，說來話長，以後有機會，當詳細說給老前輩聽。」

狄漢臣既不願意現在說，司馬嵐自然不便勉强，却將話題轉到「俏紅綫」燕小玲之死：「老弟可知燕翼謀的閨女『俏紅綫』燕小玲被人謀殺之事？」

狄漢臣黯然地點點頭道：「晚輩已於來陝途中聽人說過，到長安後，也經過一番調查，覺得其中情况極為複雜，須要深入瞭解，而晚輩初到貴境，人地生疏，所以希望老前輩賜助。」

司馬嵐迷惑了，茫然地望着狄漢臣，他眞不知這年輕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既是千里尋仇而來，却又不速採取報復行動，反而關心仇人之女的死，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狄漢臣心思靈敏，已窺透司馬嵐的心意，一聲微喟道：「老前輩還不了解燕翼謀的家庭狀况？」

司馬嵐搖搖頭，道：「老朽只知道他髮妻早喪，未再續絃，膝下僅有燕小玲這唯一掌上明珠。」

狄漢臣冷冷一笑道：「燕翼謀從未成親，那來的女兒，其實燕小玲根本不姓燕，而是晚輩厲三叔的女兒，燕老賊殺了厲三叔後，順手擄走了剛牙牙學語的小玲，不過聽說他對小玲倒視同己出，疼愛有加，也許這是他的一種贖罪心情吧？」

司馬嵐這才恍然大悟「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狄漢臣道：「所以晚輩先給小玲報仇，回頭再找燕老賊算賬。」

司馬嵐頷首「嗯」聲道：「老弟需要老朽怎麼樣的協助呢？」

「為了便於查出兇手，晚輩想結識常和小玲交往的那羣人，希望老前輩能設法代晚輩製造機會。」

「這個……」

「老前輩可有礙難？」

「老朽並不是怕事。」司馬嵐苦笑道：「只是老朽與『長安三劍』和『潛龍堡』堡主雖都認識，却並無深交，尤其是小一輩的，更連話也未曾交談過……這樣吧，老弟先在舍下歇息一二日，老朽即刻去拜訪一位朋友，如得到敝友的承諾，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狄漢臣道：「只是麻煩前輩，使晚輩心下難安。」

司馬嵐微微一笑道：「老弟千萬不要見外，如果煩悶，附近有許多名勝古蹟，可以去遊覽一番，老朽吩咐夏鏢師為老弟作响導。」說完，招來一名局丁，領着狄漢臣至客房安頓。

* * *

流光如矢，狄漢臣在威遠鏢局等待了三天，仍未見司馬嵐轉來，雖然款待週到，而且夏鏢師也常到客舍來陪他聊天，但心裡有事，縱使强打精神應酬，也顯得很勉强，夏鏢師看在眼裡，這天對他道：「狄少俠，敝局主許是因事羈留，可能多躭擱三兩日，今天天氣很好，狄少俠如有興趣，咱們不如去遊遊小雁塔？」

狄漢臣見夏鏢師一片熱心，自然不便拒絕，於是兩人離開了鏢局，安步當車，向城南而去。

小雁塔在南門外，經過一座鎮甸，再南行里許，便可看到一座巍

峨古刹，廟門上端懸着一塊黑底金字橫匾，是「荐福寺」三個漢隸門額。

據說荐福寺是隋煬帝屬藩時的舊宅，後來改建廟宇，名大獻佛寺，到武后掌政時，才改稱荐福寺。

小雁塔在荐福寺最後面，相傳是唐中宗即位後，宮內妃嬪們集資興建，高二十餘丈，共十五級，因和大雁塔相對峙，所以稱做小雁塔。

因是三秋難得的好天氣，拜佛遊塔的人很多，眞說得上是車水馬龍，遊人如過江之鯽。

荐福寺前的廣場上，有形形色色的行業，人聲嘈雜，顯得份外熱鬧。

狄漢臣人本俊秀，配上一身文士服飾，愈襯托得儒雅，瀟洒風流。

他們一路行來，曾順道瞻仰了孔廟和碑林，狄漢臣允文允武，還購了幾張漢碑拓本和懷素草書千字文。

到達荐福寺，已是晌午時份，夏鏢師指着一個賣飲食的攤子道：「他的臘羊肉和鳳翔酒很道地，狄少俠有興趣品嚐品嚐嗎？」

狄漢臣無可無不可的點點頭，兩人於是便在賣臘羊肉的攤子找了個座位，要了一盤臘羊肉，一盤羊爆肚，一盤灌血腸和兩斤鳳翔酒，這些酒菜，都是極道地的長安口味。

半日閒遊，狄漢臣的心情似乎開朗了許多，這時兩人淺酌低斟，天南地北談個不亦樂乎，頗爲投機，兩斤鳳翔酒已在不知不覺間喝了個壺底朝天。

夏鏢師還嚷着添酒，狄漢臣含笑阻止道：「小弟量淺，再喝下去就無法去欣賞小雁塔勝景了。」

夏鏢師見對方果已玉面微酡，不便勉强，一笑作罷。

於是兩人經過數重大殿，才見一塔高聳。

這座小雁塔兩端細，中間粗，像一隻巨梭插在那裡。

塔中央有一條尺許寬裂縫，將塔自上而下分成兩爿。據傳說這條裂縫係於百年前，被一次大地震震開的，歷百年而不坍，仍是巍然對峙，確是奇事。

夏鏢師以响導自居，從旁爲狄漢臣解釋小雁塔的歷史和奇異之處，狄漢臣只聽得「嘖嘖」稱奇不已。

遊小雁塔的人羣熙來攘往，且其中有不少女眷，狄漢臣目光一掠，無意間發現一個年輕人和一個中年漢子，正鬼鬼祟祟的在交頭接耳，四道烱烱目光，投射向一個盛裝的少女。

狄漢臣目光異常銳利，已看出那年輕人和中年漢子都具有一身很好的武功，祇是舉止詭秘輕浮，似非是正派中人物。

夏鏢師也發覺了，他用手肘輕輕的撞了狄漢臣一下，低聲說道：「狄少俠，咱們走吧！」

狄漢臣轉頭望了夏鏢師一眼，見夏鏢師的目光也正投向那詭秘輕浮的年輕人和中年漢子，不禁問道：「夏鏢師，你認識他們？」

夏鏢師點點頭道：「咱們離開這裡後，再告訴你。」

狄漢臣無奈，隨着夏鏢師匆匆離開了荐福寺。

歸途中，狄漢臣又追問那年輕人和中年漢子的來歷。夏鏢師反問道：「狄少俠，可知『蛇神』夏侯勤其人嗎？」

狄漢臣愕然道：「夏師傅是說那年輕人就是夏侯勤嗎？」

夏鏢師道：「不，他是夏侯勤最心愛的弟子『蛇二郎』鍾健，那中年漢子是『蛇莊』的一名武師，姓苗名元，匪號『踏雪無痕』，輕功極好。」

狄漢臣沒有答話，沉默了一會兒，突然道：「這兩個傢伙會不會幹採花勾當？」

夏鏢師一愕，說道：「你怎麼會發此奇想？」

狄漢臣正色道：「這並非奇想，方才夏師傅也看到他們在一個少女背後指指點點，鬼鬼祟祟的，十之八九沒存着好心眼兒。」

夏鏢師「嗯」聲道：「他們那種詭秘舉動，確是不無可疑，不過據夏某所知，『蛇神』在武林中雖不是個正派人物，但對於『色』，確是自律甚嚴，相信他門下也絕不敢這樣明目張膽，觸他所忌，也許是另有原因吧！」

狄漢臣聽夏鏢師一番解釋之下，口中雖然唯唯，但心中仍難釋疑，他夏鏢師可能是心存顧忌，因爲一個經常走鏢在外的人，是不願輕易開罪別人的，接着聯想到司馬嵐，不禁心中一動，暗道：「莫非司馬嵐也是爲此而避不見面？」

於是，他暗自作了一個決定，假如司馬嵐今天不再回來，明天便離開威遠鏢局，以免使人作難。

* * *

午夜，突然風狂雨急，雷電交加。

狄漢臣正在打坐調息，忽聽房外有人輕敲着房門，低聲叫道：「狄少俠，狄少俠，請醒醒啊！」

「誰啊？」狄漢臣輕輕應道。

「王武。」門外人輕聲道：「敝局主已冒雨趕回來了，請狄少俠到大廳，有急事相告。」

「啊！」狄漢臣彈身而起開了房門，見門外一個局丁，手提一盞氣死風燈在相候。

到了大廳，司馬嵐已站了起來

，含笑道：「幸不辱命，只是害狄老弟久等了，眞是抱歉得很。」

狄漢臣頓感臉上一陣臊熱，遊小雁塔歸途中，他還在懷疑司馬嵐有意避不見面，想不到人家却如此熱心，忠於所托，怎不使他汗顏無地。

他神情尷尬的抱拳一揖道：「老前輩，辛苦了！」

司馬嵐愉快地笑道：「狄老弟，來，老朽爲你引見一位朋友。」

狄漢臣這才留意打量和司馬嵐相對而坐的年輕人，面如重棗，兩道長眉斜飛入鬢，虎目、巨鼻、海口，身材魁梧，一身勁裝，右肩頭露出半截刀柄，顯得異常威武。

司馬嵐指着面如重棗的年輕人道：「皇甫少華。」

狄漢臣抱拳道了聲：「久仰！」

司馬嵐又指着狄漢臣爲皇甫少華引見了，兩個年輕人雖然素未謀面，却一見如故，都有種惺惺相惜之感。

兩個年輕人寒暄了一番，司馬嵐才輕聲咳了一聲，向狄漢臣微笑道：「這三天狄老弟一定等得萬分焦急了。」

狄漢臣紅着臉道：「不會，這幾天讓老前輩鞍馬勞頓，使晚輩心中甚是不安。」

「前天，」司馬嵐道：「老朽和老弟分手後，便策馬趕往太乙谷，本想不管事情是否成功，第二天便可以趕回來，不料事與願違，老朽趕到太乙谷時，我那位老友『避塵客』皇甫長虹也正好剛離開太乙谷，往涇陽訪友，致撲了一個空，一時頗感進退維谷。」

皇甫少華道：「小侄當時因見司馬叔一臉沮喪神色，心知必有重要事故，才謊言家父就在近處，將司馬叔留下，想不到家父果於今午就匆匆趕回家了，這也許是你老和家父的心靈感應吧！」

司馬嵐笑道：「既使是你不謊言挽留，愚叔也會留下來等兩天的，因爲我知令尊離家決不會太遠，也不會太久的。」

「爲什麼？」

「放心不下你這個寶貝兒子呀。」

狄漢臣也不禁爲之莞爾。

司馬嵐又轉頭向狄漢臣道：「今天正午，老朽正和少華圍棋，他爹回來了，老朽便將你的意思告訴他，轉請他幫忙引見，嘿！他是答應了，却絕不相信燕小玲之死，會與他們有關。」

皇甫少華接口道：「燕小玲和『長安三劍』以及『潛龍堡』堡主的子女，在長安有『小七劍』之稱，他們經常結伴到舍下去，所以小弟也和他們交往很深，了解也很清楚，如說燕小玲之死，是他們小七劍之內的人所爲，連小弟也不相信。」

狄漢臣微微一笑道：「皇甫兄請不要誤會，在下並未肯定燕小玲之死與誰有關，因在下對長安環境完全陌生，所以希望從經常與小玲交往的朋友中探索，也許能找出些蛛絲馬跡來。」

皇甫少華抱拳道：「小弟不善說詞，唐突之處，還請狄兄包涵。」

狄漢臣也忙抱拳道：「皇甫兄直言無諱，足見坦率，以後還希望皇甫兄能不時從旁指點指點呢！」

司馬嵐笑道：「兩位不必禮尚往來了，現在已是子正，即時動身！黎明前還可能趕到太乙谷呢？」

狄漢臣道：「皇甫兄奔馳了半夜，難道不稍事歇憩？」

皇甫少華道：「不必了，他們小七劍，不，現在應該是小六劍了，也許午前會去舍下，這正是個好機會，我們要趕在他們前面，所以家父才命小弟來爲狄兄領路。」

狄漢臣十分感動地抱拳道：「在下承賢父子如此關愛，將來眞不知如何報答呢？」

皇甫少華道：「家父對令師『湘江老人』武老前輩的高風亮節、俠義胸襟，常讚不絕口，狄兄再說這些感激的話，就顯得太見外了。」

司馬嵐道：「話越說越多，老朽已着人爲兩位備好坐騎，時間關係，狄老弟的兵刃已掛在馬鞍上，時間關係，老朽也不虛套留兩位了。」

狄漢臣和皇甫少華辭別了司馬嵐，離開了長安城，胯下馬匹都是百中選一的蒙古良駒，一路奔馳，快如電閃，六十里路程，居然不到兩個時辰便已到達了。

太乙谷在長安城南，與咸寧縣分界，谷口有一塊巨石，形狀如鼈，所以又名叫石鼈谷。

入谷道路甚爲狹隘，僅容兩騎並馳，深入三里許，才豁然開朗。

谷外已感寒風撲面，但谷內却是溫暖如春。

這時，天色已破曉，只見到處喬木葱蘢，遍地嫣紅姹紫，疏疏落落的房屋，都隱現在綠蔭深處，狄漢臣不禁讚道：「好美的景色，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想來也不過是如此。」

皇甫少華笑道：「狄兄如果有意長住下去，小弟倒也無任歡迎呢！」

狄漢臣也笑道：「這種神仙境地，只配高人雅士居住，可惜在下一身俗骨，無福消受。」

談笑間，前面忽展現一片桃林，枝頭花蕊盛放，燦爛似錦，狄漢臣正讚嘆間，皇甫少華已用手一指道：「寒舍就在這片桃林中間。」

話聲方落，忽聽一絲極微，但

極清晰的語聲，自桃林中傳出：「是少華回來了嗎？」

皇甫少華也運功束聲成絲道：「是的，爹，和狄少俠一道而來呢！」

散去功力，轉向狄漢臣道：「家父尚在客堂相候。」

這片桃林廣及數十畝，中央有數畝方圓的空地，搭蓋看一座房屋，一個長鬚過腹的相貌清奇的中年人，正含笑負手站在門前。

皇甫少華低聲向狄漢臣道：「這便是家父了。」

狄漢臣見那中年人一派仙風道骨，不禁肅然起敬，抱拳道：「晚輩狄漢臣，拜見皇甫老前輩！」

說罷，便待拜了下去。

中年人皇甫長虹微笑道：「狄少俠遠來是客，不必多禮了，請到客堂待茶。」

也未見他有任何動作，狄漢臣只覺得有一股極柔和的無形勁力，將自己身體抵住，怎樣掙扎也拜不下去。

狄漢臣深知這些世外奇人異士多不喜俗禮，便也祇能作罷。

客堂中燃着的一盞豆油燈，火光仍在晨風中微微搖曳。

分賓主落座後，皇甫少華端上一杯香茗，狄漢臣略一沾唇，即感一股清香直沁肺腑。

皇甫長虹喝了一口茶，含笑道：「狄少俠的來意，已聽司馬嵐老弟說過了，老朽也很樂意幫這個忙，不過，據老朽多年的觀察，『長安三劍』和『潛龍堡』堡主的幾個子女，平常雖好嬉戲，但絕不會去幹那種卑鄙的事情，當然啦，也許老朽老眼昏花，看走了眼，總之這件事情關係太大，希望狄少俠能清除先入為主的成見，找出眞正的主兇，不但給死者報了仇，而且也還了無辜者的清白，老朽就心安理得，感激萬分了。」

狄漢臣聽得悚然動容，欠身一禮，道：「老前輩訓誨得是，晚輩會緊緊牢記在心的。」

皇甫長虹微微一笑，又道：「老朽和令師『湘江老人』武大俠雖然緣慳一面，却是神交已久了，所以希望狄少俠不要在舍下感到拘束。」

狄漢臣忙道：「皇甫老前輩年高德劭，您口頭的『少俠』二字，晚輩萬萬不敢當，還是請直呼晚輩之名可也。」

皇甫長虹笑道：「這樣老朽就托大了，稱你一聲賢侄了，今天三劍和尹堡主的男女公子，很可能會到舍下來，老朽就說你是我老友『湘江老人』武涵的弟子，奉師命專程來太乙谷探候，被老朽留上住些時，這樣可好？」

狄漢臣欠身道：「晚輩一切悉聽老前輩吩咐。」

皇甫長虹搖頭嘆道：「老朽行年六十有五，今天才領略說謊的難處，竟比捧泰山超北海尤為不易了。」

狄漢臣起身一揖到地道：「都是晚輩累及您老了。」

皇甫少華這時插言道：「狄兄初來谷中，孩兒想領他到各處走動，好嗎？」

皇甫長虹道：「速去速回，免得他們來了，還得爹派人去找你們。」

這座太乙谷足有二、三十里方圓，一望平疇，谷中縱橫着數條溪流，游魚可數，靠谷底是肥沃良田，幾佔谷地三分之二，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往來的人們，無論男女老幼，都是融融樂樂，充滿了怡然自得的情趣。

這時太陽已昇得很高，狄漢臣雖遊興仍熾，因記着皇甫長虹臨行時叮囑的話，不敢躭誤太久，便向皇甫少華道：「皇甫兄，我們出來的時間很長了，還是早點回去吧，以免令尊盼望。」

皇甫少華對這裡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自然並不感到新奇，祇不過是為陪狄漢臣而已，狄漢臣既然提議回去，他是自無異言。

回到桃林，見門前繫着很多匹馬，便笑向狄漢臣道：「他們已經來了。」

略微一頓，又神秘的望着狄漢臣，低聲語道：「邵艷姬人如其名，確是艷若仙姬，但目空四海，而且脾氣忽冷忽熱，很不易捉摸，狄兄以後可得特別小心！」

狄漢臣微微一笑道：「謝謝皇甫兄指點，在下會時時留意的。」

「哈哈，少華已經回來了，用不着派人去找了。」說話的是個豹頭環眼，年約二十七、八的年輕人。

接着由屋內又走出來三男二女，年齡都約二十出頭，一律緊身衣靠，肩掛披風，頭戴馬連坡斗篷，腰懸弓箭，背負長劍，雖然妍媸不一，却是個個英姿颯爽。

皇甫少華笑道：「對不起，勞各位久等，來，小弟為各位引見一位朋友。」

豹頭環眼的年輕人笑道：「咱們已聽老伯說過了，是『湘江老人』武老前輩的高足，狄漢臣狄少俠，是嗎？」

狄漢臣含笑抱拳道：「在下狄漢臣，請多指教！」

皇甫少華指着豹頭環眼的年輕人道：「這位是『小霸王』尚俊，咱們之間數他年歲最大，所以大家都稱呼他大哥而不名。」

狄漢臣抱拳道：「久仰！」

皇甫少華接下來指着一個艷如

桃李，冷如冰霜的紫衣姑娘笑道：「這位是咱們這羣裡有名的小……」

紫衣姑娘柳眉兒一揚，嬌嗔着道：「皇甫少華，你若敢胡說八道，姑娘就跟你沒有完！」

皇甫少華嚇得一吐舌頭，轉向狄漢臣低聲說道：「狄兄，小弟說的不假吧！」

狄漢臣笑了笑，紫衣姑娘却粉面凝霜，玉腕一抬，「嗆郎」聲中長劍業已出鞘，指着皇甫少華嬌喝道：「你在姑娘背後編排了些什麼？快說，不然的話，姑娘我就和你拚了。」

皇甫少華笑着躲到狄漢臣背後，求饒道：「好姐姐，請不要生氣嘛，小弟即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隨便編排姐姐妳呀！」

「那你說了我些什麼？」

「小弟只是說咱們幾個人裡面，數姐姐的劍法最好，尤其是那套『越女劍法』，確已是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界了。」

「哼！鬼話連篇，誰相信！」紫衣姑娘說這話時，已納劍入鞘，臉色也緩和了下來。

眞是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人，大概沒有一個不愛奉承的。

皇甫少華這才重指着紫衣姑娘道：「芳名邵艷姬，綽號『紫衣玉女』！」

狄漢臣也抱拳道了一聲：「久仰！」

其餘四人是：

「追風拿月」邵百齡，他是邵艷姬的胞弟。

「怒海潛龍」尹聰。

「劍紅影綠」艾佩佩。

「玉面虎」艾一鳴，他是艾佩佩的胞弟。

狄漢臣一一抱拳道一聲：「久仰！」

一一引見完畢，皇甫少華笑道：「各位，來得眞是凑巧，今天狄兄遠道而來，家父欲為他洗塵，正感場面單調呢，這下可熱鬧了。」

「紫衣玉女」邵艷姬小嘴一撇，冷哼聲道：「你用不着拿話點我們，既然不歡迎，咱們走就是，什麼凑巧不凑巧的，齡弟，走！」

皇甫少華一愣，忙打躬作揖的陪着笑臉哀求道：「好姐姐，妳知道小弟不會說話嘛，得罪之處，小弟願意領罪，只請姬姐姐別生氣。」

「小霸王」尚俊笑着出面打圓場道：「二妹，大人不記小人過，何必和他生那些閒氣。」

皇甫少華打蛇隨棍上，笑道：「尚大哥說得對，姬姐何必和小弟生這些閒氣，喏！小弟這廂賠個不是了。」

說完，果然一本正經的唱了個肥喏。

邵艷姬啐道：「油腔滑調！」終於「噗嗤」一聲的笑了起來。

人美，笑起來更美，眞如百花綻放，一片熙和，狄漢臣看得不禁一怔。

這時，從屋內傳來皇甫長虹的聲音：「少華，陪客人進來坐吧！」

客堂內已擺上一桌豐盛的菜餚，自然是推皇甫長虹坐首席，狄漢臣次之，皇甫少華下首執壺斟酒，其餘小六劍隨意入座，賓主九人團團滿一桌。

酒過三巡，皇甫長虹見席間氣氛太過嚴肅，心知是因為自己在場之故，使這羣年輕人受到拘束，於是便借意托詞退席。

八個年輕人立刻活潑起來，有說有笑，觥籌交錯，這頓酒整整喝了兩個時辰才在意猶未盡之中結束。

狄漢臣一表堂堂，口齒伶俐，小六劍都對他頗有好感，尤其是和其中四個男的，談得極為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席間，小六劍當面向狄漢臣邀請，並邀皇甫少華作陪，狄漢臣正中下懷，自然是滿口答應。

＊　＊　＊

長安三劍是「震天劍」邵菊人，住在長安東城。

「離火劍」尚子謙，住在南城。

「無刃劍」艾艮弼，住在北城。

「潛龍堡」在北門外的龍首山上，堡主尹雁南，擅使一柄吳鈎劍和十二支子母金梭，所以在武林中贏得「劍梭雙絕」的雅號。

這是太乙谷皇甫長虹為狄漢臣洗塵後的第三天，「小霸王」尚俊便發了請柬，邀約的當然仍是原班人馬。

不到半刻，客人都已到齊，酒席也是擺在大廳內，說不盡的山珍海錯，玉露醇醪！

「離火劍」尚子謙，年逾五旬，但因個性爽朗，和一班年輕人談得頗為投機，對狄漢臣的謙遜達禮，尤其另眼相看。

「紫衣玉女」邵艷姬也似脫胎換骨，顯得極為文靜，嬌臉上永遠綻着一絲微笑，兩道含情脈脈的眼光，不時有意無意地向狄漢臣瞟去。

這些都落在皇甫少華的眼中，不覺暗暗好笑。

正當大家談得興高采烈之際，一個僕人裝束的中年漢子匆匆走了進來，彎着腰在「小霸王」尚俊耳邊低聲說了幾句，尚俊臉色一沉道：「你去告訴他，我不在！」

中年漢子唯唯，正欲退下，尚子謙阻止道：「等一下！」轉向尚俊問道：「是誰？」

尚俊一副不屑的樣子，冷冷地道：「又是那個小玩蛇的，孩兒一見到他那副輕薄的樣子，就想作

嘔。」

尙子謙肅容的道：「不管怎樣，人家是依禮拜訪，怎可拒人於千里之外，爹可不准你對人如此無禮！」

尙俊忙改口道：「爹教訓得是，孩兒這就去見他。」

尙子謙道：「酒菜現成，也邀他進來喝一杯。」

尙俊連聲應「是」，和中年漢子一同走了出去，一會兒便陪同着一個斷眉吊目，身材瘦長的年輕人走了進來。

狄漢臣目光突然一亮，這人不正是曾在荐福寺有過一面之緣，據夏鏢師說是「蛇神」夏侯勤的心愛弟子「蛇二郎」鍾健嗎？這倒好，正想設法套他的底細，竟然鬼使神差的在這裡不期而遇。

尙俊在自己身邊爲鍾健排了個座位，却並未給狄漢臣引見。

其餘幾個年輕人顯然都對「蛇二郎」不太友善，一個個緊繃着臉，方才的和諧氣氛，登時一掃而空。

「蛇二郎」鍾健似乎並不在意，落座後，端起酒杯便開始敬酒，第一杯自然是敬長輩「離火劍」尙子謙，其次便輪到了敬狄漢臣了，端着杯子笑道：「請恕在下眼拙，這位兄台好像是從未謀面，可否請教尊姓台甫？」

狄漢臣含笑道：「在下狄漢臣，世居三湘，這還是初次遠行入陝，以後還請鍾兄多多指教。」

鍾健含笑道：「指教可不敢，以後，大家互相切磋，狄兄如不見棄，歡迎到敝莊去玩。」

狄漢臣點點頭，說道：「有空一定專誠登門拜訪！」

鍾健答道：「萬分歡迎，在下先借花敬佛，敬狄兄一杯，乾！」

接着，便敬小六劍和皇甫少華，但受者神情都極冷漠，尤其是邵艷姬和艾佩佩，更是一副厭惡的樣子。

這頓酒終於在極不和諧的氣氛下草草結束，鍾健臨行時，還頻頻和狄漢臣相邀，道：「狄兄，有空時一定要來蛇莊玩玩。」

鍾健離去後，幾個年輕人又恢復了談笑風生，但談話的資料，却集中在蛇莊和「蛇二郎」的身上。

「誰願意到蛇莊那種鬼地方去玩，陰森森的，遍地是蛇，眞嚇死人啦！」邵艷姬呶着小嘴的說。

「可不是嗎？小玲常誇膽大，咱們那次去，還不是把她嚇了個半死。」艾佩佩附和的說道。

「女孩子怕蛇怕老鼠是天性嘛，其實有什麼可怕呢！」皇甫少華笑着道，眼睛却瞧着邵艷姬，含着報復的意味。

「哼！鴨子死了嘴硬！」邵艷姬狠狠的瞪了皇甫少華一眼，又轉向狄漢臣含笑道：「下次該輪到咱們家了，三日後的中午，希望狄少俠能賞個光，恕不另柬相邀了。」

狄漢臣抱拳歉然道：「承邵女俠芳命邀宴，敢不從命，只是在下無德無能，辱蒙各位如此敬重，眞是既感且愧，寸心不安。」

邵百齡笑道：「狄兄說話太客氣了，假如咱們姊弟將來有機會去三湘一遊，還不也要到府上打擾，個性相投嘛，有什麼不安的。」

皇甫少華鼓掌大笑道：「對，咱們結伴去，如果能有一頂花轎，一路上吹吹打打的，就更有意思了。」

邵艷姬沒由來的突然感到臉上一陣臊熱，別過頭去，找艾佩佩說話。

狄漢臣也覺得皇甫少華話中有刺，感到很不好意思，幸喜其他的人談興正濃，沒有注意，否則狄漢臣眞是要無地自容了。

＊　＊　＊

經過了幾番酬酢，由於狄漢臣的穩重和風趣，不但和小六劍建立了良好的情感，連老一輩的長安三劍和潛龍堡主，也覺得這年輕人風骨不凡，器重有加了。

＊　＊　＊

初冬凌晨，狄漢臣剛做完了早課，忽聽皇甫少華在窗外低聲呼喚道：「狄兄！狄兄！」

狄漢臣應道：「是少華嗎？」

皇甫少華道：「正是小弟，狄兄請快出來一下！」

狄漢臣聽皇甫少華聲音惶急，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急忙整理一下衣衫，開門而出的問道：「有什麼事？」

皇甫少華道：「邵艷姬來了，現在客堂，她要見你呢！」

狄漢臣愕然道：「這大清早，就她一個人？」

皇甫少華點點頭道：「你快去吧，小弟看她臉色不好，未敢多問，大概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狄漢臣來到客堂，見邵艷姬臉色蒼白，愣愣地站在那裡，一副失魂落魄，盈盈欲淚的樣子，不禁暗吃一驚，低聲招呼道：「邵姑娘，邵姑娘。」

邵艷姬輕「嗯」了一聲，終於忍不住兩泡熱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汨汨順頰而下。

「邵姑娘，請冷靜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姬姐，堅强點，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皇甫少華只知道邵艷姬刁蠻，喜歡使小性子，從未見她流過淚，今天這種情形，他還是第一次見到，心知一定發生了極嚴重的事情，否則，以她的個性，決不會在人前落淚的。

「是呀！發生了什麼事情，妳說出來，咱們也好商量個應付的方法呀！」狄漢臣也溫言催促她說。

「他們五個人都被惡鬼給擄去了。」邵艷姬這時果然冷靜下來，拭去滿臉淚痕後低聲說。

狄漢臣了解所說的「五個人」，是小六劍除她之外的五個人，不禁萬分驚詫，他道：「惡鬼？妳是說他們被惡鬼擄去了？」

邵艷娘點了點頭，但旋即補充說明道：「是很多人化裝的惡鬼。」

「哦！」狄漢臣心裡覺得很是好笑，但却强忍住了，沒敢笑出來。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昨夜，子正光景。」邵艷姬說。

狄漢臣轉向皇甫少華道：「少華弟，麻煩你給邵姑娘倒杯熱茶，好嗎？」

皇甫少華扮了個鬼笑臉，一溜烟往後面倒茶去了。

「邵姑娘請坐。」狄漢臣擺擺手，說道：「請慢慢說，希望在下能爲邵姑娘稍盡棉力。」

「事情是這樣的。」邵艷姬落座後道：「昨日傍晚時分，尙大哥酒完馬上回去，路上一個小孩子攔住他，遞給他一張字條，尙大哥看完後非常生氣，回家後便着人分途邀我們去他家會齊……」

狄漢臣插口問道：「那紙條上寫些什麼？」

「只寫着……」邵艷姬話說一半，皇甫少華端着茶盤，又像旋風般捲了進來，叫道：「慢點，慢點，小弟還沒有聽着開頭呢。」

茶盤內有三盞滾燙的蓋碗茶，他送上一盞給邵艷姬，一盞給狄漢臣，在自己面前也留下一盞。

狄漢臣於是簡略地將邵艷姬說過的一段話，又重復叙述了一遍，邵艷姬也趁空啜了幾口熱茶，才接下去說道：「紙條上只寫着：『子正黑風谷』五個字，另外畫了六支斷劍，但未署名……」

狄漢臣道：「於是你們就按時趕到黑風谷去了？」

邵艷姬點點頭「嗯」了一聲。

「幾位老人家知不知道？」狄漢臣說的「老人家」，自然是指「長安三劍」和「潛龍堡」堡主。

「因爲字條上分明衝着咱們寫的，所以大家都不主張讓爹知道。」

「以後呢？」

「咱們六人六騎，趕到黑風谷，正好子正……哦，狄兄，大概還沒到過黑風谷吧？」

狄漢臣搖了搖頭，皇甫少華搶着道：「小弟倒是去過兩次，那眞是個荒涼險惡的地方，谷中衰草沒脛，遍地都是峥嶸亂石，不用說是夜晚，就是大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使人寒毛直竪。」

「咱們原以爲既然下書挑戰，一定是雙方排開陣式，或單打，或混戰，硬拚一場的，想不到一到黑風谷後，連半個人影也沒見着，咱們心中正在嘀咕，忽見滿谷中鬼火飄浮，夾着聲聲凄厲的『吱吱』鬼叫聲，那種恐怖情景，使大家頭皮發炸，艾佩佩當場被嚇昏過去，幸尙大哥還能鎭定，告訴大家這是敵人的卑鄙詭計，可是我……我……」

邵艷姬心有餘悸地頓了一頓，同時粉面上也流露出一片愧色，囁嚅地道：「我雖然不像艾佩佩那樣被當場嚇昏過去，但也渾身像篩糠的抖個不停，尙大哥見我這般模樣，便命我帶着嚇昏的艾佩佩退出谷來，在谷外給他們接應，我當時雖覺得不應該臨陣退縮，但實在受不了那種恐怖的壓力。」

「誰知當我正彎腰去抱艾佩佩時，突見那些飄浮的暗綠鬼火，突然出現十幾個滿身血污的猙獰惡鬼，張牙舞爪，似欲擇人而噬，我們一行，本來入谷尙不甚遠，這時我的神智，已在那種恐怖的情景下，完全崩潰了，竟棄下他們，像瘋狂般地不顧一切，獨自衝出了這黑風谷……」

狄漢臣神色越見溫和地問道：「他們沒有在谷口設置埋伏？」

「沒有。」邵艷姬似受狄漢臣的感染，情緒漸漸的平靜下來，啜了口茶又道：「谷外倒有二個穿黑色勁裝的中年漢子，他們正欲趕去牽我們繫在樹下的馬匹，一見我衝出谷來，兩人怔了怔，便各掣兵刃向我圍了上來，他們的武功並不十分高明，但却溜滑得緊，加以我當時心神不寧，所以始終無法將他們制服……」

「妳沒聽到谷內有什麼動靜？」

「動靜？」邵艷姬偏着頭想了一會兒，突有所憶的道：「對了，我好像聽到有吹竹的聲音。」

「嗯！以後呢？」

「經過一陣的打鬥，我的神智反而清醒多了，這時大概已是五更方興，已隱約聽到遠處的雞啼聲，我正準備痛下殺手，制服眼前二人，逼問在谷中裝神扮鬼嚇人的那班人是何來路，想不到谷口適時『吱吱』兩聲，冒出幾個曾在谷內見過的猙獰惡鬼，我雖然心理上已有準備，並不感到恐懼，但突然間見了也被嚇了一跳。」

「當時我心中一陣電旋，在谷內的五個人，可能是完全被擒或被害了，不管是報仇或營救，都須要我去報訊，所以……」

「邵艷姬妳做得很對！」狄漢臣攔住她再往下說，接口溫言安慰道：「而且更不必自責，因爲同歸於盡，於事毫無補益，現在最低限度

，我們已獲得一些蛛絲馬跡……」

皇甫少華悶了半天，這時急問道：「狄兄是說，已經知道那班裝神扮鬼的賊人來歷了？」

狄漢臣搖搖頭道：「現在尚不能肯定，不過在下相信已有跡可尋了。」

又轉向邵艷姬道：「邵姑娘終宵未眠，是否須要歇息片刻？」

邵艷姬蕙質蘭心，已聽出絃外之音，勉强逼出一絲笑容道：「狄兄可是要往黑風谷一探究竟？」

狄漢臣道：「在下只是想去看看，證實一下推想。」

「狄兄，準備什麼時候去？」

「等邵姑娘恢復疲勞之後，咱們一道去。」

「小妹並不覺累，不用歇息了，要去，現在就走。」

「這……」

「小妹眞的不累嘛，走吧！」

「狄兄，你可不能把小弟扔下啊！」皇甫少華急急的向狄漢臣說道。

「那你快去稟告令尊一聲，在下和邵姑娘在此等候你啦。」

「家父要到巳時才能下功。」皇甫少華道：「請你們稍候片刻，小弟去帶點小玩意在身上，也許臨時能用得上哩。」

皇甫少華很快的去而復返，手中已多了一根龍頭桿棒，和左腰間加掛一隻鼓蓬蓬的鏢袋。

邵艷姬摸摸肩頭的劍柄，見狄漢臣並未携帶兵刃，不禁關心的道：「狄兄，你不帶兵刃嗎？」

狄漢臣拍拍腰際笑道：「在下的兵刃，是片刻不離身的。」

於是，三騎快馬，在崎嶇不平的小道上蕩起了一片蔽天黃霧，不到一個時辰，便已趕到了黑風谷。

三人仍然將馬留在谷外，由狄漢臣領先入谷，皇甫少華殿後，邵艷姬走在中間。

入谷約莫百數十步，邵艷姬道：「昨夜我們便停在此地的。」

狄漢臣「嗯」了一聲，便停下來俯身察看，萋萋荒草，雖有被踐踏的痕跡，但僅限於那一小塊的地方，顯然未經過打鬥。

他正在攢眉沉思間，突地眼睛一亮，原來他發現不遠處的草叢裡，有半截死蛇，而且是一種奇毒無比的雨傘節毒蛇。

「這就是了！」他若有所得的喃喃自語着。

「狄兄，什麼『是了』？你可是發現了可疑之處？」邵艷姬急問，但她並未發現那半截蛇屍。

「啊！沒有什麼。」狄漢臣經過一番考慮，在問題未澄清之前，他不願說出他的判斷，因爲那僅限於推測，若一推斷錯誤，就茲事體大了。

由此觀之，也可看出狄漢臣處事之沉穩了！

他們在谷中其他處也搜尋一遍，但除了亂石荒草，再無其他發現，狄漢臣提議道：「咱們出去吧！」

到了谷外，邵艷姬蛾眉緊鎖地道：「狄兄，小妹現在該怎麼樣辦，我們六個人出來，如今只剩下小妹一人，如何回去向家父他們交代？」

狄漢臣胸有成竹的道：「姑娘暫時最好不要回去！」

「不回去，那怎成，何況躲得了今天，也躲不了明天，儘躲着，也不是辦法呀。」

「在下也不是要姑娘永遠的躲着呀！」狄漢臣輕鬆的笑着道：「在下的意思，姑娘最好暫在少華弟府上借住三、五日，令尊和其他幾位前輩，由在下去告知，這樣姑娘可免當面尷尬，俟稍有眉目，再回去不遲。」

狄漢臣確是爲她設想得很週到，邵艷姬不禁由衷地感激，她緊閤的兩扇心扉，也因此爲他洞開了。

＊　＊　＊

狄漢臣到達「震天劍」邵菊人的府第時，已是上燈時份，因狄漢臣說有要緊事求見，所以「震天劍」邵菊人在書房接見他。

分賓主落座後，狄漢臣面色凝重地道：「老前輩，晚輩此番晉謁，給您帶來了個很壞的消息，希望老前輩能先在心理上有一個準備。」

「震天劍」邵菊人聞言一怔，但旋即撫髯呵呵笑道：「老夫年屆花甲，在江湖上打滾了幾十年，甚麼大風大浪也經歷過，狄少俠，不必顧慮，到底帶來了什麼壞消息？但說無妨。」

於是，狄漢臣便將邵艷姬對他說的一切事實經過，照本宣科的復述了一遍，當然也補充了他們今早搜查黑風谷的經過，但沒說出對此事的推斷。

「震天劍」邵菊人舐犢情深，聽得確是動容了，不過他爲了保持前輩說話的尊嚴，硬將激動的情緒壓抑了下來，强作笑容道：「狄少俠天賦聰明，對這件事想已成竹在胸了？」

狄漢臣欠身說道：「晚輩愚頑，雖已根據所發現的疑點，加以推斷，但未必可靠。」

「震天劍」道：「狄少俠定是根據小女所說聽到吹竹的聲音，以及你們今天搜查黑風谷時，發現了被斬斷的半截雨傘節毒蛇而判斷是『蛇莊』之人所爲了。」

狄漢臣點頭道：「從表面看來，確是如此。」

「震天劍」愕然道：「哦，難道狄少俠還有更深入一層的看法？」

狄漢臣道：「假如眞是『蛇莊』所爲，他們絕不會讓令嫒輕易逃出谷口，更不會讓她輕易奪得馬匹逃走，晚輩大膽假設，在谷外和令嫒惡鬥的兩個中年漢子，武功絕不會那麼不濟，這完全是有計劃的縱敵，想達到『一石二鳥』的惡計，殊不知這樣縱敵，正是整個計劃的一大敗筆。」

「震天劍」邵菊人聽得不住的點頭道：「狄少俠目光如炬，洞悉先機，分析得極爲合理，使老夫由衷地佩服。」

狄漢臣謙遜說道：「承老前輩謬讚，晚輩不敢當。」

「震天劍」邵菊人道：「狄少俠可會想到是何人所爲呢？」

狄漢臣猶疑了一下道：「這個……在未獲得充份證實前，恕晚輩不敢信口雌黃，牽連無辜！」

「震天劍」邵菊人沉思片刻道：「狄少俠天縱奇才，老夫有一事相托，不知是否肯拔刀相助？」

狄漢臣說道：「老前輩言重了，只要晚輩力能所及，即使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震天劍」邵菊人道：「好，狄少俠就請在舍下委屈一宵，老夫還得連夜約請其他幾家詳細商量……」

隨即招呼一個家丁進來，吩咐道：「送這位狄少俠去客房休息，同時去請殷總管到我書房來，要快！」

＊　＊　＊

翌晨，「震天劍」邵菊人親到客房來拜訪狄漢臣，客套幾句後，「震天劍」邵菊人開門見山的道：「昨夜尚子謙，艾艮弼和尹雁南都到舍下來，因恐打擾少俠清睡，所以沒有招呼狄老弟參加。」

「我們曾詳細的商談過，賊子敢明目張膽的暗施狡計，擄掠我們幾家的孩子，可能是有恃無恐，也可能是另有陰謀，現下尚無法確定。」

「我們商談的結果，都覺得狄少俠心思縝密，才智過人，爲免打草驚蛇，使賊子提高警覺，我們幾家擬暫時保持緘默，裝着尚不知情，請狄少俠幫忙暗中偵查，不知狄少俠是否願意相助？」

「晚輩已經說過，只要力能所及，雖蹈湯赴火，義不容辭，既承老前輩等不棄葑菲，以此重任囑託，晚輩自當全力以赴，祇是內心感到異常惶恐！」

「震天劍」邵菊人笑笑道：「狄少俠不必自謙了，老夫自信目力不差，尚有識人之能，以狄少俠的器識，這不過是牛刀小試，老夫就靜待佳音了。」

狄漢臣欠身道：「希望能不負老前輩所托！」

略停又道：「令嫒現尚寄住太乙谷，老前輩……」

「震天劍」邵菊人接口道：「無妨，讓她在那裡多住些時也好。」

狄漢臣道：「既然如此，晚輩就此告辭！」

「狄少俠是回轉太乙谷？」

「不！晚輩想去『蛇莊』，觀察一下動靜。」

「震天劍」邵菊人道：「哦！狄少俠以前可曾去過『蛇莊』？」

「沒有，不過『蛇二郎』鍾健曾面邀過晚輩去他們『蛇莊』玩，晚輩正好藉口找他。」

「嗯，這確是個好機會，不過狄少俠還是多多留意小心，因爲夏侯勤是隻老狐狸，生性多疑善妬，而且極是護短，所以……所以……」他本想要說狄漢臣不要鋒芒太露，以免遭妒，但這話實在不好開口，却一時又想不出較妥善的辭句，才一連說了兩個「所以」，無法接下去。

狄漢臣聰明過人，察言辨色，已明白對方心意，於是笑着接口道：「謝謝老前輩指示，晚輩自會檢點的。」

「震天劍」邵菊人哈哈笑道：「好，好，祝你一帆風順，馬到成功，老夫也不遠送你了。」（上）

上文提要：樂天游脫離了方鐵虎的魔掌之後，唐寧掩護他逃走，帶回家中，才發現他是年輕人，知道他是楚中雄的好友……樂天游夜探楚府，發現老僕老福頭又在院裡鬼鬼祟祟，便暗裡跟踪，見他向楚中雄的女兒楚慕思隱瞞事實，誘她帶去見楚夫人，暗中跟着的還有捕快，樂天游先將捕快收拾，然後逮住老福頭，將自己被捉經過對楚夫人說清楚，處決了老福頭，準備離去，外面公差兵衆已四面包圍……



彭城恨

樂天游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劫牢失敗拿人質　一擊成功換楚囚

三、四個公差往兩邊屋檐上縱掠。

樂天游大急，暴喝一聲，槍勢一緊，槍尖閃芒有如點點暴雨般，往方鐵虎身上刺去。

方鐵虎招架不住，立現破綻，被樂天游一槍刺在左腿側上，痛得他大叫一聲，歪跌下去！

樂天游即時縱起，掠撲上左邊瓦檐上，長槍疾掃，硬是將兩個縱上瓦檐上面的公差掃跌下去。脚尖才沾在瓦檐上，立刻蹲下，揭起瓦片，飛擲向對面瓦檐上的一個公差。

那個公差已往前掠，閃避不及，被飛旋過去的瓦片砸中，慘叫一聲，倒在瓦面上，滾跌在地上。

緊接着，樂天游飛快地揭起檐上的瓦片，雪片般往下飛擲。

街巷上的公差、軍兵手忙脚亂地擋撥閃避飛射下來的瓦面，無法往前移動。

方鐵虎已被兩個公差扶到後面，包紮腿上的槍傷。

樂天游往楚夫人三人奔掠的方向瞥望一眼，三人已跑得不見影踪，頓時鬆口氣，再拖延了一會，才自瓦面上往另一個方向飛掠而去。

下面的公差、軍兵看着，沒有人向樂天游追去。

* * *

樂天游來到楚家前，掠上墻頭，察看了一會，發覺不到有何異樣，才躍掠入墻內。

在楚家內走了一片，却找不到楚夫人三人，樂天游一顆心頓時一沉，說好了在這裏見面，怎麼不見他們，不會是遭到什麼意外吧？

他馬上又替自己解釋。「大概他們繞個大圈才趕來，所以來遲了。」

這不無可能，因之樂天游心頭寬鬆了一點，在裏面等候。

不知不覺間，等了約有半個更次，天邊已微微泛起魚肚白，可是，楚夫人三人仍未出現。

樂天游越等越心焦，但又不知往那裏去找尋楚夫人三人，只好繼續等下去。

第一聲鷄啼聲响起了。

樂天游急得心如火焚。

驀地，他察覺到有人往他這裏掠來，不由心頭一喜，睜着雙眼望去。

一條人影終於出現在他眼前，好像是楚慕思，禁不住脫口失聲輕呼：「慕思姪女！」

話出口，他才知道認錯人——他已看到那人影的容貌。

那人竟然是唐寧。

樂天游愕住。

她怎會在這裏出現？

「樂兄！」唐寧一下子掠到樂天游的身前，神色緊張。「你果然在

這裏。」

樂天游一臉疑惑。「唐姑娘，妳怎會來這裏？」

唐寧透口氣。「我猜想的，樂兄，楚夫人三人已落在秦獨秀手上。」

「眞的！」樂天游心頭一震，猛地抓住唐寧的手臂。「妳怎知道的？」

唐寧被抓得手臂一陣痛，但又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異樣感覺，眨動一下眼睛，忍痛說道：「是我親眼目睹的！」

一頓，又道：「當時，我一直在附近，本來想助你一臂之力的，看你似乎應付得了，便改變主意，暗中跟着楚夫人三人，暗中照應。他們擺脫了公差的追截，跑出頗遠，却被秦獨秀親率手下堵住，才動手，楚夫人三人便被秦獨秀佈下的天網陣困住，無法脫離出去，我本想現身出手解救，想到以己之力，無可能敵得過秦獨秀的一衆手下，他們少說也有十多二十人，若是硬來，無異飛蛾撲火，於是改變主意，返回去找你，可是，返回那裏，不但找不到你，連那伙公差、軍兵也不見了，只好再返回楚夫人等被困的地方，那裏已沒有人，心知他們必是被秦獨秀捉住了，押返秦府。那時候我不知如何是好，想找你，不知往那裏去找，後來靈機一觸，你跟楚夫人分開突圍，定會跟他們約定相見的地方，我想了好一會，忽然間想到，你們有可能相約在楚家裏面相見，那裏雖然被公差封了，唯其這樣，那裏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於是，我便趕來這裏碰碰運氣，被我猜中了，你果然在這裏。」

樂天游聽唐寧說了那番話，心裏仍未釋疑。「唐姑娘，妳怎會在公差圍捕我們的地方出現的？」

這幾年闖蕩江湖，經驗告訴他，對於一個不大清楚其來歷的人，切不可輕信，否則，吃虧的會是自己，更何況，唐寧的行動確是令人懷疑。

唐寧不悅地瞥了樂天游一眼。「我一直暗中跟着你。」倏地垂下眼瞼，不敢看着樂天游，語聲有點怪怪地道：「我沒有什麼居心的啊……不放心你……知你要查清楚楚中雄被指謀反那件事，你一個人……隨時會遭遇到意外，有個人在暗中照應總是有利無害……你夜探楚家，暗中跟踪那兩個跟着楚家小姐與老蒼頭的公差，我都看在眼內，我暗中跟着你……你制住那兩個公差，進入那座小宅院，我一直匿在附近，那些公差軍兵突然掩至，迅速包圍了小宅院，我驚得一時間不知怎樣做才好……接下來，你們便從屋子裏突圍而出，我幾次想出手助你們突圍，都找不到機會，後來看到你一人獨自阻擋住那伙公差，我心裏佩服不已……」

樂天游不等她再說下去，說道：「唐姑娘，謝謝妳來相告，天快亮了，妳回去歇歇吧。」

唐寧道：「樂兄，你不回去歇歇？」

樂天游搖搖頭。「樂某要去救楚夫人等三人！」

唐寧咬咬嘴唇。「秦獨秀人多勢衆，而且，極可能已有防備，你去救人，很危險的啊！」

樂天游道：「樂某會見機行事。」

唐寧咬咬嘴唇：「樂兄……我跟你一起去。」

樂天游搖搖頭。「唐寧，妳既然也說此去很危險。樂某不想妳去冒險，更加不想妳牽涉入這件事情中，若妳因此而有什麼事，樂某怎過意得去？」

一頓，不等唐寧說話，又說道：「唐姑娘，快回家吧，若眞的需要妳幫忙，樂某會去找妳。」

唐寧目光閃了閃。「眞的嗎？」

樂天游點點頭，向唐寧擺擺手，身形一躍，往圍墻那邊掠去。

唐寧站着，看着樂天游掠去的身形，目光痴呆。

* * *

樂天游來到秦家時，天已大亮。

光天化日，若想潛入秦家而不被秦家的人發現，根本不可能，只怕還未找到楚夫人三人關押的地方，已被秦家的人圍殺，因此，他打消了進入秦家救人的念頭。

在秦家附近察看了一遍，驀地心頭一動，秦家若是捉到楚夫人三人，他們一定會通知那個總捕頭方鐵虎，方鐵虎聞訊，必會帶人到秦家押解他們三人回縣牢，縣牢的防守一定較鬆，何不趁這時候去縣牢救出楚兄，聽他說說，倒底是怎麼回事，主意既定，他馬上趕去縣牢。

在趕去縣牢的途中，樂天游肯定了一件事，秦獨秀將楚夫人三人捉起來，一定跟官府暗中勾結，極可能是他買通了官府，誣陷楚兄造反，欲除去楚兄，獨霸彭城，那時候，他就可以爲所欲爲。

來到縣牢前（縣衙就在縣牢的前面），樂天游在附近巡察了一匝，才決定直闖縣牢救人。

因爲，縣牢的墻足有兩丈高下，就算輕功再好，也不可能縱掠上去，因此，在沒有繩鈎之類的工具幫助之下，不可能自圍墻外掠入裏面。

大概因爲縣牢建得墻高牢厚的緣故，又或是因爲其他的原因，縣牢的大門前防守並不嚴密，只有兩

個牢卒懶懶散散地守着。因此，樂天游決定從大門闖進去救人。

主意拿定，他逕直向縣牢大門走去。

走到距縣牢大門約丈外的地方，兩個牢卒立刻兇巴巴地將樂天游喝住。「什麼人？站住，縣牢重地，膽敢亂闖！」

樂天游立刻站住。「大爺，我是秦老爺的護院，方總捕頭着區區來告知牢頭大爺，先準備關押楚中雄逆賊妻子兒女的地方，方總捕頭隨後就會將他們押來。」

那兩個牢卒歪着頭，翻起眼上下打量着樂天游。「老哥怎樣稱呼？」

樂天游隨口道：「敝姓李，李球。」邊說邊走前去，「煩請兩位轉告牢頭。」

兩個牢卒似乎相信了樂天游的話，沒有喝止他走前來，臉上的兇相也收斂了。「李老哥，請自去告知方總捕頭，牢頭已得到消息，派人準備了關押楚中雄妻小的牢房。」說話的是唇上留了幾根鼠鬚的牢卒。

樂天游從懷中拿出兩錠約五兩重的銀子，遞給兩個牢卒。「兩位大爺，秦老爺着區區拿這點銀兩給你們買酒喝，請轉交給牢頭。」

兩個牢卒聽說有得打賞，頓時眼中放光，咧開嘴巴，「謝秦老爺打賞。」搶着伸手去接。

就在兩個牢卒爭着接過兩錠銀子的刹那，樂天游閃電般出手扣住兩人的手腕，同時低喝：「別聲張，要不一掌劈了你兩個。」

那兩個牢卒頓時張口結舌，硬生生將到了口邊的叫聲噎住，睜着一雙眼，駭然看着樂天游。

由於縣牢附近一帶是閒人勿近的禁地，平時，老百姓都不敢太接近，或是繞路走，因此，縣牢的前面甚少人經過，甚至可以說是行人絕跡。因此，樂天游雖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地制住那兩個牢卒，並不用顧忌會被人看到。

「說！楚中雄關在那個牢房？」樂天游手上加了勁，痛得那兩個牢卒額上汗珠暴沁，卻不敢叫出聲。

「在……地牢……」左邊那個牢卒說。

「地牢入口在那裏？」樂天游裝出兇惡的樣子。

「在右邊地字……七號監房的後面。」仍是左邊那個牢卒說。

「牢裏有多少牢卒？」

「連牢頭在內，一共八個。」

樂天游突然鬆開扣住兩個牢卒的手，閃電般點了兩人身上五處穴道。

兩個牢卒保持原來的姿勢，僵站在那裏，一雙眼雖然骨碌碌溜轉，但却不能動也說不出話來。

原來，樂天游點了兩個牢卒的啞穴。

樂天游伸手從一個牢卒的身上取了一把刀，三幾步走到兩扇緊閉着的牢門前，舉手拍門。

門上一個小方洞的門板被打開來，露出上半截臉來，兩雙眼在樂天游的身上溜轉。「誰呀？」

樂天游咧嘴笑道：「牢頭大爺，我叫李球，是秦老爺派來的，送酒食給爺們享用，守門兩個大爺只顧吃，叫我自己進去，煩大爺開門。」

門內那個傢伙好眼尖，問道：「酒食呢？」

樂天游那有酒食，只好來硬的——驀地一拳自門洞中擊去，疾擊在那傢伙的臉上。

那傢伙悶哼一聲，跌倒下去。

樂天游跟着將腰刀插在腰上，雙掌齊出，劈向門上。

「砰」然一聲大響，兩扇大門劇烈地震晃了幾下，沒有倒下。

樂天游再劈出兩掌。

又是兩下「砰」然震開，兩扇牢門依舊沒有被震倒。

牢內立時響起一陣驚呼吆喝聲，有腳步聲急促地奔跑向大門，有人喝叫：「快放出火箭焰花，有人劫牢！」

樂天游料不到兩扇牢門那樣堅固，居然劈不倒，眼下的形勢縱使闖得進去，也很難救得了楚中雄，當下馬上回身，飛掠而去。

一道焰火就在那霎間「嗤」地衝天射起來，雖是白天，一樣燦爛奪目。

震天價響的銅鑼聲亦驟然響起來。

縣衙那邊立刻有動靜，十數個公差從縣衙中奔出來，趕去縣牢。

樂天游經已溜入最近的一條巷子中，那些公差趕到縣牢前，只見到兩個「呆若木鷄」的牢卒站在牢門外，沒有發現劫牢的人。

* * *

樂天游劫牢失敗，並沒有氣餒，馬上趕回城南——秦府前。

他打算在秦家的人或是縣裏的捕快押解楚夫人三人往縣牢的途中，就在楚府前面那條街巷內，救出楚夫人三人。

他相信秦獨秀一定會將楚夫人三人解送去縣牢的。

他一直守在秦府前面一個較隱蔽的地方。

一直守候到午後，秦府中倒是不時人出人進，却就是沒有押解楚夫人出來。

一夜未闔過眼，加上幾番奔波及搏鬥，縱使是鐵打的，也挨不住。

樂天游感到又餓又累又睏。

但他仍然堅持下去。

又過了半個時辰。

秦府內依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動靜。

樂某感到飢渴難抵。

一個人就在這時出現在他身邊，低聲道：「樂兄，你歇一歇，吃點東西，待我替你看着。」

樂天游不用看，也聽出及時出現的人是唐寧。「唐姑娘，妳又暗中跟着樂某？」

唐寧手上提着一個籃子，點點頭。「樂兄，不會怪我多管閒事吧？」將手上的籃子遞給樂天游。

樂天游伸手接過。「妳既然已來了，還怪什麼。」打開籃子看看，裏面不但有飯菜，還有一壺茶，一壺酒，可謂設想週到。「謝謝。」

樂天游實在餓了，馬上在旁邊的地上坐下來，先喝了一口茶，跟着便吃起來。

唐寧一直在注視着秦府門前的動靜。

黃昏時分了。

秦府仍沒有動靜。

樂天游好耐性，仍舊安靜地監視着秦府的動靜。

唐寧却按捺不住。「樂兄，會不會他們在捉到楚夫人三人後，並不是押回府中，而是直接押到縣牢？」

樂天游眉梢聳動一下，點頭道：「有可能，怎麼我沒有想到？」

「你打算一直守下去？」唐寧問。

樂天游又點點頭。「救不了楚夫人三人，樂某今日也要查清楚，秦獨秀是否勾結官府，陷害楚兄！」

「就憑你一個人？」唐寧的口氣透着擔憂，「秦家人多勢衆，其中不乏高手，很危險的啊！」

樂天游看一眼唐寧。「唐姑娘，樂某不想妳冒險，希望妳不要淌這趟渾水。」

唐寧抿抿嘴。「你可是怕我拖累你？又或是不信我？」

樂天游忙道：「樂某不是那意思，唐姑娘，楚兄那件事關連到官府，非同小可。樂某不過一個江湖浪子，大不了一走了之。妳的家却在這裏，而且，妳又是一個女子……」

「樂兄，不要說了，」唐寧打斷樂天游的說話。「一句話，是否當我是朋友？」一雙明亮的眼眸直看着樂天游。

樂天游猶豫了一下，咬咬牙道：「唐姑娘，樂某不過跟妳是泛泛之交，說不上是……朋友！」話出口，他移開目光，不敢看着唐寧。

因他說的是違心之言。

唐寧那刹那神情激動，定定地看着樂天游，眼中淚光隱現，用力咬咬嘴唇，顫着聲道：「你……不要後悔！」一擰身，像一陣風般飛掠而去。

樂天游怔了一下，張口欲叫，却啞然無聲，看着唐寧掠去的身影，眼中露出痛苦之色。

他很後悔刺傷了唐寧的心。

* * *

天色黑下來了。

樂天游決定在這個時候潛入秦府。

這個時候，應該是秦府內大部份人最忙碌的時候，吃過晚飯後，下人都在忙着收拾清洗碗筷，準備睡前的一切事宜，不忙才怪。

而且，酒足飯飽的時候，亦是一個人最懶散的時候。

那應該是救人的好時機。

樂天游成功地潛入秦府內。

秦府佔地頗大，少說也有三四進深，還有幾個小院子，大花園，人在其中，若是不熟悉路徑，只怕不知怎樣走。

置身這種大宅中，最好找一個「帶路人」。

樂天游正是這樣打算。

很快，他便找到一個「帶路人」。

那是一個守在一座小院子前的漢子。

那漢子年約三十上下，留了一圈倒捲的繞腮鬍，腰間插着一對虎牙叉，輕倚在院門前的一棵月桂樹下，樣子頗悠閒。

這個小院子比樂天游上次潛入進來，欲救那個被擄回秦家的女子的那個小院子要小一點。樂天游認出上次潛進去救人的那個小院子跟這一個不在同一個方向上。

這個小院子不知住了什麼人，要派人守着。

樂天游匿在二丈外的一個隱蔽處，在地上撿了一塊石子，向那棵月桂樹上擲去。

石子擲在樹上的枝葉間，發出沙沙的聲音，那個捲鬚漢子即時被驚動，抬頭往樹上張望，口裏嘀咕道：「是什麼傢伙在樹上竄動，眞討厭！」

話聲未落，喉頭上一緊，接身上三處要穴一麻，眼前出現一個像鬼魅般閃現的人影。

那漢子的嘴張得好大，却叫不出聲來，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瞪着那人影的臉。

「別叫！否則捏碎你的喉頭！」樂天游壓着聲說。

那人喉頭被卡着，幾乎透不過氣來，別說叫出聲來。

「小院子裏住着什麼人？」樂天游稍爲放鬆捏住那漢子喉頭的手，好讓他說出話來。

「四姨……太。」那漢子從喉嚨中冒出三個僅可聽到的字。

「秦獨秀是否捉了楚中雄妻小

三人回來？」

「是。」

「關在那裏？」

「第二進左邊一排屋子的其中一間。」

「秦獨秀派了很多人守着那裏？」

「是。」

「秦獨秀在那裏？」樂天游跟着加一句：「不想死，說實話！我已用斷經截脈手法點了你身上的要穴，二個時辰內，若沒有我的獨門解穴手法替你解穴，你會經斷脈散而死。」

那漢子露出驚恐的神色。「我說了……你不替我解穴……」

樂天游道：「我要找的是秦獨秀，不是你，找到秦獨秀後，自會回來替你解穴。」

一頓，加一句。「你不相信也要信我說的話，因你沒有選擇的機會。」

「這個時候，主人大多在第三進後面的那座摘月樓中，跟總管等人說話。」

「你若是騙我，等於自尋死路。」樂天游警告那漢子。「在我點了你啞穴之前，仍來得及說眞話。」

那漢子急急道：「我……說的……屬實。」

樂天游一下子點了那漢子的啞穴，接將他提起來，縱身掠上樹上，將他放在一個樹椏上，飄落地上，身形一晃，往第三進掠去。

那個漢子沒有騙樂天游，在第三進的後面，有一個院子，其中有一座高三層的樓子，裏面透出燈火，至於秦獨秀是不是在樓內，那就不得而知了。

說起來有點令人不解，樂天游既知道楚夫人三人關押在那裏，却不去救人，反而來找秦獨秀，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原來，他打的主意是：出其不意制住秦獨秀或是其他緊要的人物，逼令秦獨秀下令放人，那比直接去救人容易得手。

他之所以這樣決定，是猜測秦獨秀既將楚夫人三人關押在宅中，那地方必然防守嚴密，提防有人去救楚夫人三人，說不定，那地方已佈下天羅地網，他若去救人，只怕人救不出來，自己也陷落陷阱中，那時候，他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因此，他才來個「圍魏救趙」。

他發現院內外皆有人防守，要潛入院子內不容易。

必須要想個辦法進入院子內，他匿在院外一處隱蔽的地方想了一會，終於讓他想到一個辦法。

他馬上往大雜院（灶房所在的地方）掩去。

大約一頓飯工夫，樂天游重新出現在院子外。不過，他身上已換了一套僕人的裝束，手上托着個有蓋的托盤子，正好用來遮去大半邊臉，令人不容易認出他是誰。

雙手托着那個托盤子，樂天游從陰影中走出來，直往院門走去。

院子的月洞門前，站着兩個帶刀漢子，看到樂天游托着木盤子走來，四道目光立刻射在他身上。

樂天游在心裏祈禱那兩個守門漢子不要看出他是假冒的，心頭忐忑地走前去。

那兩個漢子沒有喝止他，直到他走到院門前，才開口問道：「喂，送什麼東西來？」

樂天游在制住那個送冰糖蓮子桂花水到小樓去的僕人時，已問個清楚，從容地答道：「冰糖蓮子桂花水，是夫人吩咐送來給老爺等人解渴的。」

「你是誰？」發話的那個漢子問。

樂天游道：「牛大力，灶下幹活的。」

「放下來，讓咱看看！」

「好呀！」樂天游邊說邊將托至頭臉處的木盤子放下來。而在放下來的刹那，他詐作失手，手上的木盤子傾側了一下，嘴裏發出一下輕輕的驚叫聲。

那兩個漢子那裏想到其中有詐，慌忙伸手幫忙扶住木盤子。

就在那霎間，樂天游雙手電閃般擊向那兩個漢子的身上。

就像變魔術一樣，兩個漢子哼也沒有哼出聲來，便被樂天游擊暈倒下，而樂天游亦已穩穩地抓住剛才鬆開手的木盤子。

吁口氣，托着那個盤子，往月洞門裏面走進去。

走入院子內，樂天游發現院內幾處黑暗的地方有人匿着，但却沒有人再查問他。

他一逕向小樓走去。

來到小樓前，守在樓外門前的兩個漢子其中一個隨口問一句：「你是誰，送什麼？」

樂天游站住，說道：「灶房幹活的牛大力，夫人吩咐，送冰糖蓮子桂花水來給老爺及劉總管、錢敎頭……解渴。」

說話的那個漢子揮揮手道：「拿進去吧！」

樂天游答應一聲，往樓內走去。

才走入樓內，他便看到秦獨秀。

秦獨秀年約四十上下，貌頗威嚴，可惜長了一管鷹嘴鼻，給人一種奸險的感覺。

他踞坐在樓內那幅猛虎下山圖的前面，左右兩邊坐了三個人，不用說，都是他的得力助手。

樂天游恐怕被樓內的人認出他

不是牛大力，因此，進入樓內時，他一直將手上的盤子托高，遮掩住大半邊臉，進入樓內後，坐在樓內的秦獨秀四人並沒有看出他是假冒的。

進入樓內後，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是好，該將盤子放在那裏？幸好，坐在左下首的一個漢子道：「放在那邊的桌子上吧。」

桌子放在右邊的小偏廳內。

「牛大力」猶豫了一下，往小偏廳走去。

秦獨秀跟其他兩個人都沒有特別留意樂天游，仍在說話。

樂天游心內暗喜，才走了一步，驀地「喔」地叫了一聲，猛然弓起腰，跌倒下去。

「砰」一聲，跟着是瓷盅跌破碎裂的聲音響起，地上濕了一片。

秦獨秀跟總管劉百豪，總敎頭錢風，副總管萬海都被樂天游的跌倒弄得吃一驚，皆霍然站起來。

「什麼事？」說話的是萬海，也就是剛才吩咐樂天游將盤子放在偏廳桌上的那一個。

四個人雖然站起來，八道目光一直注視着倒在地上的樂天游，但却沒有走過去察看。

身份有別，秦獨秀四人當然不會「紆尊降貴」，走過去察看樂天游到底怎麼了。

樂天游本想待秦獨秀四人走過來察看時，出其不意出手制住秦獨秀，那知道，秦獨秀四人只是站着，不走過去，他只好再耍花樣。

「痛……痛死我了……痛死人呀……」邊嘶聲痛叫，邊在地上滾動。

四個人仍然不走過去察看，只是皺起眉頭，露出討厭的神色，

「來人！」萬海高叫一聲。

兩個漢子自裏面疾走出來。

秦獨秀指着在地上滾動的樂天游。「將他扶出去，看他怎麼了。」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快步走向樂天游，彎下身，伸手去扶起他。

樂天游料不到秦獨秀四人會對他「無動於衷」，不得已，只好發難。

就在那兩個漢子抓住他的左右手臂，扶他起來的刹那，他雙肘齊飛，「砰砰」兩聲，兩個漢子胸腹部位重重地挨了一下，慘叫聲中，口噴鮮血，歪跌開去。

秦獨秀四人看着，驚愕不已。

樂天游雙肘飛起的刹那，腳下一蹬，人如猛虎一樣，縱撲向秦獨秀。

秦獨秀跟總管劉百豪三人同時臉色驟變，驚叫聲中，並不是撲前去截擊樂天游，而是急不迭閃避，各自倒縱向椅後。

樂天游心裏大急，疾喝一聲：

「秦獨秀，那裏走！」

驀地，一張大網自上面疾罩下來，範圍廣泛及二丈方圓，樂天游剛好撲到大網籠罩的範圍內。

秦獨秀居然在樓內佈下羅網，怪不得他們急不迭閃避了。

樂天游大吃一驚，急忙往地上墮下去。

只要墮落地上，他有十足把握可在大網罩下去之前，貼地標掠出網罩的範圍外。

可是，當他急墜落地上，雙手往地上一撐，欲借力往外標掠的刹那，那處地面忽然往下陷落。

原來地上也設有機關陷阱。

那可是樂天游意料不到的，一個身子頓時直墜下去，根本無處借力可以翻起來。

就算他能夠翻掠起來，仍然逃不過那張罩下來的羅網。

這一次，他是栽定了。

就在樂天游墮下陷阱，翻陷下去的地面迅即又翻覆回原狀，若不是親眼目睹，誰也看不出，那裏是個陷阱。

那張羅網却直罩落地上，才由總管劉百豪呼叫外面的人手進去收起來。

墮落陷阱的樂天游恍似墮落無底深洞那樣，不知墜下多深，才墮落到底。

原來，他在墮落陷阱後，便莫名其妙地昏迷過去。

事後，他才知道，陷阱下面噴出一陣迷烟，他是吸入迷烟，才昏迷過去的。

待進來的漢子收拾好網子後，秦獨秀才跟劉百豪三人坐回椅子上。四人的臉上都露出得意之色。

「劉總管，三位猜猜跌落陷阱的那個傢伙是誰？」秦獨秀含笑掃視了劉、錢、萬三人一眼。

劉百豪道：「楚中雄跟他的一衆手下，已被關在縣牢中，這裏還有什麼人敢替楚家出頭？除了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樂天游外，還有誰！」

秦獨秀拊掌道：「若那傢伙是姓樂的，哈哈，那咱們便再無後患，可以放心爲所欲爲了。」

劉百豪道：「秦爺，咱們何不就去瞧瞧那傢伙是誰？」

秦獨秀頷首道：「正有此意。」首先站起來。

劉、錢、萬三人跟着站起來，跟秦獨秀往後面走去。

樂天游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間石室的地上，全身被牛筋繩綑綁得結結實實，像一隻棕子那樣。

他試着掙動一下，那裏掙得動，吁口氣，閉上雙眼，試着運氣調息，居然一點阻滯也沒有，身上的穴道並沒有被點封。

驀地，一陣脚步聲傳來，樂天

游忙睜開雙眼，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腳步聲在石室門外停下來，樂天游聽出，來人只有兩個。

接着是開鎖聲，「郎噹」聲中，那扇緊閉的門被拉開來，聽那沉重的轉動聲，應該是鐵造的。

門開處，一人當先走入室內。

樂天游由於躺在地上，故此要側着腦袋往室門那邊望去，一眼便認出當先走進來的人是秦獨秀。

跟在秦獨秀身後的那一個，樂天游並不知是誰。

那人是秦家的總教頭錢風。

秦獨秀跟錢風走到樂天游身前，打量了躺在地上綑綁得結結實實的樂天游一眼，兩人同時咧開嘴巴笑起來。「樂天游，天堂有路你不走！偏偏要自尋死路，替楚中雄出頭，嘿嘿，秦某說不得讓你如願！」秦獨秀笑得好開心。

「姓樂的！」錢某已查出，你雖然出道只有三、四年，但却闖出名頭，年前你於中州醉香樓獨力殲殺黔中三虎，江湖上喧傳一時，看來，你是個有來頭的人。」錢風明褒實諷。「像你這種人，若是識時務，假以時日，不難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可惜，從今後，江湖上再沒有你這號人物了。」

樂天游在秦、錢兩人說話時，一直不吭聲，只是看着兩人，待錢風說完，才冷冷道：「你就是彭城霸秦獨秀！」

秦獨秀「嘿」了一聲，神色陰狠。「死到臨頭，仍那樣又冷又硬，秦某佩服。」

錢風接口道：「方總捕頭說，除了你到彭城來找楚中雄外，還有另外兩人要來了，你若是不想受皮肉之苦，說出那兩個人是誰？」

樂天游心念電轉。「樂某要喝水。」

錢風看一眼秦獨秀。

秦獨秀微微點一下頭。錢風馬上向外面叫。「拿碗水來！」

外面有人應話一聲，跟着，一個漢子手捧一碗水，走進室內，錢風對那漢子道：「餵他喝。」

那漢子來到樂天游身前，蹲下來，將手上那碗水直倒入樂天游的口裏。

樂天游居然沒有被嗆着。

「現在可以說了吧？」錢風沉聲道。

樂天游已有了主意，與其皮肉受苦，何不嚇唬他們，令秦獨秀有所顧忌，不敢馬上下手殺他及楚中雄一家，當下說道：「眞的要樂某說出來。」

秦、錢兩人沒有說話，只是看着樂天游。

樂天游吸口氣。「你們這樣綑着樂某，樂某實在不舒服，一個人不舒服，頭腦自然不大靈光，很多事會想不起來。」

「姓樂的，又要花樣。」錢風怒喝，起腳欲踢樂天游。

秦獨秀却及時制止錢風。「錢老弟，點了他身上丹田，風府，肩井幾處穴道，鬆了他身上的綑綁！」

錢風依言點了樂天游身上六處穴道，才動手解開他身上的牛筋繩。

樂天游頓有一種從困迫中解脫出來的感覺，長舒口氣，伸展一下腰肢，才站起來。

「還不說出來。」錢風厲聲道。

樂天游自顧拍打着身上的衣服，錢風看着，恨不得一掌劈了他。「你奶奶的，說不說？」一腳踢向樂天游。

樂天游急忙跳開去，由於身上穴道被點，無法提聚眞氣內力，因此，他的動作自然沒有那樣敏捷及快速，大腿側被錢風那一腳踢中，痛得他哼了一聲，身子一歪，跌倒下去。

這一次，秦獨秀沒有阻止。

錢風搶前去，一腳踏落樂天游的胸口上，惡狠狠地道：「姓樂的，說不說？」

樂天游被踏得胸骨似欲碎裂塌陷，幾乎透不出氣來，忙張開口道：「我……說……」聲音啞得僅能聽到。

「賤骨頭。」錢風冷笑一聲，放鬆了踏在樂天游胸口上的力道。

樂天游如釋重負，用力呼吸了幾口氣，才說道：「不日之內到彭城跟楚……兄歡聚的，一個是項無涯，另一個是孫日瞻！」

秦、錢兩人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吃驚地互相看了一眼。「姓樂的，你可是說『恨天無極』項無涯與『赤手屠龍』孫日瞻？」秦獨秀疾聲問。

樂天游冷笑一聲。「江湖上還有誰與項、孫兩位同姓同名的人嗎？」

秦、錢兩人吸口冷氣。「胡說，你胡謅亂說。」錢風色厲內荏。「你奶奶的想拿他倆的名頭來唬咱們？嘿嘿，傻蛋才相信。」

秦獨秀陰陰地道：「姓樂的，你胡謅亂說，找兩個令咱信服的人物瞞騙咱們，項無涯跟孫日瞻兩人一向獨來獨往，從不與同道打交道，又怎會跟楚中雄來往，你以爲咱們是白痴，會被那兩個……傢伙唬倒！」

一頓，又道：「姓樂的，你這麼一說，倒教秦某思疑，你口中的兩個人，根本就沒有那回事，不過是你拿來唬咱們，好讓咱們有所顧忌，不敢一下子殺了你們。哼哼，你太小覰咱們了。」

錢風一腳將樂天游踢得滾到牆腳下，兇狠地道：「你奶奶的，要咱們！秦爺，咱們馬上去通知方總捕頭，將這傢伙跟楚中雄的妻小一併解到縣牢去，將他們全斬了！省得夜長夢多。」

樂天游被踢得痛哼一聲，額上沁出豆大的汗珠，顯然，錢風那一腳踢得他很重。

「哼！若不是從楚家搜到這斷（指樂天游）給楚中雄的信，知道他在這幾日內要到彭城找楚中雄，那日方總捕頭擒下姓楚的及其手下後，我已經請求方總捕頭殺了他們，往上報逆賊楚某等人，殺差拒捕，不得已將之斬殺，如今既然已捕到這斷，再無禍患，當然要盡快斬殺他們，免得再生枝節。」秦獨秀陰狠地看着樂天游。

樂天游忍痛叫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怎由你們隻手遮天！說斬就斬！」

秦獨秀大笑起來。「有錢使得鬼推磨，何況是人！」

樂天游頓時閉上嘴巴，憤恨得拚命用力揑着拳頭。

「姓樂的，明日就是你的死忌。」錢風磨着牙道。

「錢老弟，弄淸楚並沒有人再來找姓楚的了，咱們可以放心處置他們了。」秦獨秀輕撫着頷下的鬚髯，一副輕鬆的樣子。

樂天游怒道：「秦獨秀，別忘記有王法的啊，那到你亂來胡爲！」

秦獨秀笑得更厲害。「正因爲有王法，爾等亂臣賊子，王法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你不會不知道，謀反作亂，乃是誅九族的大罪。你跟楚中雄是朋友，必有牽連，合該處斬！哈哈哈……秦某這一次爲朝廷捉拿叛逆，消除禍患，替朝廷立一大功，哈哈哈……巡按王大人上奏朝廷，朝廷一定會嘉許秦某，那時候，秦某就可以青雲直上，光宗耀祖。」

錢風奉承地道：「秦爺得朝廷嘉獎，必然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秦爺，可別忘了提携一二啊！」

秦獨秀樂得笑個不停，伸手拍拍錢風的肩膊。「錢老弟，放心吧，秦某若得一官半職，決不會忘了你們。日後，秦某還需要你們大力襄助啊！一句話，不會忘了你們！」

「秦爺，錢某在此先謝了。」錢風抱拳向秦獨秀深深拜下去。

樂天游躺在牆腳下看着，大感滑稽肉麻。

秦獨秀得意洋洋地看了樂天游一眼。「姓樂的，好好地活過這一天，明天，你可能要身首異處了。」

說完，不再理會樂天游，招呼錢風往室外走去。

＊　＊　＊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

躺在石室地上的樂天游忽然哼哼唧唧起來，繼之痛苦地厲叫，在地上不停滾動。

守在門外的一個漢子不耐煩地用手敲着那扇緊閉着的鐵門。「你鬼叫甚麼！快別叫，要不老子進去揍你一頓，看你還叫不叫！」

樂天游仍舊痛呼厲叫不已。

室外那漢子兇惡地道：「住口！再叫將你的舌頭割下來。」

裏面的樂天游依舊「鬼叫」連聲。

那漢子忍無可忍，將門上的一個小門洞打開來，湊到小門洞前往室內窺望，只見樂天游躺在地上，雙手捂住肚子，滾個不停，臉上露出極之痛苦的表情，那漢子衝口而出的吼叫頓時咽住，改爲嘀咕。「那傢伙怎麼了？瘋了般在地上亂滾，不要是玩甚麼花樣吧？嘿嘿！倒要進去瞧瞧，他媽的是眞是假！」

由於錢風早已告訴他們，關在裏面的樂天游已被點了六處穴道，行動比常人還不如。因此，那漢子才敢放心地進裏面瞧瞧樂天游到底怎麼了。

他自信，比常人還不如的樂天游玩不出甚麼花樣來，他足以應付得。

掏出鑰匙將門上的黃銅大鎖打開來，那漢子用力拉開鐵門，大步走進室內，同時口裏吼道：「你他媽的還鬼叫甚麼！待老子賞你兩腳，看你還叫不叫！」幾步走到在地上滾動的樂天游身前，抬腳狠狠地踢向樂天游的身上。

眼看他的腳踢在樂天游的身上，在地上「鬼叫」滾動的樂天游突然間一手抓住那漢子踢在他身上的足踝，接一扯，那漢子冷不防之下，那裏站得住，身子一仰，仰天跌倒下去！張口欲叫，啞穴上一緊，頓時叫不出聲來，接着身上最少有四處穴道被點，頓時叫不出聲，也動不了。

樂天游敏捷地一個挺身跳起來，朝那驚詫睜着一雙眼直看着他的漢子咧嘴一笑。「花樣雖老套，謝謝你一樣上了我的當！」

看他的神態及動作，不似是一個身上被點了六處穴道，行動比常人還不如的人。

那漢子直瞪着樂天游，口裏雖然說不出話來，但臉上的神態及那詫異的目光，將他說不出來的話表露出來。

樂天游怎會看不出來，却無暇對那漢子說明，他必需要盡快離開這間石室，救出楚夫人母、子、女三人。

不過，他在離開石室之前，仍然對那漢子說了一句話：「朋友，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會解開被封的穴道吧？待他們發現你，替你解開穴道，你可以問問你的主人，他大概能夠解開你的疑問。」

話聲未落，他已如一條魅影般閃出門外，將鐵門關上，下了鎖，接掠上一棵樹上，四下察看了一遍，分辨清楚方向後，馬上從樹上斜掠向另一棵樹上，捷如飛鳥般往他第一次潛入秦府時，秦家大少爺所居住的那座小院子掠去。

＊　＊　＊

樂天游順利地掩掠到那座小院子前，自左邊的院牆上潛入院子內。

很快，他便發覺小院子內有人守衛。

他一共發現三處有人守着。那三處地方都是院內隱蔽的地方，若要接近那座雅緻的房子，任何人也逃不過匿在那三處隱蔽地方的人。

樂天游估計，院子內有人守衛，極可能與他那一次進入來救那被擄來的女子後，秦獨秀為防兒子出事，才派出人手，日夜守着。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後將匿在三處隱蔽地方的暗樁拔掉，然後，才從容悄沒聲地撿了一塊大石，掠上瓦面，默算了一下，才將抱在懷中比西瓜還大的那塊大石用力砸落瓦面上。

嘩啦一聲，瓦面被大石砸破一個大洞，轟一聲砸落房子內的地上，發出「轟」然一聲巨響，樂天游估計，那塊大石肯定將地面砸得塌陷下去。

房子下面即時響起一聲驚駭的呼叫聲，樂天游恨那青年殘暴，虐殺了那擄回來的少女，他飛快地在瓦面上走了一匝，腳下經過的瓦面盡皆碎裂破爛，幾乎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房子下面響起一陣駭呼驚叫，樂天游自破瓦洞中覷準了，腳下一沉，壓折瓦桁，疾墮落一個房間內的地方。

樂天游之所以不自門窗處潛入房子內，是怕門窗處裝上機關，像上一次那樣，不但被機關所阻，還驚動了秦府的人，不得不溜之乎也。

碰了一次「釘」，自然學得精乖了，他以大石砸落瓦面上，不但可以試探一下是否連瓦面下也裝了機關，還可以從砸破的瓦洞中，看到下面房子內的情形，那就不易跌落陷井中，並將那殘暴的秦家大少爺嚇個半死，出一口烏氣。

樂天游疾墮落房屋下面一個房間的地面上，一手遞出，已然制住那個抱着腦袋，躲在一張桌子下面的那個人。

那人被樂天游所制，嚇得發出一聲駭叫。

樂天游一把將那人從桌子底下拉出來，接一手將他挾在脅下，腳下一躍，騰身往像開了無數個天窗的屋頂上躍起來，自先前墮下去的那個破瓦洞中穿出瓦面。

秦宅內已經燈火處處，喧嘈不已，不少人往小院子這裏撲奔。

樂天游挾着那人站在房頂上，看着聲勢洶洶撲向小院子的人，並沒有逃的打算。

他脅下挾着的那個人，足夠保住他的安全，何況，他正是要用脅下的那個人來逼使秦獨秀交換楚夫人三人。

剛才，房屋下面雖然黑暗，樂天游仍然一眼便認出，被他制住自桌下拉出來的那個人，正是他第一次潛進來，在窗外看到虐殺了那個擄回去的女子的那個青年——秦獨秀的長子秦寶生。

颼颼連聲，四五條人影當先撲掠入小院子內，一眼瞥到屹立在屋頂上的樂天游，立時吆喝連聲，縱身掠上屋檐上，身形閃掠，將樂天游圍堵起來。

樂天游從容篤定，看着那幾條人影，夜色中，仍然認出那五條人影中，其中有四人是他見過的。

四人分別是秦獨秀、劉百豪、錢風、萬海！

第五個人年約五十出頭，頷下留着疏髯，面目清瘦，雙眼精光隱隱，樂天游不知那老者是誰，卻特別多看他兩眼。

五人之中，樂天游認為那個老者是最難應付的一個。

他是憑自己的經驗看出來的。

「姓樂的，是你！」秦獨秀一眼看清楚氣定神閒站在屋頂上，脅下挾着一人的「來犯者」竟然是樂天游，不由驚詫得失聲喝叫出來。

錢、劉、萬三人亦認出樂天游，三人同樣感到震驚詫異。

樂天游淡然一笑。「怎麼，很驚奇吧？」他卻看到，那老者臉上沒有絲毫變化。

「你怎麼逃出來的？」錢風不相信地問。

他不相信樂天游能夠自己解開被他點封了的六處要穴。因為，他是以重手法點穴的。

「姓樂的極可能練成了移穴換位之法。」說話的人不是秦、劉、錢、萬四人，而是那個老者。

樂天游不由又深看了那老者一眼，頷首道：「閣下好見識！」

樂天游那句話雖是褒讚那老者，亦譏諷秦獨秀四人沒有見識。

而他那句話等於承認了老者所說的屬實。

秦獨秀四人聽聞樂天游居然練

成了移穴換位之法，莫不驚詫。

事實上，以樂天游的年紀，不到三十歲，竟然練成極之難練，還需具有精湛的內功修為才能練成的技能，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因為，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練成的。

就是那個老者，也沒有練成移穴換位之技能。

秦獨秀四人頓時對樂天游重新加以估計。

「姓樂的，請問師承那位高人？」那老者的說話客氣起來。

事實上，他並沒有小覷了樂天游。

他同樣是從樂天游流露出來的神態，氣度看出來的。

樂天游道：「遵家師之囑，不便相告。」

那老者不再說話。

「爹，救我呀！」挾在樂天游脅下的秦寶生突然尖聲大叫。

秦獨秀早已看到被樂天游挾在脅下的兒子，這時聽聞兒子尖叫，禁不住臉上的皮肉搐動了一下。

「姓樂的，你想怎樣？」他是明知故問。

樂天游道：「放了楚夫人三人，樂某便放了你的寶貝兒子。」

這個問題關係到秦寶生的生死，劉、錢、萬三人及那老者都不便置喙，全看秦獨秀如何定奪。

「爹爹快放了楚夫人他們啊！」秦寶生又叫起來。「孩兒好驚呀。」

這時候，小院子內，房子的四周站滿了手拿火把，執刀握棍的護院及壯漢，火光照得院子內一片光亮。

秦獨秀猶豫了一下，才說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一個換三個？」

樂天游冷笑一聲，挾着秦寶生的手臂微一用力，脅下的秦寶生頓時殺豬般叫起來。「痛死我也，爹，快答應他啊！」

秦獨秀臉皮連連搐動，怒罵道：「沒用的畜牲！」

秦寶生繼續叫：「爹，孩兒好害怕啊！孩兒不想死。」

秦獨秀咬咬牙，恨恨道：「姓樂的，秦某答應你！」

接扭頭對劉百豪道：「百豪，去將楚中雄妻小三人帶來！」

劉百豪答應一聲，飛身縱落地上，往院外掠去。

「姓樂的，何苦硬要替楚中雄出頭？官府的事非江湖人所能管得了的。」萬海忽然開口說話。

樂天游冷冷一笑。「一人做事一人當，縱使楚兄真的……如你等所說，也不該罪及妻小啊！何況，其中顯有內情，樂某縱使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弄個清楚明白！」

老者聽着，臉上雖然木無表情，眼中卻露出讚佩之色。

「姓樂的，秦某奉勸你一句，跟官家作對，不智之至，江湖之大，亦沒有你容身之地。」秦獨秀的語氣緩和下來。

樂天游不吭聲，只是看着院子通向外面的那個月洞門——看劉百豪帶了楚夫人母、子、女三人來了沒有？

秦獨秀碰了個軟釘，恨得牙癢癢的，在心裏罵道：「你奶奶的，錯過今晚，若落在我手上，第一個剮了你。」

劉百豪終於將楚夫人三人帶來。

楚慕遠一眼看到屋檐上的樂天游，禁不住歡呼一聲，「樂叔叔。」

楚夫人跟女兒楚慕思都很激動。

樂天游微舒口氣，對秦獨秀道：「請下令院子內的所有人退出去。」

秦獨秀不敢不從，只好揮手喝令圍站在屋子下面的護院，壯漢統通退出院外。

下面那些人全退出外面。

樂天游道：「秦獨秀，有勞你送樂某與楚夫人三人出府外。」

秦獨秀翻翻眼。「甚麼時候才放秦某之子？」

樂天游道：「你放心，樂某一言九鼎，樂某與楚夫人三人安全離開貴府後，自然放人。」

秦獨秀悶哼一聲，當先向地上縱掠下去。

錢、萬兩人跟那老者亦飛掠下去。

樂天游挾着秦寶生，掠落地上，縱到楚夫人三人身前。「嫂夫人，走！」

楚夫人感激地叫一聲：「樂叔叔……」

樂天游截道：「嫂夫人，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離開這裏再說。」

楚慕思眼中盡是敬慕之色。「娘，走吧。」扶着母親，跟着樂天游快步往外走。

楚慕遠跟樂天游並排走。

秦獨秀與錢、萬兩人及那老者跟隨。

劉百豪自動在前面帶路。

那些護院及壯漢沒有跟着往外走。

穿廊過院，終於走出秦府大門外面。

秦獨秀馬上道：「可以放人了吧？」

樂天游對楚夫人道：「嫂夫人，你們行動自如嗎？」

楚夫人三人點點頭。「沒有大礙。」

樂天游這才對秦獨秀等人道：「姓秦的，樂某會在前面的街口放

下你的寶貝兒子。」

說完，招呼楚夫人三人一聲，挾着秦寶生，大步往前走去。

秦獨秀跟劉百豪四人站在大門階上，看着樂天游偕同楚夫人三人往前面的街口走去，咬牙切齒道：「姓樂的，不將你剝皮抽筋，怎咽得下這口烏氣。」

劉百豪陰陰道：「秦爺，如無意外，很快便會如願！」

錢、萬兩人都發出陰冷的笑聲，獨有那老者沒有任何表情。

* * *

在對正秦府大門的那個街口前，樂天游將脅下的秦寶生放落地上。

楚慕思憤恨地道：「樂叔叔，這……人（她本想說傢伙的，覺得太粗俗，忙改說『人』）好色殘暴，被他虐殺淫暴的女子不知凡幾，留他在世上，只會令到更多的女子受其……虐殺……」

秦寶生聽着，嚇得幾乎暈死過去，驚呼嘶叫：「你們不能殺我！你們跟我爹有協議的啊！怎能言而無信？爹呀，快來救我！」

叫聲在寂靜的夜空中响起，有如鬼魅號泣！

樂天游忙道：「姪女兒，咱們不能食言毀諾，古語有云：人無信不立。錯過今次，樂叔保証不會留他這種畜牲在世上殘害女子！」

楚夫人接口道：「思兒，樂叔說得對，咱們不能毀諾殺人，暫且留他一條狗命，咱們走吧！」

楚慕思這才不再說話，朝秦寶生臉上吐了口唾沫，跟樂天游及母弟一起向左邊一條街道奔去。

秦寶生待樂天游四人走後，才掙扎着爬起身，抹去臉上的唾沫，蹣跚地往回跑，秦獨秀等人亦急奔前去。

樂天游帶着楚夫人三人一直奔掠出城，匿入一個樹林子內，才敢鬆口氣。

「樂叔叔，請受我一拜。」楚夫人突然恭恭敬敬地向樂天游拜下去。

樂天游吃一驚，慌忙閃開去，急聲道：「嫂夫人，請別這樣……」

楚夫人眼中含淚，仍向樂天游的身形欲拜，口裏道：「樂叔叔的大恩大德，妾身無以爲報……」

樂天游急得直跳腳，雙手亂搖，連連閃避開去。「嫂夫人這樣說，可是不將樂某……」

楚夫人截道：「妾身怎敢！樂叔叔你爲妾身三人出生入死，妾身感激零涕，若樂叔叔你不肯受妾身一禮，妾身……」

樂天游仍然不肯受她一禮。「嫂夫人，樂某跟楚兄雖非生死之交，但也算得上是知交好友，如今楚兄有難，樂某義無反顧，該當加以援手的！此乃朋友之義，亦是份所應爲的。樂某又怎能受嫂夫人妳大禮拜謝，請嫂夫人不要令樂某爲難。」

楚夫人見樂天游說得認眞，知道不可能勉强他，於是對一雙兒女道：「思兒遠兒，樂叔叔不肯受娘親拜謝，你兩個代娘親大禮拜謝。」

樂天游還想阻止，楚夫人正色道：「樂叔叔，思兒姐弟是晚輩，你受他倆姐弟一禮，不算過份。若樂叔叔你乃堅不受禮，那……」

樂天游知道推辭不了，只好說道：「樂某就生受慕思兩姐弟一禮吧！」慕思姐弟兩人向樂天游恭恭敬敬地大禮拜下去。

樂天游向姐弟兩人還了一禮——只受他們半禮。

楚夫人看着，正欲開口說話，樂天游忙搶着道：「嫂夫人，請問有何打算？」

楚夫人悲苦地嘆口氣：「好好的一個家，却被奸人所害，落得有家歸不得，慕思姐弟的爹又身陷囹圄，遭此巨變，妾身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是好，還請樂叔叔你替妾身出主意。」

「娘，樂叔叔，咱們殺入縣牢，先將爹救出來！」（未完・三）

上文提要：陳淵在峨嵋九老洞與神尼會聚，高興未了，突闖來兩少女天嬌和朱梅，當着神尼面攤開陳淵遺留下的道德經與寶劍，哭訴這即是殺害朱梅之父老蒼頭的兇手罪証。陳淵一聽羞怒交加，想到自己被冤屈事小，但如傷了神尼十餘年來愛己如親兒之心事大，念及此，決然現身反駁，並將經過詳述一遍，令神尼精神復振，天嬌也改變了對陳淵的看法，由怨懣轉爲同情、憐愛……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雪嶺梅嬌

惡妞變作多情女　深夜爲郎偷聖葯

原來如此，和尚，尤其是那年輕的，便不眞是色中餓鬼，遇到朱梅這般百媚千嬌、美絕人寰的姑娘，何況又在荒山野嶺，杳無人跡，沒有旁人，若不睜大了眼兒瞧她，反倒奇了。

那洪天嬌哼了一聲，道：「敢情你也只有這麼大的一點膽兒，還有你這……賊小子，你可給我小心一點兒！」

小子，加上了一個賊了，見她忽然溜了朱梅一眼，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必又是想到了他曾脫去朱梅的衣衫。陳淵那還敢言語，生怕她又提了起來，令朱梅難堪。皇天在上，舉頭三尺有神靈，他心下雖是坦然，問心無愧，但自從上得崖來，那敢瞧朱梅一眼，只不過，也不由他自己，眼角兒可總是瞄着朱梅，現在，可連瞄也不敢了。

「天嬌姊姊，」朱梅叫道：「別說了，還是趁早兒上路吧！」

洪天嬌又啐了一口，劍尖一擺，道：「走！上路！」

斜身一掠，已到了那千年柏樹下，讓出道兒來。陳淵嘆了口氣，側着身兒，背脊貼山崖，忙踱過那條險路，他脚可沒傷，非是不能飛掠，只不過，適才一陣騰折，那臂上的傷口雖未迸裂，却又隱隱發痛起來。

洪天嬌手中劍一指，道：「說甚麼也放心不過你這……賊小子，前頭走，你休想逃走，師妹，我可信他不過，拔出你的劍來，喂，你也快些兒。」

風聲颯然，知道朱梅也來到身後了，不用說，現下已有兩柄劍，分左右指正他，因爲他聽到寶劍出鞘的聲响，只不過輕悄悄的，但願她只是不敢抗拒師姊之命而已，絕非她的本心。

因爲，那朱菓和藥包仍在他的懷中。

「走！不許回頭！」

那劍原來是越女劍，眞是上古奇珍，即使相距數寸，也會令人砭膚生寒，休道在陽光之下了，只要劍身微顫，便見寒芒吞吐。

只把個陳淵恨得切齒咬牙，生怕風飄衣動，劃破了他的衣衫，那神尼親手替他縫製的衣衫。

打前頭走了，雖然看不見，但却感覺得到那劍氣砭膚，那敢慢一步兒，甚至半步也不敢。

「呔！」

寒濤一閃，啊，右肩劇痛，眞嚇得陳淵魄散魂飛。

洪天嬌只不過右臂一伸，微一翻腕，手中劍已削在他肩上了，何況自後向前，任他有通天本領，如何能閃躲，因爲才見劍芒吞吐，劍已在肩頭削落了。

陳淵嚇得臉色慘白，寶劍削鐵

如泥，何況是血肉之軀，他這條右臂必然廢了。

却聽洪天嬌喝道：「往左，打從左邊這條山道下山！」

陳淵把閉上的眼兒睜開來了，敢情右臂仍然在肩下，人家不過是平着劍身，拍在他肩上而已。只把個陳淵嚇得切齒咬牙，不用轉身，他也知道朱梅姑娘也嚇壞了，因為聽到她低低地、長長地啊了一聲，分明也才舒了一口氣。

「呔！」眞是佛都有火，陳淵怒道：「這不是來時上山的路，你……」

早又感到寒氣砭膚，忙不迭右肩一沉，倏旋身，疾退一步。

就在這瞬間，驀聽朱梅一聲驚呼，啊呀！怎麼聲在耳邊？

同一瞬間，人影倏晃，被人在右肘下一托一送，直痛得陳淵眼冒金星，本是退後的身子竟成了橫撞，啊呀，右肩已重重撞在崖壁上，簡直是宛若地裂山崩一般，原來是右肩把風化了崖石撞下一大片來，滾落下萬丈深崖，發出轟轟之聲，不絕於耳！

那陳淵不但痛徹心肺，而且嚇得心膽俱裂。

原來他感到劍氣砭膚，只道洪天嬌又向他右肩拍落，眞是怒火遮眼了，沉肩旋身，轉過身來也罷了，洪天嬌這可惡可恨的妞兒，只道他要逃走，必然手中劍前送，豈不是躲過了後心，劍又指正他的前心，是以沉肩、旋身的同時，也疾退一步。

眞是火遮眼了，若在平地，必能擺脫洪天嬌的劍下，竟沒看清，他旋過身來，身後已是萬丈深崖，而且懸崖壁立，跌落下去，怕不碎骨粉身才怪！

原來旁觀者清，却被朱梅飛身一掠，把他一托一送，也許那朱梅也嚇壞了吧，惶急之下，用勁也大了些，陳淵的右肩頭便重重地撞在崖壁上了。

即使朱梅明知他左臂有傷，但救命要緊，也非托他的左肘不可，那陳淵又如何不痛徹心肺。

這麼一來，可都變了方位，本來走在陳淵身後的朱梅，倒飛掠到陳淵身前，陳淵也成了與洪天嬌對面相向。

怪事！那洪天嬌手中的劍不但垂下了，竟也被適才的景象嚇得臉上變了色。

一時間，那盈耳的松濤之聲，變成了怒濤澎湃，各自心跳聲也成了轟然巨响，都說不出話來。

反而是靦覥羞澀、一直不敢面對陳淵的朱梅發出一聲尖叫：

「血！啊呀，你……你的臂……」

血順着陳淵的指尖流了下來，滴在山道的石板上，只不會工夫，已成了一灘。

原來陳淵被朱梅那麼大力一托，左臂的劍傷又迸裂了，血又湧了出來，不怪那麼劇痛了。

那朱梅驚惶、尖叫、目瞪口呆，嚇得手足無措，竟會是嚇得也變了臉色的洪天嬌，慌忙還劍入鞘，搶了過來，駢指連點，替他把血止住了，更不怠慢，竟然捲起他寬大的袖管來。

這……這是怎麼啦，竟然又啐了一口，竟然怒冲冲的道：「那是止血生肌的療傷聖藥，我連夜跑去偷來，你為甚麼不敷上？」

「你……你說甚麼？」

那藥、那黃紙包的療傷聖藥，難道不是朱姑娘給他的？竟是這口口聲聲：殺人賊、禽獸、兇巴巴、時刻用劍指正他、罵他賊小子的天嬌姑娘送去給他的？

她又怎說：連夜跑去偷來，想想看，昨晚兩個姑娘走後，神尼替他洗去血汚、敷藥，再又更夜，交代那一席話兒，確也有一陣工夫，必就是那時，她連夜跑去偷來的？

又是去何處偷來？既是聖藥，珍貴可知，不輕易與人，故爾才偷，峨嵋山高，只有廟宇，廟宇裡只有和尚……

他愕然、驚疑，也好生驚奇，那有時間讓他去想了，因為那天嬌姑娘不由分說，已伸手入他懷中，竟像是……也許眞見到他把藥揣入懷中，不然怎會不問，也毫不遲疑伸手就在他懷中把藥取出來，解開他臂上的繃帶，嘿！別瞧她兇巴巴，鎮日劍不離手，替他敷起藥來，竟然輕輕柔柔。

難道他的臂不是被她劍傷的？難道她不是恨得切齒咬牙，罵他殺人賊、禽獸，時刻都想要他的命？怎麼會見到他流血，竟會變了臉色，替他敷藥，包紮傷口，竟又是這麼輕輕柔柔，甚至是溫溫柔柔，簡直是好生溫柔！

眞是那聖藥奇效？還是他驚奇得連痛也忘了？竟已不覺得疼痛了。

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替他敷藥裹傷的天嬌姑娘和他挨得多近啊！竟然毫不顧忌，伸手入他懷中，現在替他療傷，又如何沒有肌膚之親，不僅他裸露的臂上，甚至連他的頸脖和臉上，都感到她急促如蘭的呼吸。

他怎會不怦然心動，神尼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的人兒，怎會不……若說朱梅清麗得美絕人寰，那麼，這天嬌姑娘也同樣艷麗得美絕人寰，只不過朱梅姑娘美得更令人一見生憐愛，因為是那樣溫柔又嬌柔，不像這天嬌姑娘一般，兇巴巴、火辣辣，眞像紅紅的指天椒兒。

「呔！」天嬌姑娘大喝一聲，原來已替他裹好了傷，連袖管也替他放下了，他竟怦然心動，直了眼兒，直勾勾盯在人家艷麗如花的臉兒上，竟然不覺。

柳眉兒又揚了起來，杏眼兒又瞪圓了，適才的溫柔已無影無踪，又復兇巴巴、火辣辣，嗆啷一聲响，劍又拔在手中了。

不是指正他的前心，而是指在他臉上，啊呀，劍上微挑，劍芒在昇高了的旭日下，更砭膚生寒，令他嚇得退了半步，因為背脊已貼在崖壁上，已是退無可退了。

但人家姑娘的劍却未遞出來，只不過在他臉上揚了一揚而已。

「閉上你的賊眼兒，你敢……」本來就是艷麗的紅紅臉兒，更紅了些。敢情蠻橫不講理的、兇巴巴的姑娘竟也會害臊，又瞪眼了，說：「你這賊小子，也和那些賊和尚一樣，都不是好東西，看我不挖出你的賊眼珠子來！走！」

朱梅道：「天嬌姊姊，別對他那麼兇，人家閉上眼兒，怎麼走啊，你瞧，山路這麼仄，懸崖又這麼高。」

「你眞……」陳淵道：「眞蠻不講理！」心下却想，誰教你長得這麼好看，不自覺搖了搖頭兒。若是她溫柔些兒，就像適才一樣，那多好啊！

現在說不出，也不明白的原因，他眞不怕她了，她不過是模樣兒兇，性情兒火爆，其實，捨不得殺他的，否則，就不會流露出那溫柔，雖然只是一會工夫。

那天嬌姑娘又狠狠地啐了一口，道：「我只是……只是不准他的賊眼兒瞧咱們，若敢再那麼直勾勾不轉眼兒，非把他的賊眼珠子挖出來不可，走，趁早兒上路！」

朱梅姑娘呢？本已飛掠到了他身前，怎麼不見了？

原來已轉去山道旁邊的樹下了，那參天巨大的樹身半遮面，羞人答答，仍然躲着他。

原來那藥包竟是這天嬌姑娘送去給他，而且還是連夜巴巴兒的跑去偷了來給他的。

雖然他走在前頭，脚下不停，而且還是眞不慢，但背上始終仍感到那劍上的寒芒，可知仍然指正他的背心，但他不再怕她了，他怎會怕一個連夜跑去偷取聖藥來給他的姑娘？

當眞是聖藥，不但立即止了血，而且也不再感到疼痛了。那當然也是明着求取不到，以她性情兒，蠻橫火辣辣，必也不是憑她的武功劍術能奪取的，那麼，這聖藥的主人必也是武功極其高强，强過她，是以，她才會偷。

且慢，峨嵋乃佛教名山，這個時候，沒有遊客，只有廟宇和僧人，除了峨嵋優曇，難道還有武功高强得勝於這天嬌姑娘的僧人？

而且，那廟宇，必也相距不遠，否則不會往返那麼快，而且……

啊！她怎知那人有療傷聖藥？既是聖藥，求也求不到的，必然收藏得嚴密，而她，若不熟悉，若不是知道那收藏之處，豈會這麼快，手到取來？

「必得到高明指點。」神尼的話又縈繞耳際，即使這天嬌姑娘再聽明絕頂，豈能變化得了神尼所傳的劍招？莫非這聖藥便是那「高明」所有？而且，住處必在附近？

「呔！」

啊呀！背上隱隱發痛，不是刺，分明是被甚麼尖硬之物戳了一下。

陳淵本能地前竄，借勢扭頭，飛快地瞄了一眼，敢情劍仍握在天嬌姑娘手中，仍然指正他，不過，不知何時已還劍入鞘。

原來是用劍鞘在他背上戳了一下。他倒脚亂手忙，令他好不尷尬，也更加惱怒，因為他扭頭一瞄之下，恰與朱梅的目光碰個正着，敢情一直避開他的朱梅姑娘，顯然當他以背相向時，她又走在師姊身後，無人見到，她就凝視着他，雖然只是那麼一瞥，但也感覺得到那脈脈的柔情蜜意。

「呔！」陳淵怒道：「我可不是怕了你，這衫乃是神尼親手縫製，剛着上身……」

天嬌姑娘啐了一口道：「你這賊小子，準是一生一世也沒穿過新衣，呸！我是叫你打從左面這條道走。」

可不是來到岔路上，左面的一條分明是小路。

敢情是這麼回事，陳淵道：「為何放着大路不走？」

只聽朱梅道：「天嬌姊姊，當眞，前面便是萬年寺了，避開最好，我眞怕遇上那些……那些賊和尚的賊眼兒。」

雖然輕得不能再輕了，但陳淵仍能聽到，朱梅姑娘分明也啐了一口。

天嬌姑娘哼了一聲，道：「若是我，就挖出他們的眼珠子來，這就叫做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我去去來來，那些賊和尚，瞧他們敢不敢正眼兒瞧我一眼，就像……就像這賊小子一樣，休要給他好顏色。」

陳淵已走了，走上小路，那眉兒已皺了起來，他又成賊小子了，適才替他敷藥裹傷，偏會又那麼溫溫柔柔，怎生會判若兩人？

他走了，而且脚下加快了些，總是避着他的朱梅姑娘竟也開口了，分明是回答他為何放着大路不走

，顯然不願天嬌姑娘老是對他兇巴巴的，是以搶着回答了。心下好生感激，雖然那藥包不是朱梅送去的，但懷中兩枚朱菓，再沒別人了。

驀聽一聲龍吟，破空之聲才入耳，眼前寒芒一閃，驚得陳淵慌忙挫腰，退了半步，那朱梅姑娘已是一聲驚呼，叫道：「師姊，你……」

原來是飛劍在他身前劃了個半弧，又已回到天嬌姑娘手中了，只聽她哼了一聲，說道：「賊小子，這只是警告你，若敢逃走，任你跑出多遠，我也能飛劍取你首級！」

陳淵是眞的嚇了一跳，他師父枯木道人曾對他說過，神尼劍術通神，却不知神尼已傳他劍術了，但從不知能飛劍傷人，如何不吃一驚？

那朱梅姑娘顯然也大吃一驚，道：「師姊，你從那兒傳得這飛劍功夫？」

「啊！」天嬌姑娘遲疑中，聲調顯得有些兒慌亂，說道：「我……我自家練的，賊小子，瞧你還敢不敢逃走？」

陳淵心下暗吃一驚，心想：這必又是神尼所稱的高明傳授她的了，不用說，朱梅更不知道。

只是不由他不心驚而已，早又怒往上衝，怒道：「你這蠻不講理、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的妞兒，哼，我爲何要逃走？」

越想越惱，越說也越怒，咬牙道：「雖不是怕了你，若不是……若不是爲了……」

但一見朱梅臉兒飛霞，急速轉過身子兒去，便把未說出口的話嚥了下去，改口道：「若不是看在你是神尼的弟子，我非狠狠地……」

他是怎麼啦，又說不下去了，因爲天嬌姑娘的眼兒竟亮了起來，眉兒也彎了下來，唇邊不是笑意，倒像醉意。

心裡，只是在心裡呸了一口，也迷惑了，是否他惱怒起來，也就顯露出男兒氣概，她就是喜歡他這男兒氣概？

「狠狠地打我一頓不可，是不是？好啊，師父讚你，老是讚不絕口，我偏不服氣，你若眞不是個怯小子，咱們就較量較量……」

嗯了一聲，竟然……嘿……竟然笑啦，而且嬌笑出聲，說道：「喂，你惱怒起來，還是眞好看，挺英俊的，眞像個男兒漢啦。」

陳淵心下又狠狠地呸了一口，這樣的話，一個姑娘家，如何當着個少年兒郎說得出口來的，但又沒一絲兒輕佻妖媚，倒流露出天眞的驕態，更像個沒長大的女娃娃，想到甚麼，就說出口來。

怔了怔，心想：是了，她自幼在峨嵋深山中長大，與世隔絕，一切只憑本能，那知道甚麼避諱顧忌。

那朱梅姑娘像是才長長鬆了口氣，說道：「天嬌姊姊，別難爲人家啦，趁那些和尚早課還沒完，快快下山。」

天嬌姑娘哼了一聲，那眉兒又挑起來，說道：「爲甚麼不挖出那些賊和尚的眼珠子來？若是敢不轉眼兒盯着我瞧……」

手中劍尖一顫，登時發出一聲龍吟，劍是他的劍，那陳淵如何會不知道，若不是眞力貫注劍身，豈會劍鳴，也可知這天嬌姑娘功力之深厚，實不在他之下，也許尚有過之。

不由心下也隨之一寒，陡然間，可不是又判若兩人，而且，那劍又指正他了，說道：「還有你，賊小子！」

「呔！」陳淵的眉兒也掀了起來，惱道：「你再敢口口聲聲賊小子！」

「沒找出眞兇之前，你仍是賊小子，還有……」

朱梅的聲音顫抖起來，叫道：「師姊……別……別再……」

「你那賊眼兒若敢盯着我朱梅妹妹，敢盯着我不瞬眼兒……」

天嬌姑娘霍地一上步，劍尖上登時寒芒暴長，眞是面降冷霜，道：「我先挖出你的賊眼珠子來！」

遇到這樣蠻不講理又變幻無常的惡妞兒，眞是惱不是，氣不是，眞拿她沒法兒，陳淵嘆了口氣，掉頭就走。

眞不明白，口口聲聲賊小子、禽獸，若眞認爲他殺死了朱姑娘的爹，汚辱了朱姑娘，已傷在她劍下了，怎又連夜去爲他偷取療傷聖藥？怎生一見他流血，又會急成那麼樣兒，兇巴巴、火辣辣的妞兒怎又忽然變得那麼溫溫柔柔，甚至半絲兒嫌疑也不避了？

陡然之間，他那氣惱登時也就化爲烏有了，却又是眞的，一旦溫柔起來，這天嬌姑娘還是眞美，神尼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的，如何會不美，尤其是當她替他敷藥裹傷的時候，和她肌膚相親，感到她如蘭的溫暖呼吸，他竟會怦然心跳起來。

眞是只有天知道，當朱梅姑娘赤裸的嬌軀在他懷裡，他也不會這般動過心，也許，那時，朱姑娘的身軀那麼冰冷僵硬吧，而她，這天嬌姑娘却是那麼艷麗，艷麗如花，溫柔起來，眞是活色生香。

那敢回頭望一眼，當眞，神尼讚兩個姑娘輕功奇絕，日常在絕壁懸崖之上奔馳，宛若飛天仙女，倒眞要考驗一下，且看是他行，還是她們了得，說：「喂，我可有言在先，休要以爲我會逃走，爲何我要逃走，跟不上，可怨我不得，

哼！」

腳下不停，甚至沒挫一下腰兒，提一口丹田，嘿！教你們這兩個妞兒，瞧武當的陸地飛行絕技。

他的腳下陡然加快起來，越走越快，由於毫不着痕迹，兩個姑娘不防，必然一起步，便已落後了。

可不是麼？身後沒有聲音，哼！不給她們點顏色瞧瞧，還眞以爲他是怯小子，好欺負的。

不到頓飯工夫，已落山下了，這條道兒雖沒走過，却聽神尼說過，從萬年寺落山，山路是三十里，當然，可不等於山高三十里，山路曲曲折折，不時繞山盤旋，何況是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山崖林木，都從他腳下一掠而過。

啊呀！這是何處？他一個勁兒，只不過不變方向而已，現在已到山下了，只見眼前已是田連阡陌，農家的屋頂上，已昇起裊裊炊烟，一時間，辨不出東西南北來，若是把路走岔了，怎辦？迎面幾株大樹，分出兩條岔路來。

腳下一停，嘿！他雖沒眉飛色舞，那眉兒可不由已掀起來。

身後，那有聲音，更聽不到腳步聲，必是把兩個妞兒遠遠拋在身後了。

不，那洪天嬌才是可惡的妞兒，該死的，恨得他牙癢癢的妞兒，那朱梅姑娘，只要對了面，只要瞧她一眼兒，不知惡人是否也會惡氣頓消，而他，却是氣惱、委曲，登時忘得乾乾淨淨，那却是眞而又眞，神尼眞沒說錯，眞像是下凡來的仙女，當然也不是兇巴巴，恨得他牙癢癢的妞兒。

他緩了一口氣，身後眞沒聲音，甚至沒腳步聲響，回頭一瞧，可不是麼，一望之下，那有跟來，甚至瞄不到人影。

那料，忽聽那大樹後有嫩嫩的嗓子清脆地說道：「天嬌姊姊，你從那兒得來的乾糧？眞香甜，又脆又香。」

竟是朱梅的嬌柔聲音，陳淵一怔之下，才大吃一驚。

只聽天嬌姑娘的聲音說道：「你沒見這是齋餅麼？昨兒夜裡，我從萬年寺順手……」

「偷來的，」朱梅姑娘竟然輕笑一聲，說：「你又淘氣了，像往常一樣，那些和尚廟裡，有好吃的東西，你總溜去偷來，害得那些小和尚，不知被冤枉，捱了多少板子。」

「誰說冤枉了，」天嬌姑娘的聲音道：「難道盯着眼瞧你的，不是那些小和尚，沒挖出他的眼珠子，只不過打他們一頓板子，難道不是便宜了他們？」

陳淵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轉過身來，眞是目瞪口呆！

那幾株大樹之後，可不是有紅影在閃動，已落到山下了，不料北風同樣凜冽遒勁，因爲阡陌縱橫，平疇無際，反倒不似在山中，背風處有山崖阻擋，是以天嬌姑娘的紅衣被風吹得飄飛起來。

顯然人家姑娘早到了，久等他不來，已取出乾糧吃了起來。

他沒發現人家，是他絕沒想到兩個姑娘會先到，忽略了，但顯然人家亦沒見到他。

却也不奇，因爲他是在逆風處，因爲順着風，是以兩個姑娘的話聲清晰可聞。

只聽朱梅的聲音又叫了聲：「天嬌姊姊……」

「我知你要說甚麼。」天嬌姑娘道：「你怕他，那賊小子逃走了麼？哼，諒他沒這個膽兒，眞不怕我飛劍取他首級！」

「不，」朱梅姑娘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天嬌姊姊，別對人家兇巴巴的，你眞覺得他……他說的在情也在理麼？我爹和他無冤無仇，他爲何要殺死我爹，還有，天嬌姊姊，現在，我才明白啦……」

紅影一晃，天嬌姑娘跳了起來，道：「那麼，他眞是個禽獸，汚辱……」

「不不！」朱梅羞急道：「我是說：明白你在大邑城裡，一再問我的那句話是甚麼意思了。天嬌姊姊，我……我眞沒有……沒有異樣的感覺，眞是一點兒也沒有。」

「我不信，」天嬌姑娘道：「你爹與他無仇，又與誰有仇來？而且，荒山雪嶺，再沒他人了。除非他眞找得出眞兇來，否則……」

陳淵怔住了，有關那總兵與朱梅的爹結有深仇之事，顯然兩個姑娘都不知道，神尼只對他說了，却又爲何？

但他立即明白了，是了，由他找出朱梅的殺父仇人來，朱梅姑娘必也對他加倍感激，不用說，天嬌姑娘對他也誤會全消，少不免，任她如何蠻不講理，必也心生愧咎。

他明白神尼爲何要命他們同行了，是要兩個姑娘認清他的爲人，朝夕相對相處，必然生情。

其實，何用同行相處，朱梅姑娘分明對他們說，已是千信萬信，已然感他活命之恩，已然生情了，否則，豈會處處、時時都護着他。

甚至，那洪天嬌，這個火辣辣的指天椒，豈僅爲他連夜去偷取聖藥，想到她替他敷藥裹傷，心下不禁又怦然起來。甚至還沒等落到山下，已不再用劍指正他了。

但陳淵又不禁皺起眉頭來，因爲朱梅姑娘無限悲苦的嘆了口氣，那洪天嬌又道：「瞧，你臉兒紅紅，嬌滴滴，眞是我見猶愛，那些賊和尚已是出家人了，一見你也不轉

眼兒，除非他是木頭人兒，才不會動心。」

「別……別說了。」朱梅姑娘的臉兒一定羞得更紅了，偏是那天嬌姑娘繼續說下去，道：「初時，我是說，當你的身軀仍然冰凍僵硬時，我倒是信的，但後來……」

「姊姊……姊姊……求你……」

「好吧，我不說了，瞧你羞成這個樣兒，你可知我爲何氣惱？最令我不服氣的是：師父總護着他，把他讚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還有，你想想，從小到大，我們的衣裳全是師父從山下買來的，却親手替這賊小子縫製了一件。」

他又喊賊小子了，陳淵這才明白，敢情這就是她惱上加惱之故。忽聽天嬌姑娘又哼了一聲，話聲冷冷的，說道：「師父讚他上了天，你竟然也信了他的巧語花言，好，走着瞧，便教你瞧瞧，他是怎麼個誠篤的正人君子，呔！好一個誠篤的正人君子，偷聽人家說話兒，賊小子賊性不改，不用走着瞧，你也瞧見了。」

陳淵正聽得出神，破空銳嘯，勢疾勁猛，一物迎面襲到，忙不迭旋身，伸手一抄，接在手中一瞧，敢情是天嬌姑娘順手擲來的齋餅。

「多謝了。」陳淵道：「光天化日之下，大道之上，我正大光明地走來，誰偷聽你們說話兒啦，啊啊！」

忽然想到這話有些不對勁兒，沒偷聽，怎知人家說甚麼，臊得臉也紅了，好不尷尬。

甚至朱梅姑娘也噗嗤一聲，忍不住笑啦，也許想到適才的言語都被他聽了去，也臉兒緋紅起來，慌忙側過身子，躲到樹後。

天嬌姑娘啐了一口，說道：「賊小子不打自招，你瞧見，也聽到啦！」

急得也臊得臉脹紅了，陳淵道：「我是說，沒偷聽，是你們躲着說我的壞話兒啊！」

訥訥地，那還說得出話來，人家朱姑娘只有護他，替他分辯的，何曾說他壞話兒了，心裏一急，倒越說越差勁了。臉更紅，怎不手亂脚忙，倒惹得那天嬌姑娘也噗嗤一聲，笑出聲來了。可知人家眞不會打謊語，不會花言巧語的，傻傻地，其實更見誠實。

朱梅姑娘低低的聲音說道：「天嬌姊姊，饒他這遭兒吧！」

順着風，陳淵如何聽不清楚，登時心下甜甜的。天嬌姑娘却一挑眉兒，哼了一聲，必是惱了朱梅姑娘替他討饒，哼了一聲，手中劍一擺，只不過沒拔出來而已，說道：「就憑你這點兒功夫，教我那隻眼兒瞧得上？諒你也不敢逃走，滾過來！」

眞是變幻無常、喜怒無常，心下雖惱怒，却只不過嘆了口氣，昨晚傷在她劍下，還可說是一時大意，但今兒較量之下，脚下功夫分明輸給人家了，還有何說。

苦着臉，走了過去，令他大出意外，甚至有些兒吃驚，那一直避着他、總是以背相向的朱梅姑娘竟然轉過身來，說道：「天嬌姊姊，公平些兒，你忘了人家受傷不輕，而且，先前又流了那麼多血！」

竟然不顧羞赧，竟公然爲他辯護了，只道天嬌姑娘必然又會被激怒了，那知，只是冷哼一聲，說道：「好，且饒他這遭兒，咱們走。」

雖然劍仍在她手中，但不再拔出劍來，也不指正他了，而且，竟也不怕他逃走，自己倒當先走了。

朱梅羞澀澀地對他一點頭兒，也只有他才能感覺得出的羞澀的笑意，快速追了上去，示意他隨後跟來。

有那麼一會工夫，陳淵如醉如痴，若然他感到自愧不如，也頓復了信心，當眞，他傷得眞不輕，先前傷口再又迸裂，流了不少血。

否則，他不會輸給兩個姑娘的，一定不會。

慌忙跟了上去，只覺脚上有了勁，那天嬌姑娘在前，任她有多快，他跟在朱梅身後，亦步亦趨，步下好不輕快。

這倒好了，遇到岔路，再不用躭心那惡妞兒霍地一劍拍落肩頭，當然，背上也再不會感到那砭膚的、和令他心寒透了的劍芒了。

她回眸一笑嗎？當眞是得隴望蜀，人家朱梅姑娘不過才給他那麼一點顏色，他竟然盼望人家會對他回眸一笑。

痴痴地等，等了又等，究竟走向何方，東南還是西北？走了多遠，他全不知道，甚至何時下起雪來，寒風更凜冽了，竟也無覺。

他心裡頭只有感到那麼暖洋洋，怎會寒冷，啊呀！他差點撞在朱梅姑娘身上，若不是他即時收住了勢子，差點撲到朱梅背上了。

因爲他不自覺，跟在朱梅身後，跟得太近了，而朱梅姑娘忽然停下步來。

原來是走在前面的天嬌姑娘停下步來。

原來，這……這是來到何處？敢情是一座破敗了的廟宇。

大雪紛飛，更大了，不僅寒風如割，雪花更打在身上，打在臉上，可不是眞有如割的感覺。

天嬌姑娘在撲打抖落身上的雪花，髮髻上也堆滿了雪花，說：「這個鬼天氣，本來天朗氣清，怎麼無端端下起大雪來？」

朱梅姑娘一定……不，眞是抿了嘴，因爲他也擠到那廟門口的破

簷下來，也不是在朱梅身後，而是在側面，是以連她只不過抿了嘴，也能看到了。

雖沒笑出聲來，但顯然忍住笑，說道：「天嬌姊姊，你可知這將近兩個時辰，你一個勁兒走，已走了多遠啦，少說已在百里外了，不是變了天，你瞧，地上的雪多厚，是早就下了，不過是咱們走到冰天雪地裡來了。」

「是麼？這又是甚麼地方？」

「我怎會曉得。」朱梅說：「誰教你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眞糟透了，雪這麼大，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這一路行來，除了初時還見到有人家，少說已有半個多時辰了，我就沒見有人烟。」

「啊！」天嬌姑娘望望天，向四外望了望，說：「恁地說時，這必已在邛崍山下了，啐！」

這是怎麼啦，無端端瞪了陳淵一眼不說，又啐了一口。

那朱梅姑娘眞是冰雪聰明，陳淵發楞，不明白這是爲甚麼，她却明白了，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這是何苦，人家受了傷，又失血過多了，爲甚麼仍要人家受罪兒？」

甚麼？他明白了，先前在那三岔路口，朱姑娘好心替他辯護，說他受傷，又流了不少血，他明白了，倒提醒了她，故爾一口氣，簡直是在前狂奔，一口氣走了兩個時辰，走出這麼遠了，幸好他沒有落後，分明她信以爲眞，要他受罪，磨折他，却那知他一心在朱梅姑娘身上，亦步亦趨，半步兒也沒落後。

謝天謝地，若不是有朱梅姑娘在前，令他脚下倍常輕，若是落後了，必又會說他想逃走，又有藉口磨折他了。

豈僅恨得他牙癢癢，是眞咬起牙兒來。那天嬌姑娘可不是走過來，走近他來了，還轉着身兒打量他，哼了一聲，道：「你這賊小子，看來你的骨頭兒還是眞硬！嘿！我倒要瞧瞧，你到底有多硬！哼！」

一抹……不，不是邪笑，是刁蠻、頑劣、任性溶合成的怪笑，出現在她嘴邊，刹時之間，陳淵看清她，明白了，這妞兒怎麼不是邪惡，邪惡得有虐待狂，若是他不發怒，若是可憐些，她準會喜歡，而且溫柔起來了，就像他受了傷，見他流血，流了那麼多血，她倒連夜跑去爲他偷取療傷聖藥；今日傷口迸裂，又流血了，她也登時着了慌，甚至和他肌膚相親起來，竟然探手入他懷中，取出藥來，而她那一雙簪花的手兒竟替他敷藥裹傷，多輕柔啊！

現刻，奔了這麼遠，必以爲他跟不上，必然委靡得上氣不接下氣，必然氣喘如牛，也許，他若是不支倒下地來，她準又會溫柔起來了。

眞是一竅通，百竅皆通，神尼護他，令她惱怒，朱梅姑娘替他說好話兒，替他辯護，顯然令她惱上加惱，不怪忽然間，在那三岔路口，她掉頭當先就走了，不爲甚麼，只因朱梅姑娘關心他，替他辯護，不僅替他遮羞，而且增强他的自信。

哼！陳淵心下也哼了一聲，他才不乞憐哩！即使她艷麗得美貌如花，多刺的玫瑰花兒那及得雪裡的臘梅吐幽香，何況當着朱梅姑娘的面前。

明知這惡妞又不知要如何磨折他，朱梅姑娘就在他身邊，那腰兒不但挺了起來，而且昂起頭兒來。哼！

其實，不由他不心寒的，這惡妞兒的劍招實是奇詭之極，即使他沒傷臂，也眞沒把握能勝得了她，何況，經過這一陣奔馳，那傷口又隱隱發痛起來，論輕身功夫，他自己也知道，絕不及人家姑娘，人家兩個姑娘可是從小兒就在懸崖絕壁上長大起來的，何況人家姑娘輕身似燕。

那朱梅姑娘一見師姊走向他去，叫道：「天嬌姊姊……」

陳淵恍然大悟，爲甚麼不叫師姊？簡直令他驚奇，每當天嬌這惡妞兒要發作，要發惡，甚至已發起惡來，朱梅姑娘輕輕柔柔的、嬌滴滴的，一聲天嬌姊姊，簡直像咒語兒一般，這惡妞目中的寒芒登時柔和起來，甚至是他，心中有惱怒，也惱不起來了。

朱梅姑娘道：「再不趕快找個地方躲，咱們的衣衫都會濕透了，別了以爲是雪花，可以拂得掉的，奔走了這麼遠，身上如何不發熱，雪花必然也會溶了！」

怎麼她忽然掉開頭，無端端臉兒紅灩灩？

是了，這必是她的經驗之談，必是忽然聯想在那雪嶺之上，乾雪花竟會濕透了她的衣裳，若不是冰凍了，陳淵怎會爲了救她，不得不脫去她的衣裳。

當眞，若不是朱梅提醒，他竟然不覺，可不是衣衫已濕了，那天嬌姑娘又如何感覺不出來，道：「何用你說，若有鎭市，有人家，我也不跑來這裡了。」

走到門前，飛起一脚踢出，轟然一聲，不但把關閉的廟門一脚踢開，而且倒落在雪地上。

朱梅來不及阻止，道：「你這是何苦？」

天嬌姑娘刷的一聲拔出劍來，啊唷，只道惡妞又發起惡來，陳淵斜跨一步，本是不自覺，躲在朱梅姑娘身後的，那知朱梅也斜退了一

步，顯然是想護住他，擋在他身前。那知兩下裡一湊，倒成了陳淵軟玉溫香抱滿懷，羞得朱梅臉兒緋紅，跺着腳兒道：「你還不放手！」

原是同一瞬間，兩下都快，一退一進，自然快上加快，如何躲得開，雪地濕滑，怕她跌倒，陳淵心下着慌，本能地把她抱個滿懷。

又豈僅心下着慌，而且嚇壞了，像是嚇得傻了，竟然緊抱不放。聽得朱梅在他耳邊一叫，才慌忙放開手來，而且眞是嚇傻了，滿臉通紅。

那朱梅被他抱滿懷，而且緊抱不放，她一扭頭，嘴兒可就湊在陳淵耳邊了，是以，她的叫聲倒成了耳語。

陳淵嚇壞了，原有的誤會已是百口難辯，若再誤會是他輕薄，那還了得，嚇壞了，脹紅了臉，心急得竟說不出話來，只是「我……我我……」連聲。

只聽天嬌姑娘喝道：「賊小子，滾過來，不是叫你，還叫誰？」

完了，光天之下，當着人家面前，他分明把朱梅抱個滿懷，現在還有何說！

却見抿着髮兒的朱梅讓出道來，在他耳邊低聲道：「她甚麼也沒見到，她是叫你把柴薪搬進殿去，放心。」

原來她是借抿髮遮去紅紅的臉兒，假作讓道，其實是湊近他耳邊，不僅一斜身兒，便湊近了他耳邊，而且，天嬌姑娘便連她嘴動也看不到了，自然更聽不到她低低的耳語。

敢情正當他軟玉溫香抱滿懷的瞬間，天嬌姑娘拔出劍來，手起劍落，正忙着把那倒在雪地上的廟門，劈成一條條的柴薪，好俐落，好快，端的好劍法，只繞着那廟門轉得一轉，手起劍落，眞和摧枯拉朽一般，那麼堅硬厚重的廟門，已變成了細細的一堆柴薪。

陳淵吸了一口氣，慌忙走了過去，那是走，簡直是飄了過去，豈僅心兒蕩悠悠，那靈魂兒更已飛上了半天。

人家姑娘非但不惱他、責怪他，甚至不用他解說，便已原諒他了，又豈僅原諒了他，而且還替他遮掩。

却也不敢怠慢，他把劈出來的柴薪搬進殿去，左臂有傷，可是適才……適才……總之，又隱隱地發起痛來，他只能用一隻右手，自要分作幾次，那知待他放下柴薪，再出殿去，那雪地上的柴薪已不見了。

雪下得更大了，但也不會才一會工夫，就把那柴薪掩蓋了的？

他才一怔，只聽朱梅在殿內道：「天嬌姊姊，且慢脫衫兒，待我生起火來，小心招了涼。」

回頭一瞧，恰見朱梅放下懷抱中的柴薪，顯然繞道從殿後進去的，顯然不願被天嬌姑娘見到。

當眞，怎不見天嬌姑娘？

敢情是在蛛網密佈的神龕旁邊，正把濕了的外衣脫下來。

他探頭一瞄，恰被天嬌姑娘見到了，大喝一聲。「呔！賊小子，敢再偷瞧一眼，我挖出你的眼珠子來！」

嚇得陳淵忙不迭縮回頭去，只聽朱梅姑娘道：「天嬌姊姊，殿門大開着在那兒，你不去神龕後面脫衣，怎倒說人家偷瞧！」

顯然因爲朱梅護着他，令她又惱了起來，啐了一口道：「我偏要在這裡脫衫兒，賊小子，休被我見到你，敢再探頭，我就宰下你的頭兒來。」

陳淵早縮身到走廊角落裡，雖然堆着雜物，結滿了蛛絲，倒也能稍遮得風雪，不過，他心下暖洋洋，那還會覺得出冷來。

那麼，人家朱梅姑娘豈僅剛才沒有誤會他，分明相信，而且信任他，確信他是位誠篤的正人君子。而且，若不是感他活命之恩，又豈會處處、時刻護着他？

那是當然，她當然知道，她仍是個清清白白的姑娘，他慌忙縮身到走廊的角落裡，可不是怕天嬌姑娘宰下頭來，而是想到朱梅姑娘的衣衫也濕了，若不躲開，必也不會脫下來烘烤。

他一心在朱梅姑娘身上，有朱梅姑娘在他心中，如何不暖洋洋。

殿中的火一定燒得旺了，因爲他看得到殿門口飄出來的火烟，只不過北風在怒號，殿中的聲響、話聲都聽不到。

且慢，雜物，無人居住的破敗小廟，那來這麼多雜物？

不，只看這殿堂，還有那廟門，以及圍牆，分明不是小廟，必定以前曾香火旺盛，有和尚住持，那麼，怎會只有這殿堂？

必然另有地方，也許，還有後進殿堂，有和尚住持，豈無居住之處，從這雜物之多看來，這廟曾有過不少和尚！

他心中一動，正是，那來這麼多雜物，分明不是殿中之物，還有不少家常用具。

雜物何來？敢情那不是走廊的盡頭，不過是被堆放的雜物阻塞住了。同時也想了起來，朱梅姑娘替他搬進柴薪，不是打從正門走的，可知有後門，必然，這廟必不只這一座殿堂。

那雪越下越大了，甚至不像是在飛落，而是瀰天大雪，只不過相隔着一個院落，他已不能看清那廟門了，進來時留下在雪地上的足跡

，早已被大雪淹沒了。

陳淵不禁皺了眉頭，若大雪不止，如何能上路，豈不被困在此？糟了，即使可飲雪，拿甚麼來充饑？

而且，沒有殿門，窗櫺也弄壞了，如何能擋得住凜冽北風？

更不遲疑，從那堆積的雜物中鑽了過去，不過是些破爛的桌椅，和應用物件，那自是輕易。

果然另有院落，短垣圍繞着幾間房舍。

足跡！雪地之上，竟然有足跡，前院他們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跡，只一會工夫，便被大雪掩蓋，幾乎不可見了，而這足跡却仍顯然可見，可知是隨後前來的，而且，是兩人。

陳淵心下一喜，原來這裡有人居住，他正愁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雪太大了，不能上路，沒有食物充飢。

但他心中忽然一動，回頭一看，那雜物堵塞的，原來是個門戶，這邊應該是僧舍，若有僧侶，前面的殿堂怎又廢棄？一路走來，不見人烟，若是鄉人，豈有跑到這僧舍來居住的？

再看那雪上的足跡，可怔住了，新雪鬆軟，足跡亦新，但極淺，可知是武林中人，而且輕功不弱。而且，不是一人。

正因足印淺，而雪又太大了，只不過一會工夫，已模糊了，但仍可看得出來，是兩個人！

由於心中這麼一動，便放輕了腳步，武林中人，又怎會跑到這無人烟的荒野來？難道，也和他們一樣，是路過來避雪的？

見那足跡止於門外，房門却關閉着，便繞到屋後，才知那僧舍亦被廢棄了，只有中間那間較大的，比較完好，竟也有窗，不過被裡面的人用木板堵住了，但堵得並不嚴密。

陳淵才溜到窗下，已聽屋中有人說道：「前些日子，我就在這裡落腳的，你想想，邛崍山方圓數百里，要找一個山裡隱居的人，何異大海撈針，總算在這裡找到一個落腳之處，收拾出這間屋子來，說來也僥倖，若不是天降大雪，發現了雪地上的腳印，跟踪那老蒼頭，幾乎找不到那老兒。」

陳淵大吃一驚，而且大喜！山裡隱居的人，老蒼頭，還會是誰，當然就是朱梅姑娘的爹，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得來全不費工夫。

好賊子，殺了人，令他蒙受不白之冤，竟又去而復返！

眞是鬼使神差，若不是洪天嬌這惡妞不講理，處處跟他爲難作對，又若不是天降大雪，幾乎失之交臂了，否則必前往成都府，豈不撲一個空，那還能找到兇手？

正想退身，去知會兩個姑娘，忽聽另一個低沉的聲音，哼了一聲，透着威嚴，說道：「枉你這河洛劍客英雄一世，名震江湖，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兒，竟然留下手尾。」

陳淵可眞大吃一驚，那武當山在河南境內，河洛近在咫尺，這河洛劍客之名，豈有不聞的，何況是武當派的再傳弟子。不過早已出道了，眞個是名震江湖，又豈僅在河洛一帶大大有名，而且大江南北，闖蕩江湖二十餘年，從未有人在他劍下走上十招的，不僅是名門正派，而且博得俠義名。

陳淵可眞驚駭了，不料殺死朱梅姑娘的爹，竟是正派名門，武當弟子的河洛劍客！

他明白了，其實不能說洪天嬌這惡妞蠻不講理，那朱梅姑娘既然埋葬了她爹和老蒼頭的屍體，當然查看過是怎麼死的，都死於穿心一劍，朱梅乃是神尼峨嵋優曇的弟子，有如他對神尼的劍法瞭如指掌一樣，朱梅如何會不知道武當劍法。

要知她爹的死，和那老蒼頭全相同，可就不是偶然了，必已疑心是死於武當劍下。

而他，正是武當弟子，而又出現在當場。

（未完・四）

上文提要：鐵清宇斃於卧室，誰可進入內堂爲兇手？鐵千舟召集手下查問，正在追究侍衛職責之際，又報大少爺鐵元乾傷卧後山，抬進內室，鐵千舟見兒子傷極重，忙輸於眞氣，元乾斷斷續續說是遭一個瘦矮蒙面黑衣人一毒掌，又被割去脚筋……便咽了氣。鐵千舟一日之間失去一女一子，悲慟之極，誓要擒兇手報仇恨，據表面分析，兇手疑是五毒教文清章……



香脂寒劍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教主不敵自退
對頭上門尋釁

鐵千舟怒道：「怎地這許多人竟然無人發現他？」

梁仲衡道：「這也難怪，只要他把黑衣脫掉，誰知道他是凶手？」

鐵千舟懊喪地道：「你老替手下說好話！他若脫掉黑衣，應該能夠找得到！老郝，快派人到處找一找！」

梁仲衡又道：「假如那廝將黑衣打成包袱，或者在外面加上外袍，亦無可搜查！」

鐵千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那麼都回去吧！但自今開始，附近必須派人守衛，一有外人走近，便得示警！」他轉身推開石頭，走下地道，梁仲衡仍然跟着他。

走了一程，鐵千舟忽問：「老梁，你說，誰知道這條地道的？」

「除了咱們四個之外，屬下實在想不出還有第五個……啊，當年建造這條地道的工匠。」

鐵千舟眉頭一跳，怒道：「你還敢說！我早說過將他們全部殺掉，都是你婦人之仁，硬生生放了他們！」

梁仲衡結結巴巴地道：「但工頭不是已被秘密處死了麼？」

鐵千舟瞪了他一眼：「你敢保証其他人不會洩漏出來？」梁仲衡再也不敢吭一聲。上了地面，鐵千舟悻悻然地道：「你早點休息吧！」

他召來手下，着他們派了三個人守在假山外，「任何人出入假山必須通知老夫！」他想了一下，便走去四妾卧室。

駱雪花已經睡着了，聽見敲門聲，連忙披衣下床，開門迎他進去：「千舟，小妹還道你忘記今日是甚麼日子呢！」

鐵千舟詫聲問道：「今日是甚麼日子？」

「今夜是你該來小妹房內的日子，我只道你去老二那裡安慰她了！」

鐵千舟道：「她整天哭哭啼啼的，爲夫一見到她便頭痛了！」駱雪花連忙喚丫頭送來一盆熱水，給他燙脚。鐵千舟坐在床上，把脚泡在熱湯裡，舒服極了，問道：「老四，你也在江湖上跑動過，可知道……」

駱雪花截口道：「你別再提了！」

「騷蹄子，我是有事與你商量，你發甚麼脾氣？」

「誰發脾氣？小妹只是想起以前，深覺窩囊而已！也幸虧跑江湖，否則又怎會做你小妾？」

原來駱雪花當年在淮西不幸被洞庭雙妖攔截，見她貌美，竟欲施暴，幸遇鐵千舟恰好經過，拔刀相助，殺了洞庭雙妖，救了駱雪花。當時駱雪花已被擊暈，渾身上下被

脫個精光，鐵千舟雖然風流，卻不下流，忙解下外衣，披在她身上，跑到樹林外，爲她把風。待駱雪花醒來，知道原委，深爲感動，一心要嫁給他爲妾。

鐵千舟見她貌美體健，早已有意，美人既然有心，他豈有拒絕之理。不過駱雪花嫁到他家，方知道鐵千舟除了有髮妻之外，在她之前，已有兩位小星，自己竟然排行第四。

她眼高於頂，尋常男人看不上眼，是以一再誤佳期，雖排行第四，年紀却比老三蘇阿西大了好幾歲。她性子比較倔强，而且有其特色，是以鐵千舟對她有點敬而遠之。但話說回來，遇到大事，反而常找她商量。

當下駱雪花替他揩乾了脚丫，道：「你自己寬衣上床吧！」她拿水出去，自己淨了手方再回房，房內點着一盞油燈，剔得昏昏暗暗的，鐵千舟果然已上了床。

駱雪花把油燈拿到床前小几上，然後鑽進被窩裡：「騷蹄子，怎不寬衣？」

駱雪花正容道：「我已說過多次，我跟你那些妻妾不一樣，我既不騷，也不准你侮辱我！」

鐵千舟悻悻然地道：「好吧，那就睡吧！」他一歪嘴，把油燈吹熄。

駱雪花問道：「你睡得着麼？難道清宇被殺，你怎不找我商量？難道你懷疑我是凶手？」

鐵千舟叱道：「胡說，這又非幫中之事，是以沒來問你，難道你有高明見解？」

「小妹想先聽你的！」

鐵千舟精神一振，乃把自己和幫內首領之看法告訴她。駱雪花問道：「大廳內那些英雄好漢，難道像死人一樣，無人能提出其看法？」

「他們有的認爲是五毒教文清章幹的，另有人提出好些身材差不多，也是使用毒掌的人來，你看如何？」

駱雪花冷冷地道：「認定文清章是凶手的，必是白小青！哼，文清章城府深沉，他會幹這種傻事？」

鐵千舟微微一怔。「文清章一向不服我，他是凶手有何奇怪？」

「如果你是文清章，你會在這時候下手麼？還有一點，他對敝幫了解有多深？他能出入自如？」

鐵千舟乾咳一聲：「花妹，敝幫有一件秘密，只有我及梁仲衡、郝睿和畢尚武知道，今日告訴你，但你……」

駱雪花不待他說畢便道：「多謝啦，你千萬不要告訴我，免得日後小妹有了嫌疑，眞的！」她說着便掩起雙耳。

鐵千舟苦笑一聲，拉開她雙手，道：「我不說就是，但依你之見又如何？」

「小妹懷疑有人故意嫁禍於文清章！」

鐵千舟心頭一跳：「你認爲是誰？」

「小妹久不走江湖，對外面的情況不甚了解，這便不好推測了，不過你大可以在文清章之仇家方面推敲！古語有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黑暗之中，看不清駱雪花的表情，只聽她又道：「當然小妹只是推測，絕不是說白小青與此案有關！」

鐵千舟喃喃地道：「白小青與文清章有仇，這倒有可能，但她一直在大廳，又怎能進內堂殺人？」

駱雪花失笑道：「大哥，你氣糊塗啦？殺人不一定要自己動手！只是小妹覺得奇怪，文清章若要殺清宇，只會暗中進行，豈會像如今這樣？何況他更可以一掌立取元乾之生命，何故讓他活到回家，而暴露行踪？」

鐵千舟頷首道：「不錯，爲夫也有疑問，因此沒答應她，立即向五毒教興師！」

「嗯，剛才你說有一位凌展雲的少俠，小妹怎地未聽過他的名字？」駱雪花問道：「他一個人來？」

「不，還有一位叫張建的青年陪着他，他與杜一非燕北漢及鳳千齊名，合稱武林四秀，此四人被譽爲未來武林的高手！」鐵千舟道：「此人值得懷疑麼？」

「不，小妹只是隨口問問而已！杜一非有沒有來？」

「沒有。」鐵千舟有點不耐煩：「雪花，你還是幫我推敲推敲吧！報不了殺子殺女之仇，固然難洩心頭之恨，在天下英雄面前丟盡面子，日後也抬不起頭來！」

駱雪花似乎已睏，轉身向內，道：「目前也只能如此，日後若有所發現再告訴小妹吧！」鐵千舟左手立即搭上她的腰肢。駱雪花溫柔體貼地道：「你連番受打擊，還是早點歇息吧，往後的日子還長着哩！」鐵千舟聽了此言，恍如大暑天吃了一碗冰涼蓮子羹，渾身舒暢，很快便發出輕微的鼻鼾聲。

可是黑暗之中，却有一對眸子閃着精光，直至頓飯工夫之後，眸子方失去亮光。

* * *

次日吃過早飯之後，一位香主回來報告：「幫主，咱們找不到白子華，也許他已回家報訊去了！」

鐵千舟道：「派個人去白家問訊！」他心中却不以爲然：「子華可不是這種人，何況他一直不願立即

回家。唉，千萬不要出事，否則如何向他父親交代？」心念一動，又下令金鯊堂堂主沙搏浪全力搜查白子華之行踪。

梁仲衡隨之上前，低聲道：「幫主，風水先生說，後天出殯是個好日子，會否太過倉促？」

鐵千舟吸了一口氣，道：「後天就後天，立即着手準備，一切由你代我作主！」他苦惱地頓足：「眞氣死本座，一波未平一波又生，而且在咱們的眼皮底下，居然讓凶手從容遠去！」

梁仲衡安慰他：「小弟已下令，掘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來！」但鐵千舟却覺得對手是位高人，才不可能這麼容易讓咱們找到他！

這一天，所有的人都在焦慮中渡過。凶手沒有進一步之消息，白子華亦無消息，吃晚飯時，突見沙搏浪跑了進來，喜孜孜地道：「幫主放心，白子華已找到了！」

鐵千舟丟下飯碗，長身問道：「他去那裡？」他實在害怕找到的白子華，只剩下一具屍體。

沙搏浪道：「根據下面弟兄之報告，白子華由北方回來，離此不遠。」

鐵千舟厲聲道：「你還不派人去保護他，回來作甚！」

沙搏浪呆了一呆，他從未見過鐵千舟對自己發這麼大的脾氣。就在此刻，只見白子華一身風塵，神態有點狼狽地跑進來：「大人，小婿回來了！」

鐵千舟脫口問道：「你去那裏？爲何不說一聲？」

白子華道：「小婿去追凶手了，哎，說來話長！大人，可有茶麼？小婿渴死了！」

沙搏浪立即着人去準備，鐵千舟厲聲道：「子華，我已多次告訴你，你我翁婿無緣，以後不許再稱我大人，也不可自稱小婿！」

白子華苦笑一聲：「是，我一時改不了口！」他喘了一口氣，續道：「昨天畢堂主出外，不回來，我便溜出去找尋……」

沙搏浪皺眉道：「你爲何不跟大伙兒在一起？可知如此咱們都爲你擔心？尤其是幫主！」

「若跟你們在一起，凶手必然有所警惕，怎能查得到！」說着話，丫頭已送上香茗，白子華也不客氣，接過來便喝。

「老沙，你別再打岔！」鐵千舟憐愛地問道：「子華，你吃過飯否？」他見白子華搖頭，又着丫頭把飯端進內廳，待他喝了茶，携手進內廳。

路過駱雪花房門，只見她探首道：「哦，子華找到了，沒遇到危險吧？」

白子華笑笑道：「四嬸有心，子華有驚無險！」

鐵千舟道：「雪花，子華正要談談其經歷，你也到內廳吃飯吧！」

駱雪花猶疑了一下方答應，當下四個人在內廳吃飯，鐵千舟和沙搏浪都十分心急，但駱雪花却一直勸白子華先吃飯。白子華風捲殘雲地吃了一碗，駱雪花又替他添飯：「你肯定餓壞了，多吃點吧！」

白子華道：「稍候再吃吧，幫主及堂主快急死啦！嗯，我長話短說：當我走到一條小街道時，突見一道黑影閃動，小侄心頭一動，便跟了進去，但見街上不見一條人影，却又不心息，沿街而行，轉進一條小巷，只見一個身材矮瘦的漢子，身穿錦袍，正悠閑地走着。」

說至此，他又喝了一口湯方續道：「起初小侄也不在意，慢慢尾隨他而去，不料在轉彎時，一陣風吹過，揚起其袍角，却見他裡面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褲，也是小侄經驗不夠，立即呼叫他停下來，不料，他跑得更快，小侄轉過墻角，迎面飛來一股白烟，我大吃一驚，忙不迭後退！」

駱雪花脫口呼道：「不好，那可能是毒烟！」

「小侄閉住呼吸，連退幾步，看清楚那只是白粉，才放了心，可是又怕那廝仍伏在墻後偷襲，是故躍上屋頂，居高望下，原來那廝已閃進另一條小巷！當下乃苦苦追之，但出了大街，又失去其踪影！

「街上人來人往的，要找一個人可不容易，所幸那廝身材特別，是以比較容易辨認，終於讓小侄發現他在馬市處買馬，當我追過去時，他已騎馬跑了，小侄不管三七二十一，丟下一錠銀子給馬販，搶了一匹馬追了下去。

「那廝出了城，往北急馳，小侄顧不得暴露身形，揮鞭急追，那廝的馬匹似乎較好，小侄與他只能保持一定距離，沒法拉近……」

鐵千舟嘆息道：「你如此追踪，孤身犯險，實在太危險了，萬一出了事，教我如何向令尊交代？」

「追了半天，進入一座小集，小侄忙讓馬匹上料，自己不敢休息，在小集內找尋，却無所發覺，失望之餘，因腹如雷鳴，便買了幾個肉包子，準備裹腹，誰知在這時候，又聞馬蹄聲起，轉頭一望，正是那身材瘦矮的漢子，騎馬出鎮！

「小侄大急，連忙回去取馬，沿途再追。至半夜，只見路旁有座樹林，林內有火光透出，小侄便把馬匹停在遠處，輕輕下馬，稍稍走過去。

「不料一到樹林外，只見那漢子『颼』地一聲，自內躍了出來，喝

問道：『臭小子，你跟了老子一天啦，到底意欲何爲，可得說清楚，否則今夜便送你上路！』

「小侄一時之間，無話可答，只好道：『你鬼鬼祟祟，連番換衣衫，是甚麼意思？』

「那廝道：『甚麼意思與你何關？你小子憑甚麼管大爺的事？』」

鐵千舟忽然截口問道：「且慢，那廝長相如何？」

白子華回憶地道：「那人長相十分普通，但看來有點死板……有木無表情之感！」

鐵千舟再問：「會否是戴着人皮面具？」

「黑暗之中，看得不太清楚，小侄不敢肯定！」白子華道：「不過他的確長得甚是矮瘦，但聲音十分尖銳，令人聽來甚是難受！」

鐵千舟揮揮手：「你再說下去吧！」

白子華吸了一口氣，續道：「那廝道：『你要找死，老子只好成全你！』他說畢便揮掌向小侄進攻，小侄只好抽劍應戰，但那廝武功十分之高，小侄只與他鬥了幾招，便知道武功不如對方！那時我心中又翻起一個念頭：如果我死在此處，有誰可替我報訊？又有誰能替我報仇？

「我一眼發現那廝的馬匹就縛在樹林旁邊，心中便有了計較，是以不斷閃避，不斷後退！那廝沒有察覺，小侄乘他發掌時，借着掌力倒飛三四丈，一躍上了馬背，揮劍砍掉韁繩，挾腹狂奔！」

駱雪花問道：「那廝爲何不追你？」

「追！起初他追得頗貼，但小侄連發飛刀，略爲阻擋他追勢。到後來，飛刀已用盡，我一狠心，用劍刺傷馬臀，那馬吃痛，負傷狂奔，這才將他拋開！」

白子華說至此，噓了一口氣。

「當然如此一來，那馬匹很快便不支倒地了，小侄仗着天黑，專抄小路，繞了半圈，往南跑回來，也幸虧沒遇到他，否則手上沒有兵器，更不能敵！」

沙搏浪問道：「白少俠，你看得出那廝掌法是源出何門何派的麼？」

「他路子很雜，看不出來。」

鐵千舟長嘆道：「如此說來，還是沒有收穫！子華，快再吃飯吧，你累了，吃飽飯便去歇息！雪花，你負責安排！」話剛說畢，心頭忽然一動，假如凶手已出了城，那麼地道內的地瓜皮及人糞，又是甚麼人留下來的？此人跟此案是否有關係？

他忽然覺得這案子越來越複雜：說不定殺女兒的跟殺兒子的凶手，根本沒有關係！他覺得有點頭痛，放下碗箸便返回書房了，這天晚上，他也沒去老五房內過夜，就在書房裡躭了一夜。

＊　＊　＊

次日一早，鐵千舟便得起來，今日是他兒子和女兒出殯之日，他不得不打起精神，穿着一套黑衣褲，到大廳裡。大廳已安置了一個靈堂，鐵千舟的五房妻妾、女兒、女婿和小兒子鐵亨坤，已先他站在一旁，向來上香的吊客答禮。

莫說鐵千舟本人之感受了，就是俞曉陽和白頭陀等人，亦替他難過，在大喜日子裡，接二連三遭受打擊，女兒出閣，變成白頭人送黑頭人，世上悲悽莫過於此，而一干武林大豪，本是賀客，如今又變成吊客，教人不禁興滄海桑田之感。

鐵船幫在武林中是個大幫，即使在當地也是股不可抵禦的勢力，是故來拜祭的人絡繹不絕，內內外外，五隊吹打的，比尋常人家辦喜事還要熱鬧。

交午時，門外一陣鞭炮聲響，堂官宣佈起棺，仵工們拿着扁擔、麻繩進來，鐵千舟見妻妾哭得像淚人般，也不禁洒下幾顆英雄淚。

出殯的隊伍足足有三四里長，沿着大街向北行進，一路上，哭聲與哀樂响成一片，兩邊圍觀的閑人，水洩不通。墓地就在城北一座小山上，待一切弄妥，長長的人龍再度返回安陽城，已是申牌時分。

依例晚上鐵家設宴答禮吊客，鐵千舟似已了却一件心事，換過衣衫，立即把羣豪請進花廳喝茶吃點心，羣豪見他仍能挺得住，都暗暗佩服，亦估計鐵千舟必有所決定。

俞曉陽又不放過機會高聲道：「幫主若用得着老朽，但請開腔，老朽必跟隨左右，水裡火裡，絕不皺眉！」

鐵千舟含笑回禮，待羣豪吃得差不多，長身將整件案子之經過說了一遍：「諸位可有高見，本座願聽賜教！」

俞曉陽道：「如此說來，凶手一共出現四次，第一次是殺令嬡，第二次是殺令郎，第三次是傷畢副總堂主，第四次是鬥白子華，他膽敢接二連三出現，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白頭陀道：「俞老頭，你不要放屁，誰不清楚，偏要你說此廢話！」

俞曉陽惱羞成怒，反唇相稽。「莫非你頭陀有高見？哼，爲何不早說，而讓慘案不斷發生，說不定咱們之中，有人與凶手有關係！」

「放屁，你竟敢出口污蔑貧僧！好好，你出來，讓貧僧掂掂你的份量！」

鐵千舟連忙又長身：「諸位不要爭執，本座已有了計較！」此言

一出，聽內登時安靜下來，鐵千舟目光在他們臉上一掃而過，一聲一頓地道：「興師去五毒教問罪！」

白小青喜而問道：「帮主本來不是還有猶豫嗎？爲何忽然認定是文清章幹的？」

鐵千舟道：「老夫倒未認爲是他幹的，但照目前之証據看來，還是以他之嫌疑最重，只好去試探一下了。」

利秉武捋鬚道：「帮主可得先明白兩件事；第一，試探跟興師問罪是兩回事；第二，照理兇手一般不會坦承自己之罪行，他不承認，帮主有何對策？」

孟仲淵接口道：「不錯，他若肯承認的，又何須蒙着面，而據說他聲音尖銳，分明故意揑腔，以隱瞞身份。」

白子華却採反對意見：「不過此人若非江湖上所熟悉之人物，也是鐵船帮所熟悉的人，否則他又何須裝腔作勢？」

凌展雲也開腔了：「話雖如此，但熟悉鐵船帮的，也不止文清章一個人。」

鐵千舟嘆了一口氣，反問：「但除了文清章之外，閣下認爲誰更有嫌疑？」凌展雲不由默然。鐵千舟目光再度自他們身上掃過，朗聲道：「當然，此事純屬敝帮與五毒教之過節，理當由敝帮自己解決，諸位最好置身事外，如此對諸位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羣豪不由一怔，蓋鐵千舟一早之意，絕無排斥他人助拳之心，此刻突然轉變。令人覺得唐兀，利秉武乾咳一聲：「老朽相信在座之人，若然助拳，絕無懷有其他目的者，只是爲了正義，則不存在好處與壞處之議。」

孟仲淵接道：「利老說得好，文清章使這卑鄙手段，人神共憤，凡有血性之人，均看不過眼，咱們若助拳，只爲伸張正義，絕無其他目的。」

鐵千舟含笑道：「諸位好意，鐵某心領了，但吾意已決，還是由敝帮獨自處理比較好！」一頓又道：「說得……實在一點，鐵某若靠諸位討得了公道，傳將出去，江湖上之朋友，又會有何看法？再說鐵某憑此才報了殺子殺女之仇，也老臉無光！」

羣豪見他說得這般決絕，不好勉强，只好改口預祝鐵船帮成功，唯獨白小青問道：「請問帮主何時興師問罪？」

鐵千舟沉吟道：「本座尚未決定，但五毒教不比別人，須準備妥當才能行動，否則未獲其利，反得其害，待一切就緒，自會行動。」

羣豪見無事可做，次日便紛紛告辭了，本來熱鬧忙碌的鐵船帮總舵，一下子便沉寂下來。老實說，不單止羣豪詫異，鐵船帮的頭領們也心生奇怪，不知鐵千舟爲何突然決定興師，又拒絕羣豪之好意。

鐵千舟也不向手下解釋，只下命令，把香主以上之屬下，召集到聚義廳裡。鐵千舟向各堂主發出進迫五毒教之命令，倉猝之間，計劃居然頗爲完善。

金鯨堂堂主司徒復長身問道：「帮主，咱們此去是不勝無歸，還是只要五毒教交出凶手？」

鐵千舟眉頭一掀，道：「凶手就是文清章，你道他們之手下會把他交出來？」

沙摶浪接問道：「帮主，假如他們不承認，那又如何？」

鐵千舟道：「証據確鑿，豈容他們抵賴，若不交出文清章，咱們只好動武！」

司徒復乾咳一聲：「帮主，屬下不反對向五毒教進逼，但愚兄認爲屆時還得問清楚，然後動武，免得落人話柄，說咱們借題發揮，攻打五毒教。」

鐵千舟怒道：「誰會反對？須知咱們要攻打的不是少林武當，而是五毒教——一個令人討厭的帮會！爲民除害，爲武林切除毒瘤，誰會反對？」

既然鐵千舟話已經至此程度，其他的人都不敢再吭聲，鐵千舟目光一掃，道：「先頭部隊，明夜便出發，後晚便要過黃河，後援人員隨後出發！」

這次梁仲衡忍不住開腔了：「明夜便出發，會否太倉猝？所謂三軍未到，糧草先動，這麼多人一路上吃喝如何解決？」

鐵千舟答覆十分簡單：「盡一切力量解決……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先頭部隊一至，先將鄭州分舵拔掉，直逼許昌，暗中埋伏，等候大軍！」他聲音轉厲：「先頭部隊之行動，要快速、隱秘，而且不許太早告知手下，免得走漏風聲。沙堂主，由你指揮先頭部隊，若需要其他堂主之人員支援的，請向郝總堂主提出！總舵帮務交由副帮主負責！」

郝睿突然道：「帮主，屬下還有個建議。」

「請說！」

「既然是次行動，許勝不許敗，屬下建議，先頭部隊兵分三路，一路取開封、一路取洛陽，而且左右兩路先行，同時攻擊，一舉摧毀五毒教對着咱們的三把尖刀！」郝睿道：「至於總舵，除了飛鷹隊之外，再留下金鯨堂部份人留守！」

鐵千舟大喜，隨即宣佈：「令金鰻堂取開封，金鮫堂取洛陽。」

＊　＊　＊

鐵千舟散會之後，一個人關在

書房內，連晚飯也在書房內吃，直至二更時分，方去駱雪花處。駱雪花似有預感，早已候着了，鐵千舟見她坐在桌前看書，訝然問道：「你還不歇息？」

駱雪花笑道：「因爲知道你今晚會來！」她邊替他更衣邊含笑而語，經常帮內若有大事發生，鐵千舟必到她房內過夜，順便與她商量。

鐵千舟見到她，便似輕鬆了許多，亦笑道：「你怎知道？」

「賤妾看他們走路都匆匆忙忙的，九成你已決定向五毒教興師問罪！」

鐵千舟往床上一躺，問道：「你有甚麼高見？」

駱雪花在他身旁睡下，反問：「你有必勝把握？」鐵千舟唔了一聲，駱雪花續道：「因爲你認爲五毒教沒有準備？」

鐵千舟眉頭一皺：「你認爲他們會有所準備？」

「除非兇手眞的是文清章。」

鐵千舟一對眸子閃閃發亮，駱雪花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良久，鐵千舟終於輕嘆一聲：「我做甚麼事，都瞞不過你！」

「誰叫你是我丈夫，知夫莫若妻，你敢說沒道理？」駱雪花道：「這一仗，你會勝利的，但對付文清章時，最好沒有人在旁，只是你有把握殺死文清章麼？須知困獸猶鬥，狗急也會跳牆！」

鐵千舟吸了一口氣，道：「你別把你丈夫看扁了，文清章的毒掌雖然厲害，還未放在我眼內。」

駱雪花道：「你精力充沛時，賤妾也相信你能勝他，但如今你自信是在精神最佳時刻麼？因此你此時最重要的是好好睡一覺。」

鐵千舟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亮，駱雪花又道：「家裡的事有我在，你大可以放心！不過文清章也非省油燈，可得小心，你已有所準備了麼？」鐵千舟點點頭，雙眼緩緩合上，房內便歸於寂靜。

鐵千舟的命令，在鐵船帮內便是聖旨，帮徒們如奉綸音，果然在第二天晚上，三隊先頭人員，便漏夜出發了，次日午後，鐵千舟擇了吉時，統率大軍，打起旗號，浩浩蕩蕩，向南奔馳。

鐵船帮之大軍尚未過河，江湖上已沸沸騰騰地傳開了，有好事之徒，要去看熱鬧，都被鐵船帮的人擋回去，理由十分充分，而又冠冕，刀槍無眼，雙方激戰，容易傷及無辜；此乃鐵船帮與五毒教之戰，有外人加入，會使情況更加複雜，五毒教的人，擅長施毒，看熱鬧容易惹來橫禍。

鐵船帮之理由嚇退了許多人，但江湖上好事之徒本多，到頭來，還是有人悄悄遙遙跟在後面，更有人另走捷徑，凌展雲和張建便是，他倆一直在安陽城內。昨夜鐵船帮先頭部隊行動雖然小心，但仍瞞不了他倆利眼，是以今天一早，他倆便策馬南下了。

鐵千舟恐白子華生意外，是以一早便遣他回家，但白子華同樣不甘心，未婚妻被殺，孑然一身，悄悄過河。

鐵千舟統率之大軍，故意走得慢，待他過河之後，前方探子已來報，三隊先頭人員，已大獲全勝，鐵千舟含笑問道：「我方死傷人數如何？」

「攻打鄭州的金鯨死傷較多，洛陽那方面，幾乎兵不血刃，對方聞風而逃；開封那方則只有小接觸，對方便退了！」探子與高采烈地道：「目前三方已全速前進，包圍許昌！」

郝睿眉頭一皺，道：「對方不經接觸便退跑，很可能咱們之行動及目的，早在文清章意料之中，這可不是件好事。」

探子愕了一愕，垂首跪下，鐵千舟道：「起來，許昌那方有何消息？文清章是否也溜了？」

「暫時尚未有這方面的消息。」

鐵千舟道：「再去打聽，傳令要先頭人員小心，說不定對方另有打算！」當下又下令加速進入鄭州城，直趨五毒教之分舵。

尚未到分舵，已見金鯨堂之孫香主帶人上前迎接，鐵千舟跳下馬，立問：「傷者如何？」

孫香主道：「都在裡面休息，堂主留下十多個人看守，如今都上了藥，大部份都沒有生命危險。」

「穆成林呢？」

穆成林是五毒教鄭州分舵之分舵主，孫香主道：「他被司徒復打傷，帶人溜了！」鐵千舟點點頭，大步進內，安慰受傷的手下，接着又下令做飯。

飯後，鐵千舟再把孫香主召來，仔細了解情況，鐵千舟道：「明天全速前進！」

郝睿道：「帮主，這不是與你之計劃有衝突？」

「此一時，彼一時也，既然文清章已知道咱們方來意，咱們再拖慢行程，只有讓他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是以明早提前吃早飯，務必在入黑之後，趕到許昌附近，跟司徒復他們聯合起來，向五毒教發起攻擊。」

郝睿問孫香主道：「對方是否有施毒？」

孫香主興奮地道：「有，但弟兄們事先口中含了解毒丸，夷然無損，証明廖大夫配製之解藥十分有效。」

鐵千舟大喜：「如此五毒教，

還有甚麼可怕的？」他不由仰天大笑，猛一回首：「你們遇到文清章便速速讓開，本座自信可以制服他。」

次日一早，大軍又出發了，而且速度甚快，一切都依照鐵千舟計劃進行，日落不久，便已抵達許昌城附近，很快又跟沙摶浪聯絡上了！

「帮主，想不到你來得這般快！」

鐵千舟開門見山地道：「文清章是否有離開許昌？」

「沒有！」沙摶浪說得斬釘截鐵地道：「屬下一到便派人混進城內，暗中打聽了，那廝仍在五毒教總舵內。」

鐵千舟吸了一口氣，再問：「也無人溜出許昌城？哈哈，想不到文清章還眞有種。」

郝睿道：「說不定他已經有所準備，帮主打算何時進城？」

鐵千舟沉吟道：「明天上午！明天將有一場大戰，今夜傳令下去，大家早點休息。」

次日大軍尚未進城，只見城門口站着兩位長相斯文的漢子在那裡，攔住馬首，鐵千舟目光一凝，喝問道：「甚麼人？」

左首那漢子道：「在下乃五毒教之左使者司馬英，奉敝教教主之令，來此奉迎帮主大駕！」

鐵千舟暗吃一驚，忖道：「文清章果然是個人物！」當下問道：「貴教主在何處？」

司馬英道：「敝教主在總舵恭迎大駕，歡迎鐵帮主親臨，請！」他作了個肅手之狀。

郝睿打了個哈哈：「未知敝帮有多大，莫非能容納敝帮這許多人麼？」

右首那位乃五毒教之右使者上官雄，接答道：「總堂主莫爲難敝教！雖然貴帮來勢洶洶，但敝教主仍希望能與貴帮和好如初，除非貴帮存有非滅我不可之心，那又另作別論。」

五毒教這一着，倒是大出鐵船帮上下之意料，鐵千舟去麼又恐中計，不去麼又失了身份，還要吃人譏笑，一時之間，委決不下，司馬英又加上一句：「請帮主放心，敝帮光明正大，不會行使卑鄙手段，請帮主放心。」

郝睿道：「放屁！你道咱們會怕你們不行？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既然敢來捋虎鬚，便是不將你們放在心上。」

上官雄含笑道：「總堂主言重了，敝教若存心與貴帮爲敵，怎會把洛陽及開封兩分舵撤退？」

鐵千舟沉聲道：「文清章爲何不親自來接？若說光明正大，那當眞要笑死人了。」

司馬英忙道：「看來貴我雙方是存在誤會，最好帮主能跟敝上解釋清楚，一切冰釋，還不是好朋友？」

上官雄接道：「當然，如果帮主害怕的，可以帶幾個隨從！不過，據知敝教主的確對帮主沒有歹意，請帮主放心！」

鐵千舟無名火起，冷笑道：「你道老子還會害怕你們？快帶路！老郝、小晁，你們幾個跟我去，其他人守在五毒教總舵四周！」他揚一揚手，一行人乃隨上官雄及司馬英進城。

城內的人驟見來了這許多彪形大漢，都十分詫異，膽小的，都已躲起來，一行人來至五毒教總舵外，只見外面挺立着許多持刀的大漢，戒備森嚴，一副如臨大敵之氣氛。

大門倏地打開，只見裡面湧出幾個漢子來，最後是一位穿着文士服的矮瘦中年漢子，蓄着短髯，看來斯文清秀，但却讓人有種奸詐之感覺，矮瘦漢子拱手道：「小弟恭迎鐵兄大駕！」

鐵千舟自然認得他便是五毒教教主文清章，當下滾下馬鞍，皮笑肉不笑地道：「想不到教主居然如此好禮，眞教鐵某受寵若驚！」

「鐵兄這樣說便眞不了解小弟了，事實上，小弟已置了酒席，恭候多時了，你我算來已有三年不曾見面，理該好好聚一聚！」文清章作出肅客之狀：「鐵兄跟貴屬請進！」

鐵千舟故意道：「敝帮是次來了不少人，你都想請麼？」

文清章苦笑道：「鐵兄如此豈不故意爲難小弟？敝教地方狹窄，而且在倉猝之間，備不了許多酒菜，盼能見諒！」

鐵千舟問道：「二十個人行不行？」

「小弟只備了一席酒菜。」

郝睿嗤地一聲笑了出來：「教主何其吝嗇哉？」

五毒教教徒臉上都現出不快之意。上官雄冷笑道：「咱們今日方知道，鐵船帮的手段厲害，嘴巴也厲害，咱們盛意拳拳，帮主却諸多顧忌，眞教人失望！」

鐵千舟桀桀怪笑，揮手道：「鐵某若不進去，今生終要吃人耻笑。」他揮揮手，立時有五個人隨他上前，大步走進五毒教總舵。

只見庭院上，刀槍劍戟，在陽光下閃爍着刺目之光輝，五毒教徒一個個精神抖擻，分兩排挺立如山，鐵千舟暗吃一驚：「這文清章還眞有兩下子！」

（未完・三）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尋出達摩易筋經　精練紫羅十二式

上文提要：：江青嵐在酒肆中見到了一切，便跟踪燕山雙傑到一破廟中，見蘭兒比他早一些躍上圍牆，被雙傑的牛毛針射中倒地，連忙將她抱起，用彈指金丸嚇退雙傑，抱入廟內，雙傑已遁，因無解藥，無法施救，此時突來了三眼比丘，認爲他調戲她的徒兒，突然又來了析城雙兒中的天狐遲琇，也認爲是自己的女兒，雙方激戰，爭持不下，王屋散人也來了，志在擊殺江青嵐，突然廟外又進來一個江青嵐……

天狐點點頭道：「她正是我女兒蘭兒。」

三眼比丘急道：「不！她是我徒兒柳琪。」

天狐雙眼一瞪，大聲喝道：「她明明是我女兒蘭兒！」

三眼比丘豈肯服輸，也大聲回道：「她明明是我徒兒柳琪！」

「我說是我女兒！」

「我說是我徒兒！」

「賊禿妳還不服輸嗎？」

「妳憑什麼要我服輸？」

「好！」天狐冷笑聲中，白玉如意劃起一道弧光，又向三眼比丘攔腰砸去！

「好！」三眼比丘咬牙切齒，沉聲相應。右手一揚，一柄長劍「颼」地脫手飛出，直奔天狐胸口！

這一下快若閃電，天狐玉如意堪堪遞出，不妨對方兵刃會突然脫手飛擊，心中一楞，趕緊撤招後退。玉如意往上一撩，「噹」的一聲，把長劍蕩開，一道劍光，往斜刺裡射出。

三眼比丘就在這一瞬之間，鼻孔中一聲冷哼，左手拂塵迅速遞到右手，一圈一拂，身形疾進，一蓬銀絲，漫天蓋地，往天狐洒去，絲絲之聲，立時大作。

天狐自然是識貨之人，對方所使，正是秦嶺天痴上人成名絕藝，威震武林的「掃天銀拂」，一時可也不敢大意，手中玉如意一緊，向左右劃起兩道弧形，凝成一片晶瑩光幕向前迎去。

兩人這一動上手，直瞧得王屋散人心中十分納罕，原來她們是爲了爭女兒和徒兒？倒並不是袒護姓江的小子。

但她們這一動手，却正好把自己和姓江的小子隔開，自己要找他算賬，就得從兩人身旁繞開去，這樣，她們兩人自然又會出手阻攔。

王屋散人正在沉思之際，忽聽徒兒溫璜，突然發出一聲驚噫，趕緊回頭望去，這一望，簡直把名列武林六絕的王屋散人差點也驚詫得「咦」出聲來。

原來他目光瞧處，只見從山門外施施然走進一個人，此人俊美瀟洒，步履從容，雖然走得並不太快，但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人也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

最奇的是此人和江青嵐不但服飾相同，而且連臉型也生得一模一樣。一個破廟之中，居然弄出兩個江青嵐來。

王屋散人乍覩之下，幾疑眼花，連忙回頭一瞧，那姓江的小子，不是雙手抱着妞兒，好好的站在大殿角落上嗎？禁不住再回頭往外瞧去，那個從門外進來的江青嵐，此時業已走近階前。他腰間赫然懸着一柄形式奇古，鑲了七顆明珠的七

星寶劍。

這一瞥之間，王屋散人立時分清殿上殿下兩個姓江的小子，誰眞誰假！不是嗎？他腰間那柄七星劍，正是削損自己毒冰輪的證物，足見大殿上抱着妞兒的那個，不過和這小子面貌相似而已，心念疾轉，不由嘿嘿的笑道：「姓江的小子，你來得正好！」

那人聞聲抬眼，一眼瞧到王屋散人，似乎大吃一驚，「啊」了一聲，慌亂之中，雙手一甩，趕緊身子疾轉，往廟外奔去。

王屋散人冷哼一聲：「小子！看你往那裡逃！璜兒，咱們快追！」

兩條人影，迅疾的往廟外閃出。

這一情形，身在大殿角落裡的江青嵐，當然也瞧得十分清楚，那個和自己打扮得一模一樣的人的出現，雖曾令他大感驚異，但當他瞧到那人腰間掛着的正是自己遺失的七星劍時，心中不禁恍然大悟，原來他是故意……

王屋散人的一聲大喝，把那人驚得「啊」出聲來，雙手一甩，轉身就逃，就在他雙手一甩之際，江青嵐忽然發覺有什麼東西，往自己身上飛來，隨手一抓，入手便知是個紙團！「速去後進右側枯井相候，附護心丹三粒。」

字跡潦草，想是倉猝之間所寫。

江青嵐聰明過人，早已料到這假扮自己的人，定是酒肆中的白吃老頭。他敢情已知王屋散人祁天行追踪尋仇，才故意盜去七星劍，打扮成自己模樣，把他師徒引開，一面又因天狐和三眼比丘爭執未下，自己一時又無法脫身，是以要自己躲入後進枯井之中，這小紙包中的三粒「護心丹」，敢情就是替蘭兒療傷之用。

想到這裡，不由心中一喜，偷眼往天狐和三眼比丘瞧去，兩人這時竟比方才鬥得還要激烈，大殿中間，只見一片精瑩瑩的光幕，夾雜着呼嘯勁風，絲絲細響，析城雙兇的「陰陽雙玉正反七十二式」和秦嶺絕藝的「掃天銀拂」，各自發揮出無限威力，相持不下。蘭兒身中暗器，急須治療，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江青嵐在兩人動手之時，本來已退到大殿後側，和通往後進的角門相距極近，這時見機不可失，立即覷空往角門中閃出。

後進大殿，業已全部倒坍，斷垣殘壁，草長過膝，黑暗之中，極爲荒涼。差幸江青嵐自從由大師伯空空兒替他打通玄關之後，目能夜視，此時依着白吃老頭指點，慌慌張張奔至後進大殿右側，果然在亂磚叢草之間，找到一口枯井。

他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但也不至於冒冒失失的一逕縱下井去，四面一瞧，俯身從地上撿起一塊石子，往下擲去，井底立刻傳來「啪」的一聲輕響，心知此井果然乾枯已久，而且最多也只有三丈來深。

自忖如果再由井底抱着蘭兒上來，也決無問題。但井口欄杆窄小，自己雙手橫抱着人，那能下得去？

只好把蘭兒嬌軀放直緊抱在自己胸前，這樣正好臉兒相貼，胸兒相偎，江青嵐只覺一縷非蘭非麝的淡淡幽香，從她衣領之間隱隱散出，沁人欲醉！胸口也有了異樣感覺，擠着軟綿綿，暖烘烘的一堆，心頭小鹿登時猛跳起來。

他此刻雖然軟玉溫香抱個滿懷，但時間稍縱即逝，那敢怠慢，一手攬住她纖纖細腰，縱身跳入井欄，提氣飄飄墮下去！

這口枯井果然只有兩丈多深，便已到底，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脚踏之處，盡是些高低不平的大小石塊。

江青嵐略一閉目，再睜開雙眼，向四外瞧去，只見井底地方不小，約有半丈方圓，一股極其濃厚的霉濕氣味，直撲鼻中。

江青嵐目光雖然向四週打量，一雙耳朵可一直在諦聽着井外動靜，心中也始終忐忑不安，好像天狐和三眼比丘早已知道自己躲在井中似的。

果然，前面大殿上激烈拚鬥的兩人，業已發覺江青嵐乘機潛逃，雙雙向後奔進來，怒喝之聲，越來越近。轉瞬工夫，業已到了鄰近，敢情她們認爲江青嵐隱蔽在斷垣敗壁之間，是以展開搜索，天狐似乎憤怒已極，邊找邊罵，足尖所蹴，踢得石塊亂飛，砰砰作響。

江青嵐抱着蘭兒，貼近石壁，屏住呼吸，連大氣也不敢透，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覺得異常緊張。

井外傳來三眼比丘的聲音：「這小子抱着貧尼徒兒，決不會跑出好遠，咱們最好分頭追趕。」

她好像在向天狐商量，天狐却重重的哼了一聲：「分頭追！妳想單獨把我女兒拐走？告訴妳，姓江的小子抱着的是我的女兒，用不着妳操心！」

三眼比丘咆哮道：「妳怎知她一定是妳女兒，貧尼又豈是硬奪人家女兒的人？」

天狐也道：「那妳怎知她一定是妳的徒兒，難道我天狐就會把人家徒兒，硬當作自己女兒之理？哼！今天要是找不到那小子的話，我就找妳算賬。」

三眼比丘以牙還牙道：「找不

到我徒兒，妳天狐也脫不了關係。」

兩人各不相讓，聲音越來越響。

江青嵐身不由己的又往後面移了一步，也幸虧她們一路爭吵，才忽略了這口枯井，聲音逐漸遠去。

江青嵐手掌之中，還緊緊握着白吃老頭擲來的三粒「護心丹」，此時急於替她服下，當下找一處較爲乾燥的地方，用脚掃開亂石，俯身坐下，然後把蘭兒平放在雙膝之上，打開紙包，取出三粒黃豆大的藥丸，心中不由又是一陣爲難，蘭兒雙目緊閉，氣息微弱，就是撥開了牙床，這藥丸也無法嚥下去呀，這枯井之中，又到那裡去找水呢？

江青嵐思維再三，除了自己把藥丸度入她口中之外，實無他法，但是……唉！自己一直把她當作妹子看待，這時又焉能避嫌？

他想到這裡，立即把三粒「護心丹」一起納入自己口中，用津液化開，然後輕輕的撥開蘭兒的銀牙，慢慢的低下頭去，口對着口，把丹藥哺了過去，又度了兩口眞氣。

儘管黑沉沉的枯井中，並無旁人，江青嵐在和檀口乍接，立時有了異樣感應，渾身顫動，一顆心跳得怦怦直響。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他抱着蘭兒，盼望白吃老頭能夠早些趕來，因爲他要自己枯井中相候的，等人本來是一件夠心焦的事，何況蘭兒服下了「護心丹」，一點朕兆也沒有，他不知該不該解開她閉住的穴道，也不知道這「護心丹」是治療內傷的藥物，還是僅僅不使傷勢惡化？

他更想起白吃老頭是故意假扮自己，把王屋散人引開，可是王屋散人名列武林六絕，功力之高，簡直非同小可，白吃老頭雖是一位游戲風塵的異人，但能否是王屋散人的敵手？抑或能否逃出王屋散人的追逐，都有問題，於是他又替白吃老頭躭起心來。

尤其自己抱着的，到底是不是蘭兒呢？

天狐在這裡出現，敢情是找尋女兒來的，那麼蘭兒可能在自己離析城之後，又偷偷的逃下山來。她這次下山，爲自己而下山的居多，她是個天眞無邪的女孩，想到就做，那麼躺在自己懷裡的，就是蘭兒了。

這也不一定，柳琪和蘭兒，本來就生得一模一樣，而且三眼比丘也正在找尋柳琪，那麼懷中的就是柳琪，也極有可能。

他一個人枯坐着，思潮起伏，不知經過了多久，忽然聽到好像有一片枯葉飄落之聲，江青嵐驀地警覺，方要循聲望去。

「咄！小伙子，你躲在那兒？」

這是白吃老頭的聲音。

江青嵐大喜過望，連忙叫道：「老前輩你來了，晚輩在這裡！」白吃老頭嗤的笑道：「小伙子，別抱着姑娘發楞，這裡可不安全呢！老狐狸，老尼姑，還在附近打轉，弄巧還許會找到這口枯井裡來。」

江青嵐急道：「那怎麼辦？」

白吃老頭笑道：「我老頭子叫你到這裡來，還怕給你當上？來，跟我走罷！」

說着身子向左首石壁後面閃出，人影一晃而沒。

江青嵐十分奇怪，原來這口枯井的石壁後面，還有地方，他雙手抱起蘭兒，堪堪跟着跨去，便聽白吃老頭在前面叫道：「喂！小伙子，像你這樣慢吞吞的，要走到幾時？」

語聲發悶，相隔似在十丈以外，心中不由大是驚奇，這枯井竟有這麼深法，眼光略一打量，原來這堵石壁，由枯井右首角落上斜着進去，如沒人引路，眞還瞧不出來。

石壁後面，是一條兩尺來寬的夾道，地勢逐漸往下，當下不敢怠慢，立即跟着走去。

白吃老頭敢情極愛講話，邊走邊道：「你認爲奇怪是不是？一口枯井，那有那麼長法？告訴你，還遠着呢，這是不知多少年前的山泉古道，乾涸已久，一百多年前，又經過人工修築，一直通到太行山深處，我老頭子還是最近才知道，你瞧，咱們按圖索驥，決錯不了。」

說着火筒一亮，把洞中照得通明。

果然他手上還執着一張地圖，邊瞧邊走的瞧了一陣，才小心摺好，揣入懷中，一面又熄了火筒。江青嵐只覺眼前一黑，趕緊閉住雙目，身形稍爲停了一停，白吃老頭已走出老遠，而且脚下加緊，越走越快，自己也只好加快脚步，緊緊相隨。

這條隧道，除了忽上忽下之外，拐彎和岔道並不甚多，果然好像經過人工修築似的，但每逢拐彎和岔道之時，白吃老頭必定站下身來，晃亮火筒，仔細的核對懷中地圖，然後再走。

江青嵐雖覺得這老頭行徑古怪，心中不時的閃起疑問，但既來了，也只得跟着瞧瞧究竟，到底他要引自己到那裡去？

兩人脚下沒停的差不多走了半個多時辰，江青嵐暗暗估計，這陣工夫，少說也有二三十里路程。前面還是黑沉沉的沒到盡頭，不由心中焦急起來，出聲問道：「老前輩，我們究竟要到那裡去？」

白吃老頭邊走邊道：「快啦！快啦！我老頭要找地方，給你們兩

小口安頓幾天哩！」

他半開玩笑的說着，江青嵐不禁聽得臉上一紅，心知他喜歡說笑，未便回答。

此時地勢逐漸往高，兩邊崖壁也漸漸狹仄，抱着蘭兒，已感無法行走，當下只好放下蘭兒嬌軀，把她的頭擱到自己肩上，兩手攬住她纖腰，兩個身子合成了一個，才能勉强通行。

這樣走了頓飯光景，直累得江青嵐身上微微沁出汗來，幸好前面隱隱露出些微白影，敢情已到了出口。

白吃老頭口中嚷道：「不錯！不錯！」

脚步加快，直往洞外跑去。

江青嵐因爲抱着蘭兒，走得較慢，才一跨出洞口，不由使他大吃一驚。

原來這出口之處，兩邊對峙着壁立百仞的光滑石壁，寸草不生，宛若一道夾弄，只有從上面透下亮光。敢情若干年以前，原是一座山峯，後來才崩裂開來的。

兩邊石壁相距約有兩丈來寬，底下是一道山洞，望下去少說也有一二十丈深淺，怒石嶙峋，水勢湍急，發出洪洪之聲。

洞外根本沒有路徑，有之，那只有靠山洞左首的石壁上，橫着一條不能叫路的路，斷斷續續，大概只能容得半個脚印，白吃老頭就在那點僅堪點足的石徑上，連縱帶躍，往前跑去。

這可苦了江青嵐，他手上抱着蘭兒，心下不禁躊躇起來，如果空着雙手，這點石徑，原也難不了自己，但如今……

他抬眼一望，白吃老頭早已頭也不回的跑出老遠，心中一急，暗想既然到了這裡，好歹總得飛渡過去。當下吸了一口眞氣，把蘭兒交到右手，小心翼翼的飛身躍上石徑。

要知這條絕徑，寬還不到三寸，連換脚的地方都沒有，他右手抱着蘭兒，全身重量，都側在外，任你輕功再好，但走在這條時斷時續的石壁上，却也觸目驚心，驚險已極。

江青嵐雙足交換，足尖連點，走了二十來丈，業已累得渾身大汗，瞥見白吃老頭却停在三丈之外，單足點地，一個身形緊貼在石壁上面，又在瞧地圖了，這條石徑，既沒岔道，他巴巴的站着，瞧些什麼來着？

白吃老頭瞧了一會地圖，忽然抬頭望着對面石壁，口中驚喜的道：「啊！到了！到了！就在這裡！」一面向江青嵐招手道：「喂！小伙子，快過來，這會眞的到了！」

江青嵐心中納罕，但還是依言躍了過去。白吃老頭不待他開口，用手向對面石壁上一指，咧嘴笑道：「你瞧！我老頭找到這麼一個好地方，給你媳婦兒療傷，可不錯罷！又清靜，又乾爽，再也不用擔心什麼狐狸、尼姑到這裡來干擾了！」

江青嵐順着手指往上一瞧，只見對面陡壁之間，垂着一條二十來丈長的鐵索，鐵索下面，還繫了一個鐵環，距離自己少說也有十五六丈，而且中間還隔着一道山澗，這鐵索不知有何用處？但聽他口氣，好像還要循着鐵索往峭壁上爬去，這……

「喂！小伙子瞧淸了罷！唔！還是讓我老頭先上去！」

他沒等江青嵐回答，微一吸氣，颼！一條人影，筆直的憑空拔起七八丈高，往對崖上撲去，江青嵐瞧着驀吃一驚，這老頭輕功雖然不弱，但只躍到一半，還差了七八丈，那想抓得到鐵環？何況對崖這堵光滑得滿生青苔的石壁，並無立足之處，這一失足，可不是玩的。自己一手抱着蘭兒，要搶救也無法搶救！

他心念急轉，其實不過眨眼工夫。白吃老頭上升到八丈左右，突然身形一側，正在江青嵐驚「咦」出聲之際，他雙手一張，整個身子凌空迴翔，盤旋了半圈，驀地又往上飛起，這一下快速逾恆，「噹」！鐵索抖動了一下，白吃老頭早已一手握住鐵環，吊在半空。

江青嵐瞧得呆了，這種凌空迴翔的身法，自己以前曾聽恩師展老夫子說過，叫做「雲龍三折」，那麼他第一次上升的，敢情是「潛龍升天」？那是崑崙派的唯一絕藝，據說江湖上已無人能使，不想……

「喂！小伙子，快上來呀！你發什麼楞？」

高空飄下白吃老頭的聲音，打斷江青嵐沉思，抬頭一瞧，只見白吃老頭一手握着鐵環，懸空吊着身子，另一手垂下一條六七丈長的錦索，索頭上還有一個金光燦爛的鎚頭，這敢情是他的隨身兵器。

這麼一來，雖然減少了八丈光景，但還有七八丈距離，自己要是換在平時，還可勉强一試，如今抱着蘭兒，可沒有把握。

白吃老頭又在上面喊了：「小伙子，別怕！憑你方才追我老頭子的那份輕功，足夠了，沒關係！」

江青嵐經他一嚷，暗想事到如今，只有一試。他相度形勢，如果萬一夠不上尺寸，也好依然躍回原處，當下答應了一聲，一面凝神運氣，提起一口眞氣，覷準金鎚，雙足一點，騰空往上躍起。

要知他身經大師伯空空兒以本身眞氣，打通生死玄關，尋常武林

人士就是數十年潛心苦修，也尙難達到此境。這一鼓足全身之氣，往上躍起，眞個疾若穿雲，颯的一聲，居然躍上十丈來高，業已竄過金鎚甚遠，伸手一撈，握住錦索，這下，連他自己都大出意外。

「小伙子，你握緊了別動！」

白吃老頭身子一翻，用脚鈎住鐵環，雙手上收，然後把錦索圍在腰上，扣了個結，就雙手揉着鐵索，往上爬去。江青嵐只覺自己身子隨着往上疾升，抬頭一望，白吃老頭捷如猿猴，緣索直上，一陣工夫，已爬到鐵索盡頭。他身子一縮，忽然不見，敢情這石壁上面，還有一個石洞。

果然，自己身子在空中略一停頓，白吃老頭從石壁中探出頭來，雙手疾收，錦索又直線上升，這回比方才更快，眨眼之間，已到了白吃老頭立身之處，跨上石壁，這才看清，原來這堵百丈峭壁之間，還有一條裂縫，斜斜而入，極爲逼仄。

白吃老頭從腰間解下錦索，收起之後，朝着江青嵐咧嘴一笑，率先往山縫中走去，江青嵐只覺他笑得極爲熟悉，但一時也無暇多想，跟着走去。山縫斜伸向內，但並不甚長，約有百來尺光景，便到盡頭。

走出夾縫，頓覺眼前一亮，豁然開朗，那是三五畝田的一片平台，四面圍着插天峭壁，宛似一個大天井，正面一座大峭壁，平滑如鏡，石壁上橫鐫着：「南無阿彌陀佛」。

六個尋丈大字，就在「阿彌」兩字中間的下面，赫然露出兩扇四尺來高的石門。

白吃老頭這回收起嘻皮笑臉，居然現出一臉肅穆，拍了拍衣襟，恭恭敬敬向石門跪下，口中喃喃默禱了一陣，才站起身來，走上一步，雙手徐徐往石門推出。

江青嵐當然覺得他按在石門上的雙手，此時正在潛運眞力，逐漸加重，突然一陣軋軋之聲，石門緩緩推開，立時衝出一股森森寒氣，這寒氣奇冷無比，連白吃老頭脚下也微微猶豫了一下，似乎打了一個冷顫，但立即當先走入。

石門裡面，一片晶瑩，頂上全是倒垂下來的鐘乳，瓔珞生光，續紛悅目，照得滿室通明。

江青嵐跟在白吃老頭身後，徐步而入，抬頭看去，不由大感驚奇。

原來這座石室十分寬敞，敢情還是一間佛堂？石室上首放着一張青石供案，壁上畫着一個身形微側的緇衣老僧，雙手合十，脚下踏着一根蘆葦，慈眉善目，栩栩如生，那是達摩禪師一葦渡江之圖。

石案兩側，排列着十三個青石鑿成的蒲團，除了上首空着一個之外，其餘十二個石蒲團上却端端正正趺坐着十二個僧人，長眉下垂，面貌奇古，此時瞑目盤膝，敢情正在入定。

由石頂上發出的瑩瑩碧光，照得十分清楚。尤其這十二個僧人，穿着一色的紫羅袈裟，閃爍發光，非絲非絹，質料鮮艷，似是一種特別絹布製成！每人身後石壁上，也刻着各個姿勢不同的羅漢塑像，有立有蹲，姿態生動。

江青嵐覺得十分納罕，暗想這十二個僧人，敢情就是前面破廟中的和尚，他們怎地好好的捨了廟宇，要從枯井中開鑿隧道，找到這堵石壁上面，來閉關枯坐呢？

白吃老頭怎會得到這張秘徑之圖，引着自己前來，又是爲了什麼？難道蘭兒傷勢，就要請和尚治療不成？心念轉動，只聽白吃老頭說道：「小伙子，來！咱們先安頓了小妞兒，回頭再告訴你治療方法。」

說着逕向石室右邊走去。

原來右側石壁上，還開着一個長方形的洞門，裡面却是一間兩丈來寬的石室，室中除了一張石榻之外，就空無所有。

白吃老頭指了指石榻道：「你替她解開穴道，放在榻上，我還有話要和你說呢。」

江青嵐依言把蘭兒嬌軀平放石榻之上，替她拍開所閉穴道，一面又因這座石窟裡面甚是陰寒，生怕蘭兒受傷之後，身體抵禦不了，連忙脫下自己身上穿着的長袍，替她蓋上。

白吃老頭瞧得縮了縮脖子，嗤的笑道：「小伙子，你倒眞是體貼入微哩！」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個大紙包，隨手放到榻上，回頭又道：「這包乾糧，夠你們維持三天。走！咱們到外邊去。」

江青嵐被他說得臉上一紅，急道：「老前輩，她傷勢……」

白吃老頭笑道：「不要緊，小妞兒服下我『護心丹』，三日之內，傷勢決不會變化，我老頭辦完正經，就得要走。」

江青嵐聽得更急，問道：「老前輩，你就要離開這裡？」

白吃老頭點頭笑道：「不錯！我受人之託，還有一件急事要辦。不過，小伙子，你別急，我老頭自然會交代清楚再走。」

江青嵐眞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既然這麼說了，只好跟他出去，聽他向自己交代些什麼。

兩人依然回到前面大石室中，白吃老頭道：「小伙子，咱們先拜見過達摩禪師，和十二位大師金

身。」

說着走到石案前面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又向十二個僧人面前一一叩拜，口中也隨着喃喃低語，禱告了一陣，江青嵐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但等白吃老頭站起身來，也一一叩拜如儀。

白吃老頭這時却走近石案，移開案上香爐，從香爐底下，取出一個一尺來長的青玉石函，雙手捧着，笑吟吟的問道：「小伙子，你知道這裡面放着的是什麼？」

江青嵐搖了搖頭，白吃老頭鄭重的道：「這是當年達摩禪師手著的『易筋經』！」

「易筋經？」

江青嵐似乎聽展老夫子說過，這是當年達摩禪師在少林寺面壁九年，靜中參悟的內家心法，佛門重寶，怎會放在這座石窟的香爐底下？

白吃老頭「嘻」了聲道：「告訴你，小伙子，我老頭就是奉恩師之命，專為此書而來，而且還要專程送到少林寺去。」

江青嵐驚叫的道：「老前輩，你還有師傅？」

白吃老頭一本正經的道：「當然！師傅他老人家和這裡肉身成佛的十二位大師，原是舊識，這已是一百幾十年以前的事了！」

「啊！」江青嵐聽得更為驚奇，這十二個僧人，瞑目枯坐，自己還當他們正在入定，原來已涅槃多時！一百幾十年前的事，白吃老頭的師傅還活在世上，那麼豈不是兩百來歲了？

「嘻嘻！師傅他老人家你也見過！」

「晚輩也見過？沒有！」

「不！我說你將來也許會見到他老人家，只要有緣的話！」

「如有機緣，晚輩正想拜謁他老人家。」

「咳！咱們話題別扯開去，小伙子，你知道這十二位大師，是何來歷？」

江青嵐又搖了搖頭。

白吃老頭又道：「這個你當然不知道，他們都是達摩禪師的嫡傳門人，當年達摩禪師門下，共有一十三位弟子，大弟子法名叫做曇宗，這位曇宗大師的法體，却不在這裡。」

江青嵐目光不由往上首一個空着的石蒲團上望了一眼，却聽白吃老頭續道：「那是本朝太宗皇帝(李世民)還沒即位，曇宗大師率領十二位師弟，護佐太宗平定王世允有功。及太宗皇帝登極之後，親賜御劄，曇宗大師大將軍封號，住持少林寺，這十二位大師，當時不願受封，就各賜紫羅袈裟一襲，就是十二位大師們穿在身上的袈裟！」

「哦！」江青嵐聽得入神，不由自主地又向那閃閃發光的紫羅袈裟瞧去。暗想：原來還有這段歷史，難怪自己剛一入門，瞧到十二個僧人所穿袈裟，覺得質料特殊。

白吃老頭道：「那知後來武氏擅權，濫行殺戮，心中恐懼少林寺的武功，就遣人賜齋，暗中下了毒藥，把曇宗大師鴆死。」

「啊！」江青嵐這聲啊，表示原來如此。

白吃老頭又道：「這十二位大師就帶着達摩禪師手著的『易筋經』，逃到前面那座廟中，正在武氏派出的鷹犬，偵騎四出之際，他們在後殿枯井中，發現了一條山泉故道，一直通到這裏，而且又在這座峭壁縫中，找到一處天然石窟。」

白吃老頭接道：「後來武氏之亂，雖告敉平，這十二大師在此閉關苦修，也就不再外出，十二位大師經過數十年潛心精研，又從『易筋經』中，每人演繹了一手掌法，叫做『紫羅十二式』，就刻在每位大師身後的石壁上。」

「啊！」江青嵐又瞥了石壁一眼，原來這不是羅漢塑像，一面問道：「老前輩，你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白吃老頭朝着江青嵐咧嘴一笑，道：「這當然是我的恩師他老人家說的，在若干年以前，他老人家偶然在這石壁絕頂遇到十二位大師中的一位，告以因果。那時十二位大師涅槃在即，託恩師日後派門下弟子，替他們把『易筋經』送還少林寺，並以『紫羅十二式』作為酬勞。恩師答應他們十年之後，當替他們完成此願，說實在，那時我才入門未久哩！」

江青嵐訝異地道：「原來老前輩十年之前，才拜的師傅？」

白吃老頭楞了一楞，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我老頭子拜師晚了點。來！小伙子，咱們把壁上的『紫羅十二式』，一起先練上幾遍，我再告訴你一件重要之事。」

說着虎的站起身來。

江青嵐覺得此人當眞有點古怪，話沒說完，就急着要練掌法，而且「紫羅十二式」，乃是十二位大師酬勞替他們送經之人的，自己怎好和他同練？當下正容道：「老前輩，『紫羅十二式』原是十二位大師留贈送經之人，晚輩無功不受祿，還是你一個人練咯！」

白吃老頭大拇指一翹，笑道：「武林中人嗜武如命，一旦聽到何處發現秘笈，便羣起相爭，像你這樣，倒眞是少有。不過，你要知道，佛門之中講究緣法，一入此門，便是有緣，何況我老頭子在酒樓上把你引出，原是為了找你同來，後來那許多糾紛，不過是節外生枝罷

了！你這該懂了？來來！別躭誤我的時間！」

江青嵐經他不迭催促，只好答應。

兩人按照十二位大師所坐次序，從右首第一個開始為第一式，左首第一個為第二式，右首第二個為第三式，這樣挨次研討，順序而下，一招一式演練起來。

江青嵐人本聰明，又有白吃老頭相互研究，共同探討，只覺這套掌法古樸渾雄，變化雖少，威力却是大得驚人。

一會工夫，便把十二式全部學會。兩人又練了一遍，白吃老頭瞧着江青嵐詫異的道：「小伙子，你年紀輕輕，舉手投足之間，內力好像極為深厚？」

江青嵐道：「老前輩果然神目如電，晚輩在三月之前，遇到敝師伯空空老人。蒙他老人家以本身眞氣，替晚輩打通生死玄關，後來又傳了晚輩『離合神功』。」

白吃老頭吃驚的道：「小伙子，你蒙崆峒老人垂青，傳你『離合神功』，福緣可眞不小！哈哈！這麼說來，你此刻已是身兼三家之長了呢！」

說着身子一蹲，往地上坐下，探手入懷，一連掏出三個磁瓶，一個花布小包和一個白布緊紮的長方形盒子，一件件放在膝上，然後拍着地上說道：「小伙子，你也坐下來，咱們談正經！」

江青嵐依言坐下，白吃老頭笑着問道：「你知道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

江青嵐搖了搖頭。

白吃老頭脖子一縮，嘻的笑道：「我老頭是從燕山雙傑身邊摸來的。」

江青嵐聽得心中暗暗好笑，原來白吃老頭還是扒手！心中想着，臉上可並沒露出笑容，只聽白吃老頭又道：「別笑我老頭子是做扒手的，說實在這全是為了你！這三個磁瓶，是四川唐天生獨家精煉的毒藥和解毒靈藥，你瞧！瓶上全刻着一個『唐』字！據說唐天生少年的時候，在苗疆得了一部毒經，專練各種劇毒，名聞江湖，燕山雙傑就是他的門下，他們唐門弟子身邊都有這麼三瓶，我老頭子因你小媳婦兒中了姜氏兄弟的『絕情針』，才把這藥瓶摸來，那知却是一無用處！」

江青嵐心中一驚，蘭兒中了燕山雙傑「絕情針」，難道就無藥可治？白吃老頭却不待他開口，接着說道：「這種絕情針，是用脆鋼製成，打入人身，立即自動碎成數段，針上還淬了一種令人血脈凝結的毒藥，可說十分歹毒。不過唐門的毒藥暗器，都有獨門解藥，唐門弟子行走江湖，身上都有三瓶藥物，三瓶中一瓶是每個弟子都有，專解百毒的靈藥，一瓶是依照他們各人淬練暗器而配的毒藥，另外一瓶當然專解這種暗器的獨門解藥。可是這瓶除了一個『唐』字之外，什麼標記也沒有，除了他們自己，誰也無法辨認，這就和沒有摸來一樣，毫無用處，你且留在身上，日後也許有用。」

江青嵐急道：「老前輩，那麼蘭兒的傷勢，可怎麼辦？」

「別急！我老頭子話還沒說完呢！」

白吃老頭伸手拿起那個白布緊紮的長方形包裹，笑道：「當時我老頭還不知道你最近有了奇遇，不但生死玄關已通，而且還學會了崆峒派無上絕學『離合神功』，才把這千年參王一起拿來，好讓你服用，增長內力，現在你可用不着了！」

「千年參王？」

江青嵐聽了十分狐疑，這包千年參王，自己明明看到艷妝少婦以一粒冰魄珠和燕山雙傑交換了去，怎會仍在燕山雙傑身上？難道他們又從少婦手上搶回？

白吃老頭大笑道：「哈哈！冰魄夫人數十年的老江湖，居然被燕山雙傑矇蔽過去，她拿去的，只不過一支老山人參，那是千年參王？」

江青嵐道：「啊！原來燕山雙傑騙了她一粒價值連城的冰魄珠！」

白吃老頭大笑道：「哈哈！價值連城！小伙子，你眞是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冰魄珠乃是冰魄夫人名震武林的打穴暗器，燕山雙傑瞧到冰魄珠，就知道對方來歷，自然只好乖乖的雙手奉上。但他們兩人，江湖上混了多年，早已防到有此一着，事先偷天換日，把千年參王取出，另以一支老山人參裝到錦盒之中，燕山雙傑雖然裝得十分逼眞，但如何瞞得過我這對老眼，這就一併給他取來。咳！我們又扯遠了，我是說千年參王功能返老還童，起死回生。你小媳婦的絕情針，雖然有毒，但這種毒藥只是使人血脈凝結罷了，你用『離合神功』的『合』字訣，就可以把斷針從傷口吸出，然後再給她服上一片千年參王，保管沒事！不過千年參王天材地寶，效力宏大，千萬不可多服，其餘的，你就帶在身邊。」白吃老頭笑着道。

說着把三個小磁瓶和長方形包裹一併遞過來，江青嵐心中遲疑了一下，終於雙手接過。

白吃老頭這兩件一一交代完畢，又指着花布小包笑道：「你知道這是什麼？」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兩小協助廢帝走脫，錦衣衛和北趙追逐，却遇上南巴的人，雙方勢均力敵。二小不感興趣離開，情報販子來報知神珠出現在鷄鳴山，各路人馬已到。宋小飛被錦衣衛、北趙圍捕，他詐作被打倒，望百花公主來救，她不知是計，原來是宋小飛想一親香澤……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矢口否認得珠　有寶亦難借閱

使用的兵器是她那條霸王鞭。

霸王鞭已宛若鬼魅幽靈似的呼嘯而至，以出乎意料的角度，極其詭異的招式，立將八把刀罩在鞭之下。

三把飛上天。

三把落了地。

另有兩把更糟，當場一斷為二，好似破銅爛鐵。

好厲害的百花公主吳小雲，「春雷乍展」、「八方風雨」、「橫掃千軍」，順勢再攻三鞭，驚得北趙羣雄鷄飛狗跳，然後抱起宋小飛，如飛而去。

頓使趙玉郎幾乎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扯開嗓門嚷着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別跑，七爺今天跟妳泡上了，不給妳點顏色看看，妳還以為北趙是隻紙老虎！」

誰也不敢說北趙是紙老虎，兵多將廣，人才輩出，認眞打起來百花公主八成會吃不了兜着走。

三堡主趙玉瑾却另有打算，攔阻道：「小七，別追，讓他們走吧，別為了教訓兩個無名小輩，誤了咱們尋找神珠的大事。」

*　　*　　*

奔下山崗，穿過一片稀稀落落的樹林，吳小雲來至一處寂靜無人的所在，這才放心大膽的將宋小飛放下來，道：「豆腐，你不要緊吧？」

宋小飛的傷勢似乎不輕，有氣無力的道：「要緊啊，很要緊。」

「傷在那裡？」

「很多很多地方。」

「小妹查看過，好像並無外傷。」

「是內傷，很重很重的內傷。」

馬脚露出來了，這小子並未與人面對面認眞拚鬥，甫一交手便欲溜之大吉，那來的內傷，擺明了是在睜眼說瞎話，謊言騙人。

事實正是如此，因見百花公主隱身附近，料準了她不會見死不救，故意假裝受傷倒地。

目的無非是想藉此一親芳澤，讓百花公主抱一抱。

其實他更想抱一抱百花公主，却苦於無計可施，只好倒轉過來讓她抱。

計謀是達到了，馬脚也露出來，吳小雲立即恍然，故作不知狀，存心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給他一點苦頭吃，無限關懷的，柔情似水的道：「飛哥，你感覺那裡不舒服？」

一句飛哥，叫得豆腐大俠骨頭都酥了，魂兒飛上了天，哼啊哈的哀叫兩聲，以虛弱不堪的沙啞語調道：「覺得胸悶、心悸、呼吸困難。」

「那怎麼辦？」

「最好是做深呼吸。」

「深呼吸如何做？」

「就是嘴對着嘴幫助呼吸嘛。」

百花公主恨得牙癢癢的暗道：「臭豆腐，死豆腐，下流胚子，你想得太美了，可惜穿了崩，洩了底，自尋煩惱，自找苦吃。」

表面上則「哦」了一聲，未正面作答。

宋小飛好會裝佯。「本俠知道，男女授受不親，絕不敢褻瀆公主，想辦法送我到城裡去再作打算吧。」

豆腐會假佯，吳小雲也會玩假的，嗲聲嗲氣的道：「沒有關係啦，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做好事，積陰德，能做的小妹一定會做，快躺下來吧，咱們現在就開始。」

「躺下來了。」

「閉上眼睛。」

「閉上了。」

「張開嘴巴。」

「張開了。」

「張大一點嘛。」

「好，好。」

宋小飛以為得計，好不興奮，心兒在跳，魂兒在飄，彷若喝醉了酒，暈陀陀的，痳酥酥的，閉着眼睛，大張着嘴巴，靜待愛神的光顧，渴盼美人的香唇快點吻上來。

合該他倒楣，附近正巧有一堆不知是狗屎，還是狼糞，稀稀的，臭臭的，小雲姑娘用一片樹葉鏟了一大半，小心翼翼的送至宋小飛口邊。

「準備好了嗎？」

「早就好了。」

「本公主要來了。」

「歡迎，歡迎！」

百花公主暗暗竊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下子將所有的糞便全部倒進豆腐大俠嘴裡去。

這下可慘了，偸鷄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沒有吻到美人的香唇，惹來一嘴的臭，幸好宋小飛反應夠快，及時閉住了氣，糞便不曾順喉而下吞入腹中，急忙彈身一躍而起，全部吐掉，嘔掉。

近旁有一條小溪，嗽嗽口，把臭氣弄乾淨後，這才大呼小叫的吼道：「死丫頭，臭丫頭，妳這是什麼意思？」

吳小雲一揚柳眉兒，道：「什麼意思？你還好意思說，我問你，剛才是眞受傷還是假受傷？」

豆腐大俠詭笑一下，道：「當然是假的，憑我宋小飛的身手，自信還沒有人能傷得了本俠。」

「為何要玩這種下流的惡作劇？」

「想讓妳抱一抱呀。」

「哼，無聊！」

「想叫妳親一親呀。」

「哼，厚臉皮！」

「怎麼？公主覺得吃虧了？」

「豈止吃虧，是上了你的當，受了你的騙。」

宋小飛的點子眞多，舌粲蓮花，巧辯道：「公主如果眞以為吃了虧，上了當，那麼，這樣吧，本俠願意賠償妳的一切損失。」

百花公主妙目一翻，似嗔似喜的嬌笑道：「怎樣賠？」

「先賠本錢，再付利息。」

「本錢如何賠？」

「抱一抱妳。」

「利息又如何付？」

「吻一吻妳！」

可不是說着玩，言而有信，即說即做，雙臂一張，噘起了嘴，馬上採取「償債」行動，欲擁抱吳小雲，外加一個香吻。

那個姐兒不思春，那個妞兒不多情，何況是慕名已久的豆腐大俠，吳小雲睹狀心花朵朵開，巴不得投懷送抱，比翼雙飛。

但基於少女特有的矜持，以及自我的尊嚴，却又不得不欲擒故縱，閃躲開來，兀自像一隻花蝴蝶似的跑走。

宋小飛不肯罷休，拔腿就追。

這一對少男少女，就在鷄鳴山上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愛情追逐戰，早將神珠之事拋在腦後。

*　　*　　*

跑得香汗如雨。

追得氣喘如牛。

無形中，把二人之間感情的距離也跑近了，追緊了。

却被浪子包天給撞上了，輕拍着手掌朗笑道：「赫赫，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二位好大的雅興，鷄鳴山上戰雲密佈，草木皆兵，大家為了神珠正忙得不亦樂乎，你們還有閒工夫捉迷藏，玩愛情遊戲。」

直羞得百花公主吳小雲連耳根子都紅了，低垂着頭，不敢正視。

豆腐大俠的臉皮不薄，還能罩得住，自我解嘲的笑笑，道：「浪子，幾時來的？」

包大膽道：「剛到。」

宋小飛一怔神，道：「剛到？這麼晚？」

包打聽擠眉弄眼的道：「別提了，折騰了一夜，精疲力竭，想爬也爬不起來。」

指的自然是滿春園的風流韻事，當着吳小雲的面，不便再詢長問短，宋小飛展目朝四處一望，換了一個話題道：「鷄鳴山上怎會有這麼多武林人物，你小子一定賣出去不少消息。」

浪子包天得意非凡的道：「豆腐，你猜對了，一個人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這一則消息非同小可，不賣白不賣，不賺白不賺，那一羣王八兔崽子志在必得，非買不可，咱家不賣也不行，只好順其自然

，狠狠的撈一票。」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這消息你是如何得來的？」

包大膽據實說道：「偶然從別人那兒偷聽來的。」

「誰？」

「東張。」

「噢，東張蓬萊堡的人也來了？」

「他們到得最早，神珠的秘密就是東張發現的。」

豆腐大俠追根究底道：「東張來了多少人？」

包打聽想了想，道：「只見到蓬萊堡主張人龍，以及他的兩個族弟張人鳳、張人豪，是否另有大隊人馬伴隨就不得而知了。」

「他們來合肥多久了？」

「大約七、八天。」

「這消息你是幾時得知的？」

「大前天晚上。」

「神珠到底是在某人手中，在此出沒？還是埋藏在鷄鳴山上？」

「這事恐怕連張家三兄弟也不一定很清楚。」

「浪子，你見到那一道亮光了嗎？」

「前天中午曾親眼目睹。」

「於是，就大賣特賣？」

「包某的情報一向貨眞價實，最講究職業道德，先求証，後出手。」

吳小雲心思細密，思慮周到，望一下天色，斷然決然的道：「正午將至，咱們快去找蓬萊堡的人。」

浪子包天錯愣一下，道：「找東張幹嘛？」

百花公主道：「東張來此已久，必然大有心得，即使尚未得知神珠確切所在，也應該理出頭緒，摸到門路，跟着張人龍跑準不會錯。」

豆腐、浪子一聞此言，俱皆齊聲稱是，對百花公主的卓見讚佩有加，豎起了大拇指。

「走！」

「走！」

* * *

他們有理由相信，張家三俠必在鷄鳴山。

怎奈，知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找了許久，遇見不少江湖同道，却始終沒見半個東張的人。

眼見烈日當頭，時間緊迫，宋小飛道：「別找了，趕快選一個好位置，觀看那一道亮光最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說不定會後悔一輩子。」

三人有志一同，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一座較高的山峯。

不久，便見到一道亮光劃破長空。

璀璨奪目！

光芒四射！

比寶石、翡翠、夜明珠、金鋼鑽還要明亮、耀眼。

天上的太陽爲之失色。

地上的萬物爲之增光。

似乎不遠，在前方，很近，很近。

鷄鳴山上萬衆歡騰，大家的情緒一下子沸騰了起來，歡呼之聲此起彼落，響徹雲霄，山在搖，地在動，心在震撼，人在瘋狂。

可惜時間太短，太快，一瞬間便消失不見了。

迅若流星！

疾逾閃電！

那絢麗的景象只能在回憶中重溫。

或者等待明日。

* * *

神珠魔戒，蓋世無雙，威力超過馭劍術，可在十丈之外取人的項上人頭，比玄功更玄，比魔法更魔。

一珠在手可抵十萬雄兵。

一戒在手便可稱霸天下。

沒有一個人願意等到明天。

四下裡萬頭鑽動，人潮如湧，各朝自認爲神珠所在的方位狂奔。

南巴在東，奔向西方。

北趙在南，奔向北方。

錦衣衛在西，撲向東。

朱允炆在北，撲向南。

神珠魔戒的魅力可眞大，能使好友變陌路，仇人相見不打架。

南巴與北趙擦肩而過。

黃鐵虎，朱允炆，視如不見。

大家都爲神珠而瘋，而狂，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但是，上天似乎有意作弄人，並沒有得到任何代價。

未見絕色美女。

未見國色天香。

亦未見到神珠魔戒。

甚至連那一道亮光的確切位置都捉摸不定。

有的認爲在東，有的認爲在南，有的認爲在西，有的認爲在北，於是乎，又自以爲是的東南西北，北西南東的四下奔竄，亂尋一通。

* * *

每個人都在動，都在找，都在忙，像一隻沒頭的蒼蠅，四處亂撞。

有三個人却顯得很篤定。

一個是東張蓬萊堡主張人龍。

另二人是族弟張人鳳、張人豪。

在一處很不顯眼的山窪子裡，躲在一個新挖的山洞中。

對面，山坡上，有一座寬廣而又古老的墳場。

經過多日的觀察、推敲、研判，東張三俠已將範圍縮小至眼前的

墳場上。

故而親手在附近山脚下挖了一個洞，以避人耳目，欲在今日正午之時將神珠的位置弄明白。

此刻，亮光甫過，張人龍沉聲低語道：「看清楚了吧？」

張人鳳、張人豪齊聲道：「看清楚了。」

「那亮光在何處？」

「確在墳場上。」

「墳場那兒？」

「好像在中央，又好像在側後。」

「好像不成，一定要確定才行。」

「這樣就得明天才能下定論。」

「不必等到明天，今夜也可以。」

「對，今乃望月，是滿月夜。」

不錯，今天正是望月，農曆十五，滿月夜。

神珠既然可在日正當中之時發出亮光，於理月正當頭時也應該有所反應才是。

東張三俠的推論合情合理，是以並未下山，就在山洞裡吃喝起來，等待日落月出。

* * *

天下的聰明人不會只有東張三俠。

車載斗量，到處都有腦袋靈光的人。

換言之，東張想得到的事，別人同樣也想得到。

日落西山，新月甫出，便有人去而復返，又回到鷄鳴山。

應文和尚朱允炆、應賢和尚葉希賢、應能和尚楊應能到得最早。

南巴、北趙、錦衣衛也隨後分批到達。

宋小飛、吳小雲、包大膽都不是傻瓜，沒有置身事外的道理，當然會插上一脚。

夜幕低垂。

星月交輝。

鷄鳴山又被羣豪踐踏在脚底下。

然而，白日的喧囂已不復見，亦未見有人動刀動劍。

大家爾虞我詐，各懷鬼胎。

彼此各自爲政，河水不犯井水。

目標一致，將注意力集中在神珠上。

選了一處自認爲最接近神珠的地方，便停下不動了。

人數雖多，却寂靜無聲。

晚風輕拂，送來陣陣蛙鳴。

萬籟俱寂中，大家都有一種感覺，彷彿是風雨前的寧靜，也許很快就有狂風暴雨，打鬥殺伐。

* * *

說也奇怪，天下英雄無一人來到墳場。

墳場上依然只有張人龍、張人鳳、張人豪三個人。

三人已離開洞穴，來到雜亂無章的墓堆中。

分據三處，鼎足而立，將目光鎖定在這個三角地帶內。

月姐的脚步很慢，蹣跚而移。

隨着月兒移動的方位角度，大家的心弦也跟着拉直繃緊了。

閉住了氣。

瞪大了眼。

看着天空。

看着地面。

終於……

皓月當空。

月正當中。

地面上迅即有一道亮光劃破夜空。

一樣的亮麗耀眼。

一樣的閃閃生光。

也一樣的眨眼工夫便消失得無影無踪。

假如，雞鳴山是一隻大鐵鍋，各路好漢是鍋裡的豆子。

那麼，此刻，鍋已經燒熱燒紅了，直把鍋裡的豆子炒得「畢啪」亂跳，亂竄亂蹦，奔向自以爲是亮光的根源所在。

* * *

每個人都在竄動。

每個人都在尋覓。

却無一人找對目標，來到墳場。

墳場上仍然只有東張三俠三個人。

東張三俠也在動，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攏過來，同時停留在一座古墓前。

「是這裡！」

「在這裡！」

「神珠一定在這裡！」

三人信心十足，言詞堅定，緊緊地握一下手，以資道賀，然後隨即散開，分頭查看。

的確是一座古墓，碑石早已風化，碑文模糊到連考古學家都無法辨認，雖然無法確知埋葬的年代，看情形少說也有二、三百年了。

墳堆很大，表示墓中人當年絕非等閒人物，不是達官巨賈，便是一代紅顏。

墳頭上雜草叢生，鼠蟻橫行，顯然是一座無主的荒墳，長久以來已無人修葺。

尋尋覓覓，東找西看，在正中央發現一個老鼠洞。

很直，很深，也很細小，東張三俠相視一笑，料定那亮光必是由此射出。

心不由的一陣激動，張人龍俯下身來，向內察看。

張人鳳緊張兮兮的小聲道：

「掌門大哥，看到神珠沒有？」

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四大

世家中，東張的歷史最悠久，已長達三百年，繁衍二十代，族系龐雜，人數衆多，蓬萊堡只是一個精神象徵，堡主一職並非世襲，而是由族中長老精挑細選而來，稱爲掌門人，頗有民主氣息。

正因爲有這種良好的制度，每一屆的蓬萊堡堡主都是拔頂拔尖的人物，無敵天下，獨步武林。

同時，張家祖訓：不問政事，不與官場中人交往，既未與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等人結盟，亦未與任何朱家的人掛鈎，始終超然於政爭之外，使東張的實力絲毫未損，遠遠的超過南巴、北趙，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大宗派。

永樂皇帝朱棣想籠絡東張，張人龍不賣帳。

廢帝朱允炆也想巴結東張，同樣拒而不受。

益使東張的地位格外突出，舉足輕重，成爲江湖上一股安定的力量。

張人龍爲人十分持重，不善渲染，尤其老謀深算，步步爲營，八天前來到合肥，在偶然中發現鷄鳴山上的亮光後，更是深居簡出，謹言愼行。這消息要不是被包大膽偸聽了去，大賣特賣，可能至今仍不爲人所知。

眼前强敵環伺，危機四伏，張人龍更加謹愼小心，起身望了兩位兄弟一眼，復向四外瞄一瞄，確定無人時這才聲若蚊蚋般道：「裡面漆黑如墨，一無所見。」

張人豪道：「有多深？」

「無法估計。」

「奇怪，神珠如在墓中，應該發光才對。」

「也許神珠本身並不是一個發光體。」

「那咱們……」

「挖。」

「現在？」

「現在！」

東張有備而來，帶有鋤頭、鐵鍬、鐵鏟，說挖就挖，哥兒三個捲起袖子，馬上悶不吭聲的挖起來。

* * *

東張原地不動，在挖。

南巴、北趙東奔西跑，在找。

找方位。

定角度。

算距離。

儘管他們所在的位置不同，却都鎖定了墳場這一個大方向。

英雄所見略同，宋小飛、吳小雲、浪子包天、朱允炆、黃鐵虎等人也正在朝這個方向走。

包大膽邊走邊說道：「媽的，眞是怪事，怎麼一整天始終沒見到東張三俠的一影半踪？」

豆腐大俠濃眉深鎖道：「這不是好現象，說不定已經發現神珠。」

百花公主憂心忡忡的道：「起碼比我們更接近神珠。」

浪子包天神色一緊，道：「好極了，只要找到東張，就不愁弄不到神珠。」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月姐，斜掛在西天。

山風如刀，夜涼如冰。

鷄鳴山上的氣氛却熱騰騰的有如一鍋沸水。

各路人馬正逐漸地接近墳場，接近東張。

東張渾然未覺。

事實上也無暇兼顧。

這時候，墳堆業已挖開，三個人全鑽進去了。

墓穴好大，宛若陽世房舍，有廳堂，有廊廂，棺木停放在居室內，早已腐朽不堪，散落四處。

藉着天上的月光，可以淸楚看到，死者變成了骷髏、白骨。

但從一片大紅的織錦緞壽衣上研判，死者十之八九應是女性無疑。

無人知曉她芳齡幾許。

無人知曉她貌相美醜。

也許是龍鍾老嫗。

也許是妙齡美女。

更也許是一位叱咤風雲、風華絕代而又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東張三人沒工夫想這些，六眼暴睜，投注在枯骨堆中。

很快便發現一節手指骨。

骨上有戒。

戒上有珠。

角度正好對準上面的那個老鼠洞。

張人龍忙不迭的取在手中，偶一不愼，被月光照到，立有寒芒射出，嚇得他渾身打了一個冷顫，立將神珠納入懷中，道：「糟了，神珠二度發光，必會引起羣雄騷動，咱們快走！」

三人一齊跳出墓穴，放步疾馳。

* * *

脚底抹油，風馳電掣。

比漏網之魚更急，比驚弓之鳥更快。

一霎時，便奔離墳場，奔下山坡，奔向一條長長的山谷外。

「請留步！」

突聞一聲暴喝破空而來，接見一條人影從四五丈高的山崖上一瀉而下擋住去路。

年近花甲，一身錦繡，劍眉虎目，不怒自威，張人龍認得是南巴卧龍堡堡主巴德，當即止步拱手道：「巴兄有何見教？」

南巴聲勢不小，東張才說了一句話，又增加了十數人，巴德給六弟巴通使了一個眼色，命他全神戒備，道：「見教不敢，想向張兄請教一件事。」

張人鳳一面運氣提聚功力，一面從容自若的道：「巴堡主有話但說無妨。」

巴德的話很乾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巴某想知道，神珠魔戒是否已落入貴堡主手中？」

張人龍的答覆很含糊。「珍玩瑰寶，唯有德者居之。」

「張兄自以爲有德？」

「本堡主沒有這樣說。」

「忝爲武林同道，又是多年老友，張兄別打哈哈，請正面作答。」

張人鳳猛地挺身而出，斷然否認道：「沒有！」

巴老六巴通可信不過，冷然一哂，道：「張大俠別說笑話，身入寶山，豈會空手而去，大家都留在鷄鳴山上尋找神珠，三位爲何要匆匆離去？」

張人豪一臉不快的道：「誰說東張要走，我們仍在繼續找尋。」

巴老六詭笑道：「往那兒去找？閣下可否指點迷津？」

張人鳳揚眉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八仙過海，各有巧妙不同，東張高興去那兒就去那兒，與南巴何干。」

與兩位兄長互換一道眼神，便欲拂袖而去。

孰料，甫行三步，異事陡生，南巴卧龍堡的二堡主巴正領着一羣人，急如星火的從墳場那邊跑來，劈面就說：「大哥，東張鬼話連篇，墳場上有一座古墓被他們刨開了，神珠魔戒無疑已被張家取走。」

巴德驚「哦」一聲，臉色爲之大變，目注張人龍，語冷詞寒。「張兄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張人龍無話可說，沉默是金。

其實不然，沉默就是默認了。

巴德詞鋒咄咄逼人的道：「張堡主，咱們商量一下怎樣？」

張人龍峻拒道：「沒有甚麼好商量的。」

「放心，南巴雄據一方，在可能範圍之內絕不會公然行搶。」

「但願如此。」

「只是想開開眼界，借來一觀。」

「借甚麼？」

「神珠魔戒。」

「沒有！」

「眞的？」

「有也不借！」

「這就痳煩了，希望張兄不要逼南巴動手。」

「哼，東張屹立三百年，不是被嚇大的，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期字出口，人已縱起，三個人一前二後，彼此呼應，預料南巴必會出手攔截，索性先發制人，先下手爲强，接連擊傷數人，强行衝破了南巴佈下的肉屏風。

張人龍果然名不虛傳，雙拳蓋世，鐵掌無敵，與巴德「砰砰砰」硬拚三掌，乍然借力彈起，凌空連環十八滾，落脚處已在十幾丈外。

强將之下無弱兵，張人鳳、張人豪亦非庸手，如法炮製，跟張人龍奔了個首尾相接。

巴德氣得雙眼發直，下令猛進。

接着又傳令道：「傳令下去，通知各路人馬，封鎖鷄鳴山，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將東張三人截住，奪下魔戒神珠。」

「是！」

「是！」

巴德好大的威風，一呼百諾，萬衆一心，紛紛領命行事去了。

* * *

武林中的事，向來傳播極快，一日千里。

鷄鳴山上的消息更快，彼此近在咫尺，瞬息之間便傳遍全山。

東張三俠也僅僅狂奔出里許地，又被另一撥子人截下來。

是北趙。

人更多。

由神采奕奕、白髮蒼蒼、面如冠玉、八面威風的擎天堡主趙玉璞親自領軍。三弟趙玉瑾、四弟趙玉青、七弟趙玉郎等浩浩蕩蕩數十人，雁翅也似的在東張三俠的面前展開來。

兩軍對峙，劍拔弩張，早將江湖的禮數抛諸腦後，蓬萊堡堡主張人龍臉色陰沉沉的道：「北趙意欲何爲？」

擎天堡堡主趙玉璞也是個痛快人，答得很坦白。「見眞人不說假話，想向張大俠借懷中的神珠。」

「不借！」

「買也可以。」

「不賣！」

「這樣豈不是存心逼老夫動手來搶？」

「老匹夫，你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住口，神珠本無主，人人有份。」

「哼，强詞奪理，只怕你搶不去。」

「趙某願意一試。」

「接招！」

「接招！」

人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爲了魔戒神珠，又掀起一場惡鬥。

豆腐大俠宋小飛、百花公主吳小雲、浪子包天就站在附近的一塊大青石上。

包大膽道：「豆腐，下去插一脚吧！」

（未完・三）

上文提要：汪玉人鍾愛的日本人豬野雄剛，假借買火槍，騙走了汪玉人百萬兩銀子，愛的卻是另一個女人，因此激怒了汪玉人，便召集方中天等四個殺手一同對付。一夜間，方中天等人殺盡了這宅內的打手與護衛，豬野雄剛受重傷而逃。李掌柜用五輛大卡車搬走這宅內文件與貴重物品，一把火燒毀了這座華麗的花園洋樓，眨眼間汪玉人在上海的這座安樂窩變成灰燼……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親往賭坊查眞相　遇外碰上老酒伴

就在白沖喝完酒又把雙手併着放在火盆上暖手的時候，白鳳已焦急的等着白沖快把所見說出來。

古風和尚不急，他緩緩的喝着酒，面帶微笑的看着小伙子白沖那凍得冰冷的面孔。

白沖似乎暗暗喘了一口氣，他看看面前幾個人，道：「舅舅和尚，我發現一件怪事情。」

古風笑笑，道：「你慢慢的說。」

白沖道：「這幾天暗中跟踪石副座，他走路，我跟踪，他乘船，我也急忙找黃龍堂的小快船，我眞的黑夜白天沒得閒。」

古風一笑，道：「有一天忘不了你這些功勞！」

白沖道：「我不要功勞，大伯的基業重要！」

古風急道：「快說呀，你盡講閒話。」

白沖道：「舅舅和尚，那石副座他匆匆忙忙的去了上海灘呀！」

古風雙目一亮，道：「上海甚麼地方？」

白沖道：「我跟踪石副座進了一家大賭坊，還以爲石副座去賭幾把玩，那想到他沒有賭。」

白鳳道：「去賭場不賭，他幹甚麼？」

白沖道：「他一直走到賭坊後院，他同一個矮胖老闆關緊了門窗細商量……」

白鳳緊張的問道：「商量甚麼呀！」

白沖道：「我不敢接近，我一句話也沒聽到。」

白鳳生氣的道：「眞笨，白白去一趟上海，你……」

古風拍拍白沖，道：「阿沖，那家賭坊在甚麼地方？叫甚麼名字？」

白沖道：「那條街很熱鬧，賭坊叫先施賭坊。」

古風點點頭，道：「很好，這就夠了。」

白沖臉上有了笑意，他看看白鳳。

古風站起來了，他對白沖道：「走，你弄條船，咱們立刻去上海。」

白沖不怠慢，立刻往山下奔去。

白鳳問古風道：「舅，你去上海？」

古風對白鳳道：「如果有人問我去那裡，妳就說我去寒山寺訪友了。」

白鳳道：「舅，甚麼時候找回我哥呀！」

古風道：「還不到時候。」

他說完便飄然而去，白鳳想送，也被古風拒絕了。

* * *

古風和尚仍然乘坐着白沖的那條快船，那白沖知道這位舅舅和尚喜愛杯中物，便抬了兩罈紹興酒擱在矮艙門口，人在船上坐，身上裹緊一張被子，頭上戴着護耳帽，口渴沒關係，拿酒當水喝。

古風和尚就對白沖笑哈哈，直誇白沖會辦事。

白沖高興的也把舅舅和尚改叫舅了。

這條船一共來了四個人，四個人除了白沖之外，另外三人也都是從小便跟在白孝天身邊出力幹活的人，他們有爲白孝天效死的意志，白沖拿這三人當叔輩恭敬。

白沖如果喝酒，總也會爲三位操船的大漢親自送上一大碗，這就叫待人待心，要抓住人的心就得誠！

* * *

小船又靠岸了，白沖與古風和尚下了船便直奔先施賭坊而去。

大和尚在街上走不出奇，但和尚進賭坊就是怪事一樁。

古風和尚剛踏上先施賭坊的台階上，附近就有人大笑着道：「和尚六根不淨呀，哈……」

古風回眸一笑，他取出酒葫蘆還喝酒。

於是又有人大笑，道：「大和尚，你別出家了，你還俗吧，哈……」

古風也回笑，他笑着走入先施賭坊，那白沖在他身後面，道：「舅舅，你別生氣呀，嚼舌的人到處都有。」

古風道：「只要他們高興，我也高興，大家就快樂了。」

白沖當然不明白古風這些話的意思，其實那正是不與人計較，煩惱就會少的道理。

* * *

古風與白沖二人剛走到二道院，迎面笑彌勒似的過來一個矮胖的人，白沖暗中拉了一下古風和尚。

古風和尚笑了！

他對矮胖子笑笑，道：「你是老闆？」

那矮胖子正是錢通，他哈哈笑了。

當他發現和尚進賭場就忍不住笑了。

他認爲賭這玩意眞迷人，出家之人也動凡心！

他冲着古風和尚笑呵呵的道：「大和尚，你肉眼凡胎難成佛了，哈……」

古風笑笑，道：「老闆，我是個不唸阿彌陀佛的出家人，只不過你猜錯了，我不是來賭的。」

一楞，錢通道：「大和尚，你是幹甚麼來的？」

古風和尚指指後面，道：「施主，能借一步說話嗎？」

錢通身子一橫，道：「大和尚，請……」

他當先帶路往後院走，白沖不進去，古風不叫他進去，古風一人跟着錢通來到後院，二人站在一間廂門外的簷下面，錢通道：「大和尚這兒夠靜了，你有甚麼話可以開你的佛口了。」

哈哈一聲笑，古風道：「出家人不囉嗦，開門見山我直說，太湖龍幫的石敬山，他找你幹甚麼？」

錢通的臉色變了，他冷沉的道：「大和尚，你是個跳出三界的人，少管閒事。」

古風道：「我又跳回三界了！」

錢通冷然道：「我問你，石敬山與你甚麼關係？」

古風道：「一點關係也沒有。」

錢通道：「既無任何關係，你打聽他的事做甚麼？」

古風和尚道：「大老闆，大冷的天我趕來，你想一想我會是沒事幹？」

錢通冷笑，道：「大和尚，我勸你快滾蛋，我是不會告訴你甚麼的。」

古風和尚道：「怪了，我却也不會輕易離去。」

錢通忽的哈哈一笑，道：「你想撒野嗎？」

古風和尚道：「如果有必要……」

錢通立刻火大了。

他突然一聲吼：「把這個野和尚趕出去……」

錢通聲音剛落，從二門跳出四個大漢來，四個人不帶傢伙，一擁而上去抓古風，而且四個人也抓緊了古風，有個大漢還破口罵：「去你娘的臭和尚。」

他的罵聲甫落，只見古風的雙肩猛一抖間，四個大漢已摔出兩丈外。

四個人跌在地上莫名其妙了，因爲他們不知怎麼的被反彈得往外跌。

錢通一看吃一驚，他冷然一哂，道：「操那娘，果然是來撒野的。」

他手一揮，又道：「抄傢伙，打他出去！」

「花花啦啦」一陣響，只見雙節棍、悟空棒，另外還有兩刃刀，四個大漢動上傢伙了。

古風仍然笑着：「怎麼，開賭場的兼殺人呀！」

錢通戟指古風和尚，道：「專殺你這不長眼睛的臭和尚，上……」

他這是發號施令了。

四個怒漢一聽，立刻舉着傢伙圍上了。

古風的身子發了瘋，他東倒西

歪似酒醉，四件兵刃空中掄，連碰一下也未碰上古風。

就是這套步法，古風叫白氏兄弟加緊的學，苦苦的練，要殺人先保身，所以至今兄弟二人還未回太湖洞庭山。

* * *

就在一陣糾纏中，古風雙掌反擊了。

他飛起雙掌疾拍間，四個人雪雪呼痛提着刀棍往外退，那錢通突然拔身而上，半空中他那圓滾滾如剛掀鍋的熱饅頭般拳頭，十八拳交錯着打向古風的臉，他口中還厲吼：「接招……」

他拳風呼呼響，拳未到拳風已有懾人之勢，果然汪玉人的親信不簡單！

但他遇上的是古風和尚。

古風和尚見雙拳雨點般擊過來，那一團身子似肉球，不由疾出雙掌回擊，來一個硬碰硬。

「咚咚」之聲響起，兩個拳頭碰一起……

「哎唷！」

錢通一聲叫，抖着兩手用力甩，似是痛徹心肺了。

古風和尚看看自己雙拳，道：「別人練的是鐵砂掌，我練的是鐵砂拳，你不應該出拳的，你上當了……」

便在他得意的哈哈笑中，忽聞得一聲吼叱，道：「娘的老皮，誰在外面鷄貓子喊叫呀，老子正睡得舒坦，把老子從熱被窩裏吵醒……」

錢通立刻大吼：「快來呀，張大俠，這裡闖進個野和尚，撒野鬧場子了……」

「甚麼樣的野和尚，待我張大爺出來瞧瞧，他是個甚麼樣的傢伙。」

立刻，裡面傳出悉悉嗦嗦穿衣的聲音，而古風和尚……

古風和尚似乎楞了一下……

於是，近處一間廂房門拉開了，一個近半百的紅面漢子，手掩着口哈欠着走出來了。

「哈，動上傢伙了。」

他發現四個大漢堵住個大和尚，而錢通還在抖甩着他那肥肥的雙拳吶。

於是，這紅面漢呵呵笑了……

大和尚古風也笑了。

「我操，是你呀，古風，難怪他們叫苦連天了。」

古風笑道：「老酒鬼，你原來躲在這兒當保鏢呀，今天換是別人，準會討不了便宜。」

錢通與四個大漢齊吃驚，那錢通苦兮兮的道：「怎麼？原來都是一家人吶，我挨拳多冤吶。」

古風拍拍酒葫蘆，笑道：「老酒鬼，咱們多日不在一起大喝了，今天喝個夠……」

張天艮大笑，道：「咱們屋裡再喝……」

這二人勾肩搭背的進入廂房中了。

* * *

「老酒鬼」張天艮就在古風和尚剛坐下，便一把拉住古風的手，道：「你怎麼和他們打起來了？」

古風和尚道：「我不打人，但也不願意挨打，我只是防禦呀！」

張天艮道：「爲了甚麼？」

古風和尚道：「打聽一件事情。」

張天艮道：「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要你找來此地？」

古風和尚道：「太湖龍幫的副幫主石敬山，他來到這裡，而且與那個胖老闆秘談。」

張天艮道：「那又怎樣？」

古風和尚道：「龍幫白長江被殺之事你知道吧？」

「聽說過。」

「我就爲這件事而來。」

張天艮道：「便龍幫的人也知道白長江是被三光門的人所刺，你不是多疑了？」

古風和尚道：「三光門門主錢唐之死，三光門也咬定是龍幫報復，但雙方均否認殺人，而我……」

他冷冷一笑，又道：「我相信雙方均未殺人，殺人的另有其人！」

張天艮道：「你根據甚麼？」

古風和尚道：「不需要根據甚麼，我只查實情。」

張天艮沉默了。

他心中在想，難道會是快活幫幹的？

方中天刺殺白長江，與席人鳳刺殺錢唐，這種代人操刀之事，永遠不會對第三人提及，只有汪玉人知道，當然負責聯絡的錢通也知道，錢通却也不知汪玉人會派何人出馬，他不敢多問的。

* * *

張天艮沉默中，他取出酒來爲古風和尚斟上，道：「古風，數十年臭味相投，我不便多說甚麼，回去吧，別管太多閒事。」

古風冷然一哂，道：「老酒鬼，你難道忘了，你在江湖行，我在紫竹山上苦練功，說醉那是狗屁話，今日我下山，這件事我非弄清楚不可！」

張天艮道：「何苦？」

古風和尚道：「爲了活得安心……」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年酒醉誤大事，龍幫內幾條人命我天天耿耿於懷，今日見龍幫有難，也該我古風爲我那老姐做些事了。」

他說得義正詞嚴，毫不退讓的決心，令張天艮也大爲感動。

張天艮張口連喝三斤多老酒，他拍拍大腿，道：「好，我成全你的心願，我把矮胖叫來。」

他起身拉門，張開大口就叫：「錢通啦，來……來我屋，我有事。」

錢通根本未走遠，他楞然的站在月門下，見張天艮呼叫，哈哈笑着過來了。

他不笑也得裝笑，當然笑得不自然。

「張大俠，原來大師自己人，我命他們去弄上一桌上等海味酒席，今天我陪二位，好生的薰薰……」

張天艮道：「先進來說話。」

錢通當然要進去的。

人還未進屋吶，錢通那粗粗的笑聲已貫入古風耳中，古風有些刺耳感覺。

「人說不打不相識，我偉大的和尚呀，你的武功令我此生難忘，高……高明極了。」

張天艮道：「錢老闆，你也坐，坐下好說話。」

錢通禮貌的向古風和尚點點頭，他坐在古風和尚對面，道：「眞是怠慢佛爺了！」

古風淡淡的道：「錢老闆，是我有求於你呀！」

錢通看看張天艮，道：「張大俠，都是自己人嘛。」

張天艮道：「甚麼事我不知道，只不過錢老闆，我這位酒肉老友是個熱血漢子，他問你甚麼，你就坦然的說吧，一切我擔待。」

錢通大吃一驚，道：「張大俠，你……」

張天艮道：「怎麼，有困難？」

錢通道：「不只困難，而且會要命！」

張天艮一怔，他看看古風和尚，道：「古風，你打算問甚麼呀？」

古風的面色一寒，道：「我要知道龍幫副幫主石敬山到此與你談的甚麼？」

錢通道：「談甚麼？我……」

張天艮道：「甚麼大不了的呀，說……」

錢通忽的站起來，他伸手拉過張天艮道：「過來，借一步談話。」

張天艮道：「很嚴重？」

錢通道：「不錯。」

於是二人走出房門外，錢通對張天艮道：「姓石的出銀子，咱們爲他辦事，你想一想，能說嗎？」

張天艮楞住了。

殺手的行動是秘密的，事前保密，事後更是不會對任何第三者說，這是行規呀。

張天艮當然明白這些，他就是幹這一行的！

他怔了一下，道：「原來是這小子呀。」

錢通道：「張大俠，請在口上留風，我們才會長命，否則幫主就饒不了我的……」

張天艮道：「眞難，我怎麼打發他呀？」

錢通道：「編造個故事嘛！」

張天艮道：「我怎可以對老友說謊？你……他娘的，眞叫人坐蠟……」

錢通道：「我老實對張大俠說，只怕不久有任務下來，我以爲會由你去執行了！」

張天艮道：「幫主叫我去執行甚麼任務？」

錢通道：「就是石敬山委託咱們幹的。」

張天艮臉上變色了。

他變得有些急躁的，道：「不，不，你就說我生病了，我無法起床。」

錢通道：「幫主聽說你生病，她會來看你的，她也會看出你有沒有病……」

張天艮頓足道：「完了，我完了……」

他想走，又道：「我出門躲起來……」

乾乾一笑，錢通道：「你們五人在甚麼地方都安排就緒了的，你走，我就慘了！」

這話一點不錯，快活幫五大殺手，各有一定地方，那不只方便發號施令，更容易掌握，而交付任務的兩個地方，也只有先施賭坊與永安客棧。

「老酒鬼」張天艮無奈何的道：「胖子，我怎麼向我這位老友交代？」

錢通道：「搪塞呀，最好的辦法是搪塞。」

張天艮就是不願意搪塞，他的臉上一緊，道：「不，朋友要義，兄弟有情。」

他猛然拍了一下脖子又道：「你非說不可，幫主如果殺頭，張天艮等着她來割，決不皺一下眉頭。」

這話令錢通怔住了。

他一把拉過張天艮，道：「張大俠，你怎麼爲一個和尚肯玩命呀！」

張天艮道：「少囉嗦，你說不說？」

錢通道：「我……若說了以後，你可不能拖我下水，怎麼樣？」

張天艮道：「一切責任我一肩挑！」

錢通想了一下，他還搬着指頭盤算着。

突然，他的雙目一亮，胖子臉上有了笑容，道：「好，我再不賣別人的交情，張大俠的話我錢通還得聽個七八九十來分吧！」

錢通想好了，他不把殺人之事

說出來，他只講石敬山來打聽人的事。

石敬山打聽的人就是白家兄弟。

錢通還把聲音放在張天艮的耳邊說：「那個石敬山，太湖龍幫的二當家，是個年輕有爲本事大的人，他叫咱們替他打探一下失踪已久的白長江兩個兒子的下落。」

隨之又笑笑，道：「也就是這件事嘛，可是……」

不用再往下問了，張天艮已面色凝重了。

石敬山這小子眞毒，這件事眞叫古風和尚猜中了，這種事又有誰會推測是自己人幹下的？

張天艮曾在紹興城外紫竹山與酒肉和尚古風在一起，兩個比賽喝紹興老酒，但自白鳳出現之後，他才知道白長江的兩個兒子正在古風那裡學「醉九仙」功夫。

除了八仙之外，古風就是另一仙，他獨創了醉九仙閃避法，剛才他對付那四個圍攻他的人，才只用了一招半。

一招半之間便把四個大漢推得東倒西歪兵器也拿不穩，當場就嚇住了錢通。

* * *

張天艮回身便走，他一屁股坐在火盆邊，取過酒就是一大口。

古風反而不急於問他了。

古風再爲張天艮斟滿酒，道：「碰杯。」

「咯」的聲響，張天艮立刻又是一杯酒下肚。

他的眼睛直了，嘴也大了……

古風仍然微微笑，緩緩的喝着酒，那錢通也坐下來了，便在這時候，忽見有人在門外喊：「老闆，酒菜來了。」

錢通道：「送進來吧！」

門開了，先吹進一股子涼風來，立刻有兩個漢子各提着一個長方形的木盒子送到一張方桌上，木盒掀開來，喲，還眞是好吃的。

冬天甚麼最好吃？甚麼最香？

有人說，天上飛的鴿子鵪鶉，地下走的兔子狗肉，河裡游的老鰻肥魚，海裡蹦的肥蟹龍蝦。

再看送上桌的，差不多全有了。

只不過酒可不是老紹興，而是「愛死哦」……

甚麼叫「愛死哦」上海當時的老洋酒也。

* * *

錢通輕鬆了，他拉着古風和尚笑道：「難得大和尚上賭場，聽說大和尚看得開，六葷不忌，那麼你嚐嚐，嚐嚐上海人吃的怎麼樣。」

張天艮也哈哈笑了。

他陪着古風坐在桌子邊，那古風聳動鼻子點點頭，道：「不錯，菜是好菜，大老闆，你不會糟塌這些菜吧？」

一怔，錢通道：「此言怎講？」

張天艮指着菜道：「和尚不吃毒藥呀！」

錢通怪笑，道：「這是甚麼話，開玩笑。」

古風哈哈一笑，道：「老酒鬼，我死你便孤單了，你說是不是？」

張天艮道：「你若死了，我立刻抱你回紹興……」

古風笑道：「你打算在紹興酒館王大口那酒窖裡入缸封缸陪我死？」

張天艮道：「你說對了……」

「哈……」

兩人大笑，擧碗喝着「愛死哦」，又吃着美味可口小菜，而錢通心中不是味。

* * *

古風吃得快，吃不完的他叫錢通包起來。

爲甚麼包起來？他沒忘小船上的四個人，其中一人就是那白冲。

天氣冷，天空灰慘慘的，西北風刮過水面再刮到人的臉孔上像刀割。

於是，不吃了，古風直不楞的看着張天艮。

張天艮這才笑了，道：「也沒甚麼啦，石副幫主想叫咱們找一找白家失踪的兩個兄弟而已。」

古風雙目一亮，道：「就這麼件事？」

一邊的錢通道：「大和尚，眞的就這件事，我若騙了你，出門就斷氣。」

古風和尚哈哈一笑，道：「張兄，你以爲他的目的是甚麼？」

張天艮道：「可以分成兩個方面講，其一，那是他小子有艮心，一心想把少幫主二人找回來，接掌太湖龍幫的大權……」

他突然冷冷一笑，又道：「再不，那就是往壞處想，他要知道那兄弟二人今在何處，然後殺之以奪權。」

古風道：「你以爲二者何者爲重？」

張天艮道：「古風，你自己去琢磨吧！」

古風點頭，道：「我會的，我會的……」

他終於站起來了，他也拍拍錢通，笑道：「老闆，得罪了！」

錢通道：「自己人我只有認了，嘿……」

他還笑出聲，但看上去比哭差不了多少。

古風和尚走出先施賭坊的時候，酒葫蘆之外又拿了一大包吃的，卻也引起外面的人笑了。

「這和尚贏了不少銀子，他提了一大包！」

「眞他娘的出家人不貪財？越多越好呀！」

古風和尚不生氣，他還回以笑，笑着走了。

* * *

匆匆的來到黃浦江邊上，古風把一包吃的抛給白冲，道：「大伙吃，吃完了回太湖。」

白冲與另外三人接過來一看，四個人樂歪嘴了……盡是好吃的，當然高興。

* * *

方中天走回西山的時候，門由裡面拉開了，開門的不是別人，阿紅是也。

阿紅一把抓牢方中天，她嘟起嘴來了。

方中天一衝而入，雙手用力便把阿紅抱住了。

「你應該三天前回來的。」

「我有事呀！」

「有另外女人？」

「妳亂猜……」

「我不會吃醋的，我反而爲你高興。」

一怔，方中天道：「眞的？」

阿紅道：「是呀，如果你把她帶回來，我更高興，小方哥，你相信我。」

方中天哈哈笑了，他吻了一下阿紅，道：「如果天下女人都像妳這麼大方，男子樂透了，哈……」

阿紅的臉皮猛的一緊，張口便咬上去了。

這一口咬，也把方中天咬醒了，他這才明白阿紅的醋勁比誰都大，如果他把小玉帶來，阿紅必會殺了小玉。

他立刻用力的摟緊了阿紅，於是……

於是方中天的雙目中又充滿了那絢爛的萬道光芒，他的身上發熱了。

當阿紅瘋狂的又咬又抓，而且撕他的頭髮，他也回敬過去了，他的反擊便是高擧起粗狂的阿紅，重重的把阿紅抛擲在床上。

「轟！」

「啊！」

當阿紅用力想撐起來的時候，方中天也把他的身子抛擲上去，重重的壓在阿紅的身上。

「你……壓死我呀！」

「那不是妳高興的事嗎？」

「你……我撕了你……」

「妳不會有機會的……哈……哎……」

方中天一口口的吻在阿紅的臉上、唇上、脖子，然後再咬着，一口口咬得皮也紅起來了，但阿紅卻變得稍稍的溫柔了。

這兩個人的愛不只是火辣辣，簡直就是相互間的虐待，如果有人不相信，那才是孤陋寡聞。

* * *

「酒肉和尚」古風匆匆的回到了太湖洞庭後山，他到了白夫人的房中時候，嗨，就有那麼巧，正遇上石敬山前來問安。

石敬山雖然暫代幫主之職，但他的表現叫人直點頭，也無話可說，因爲石敬山對白夫人的孝敬，比之對他自己的親娘還親切。

石敬山每天早晚必到洞庭後山白老夫人處問候安好，他每來必關懷備至，有時太湖漁舟晚歸，冬日肥蟹總會提上一籮筐。

古風和尚走進門，石敬山恭敬的叫一聲大師。

古風和尚哈哈一笑，道：「今夜我就要回去了。」

石敬山道：「爲甚麼走得如此急呀？」

古風道：「石賢弟呀，我是前來送消息的，老實一句話，我的兩個外甥呀，他們的傷快好了，我這是回去叫他們盡早回來的，父仇豈能不報？」

石敬山雙眉一挑，道：「怎麼今天才聽得兩位少主的消息？」

古風和尚道：「石副座，我不能不防着三光門狙殺他二人。」

石敬山哈哈笑道：「這眞是太好了，二位少主眞是福大命大，乃我們龍幫之幸也！」

古風道：「我今回紹興，十天半月他兄弟二人就可以回來，石副座，這以後你多擔待了。」

石敬山哈哈笑道：「大和尚放心，我石敬山得老幫主厚愛，拉拔我到今天這地位，我只有感恩一途，只等少幫主歸來，龍幫就有領導之人，我石敬山便專心統領人馬，二次去三光門爲老當家報仇了。」

古風和尚心中一怔，他有些想不通了。

淡淡一笑，古風和尚道：「有你這些話，我那死去姐夫沒錯用人材！」

他還說走就走，對白夫人稽首之後，話也不說的便往山下走去。

石敬山欲送，被古風和尚拒絕了。

白鳳陪着古風和尚到湖邊，仍由白冲把古風載着，那小船往湖中馳去。

有個人站在一堆矮樹下，看着遠去的小船。

那個人正是石敬山。

石敬山心中幾乎爆炸出一團怒火來，他那雙目光變得比黑豹還厲然嚇人。

石敬山心機沉深，這時候他是下定決心玩陰的了。

就在這時候，大護法左光明，刑堂執事石壯，大管事尹剛三人匆匆的走來了。

石敬山一看，這是他平日收買的心腹，但他的陰謀却並未向三人吐露，每個人都以爲石敬山當定幫主了。

那左光明搔着虬髯沙沙响，對石敬山抱拳，道：「那個大和尚怎麼走了？」

石敬山道：「你們大概還不知道，大和尚這次來的目的，原來是探路的。」

左光明看看尹剛，再看看石壯，道：「探甚麼路？」

石敬山道：「他原來救了兩位少主，他前來太湖，便是查探情況。」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原想把大護法提升二當家，青龍堂張堂主接掌你的職位，如今怕是難如願了。」

他此言一出，三人均怔住了。只不過一頓間，左光明冷冷的道：「副幫主，我有個主意。」

石敬山道：「請說。」

左光明道：「立刻拉人馬攻打三光門。」

石敬山道：「甚麼目的？」

左光明道：「建立奇功，証明二當家眞心是老當家接棒人選，便兩位少主回來，也不好接位了。」

尹剛點頭道：「對，這個主意不錯。」

石敬山想了一下，道：「好，這次攻打三光門，我們不用黃龍堂人馬，三位，江山不是垂手可得，那得咱們同心協力冒死打拚才有望。」

尹剛道：「不錯，歷來皆如此。」

石敬山道：「準備去吧，三日後正午出發攻打三光門，由我親率！」

左光明三人立刻往前山奔去。

石敬山雖然年輕，手段却十分老辣，白長江的老幹部他仍然拉攏幾個要角投靠在他身邊。

＊　＊　＊

一匹快馬急匆匆的停在先施賭坊門外面，天黑，天也冷，人們把衣領拉得高，帽子拉得低。

這位騎馬的人就叫人看不出他的面貌。

只見這人站在台階上左右看了幾眼便大步走進賭坊大門內。

這人並未往賭坊後院走，他在前面兩院內邊走邊看，然後他走到帳枱前自袋中取了一張銀票，這個動作很平常，來賭的人總是會換成銀子的。

只不過就在換銀的時候，也不知換銀的這人說了些甚麼話，那帳房的人直點頭。

於是，換銀子的那人走到門口附近的一張賭桌上了。

那是一張賭搖寶的桌子，寶倌剛把寶盒搖過放在桌面上，是單是雙，任賭客下注。

只見那人把一把銀子押在單上，但旋而又押在雙上面，寶倌揭寶了，竟然是單，這令十幾個賭客爲這人而叫寃，但這人却愉快的笑笑。

他爲甚麼押雙被吃還高興？只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沒多久，這人又到了帳房窗口，只見帳房內的桌子上坐了一位矮胖子，他，正是錢通。

於是，窗口換銀子的人低聲的說了幾句話，錢通已在帳房內微微的點着頭。

這人換過銀子以後，並未再賭，匆匆的走出賭坊便騎馬走了。

錢通默默笑了，他比騎馬的人走得更快。

誰也想不到那騎馬的人是誰，只有錢通知道。

錢通自遇過古風和尚之後，他心中恨透了這個酒肉和尚，只是不敢得罪張天艮，如今張天艮仍然住在先施賭坊後院裡，但當他與那人只交談幾句話之後，他點頭了。

＊　＊　＊

阿紅只陪方中天一個夜晚便走了，這令方中天有隔靴搔癢不過癮的感覺。

方中天雖然很想留住阿紅，但阿紅對方中天說得明白，幫主汪玉人要她們集中在總堂口，爲甚麼？她也不知道，但方中天知道。

方中天以爲這是因爲汪玉人與豬野雄剛鬧翻的關係。

既然知道原因，方中天也就不再挽留阿紅了。

奇怪的是，阿紅上午離開，下午她又來了。

方中天見了阿紅再來，心中愉快極了，他抱住阿紅大笑起來。

不料阿紅異於平常，她溫柔極了。

她應該狂野的，更應該抓招方中天，但她沒有，她輕柔的吻吻方中天，道：「去吧！去辦事啦！」

一怔之間，方中天放下阿紅，道：「去那裡？辦甚麼事呀？」

阿紅道：「當然是去殺人。」

方中天道：「原來妳是來傳達任務的，說吧，這次任務的時間、地點、何人？」

阿紅撫摸着方中天的面頰，摸得方中天並不舒服，方中天還起鷄皮疙瘩。

他不習慣這樣，如果阿紅用力抓他，甚至打他幾巴掌，他反而愉快。

他就是這樣的怪慾火。

阿紅細聲細氣的道：「去殺三個人。」

方中天道：「三個人？誰？」

阿紅道：「是一個和尚與兩個

兄弟。」

方中天道：「出家人也殺？」

阿紅道：「有人願意出銀子，我們是不會拒絕的。」

方中天道：「另外兩人呢？」

阿紅道：「他們都在紹興，紹興城外的紫竹山上，那兒有座寺廟，三個人均在寺廟中。」

方中天道：「寺廟的和尚不止一個吧！」

阿紅一笑，道：「那是個酒肉和尚，你只一看便知道了，他常背着酒葫蘆。」

方中天道：「兩個年輕人又是誰？」

阿紅道：「姓白，龍幫的兩個少主兄弟。」

方中天面色一緊，道：「我殺了他們老父，今天再殺這兩兄弟，我……」

阿紅一笑，輕鬆的道：「你這也算是斬草除根呀！」

方中天却冷冷道：「這個人太狠了，他……爲甚麼要對白長江一家不放手？」

阿紅道：「快活幫從不問爲甚麼，咱們只叫人快活，我們快活。」

她吃吃笑笑，又道：「去吧，你這兒也應該徹底打掃清潔一下了，我給你服務吧！」

方中天道：「妳要在我這兒等我回來？」

阿紅道：「是呀，我等你任務完成，也許我會在你身邊多住幾天吶。」

方中天哈哈笑了。

他只略略收拾，立刻往門外走去。

他走了十幾步忽又回來，他面對阿紅，重重的一掌打在阿紅的屁股上，打得重，阿紅大叫一聲，而方中天却大笑着走了。

遠遠的，他聽到阿紅大叫：「我會咬死你的，我要你跪地求我……」

方中天笑的聲音更大了。

＊　＊　＊

「無影殺手」方中天並不認識古風和尚，方中天更不知道老酒鬼張天艮乃古風和尚的老友，認識古風和尚的快活幫殺手，也只有張天艮、丁當祥與滿天星三人。

如果方中天知道這些，他必定很痛苦。

他現在仍然微笑，他打了阿紅一掌，打得十分愉快，那是他表示的愛，他知道阿紅會高興的。

＊　＊　＊

有一條小河，河渡口來了一位姑娘，她似乎焦急的樣子，當渡船剛靠岸，這位姑娘便匆匆的往一條小路上走去，她似乎對這一段小路很熟悉，所以走得毫不猶豫。

這位姑娘直走了兩個時辰之久，方才發現有一條小河，那小河的另一邊還停了一條小舟，只不過此刻舟上並未有人在。

而不遠的小山坡邊，一間小屋十分精緻清靜，這姑娘的臉上有了笑意。

於是，她走得更加快了，她還開始呼叫了……

披着鵝絨外罩、水綠褲子、彩緞鞋、頭戴白狐皮包耳披肩長帽，那姑娘輕悄悄的已奔到小屋門外。

這位姑娘剛站定，便聽得小屋內沉聲，道：「誰？」

「猜呀！」

這聲音眞好聽，清脆溫柔還帶着幾分甜甜的！

「呀！」

門開了，開門的人也驚訝了。

門外的姑娘却掩口笑了，她笑得宛如初一細月，一副弱不經風似的彎彎腰。

「白姑娘，是妳……」

不錯，來人正是白鳳，白鳳在送走她那嗜酒的舅舅以後沒回洞庭山，她便一路來到滿天星住的地方了。

緩緩的伸出手，白鳳道：「你……滿大哥，你不請我進屋裡嗎？」

滿天星把門拉得更大了，他伸手拉住白鳳的手。

「白姑娘，這麼冷的天，妳也往我這兒跑？」

白鳳貼着滿天星的身子走進屋子裡。

她立刻發現滿天星也很會享受，先是在這座小屋內暖洋洋的，有個精光發亮的銅盆，盆內炭火燒得旺，炭火上支起鐵架子，大錫壺中熱的正是陳年老紹興，一邊有個小方桌，烤熟的白果、瓜子也有半斤多，在這種冷天裡，關上門邊烤火邊吃喝，比個神仙還自在。

白鳳被滿天星扶在火盆邊坐下來，他指着桌上吃的道：「白姑娘，單身的人總是隨便的，妳既來，請隨意。」

白鳳一笑，道：「你好會自我安排嘛，我就很羨慕你這樣的過日子。」

乾乾一笑，滿天星爲白鳳斟上一碗酒，道：「白姑娘，喝了暖暖身子。」

白鳳接過來喝了一口，酒是熱的，酒喝到肚子裡更熱，白鳳的臉上在變顏色了。

滿天星十分高興的笑了。

在這種寒天裡，一個單身男子佳處突然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陪着喝酒，這個男的怎能不高興得欲歡呼。

滿天星愉快的站起來，他對白鳳道：「白姑娘，妳這是遠從太湖

來，我得熱烈的招待妳。」

白鳳道：「陪我談話比甚麼招待都好。」

滿天星道：「不，我想起來了，西湖如今正是大閘蟹肥美的時候，我去為妳買上十斤八斤，咱們大鍋煮了沾蒜吃，再加上紹興酒我這兒還有二十斤，足夠用上三五天的了。」

他還眞的打算往杭州去，但白鳳却拉住不放手。

「不，滿大哥。」

「妳不喜歡？」

「我太高興了。」

「那就放手呀！」

「我還有事。」

滿天星的臉色立刻變了。

「妳，只是轉道來看看我這個孤獨的朋友？妳馬上就要走了？」

白鳳道：「不是，滿大哥，我是有求你的。」

滿天星又坐下來了，他怔忡的道：「求我？」

白鳳道：「是的，我有求滿大哥。」

滿天星道：「請說，如果我能，我不會推辭。」

白鳳道：「滿大哥，如果你不能，我便不會來求你了，因為我知道你能。」

滿天星道：「請問，甚麼事求我？」

白鳳道：「滿大哥，我心中很明白，從紹興到太湖的這條水旱路上，對我的兩個兄長十分危險，我希望託藉滿大哥的協助，幫助他們平安回太湖。」

滿天星哈哈一笑，道：「就我暗中獲知，三光門準備攻打太湖龍幫之事，他們正在四方邀集高手，人如果沒到，他們是不會出手的。」

白鳳道：「有形的危險，可以防備，暗中下手便不同了，滿大哥，我擔心的是暗中有隻黑手。」

滿天星思忖着，道：「白姑娘，妳要我如何幫妳？」

白鳳道：「沿路暗中保護。」

滿天星道：「就這麼簡單？」

白鳳道：「你答應了？」

滿天星道：「我能拒絕嗎？」

白鳳一喜，道：「滿大哥，謝謝！」

滿天星道：「令兄二人何日啓程？」

白鳳道：「我不知道，但他們住在紹興的紫竹山觀音寺內，如果離開也就在這三五天吧！」

滿天星笑笑，道：「那好，妳可以回去，安心回去為令兄二人接風了。」

白鳳道：「我不打算立刻回去。」

滿天星道：「你打算住在我這裡？」

白鳳道：「你……不會趕我走吧？」

她臉上還帶着幾分羞怯，令滿天星想到了阿星與阿柳，她們的表情也就像這樣的迷人……

滿天星忍不住的伸出手去摸着白鳳的臉頰。

白鳳不但不閃躲，她還用手按住滿天星的手背，雙目之中有着異樣的光芒。

緩緩的，白鳳移動着上身，輕柔的靠在滿天星的胸前。

她溫柔得宛如一頭小花貓，而滿天星……

滿天星的雙目中流動着煙火似的光芒，他把手臂摟住了白鳳，更把白鳳的外罩脫掉，他的臉也貼上白鳳的香香秀髮。

白鳳半瞇起眼睛來，她的鼻息已告訴滿天星，她是多麼的緊張，因為她出氣有聲。

這一刻是溫馨的、美的，令人陶醉的……

滿天星低低的道：「白姑娘……」

「嗯……」

「妳……乃龍幫千金公主呀！」

白鳳道：「如果滿大哥不協助，我有可能由公主一下子變成孤寡母女二人了！」

滿天星道：「白姑娘，妳一定打定主意了。」

白鳳道：「我打定主意找滿大哥助我白家，我也打定主意把滿大哥拉入我幫，我更打定主意非你不嫁！」

她一口氣說出她心中的一切，令滿天星吃一驚。

滿天星再也想不到白鳳會對他如此坦白。

他……開始為難了。

他是快活幫的殺手呀，他能投效太湖龍幫嗎？他還不敢於背叛汪玉人，快活幫的五大殺手是不會背幫的。

滿天星不開口了。

白鳳又道：「滿大哥，我實在為你抱屈呀！」

滿天星道：「我很愉快呀。」

白鳳道：「你不愉快，你痛苦，我明白你的日子並不痛快，因為你也是人。」

滿天星道：「怎麼說？」

白鳳道：「你過的是掙扎日子，你過的是單調日子，你只為某一個人所用，你忠心，你講義氣，但你却忘了你也是人……」

滿天星道：「我從未想到這些。」

白鳳道：「那是因為沒有人向你提過，也沒有人敢提醒你。」

滿天星道：「所以妳來了。」

白鳳道：「我希望你把自己尊

嚴起來，滿大哥，人要眞正有尊嚴，便是活得像個眞正的人了。」

她十分誠心的雙手拉住滿天星，又道：「憑你，滿大哥，你應該有一房妻室，你也應該有兒有女，你忙碌有代價，有尊嚴，你不要等着死。」

滿天星一怔，道：「妳說我等死？」

白鳳道：「難道不是嗎？你的職業是為人出刀，但是當有一天你遇上比你更高的玩刀名家，你就會知道江湖上不會有永遠幸運的人了。」

滿天星楞然，道：「那麼太湖龍幫又怎樣？」

白鳳道：「太湖龍幫有幫規，大船運貨小船捕魚，來往接運太湖水面生意，吃的是出力氣飯，不偷不搶更不會亂殺人，比之滿大哥這一行，有保障多了。」

滿天星道：「妳在游說我了？」

白鳳道：「也是眞心話，而且我可以証明我的話是多麼的眞誠。」

「妳証明？」

「是的。」

「妳如何証明？」

白鳳投入滿天星的懷中了。

她也把頭仰起，露出十分溫柔的渴求……

立刻間，滿天星以為他懷中的不是白鳳，他抱的是阿星，也許是阿柳……

白鳳慢慢的吻上去了，她那麼的文雅，那麼的可人，而滿天星的心跳加劇了。

二人身邊的炭火熊熊，但似乎已不起甚麼作用了，因為二人的身上已發出比炭火更熾熱的火焰。

看不見的火焰才眞的會燃燒灼人的。

滿天星既然把白鳳視為阿星或阿柳，他便也大膽的抱起白鳳來了。

白鳳的臉上彩雲飛，她緊張中有着羞怯，她忘不了自己的身份，只不過當她第一次遇見滿天星的時候，她就認定這個男人令她有安全感。

女人把愛交付一個她心中的眞正男人，這本來就很平常，江湖上常見的事。

此刻，滿天星把白鳳放在床上了。

白鳳未動，她羞怯的以被幪面，而滿天星便低下身來拉開了被子，他輕妙的吻着白鳳。

漸漸的，白鳳的雙臂勾住滿天星的脖子，於是愛的眞正火花便在二人之間燃燒起來了……

* * *

維妙的動作深含節奏感，低呼淺哼更有着窒人的韻味，滿天星老於此道，白鳳却是頭一回，她有些痛苦，却也有快感，這令滿天星感動了。

當愛的昇華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候，滿天星吃一驚，他十分衝動的道：「妳……還是處女……」

白鳳道：「你是我第一個男人，我也相信你是我唯一的男人……」

「不值啊！」

「我以為值得。」

「我算甚麼人物？而妳……」

「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就夠了。」

「不！我不是，有時候我以為自己是瘋子。」

「你不是瘋子，也許你太過執着了。」

「白姑娘，別對我這麼說，也別把我說得那麼好，妳會後悔的。」

白鳳吻着滿天星道：「如果我眞的後悔，那是因為我失去了你，滿大哥，一個人有了希望就不怕後悔，人嘛，那一個沒後悔過？」

滿天星感動的抱緊了白鳳，他似乎嗚咽的道：「妳眞的拿我當一個人了，唉，此刻我才明白，別人拿我只不過當工具！」

白鳳道：「殺人工具，是嗎？」

滿天星嘆口氣，道：「也是身不由己呀！」

白鳳輕柔的吻着滿天星，而滿天星回吻，兩個人又纏綿在熱呼呼的棉被下，只不過白鳳這一回痛苦少多了。

痛苦減少，快樂便增加了。

滿天星眞的忘了一切，忘了阿星，也忘了阿柳。

白鳳就曾不止一次的對他說，只要去太湖洞庭山，她會天天陪着他，她也會替滿天星生一打孩子。

滿天星這時候才眞正的有了男性尊嚴，他笑了。

白鳳在一陣騷動之後，她累了。

滿天星也發現白鳳累了，她應該睡覺，睡在他那有力的臂彎中。

* * *

小屋中的銅火盆上加了炭，老酒也熱了，便點心也放在小桌上。

小屋內暖和極了，人睡在裡面是不會發覺屋外面有多麼的冷。

床上的白鳳面孔上帶着笑意，她在夢中也會笑。

她並未睜開眼睛，當她在床上翻轉過身來的時候，她的右臂用力摟抱下去，但她沒有摟住滿天星。

滿天星已經不在床上了。

白鳳再摟，她當然又抱個空，於是白鳳起來了。

她坐直身子以被遮胸，低聲呼着：「滿大哥。」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白芝知道李悔的身份告知魚得水，李悔說白芝和李雙喜交非泛泛，她父親白雨亭也來了北京，魚得水不信而去，李悔為了証實此事，去找李闖軍師李巖，魚、湯二人躡踪而至，李悔拋銬子請他們捉怪衣人，想証明是白雨前，豈料誤銬鎖了李雙喜，未能証實，魚、湯對此亦懷疑是白雨前。南宮遠傳書說李闖到北海五龍亭釣魚，魚、湯行刺被發覺，岸上大呼有刺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人質作賭注騙財、賭美求買主食色

李悔道：「如果搜索的人到此搜查，咱們這些人的行踪就十分可疑，況且兩位大哥曾在北海露過面。」

「我們都蒙了面，易了容，」魚得水道：「小湯在水中不能易容，他蒙了面，我在岸上易了容。」

李悔道：「這樣也不成，如盤問我們的身份，到北京來是尋親還是訪友？親友的名字是甚麼？」

湯堯道：「李姑娘說得不錯，我們要盡快離開此地。」

魚得水道：「何處是安全的地方？」

李悔道：「如果各位信得過我，我却有個地方。」

湯堯道：「李姑娘說說看。」

李悔道：「最危險的地方有時也是最安全之處。」

魚得水道：「這話也對。是不是賊方的人的住處？」

李悔點點頭，道：「這人雖是匪徒一伙，却是家母生前最信任的人，他叫馬五，爲人很忠……」

湯堯道：「他在賊匪中是甚麼角色？」

「他會武功，也算是闖王的心腹衛士。」

「心腹衛士會收容刺客？」魚得水道：「這未免太危險了吧？」

李悔已對他們表白了身份。

小郭道：「是啊！這簡直是往虎口裡送。」

李悔道：「二位大哥如信得過我，我們就去，如果都和小郭的想法一樣，就不必去了。」

湯堯道：「你是說馬五是你娘的心腹還是李闖的心腹？」

「他是闖王的衛士，也是家母的心腹和同鄉。」

「是不是冒了一份危險？」

李悔道：「湯大哥，我也不能說沒有危險，但比在此安全些，我敢說，馬五可以拒絕收留我們，但不會出賣我們。」

待魚得水點了頭，五人離開了這屋子。

離開不到半個時辰，賊兵就來搜查了。

馬五果然是條血性漢子，原來他留在李闖身邊是爲姐弟報仇，他的姐弟當然不是李闖親手殺的，却是闖王的部下所殺。

馬五找不到眞正的兇手，却以爲李闖禍國殃民，就在他身邊作衛士，俟機下手，他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他不想被殺，因爲他還要爲馬家接續香火。

只可惜他還不是最貼身的衛士，如果是的話，他早就下手了。馬五願意收留他們，但要他們自己也要小心。

＊　＊　＊

賊寇入京，雖已禁止搶掠，但嫖賭則不禁。

這天魚、湯二人帶着小熊和小郭去了賭場。

刺李闖不成，還是以弄錢爲南明籌軍餉爲優先。

在前門外不遠處就有人開賭場。

當然，開賭場的不會是百姓，而是匪賊部下。

這賭場自然是北京目前幾百個中的一個。

只不過却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這是一幢四進的房子，過去是太常寺少卿的住宅。

如今主人死節，家屬也大多自絕或逃走了。

在北京目前這種空屋還很多。

主持這賭場的是賊寇一個較大的頭目。這賭場可熱鬧哩，賭具洋洋大觀，賭注也幾乎是見所未見。

當然，以金銀、銀票及首飾爲主，但也賭大活人，如美女、小孩和老頭及老太婆等等。

賭美女也可以說得過去，賭小孩也行。

賭老太婆及老頭是甚麼意思？

這是賊兵找到富家，搶過之後，知道還有很多錢不知藏在何處，就把富戶的愛子愛女及父母擄來作人質。

如果是綁票，在賊兵來說就更不稀奇了。

而且以他們當賭注押來押去。

既是賭注，贏到手的人一定要先看看這賭注值否？比喻說，押的是美女，美是美，但是不是處女呢？

爲了證明是不是處女，有個穩婆和有經驗的鴇母在場實地檢驗，證明是不是原封未動的處女。

是處女可押多少，也要看看有沒有唸過書？是否大家閨秀？不是處女如果唸過書，也是大家閨秀，也能押不少。

小孩和老人的父母及子女一定在場，看到老父老母還要受賭徒檢查，看看牙齒掉了幾顆，頭頂還有幾根白髮等。

至於小男孩和小女孩，也要當場驗明正身，也就是看看下體會不會是畸型的陰陽人。

試想那個父母還會不盡一切努力把父母或孩子贖回去？

所以魚、湯等人看了這些情況，不由髮指。

其實此刻在四川的張憲忠（立七殺碑的巨寇，殺戮更甚），重慶指揮顧景被俘，悲聲道：「請殺我，毋殺帝子。」因神宗第五子瑞王常浩也被俘了。

張憲忠偏殺常浩，而且一片殺聲。

這時天上無雲却打了三聲巨雷，有的賊兵被殛斃。

張憲忠指天罵道：「我要殺人，與你何干？」

其殘暴竟至如此，殺死婦女，把小脚堆成山，名爲蓮峯。後來只差一雙不能成尖峯，又把他的小妾的小脚剁下來，又點火燃燒，名爲點朝天燭。

明朝眞是太不幸了，這兩個殺人魔王，居然都全出在明末。

魚、湯二人選了一桌骰子停下來。

因爲這一桌的骰子賭得大，而且也沒以美女及老人作賭注的，魚得水下注，湯堯站在他身後。

小熊和小郭在一邊巡邏，提防有人認出他們來。

魚得水的賭技不遜於李悔，和這些賊兵賭，自然是佔盡了便宜，不到一個時辰，贏了一千多萬兩。

莊家就是開這賭場的頭目，輸這麼多，有點毛躁，突然叫部下帶來了兩個童男和童女，道：「要不要？」

湯堯正要說話，魚得水接過，怕他被認出。道：「值多少？」

「一個三百萬兩。」

「爲甚麼值那麼多？」

「因爲他們都是兩個大財主老來得子生下的。」

果然孩子的父母哭哭啼啼的來到，跪在地上，說是他們雖有點積蓄，却已被搶光，實在無錢贖票了。

魚得水惡言惡語地道：「他娘的！沒有錢來幹甚麼？」

「大爺，你行行好，把他們還給我們好了。我們的全部首飾都在這裡了。」兩對夫婦捧着一些金飾，流淚滿面。

「他娘的！少在這兒聒噪！老子要試試你們的運氣，要是我贏了，就認倒楣把孩子送還你們。」

兩對夫婦千恩萬謝，這一把果然魚得水又贏了。

兩對夫婦送上首飾，被魚得水丟在地上道：「別觸老子的楣頭，還不快滾，老子會要這點雞零狗碎的首飾，滾！」

由於魚得水贏了，他要作人情放人，對方頭目也沒有辦法，又贏了幾把，湯堯示意要走人。

魚得水也以爲此在太久會有危險。

這工夫頭目要部下帶來兩個美女。

「這兩個貨色，你老弟大概還沒見過。」頭目道：「這一個是左都御史的女兒，另一個是刑部右侍郎的女兒，都是不折不扣的清水貨，可以當場驗明。」

「不必，我有相人之術，一看便知是不是處子。」

「噢，你老弟多大了？」

「小弟今年二十四歲。」

「有那麼大嗎？」

「天生一張娃娃臉，所以很多人都不信我有二十四。」

「你怎知她們是處女？」

「看她們的眉毛、鬢毛、胸部和臀即知。」

頭目道：「我押五百萬兩。」

魚得水道：「不值那麼多。」

頭目道：「老弟你對玩女人可能不大內行，我可以讓你仔細看看，這兩個尤物都有些甚麼特長……」

立刻要帶魚得水到內間當場讓他過目。

「不必了，好，就賭五百萬兩！」

莊家擲了個九點，魚得水擲個八點。

小熊和小郭大爲可惜，這兩個妞兒美極，還沒動過，自然是爲了押個好價錢，不然早就玩過多少次了。

其實他們可惜的是，這二女都是忠臣之女，她們的父母都在北京城陷時死節，而她們却被賊所擒。

魚得水道：「手氣不順了，不能賭了。」

頭目道：「別走，老弟，我對你還挺有胃口。」

魚得水道：「老兄還有多少賭資？」

頭目道：「你想賭多少？」

魚得水道：「一億兩如何？」

頭目一楞，道：「老弟，你的胃口太大了些吧，你有一億兩嗎？」

「小弟沒有那麼多，却相信老兄進了北京以後，要弄一億兩並不難。小弟一看就知道老兄是個腰纏萬貫的人。」

這頭目被奉承之下，道：「好，我就和你賭一億兩，這眞是史無前例的賭局，就是皇親國戚也不敢如此豪賭。」

這頭目並不是下級頭目，而是等於一個總兵階級的大頭目，他們的搶掠在分贓時，也是要分等級的。

於是派部下去向其他頭目凑成了一億兩。如魚得水輸了拏不出一億兩，必須留下兩條命。

匪賊們聽說這一桌的骰子要賭一億兩，都來看這空前盛擧，門外擠滿了人。這工夫有人爲莊家代擲。

魚得水道：「在下與老兄對賭，有人代擲，這未免有點……」

莊上道：「只不過是因爲爺們的手氣不順，找人代擲一下而已，你如果怕這代擲的人比你高明，那就算了！」

魚得水藝高膽大，他逮過太多的老千，自一些一流老千口中，學了不少賭場絕技，有的眞是神乎其技。

魚得水道：「好吧，只怕這位是位高手。」

代擲的人一身的細皮白肉，不像是匪盜中人。

此人拏起骰子，既不呵氣，也沒有甚麼其他毛病，如搓骰子時大聲吼叫等，只顚了顚骰子就擲入碗中。

魚得水全神貫注，看不出他弄鬼。

凡是弄鬼的動作，大致都不外乎向骰子呵氣(把口中的假骰吐出，眞的納入)或者搓骰子等。

搓骰子那是引人視線而自袖內換骰子。

反正不管怎變，正是所謂萬變不離其宗。

骰子很正常地在碗中滾動，然後停止——「豹子」。

喊叫聲有如巨雷。這一擲幾乎就贏定了一億兩。

湯堯心想，這一次老魚只怕遇上硬手了，拏不出一億兩，就要交出兩條人命。

本來就不該答應要別人代他擲嘛。

魚得水雖然有點驚奇，却仍是不慌不忙。

首先他拏起骰子顚顚，檢查一下，發覺沒有毛病。

於是他也沒有甚麼花梢，擲入碗中。

骰子停止，小熊和小郭先叫了起來，於是又是一陣鼓噪，原來也是「豹子」。怎麼會這麼巧呢？兩人都是「豹子」。

湯堯手心出汗，心道：「老魚眞有一套，無怪他不慌不忙，好整以暇了。」

這位細皮白肉的代擲人也不由面有奇色。

因爲這種巧合也不多，而且也看不出魚得水弄鬼。

他拏起骰子，也沒有花梢立刻擲出。

骰子在碗中打滾，就像在匪頭目心中打滾一樣。

如果輸光，這次北京所搶掠的全輸光還不夠，還要欠同僚的數千萬兩，那才是窩囊的事哩。

骰子停止，又爆出鼓噪，屋頂幾乎都被揭開。

因爲又是「豹子」。

這細皮白肉之人曖昧地笑笑，似乎在說：你再擲個「豹子」看看！的確，可能有很多人也這麼想。

湯堯手心又出了汗，賊兵太多，其中也許不乏高手。

一旦輸了，魚得水枱面上全部賭資不到一億兩，拏不出來，那就有痲煩，何況要帶走這麼多的金銀財寶又談何容易？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魚得水身上。

他一脚踏着座位，道：「天靈靈，地靈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去！」骰子投入碗中。

所有的眼珠都跟三枚骰子滾動。

骰子一停，連湯堯都跳了起來。

其餘的觀者如同瘋狂，都說有生以來未見過這種賭局，「豹子」，二人各擲了兩次「豹子」。

觀者瘋狂地叫嚷，說是平生第一次看到這種怪賭局。

莊家也緊張起來，他畢竟是賊盜出身，雖是較高的頭目，畢竟談不上涵養，道：「我×你姐！要是你弄鬼，大爺劈了你！」

魚得水沒有出聲，這話一點也不過火。

一旦他弄鬼被對方抓到，劈了是擧手之勞。

細皮白肉之人抓起骰子，猶豫了一下。

似乎他也有點緊張了。能兩次擲成「豹子」，就是高手。只不過不論任何高手，都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每次都擲「豹子」。

人一緊張，那就甚麼也不對勁了。

就算下棋或者唱戲曲，只要緊張，都不會有正常演出。

事關一億兩白銀，以及賊頭目的威脅，他怎會不緊張？

他抖着手擲出。

骰子在碗中滾動，先是兩枚停下，是「豹子」的架勢，只不過最後一枚停止的，却是兩點，不是「豹子」。

很多人發出惋惜聲，甚至驚叫。

湯堯把手心的汗往衣上擦了幾下，小熊和小郭也像兩根壓緊了的彈簧，鬆了下來。

魚得水搓搓手，抓起了骰子。

他很小心，絕對不使任何人抓到藉口，說他有花梢、弄假等等，因而他就絕不作出怪動作來，輕輕一擲。

骰子停止，全場嘩然——「豹子」。

細皮白肉之人呆了，甚至他渾身抖了起來。

莊家道：「你是不是太緊張？」

細皮白肉之人道：「是……是的。」

「你對我沒有信心？」

「有……有，只不過……我怕大爺你拏出一億兩而爲難，所以……所以……緊張極了。」

莊家目光中好像有磨刀聲，未再說甚麼。

他却把一億兩銀票推了過去。

湯堯幫他整理，邊整邊納入口袋。這工夫觀衆紛紛走開，因爲贏了這頭目這麼多的錢，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會有甚麼火爆場面。

說不定這頭目會當場把這二人切成一百零八塊。

對方只知魚、湯二人一伙，還未注意小熊和小郭。

那知這頭目還不死心，也可以說還不想動粗野，蠻橫的道：「老弟，咱們的賭局還沒有完。」

魚得水道：「完了！」

莊家道：「還沒有完，最後還有一次。」

魚得水道：「老兄是說你還有一億兩？」

「這雖不是一億兩銀子，却比一億兩管用。」

「這話我就不懂。」

莊家拍拍手，吆呼道：「亮寶！」

「亮寶？亮甚麼稀世罕見的寶物？」

甚麼寶物能值一億兩？因爲現在對方要賭，沒有一億兩是不成的。這時立刻有人轟喏，立刻逐出旁觀者，用一塊布圍了一塊約一張八仙桌子大小的地方。

不知道要玩甚麼把戲？

在裡外圍布的人都是女人。這使人相信，這布圍之內必然是個女活寶，不然絕不會用女人負責圍布。

莊家道：「這個寶，作價一億兩，老弟，願賭就賭，在下並不勉强。」

「我總要看看貨色。」

「當然。」

「看了之後，賭與不賭其權在我。」

「當然！」

魚得水道：「那就亮寶吧！」

此刻除了魚得水及莊家，誰也不准看布圍。

這表示，這寶是十分尊貴的，和一般綁票而來的女人不一樣，莊家這時命令道：「上昇尺半。」

布圍立刻緩緩上昇了約一尺半。

在魚得水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一雙溜光水滑的玉足和玉腿。只是看到的僅僅是這女人的小腿部份。

魚得水以爲，這是一雙至美的天足，不論是脚的長與寬比例都好，脚趾長度也好，幾個脚趾的大小比例也好。

尤其這美足上沒有一根浮筋，也不見骨痕。

「這固然是一雙美足，僅是一雙玉足就值一億兩？」

「當然不！你再往上看。」莊家道：「再上昇半尺。」

布圍又緩緩上昇了半尺。

現在可以看到膝部稍上一點，不論男女的腿、膝部都是重要關鍵

，只要膝部凸出，這雙腿就和美絕緣了。

這膝部很平直地把大小腿連貫起來，很好。

莊家又道：「再上昇一尺！」

這一尺非常重要，因爲魚得水已可看到這玉腿的根部了。現在，整個玉腿和玉足都完整地表現出來。

甚至，這位寶在布圍內還緩緩轉身，讓魚得水能看到她的玉腿前後左右及上下任何部位的全貌。

陡然間，魚得水的心頭好像被戳了一下。

他的目光盯在一塊小小的茶色胎記上。

那是在她右大腿的外側上端部份，有塊小指甲大小的茶色胎記，但由於太往上，接近布圍邊緣，還不敢確定。

魚得水道：「可否再上昇半尺，或者三四寸？」

莊家揚揚手道：「半尺不成，三寸已是極限，好，再上昇三寸。」

現在，魚得水看清楚那塊胎記了，茶色，小指甲大小。

這是白芝右大腿外側所有的。

那次到白府去抓白雨亭，白芝和金大嬸表演了色狼入侵的勾當，魚得水曾把白芝抱上床，那時她是全裸的。

他看到了她的胴體的十之八九。

只有最緊要的下體部位由於浴盆小，身子半蜷在內而看不到，却看到她右大腿上部外側的茶色胎記。

這是絕對錯不了的。

第一，她的玉腿及玉足，天下無雙。

大概也只有李悔差堪比擬。而這胎記却是獨一無二，相信天下不會再有第二個人在那部位有此胎記了吧？

魚得水道：「好，就賭她一億兩。」

莊家道：「不會後悔？」

「不會！」魚得水道：「但我要問清一事，如我再贏了，是否可以把她帶走？」

「當然可以！」

「請問這是你的俘虜嗎？」

「正是，剛剛俘獲的，但她保證，遇上好買主，她可以值一億兩，你來了之後，她告訴我，在你面前，她值一億兩。」

魚得水道：「老兄知不知道她的姓名和來歷？」

「只知道她叫白靈。她自己說是明朝新樂侯的外甥女，所以也可以說是貴胄千金哩！」

魚得水認定，這正是白芝。

白靈，也就是白靈芝的意思。

至於說是新樂侯的外甥，那是胡扯的。

問題是，她如果眞的被俘，爲何不說出自己的身份來？

莫非在大內看到的怪衣瘦小之人不是白雨亭？

莊家道：「老弟，決定賭了？」

魚得水道：「賭了！」

於是莊家對細皮白肉的人道：「這次你自管放心大膽地擲，不必緊張，就是再輸一億兩也無妨！」

這人拏起骰子，心情還是很緊張，只是比上次好得多。

這次賭的是個女人，賭女人總比一億兩差得多。

這一擲又不是「豹子」，而是八點。

湯堯以爲，魚得水不該再賭了。

湯堯雖未看到那雙腿，他大致也能猜出來，這女人可能是白芝。他是自白靈這名字產生聯想的。

魚得水的心情非常輕鬆，因爲他太有把握了。

不必擲「豹子」，擲個九點就贏了。

果然，魚得水擲了個九點。

他不能老是擲「豹子」，那會令人疑竇的。

現在，連這布圍中的女人也是魚得水的了。只不過這些銀票和這個寶又如何安全帶走呢？

似乎這莊家並不想攔阻他，只是問了他姓名，他胡扯了個姓名，帶着銀票及白芝返回住處。

這是因爲發現確實無人跟踪，細皮白肉之人當場被剁去了雙手。

白芝在魚得水的心目中的確是個寶，爲了立刻送走銀票，就派湯堯出京，就近在直隸交給地方上的府尹，盡快送交史可法史大人。

或者就在附近兌現了，把銀子交史大人。

白芝很熱情，但對任何其他男人都冷冷冰冰的。

今夜，小熊和小郭外出逛街，湯堯未回。兩人在對酌，只要是和她對酌，即使是喝最劣的酒，或者只有幾顆花生米作餚，也是美味。

「哥，幸虧你救了我！」

「眞巧！我要是不去賭怎麼辦？」

「那我就要認命！」

「落入賊手，能保持清白嗎？」

「哥，你會不會懷疑我『花徑已經緣客掃』了？」

魚得水道：「不……不……」

「你回答得太勉强，哥，爲了你的信任，也爲了我的清白，我一定要證明給你看，哥，來！」

拉起魚得水進入內間閉上門。

一個是眞的喜歡，無人能取代她。

一個是要急於驗明自己的貞操和清白。

這是很正當的，但不是很合理的方式，不能由於急於證明就立刻上床，不過他們二人都不排斥這辦法。

魚得水以爲，反正遲早是他的。

白芝怎麼想呢？魚得水並不是眞正地瞭解她。

在這雙方的需求下，度過了美妙狂熱的一個時辰。

果然證明她是處子。

一個男人證明自己的女人是處子，在心理上就很自豪，似乎在表示，他是第一個走這條處女巷的人。

不過他更進一步發現，她表面冰冷，內心火熱，甚至熱得驚人。

此刻，小熊和小郭在東來順吃「涮羊肉」。

二小吃到一半，來了三個人，爲首的居然是「雲中龍」任大清，這老賊玩弄女人太多，且開妓院，玩過之後就往妓院一送零賣。

小熊整他，帶了三盒禮物，乃是牛、羊和人的米田共，且當場要他各吃一口，老賊自知不敵，也只好認了。

想不到他也會來到北京。

看來正是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身邊沒帶着那個痲面醜女，却帶了兩個細皮白肉、嫩得能捏得水來的漂亮小妞。

兩小互視一眼，小郭道：「這老賊還眞有辦法！」

小熊道：「顯然他在敷衍我們，沒有遵守諾言。」

小郭道：「要整整這老賊。」

正好此刻任大清在和帳房談話，似在交代要些特別的食物，小熊向兩個少女低聲道：「你們是任大清的甚麼人？」

兩個少女望着兩小，道：「二位是……」

小熊道：「我們認識任大清。」

「你們是朋友？」

「不是，是仇人。因爲任大清在徐州開妓院，他玩過的女人就往妓院一送，那命運可就慘了。」

二女不由色變，道：「眞的？」

小郭道：「難道二位小妹還看不出他的爲人？他是如何得到你們的？」

「他花了五千兩買我們的。」

「兩個大活人那會只值五千兩，你們跟我們走吧！」

「你們？」

「是啊，我們年紀輕，和你們相配，更不會把你們送入勾欄。」

「我們怎能相信你們的話？」

「不信的話，你們待會問問他有沒有開妓院？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然後，我們在一家客棧等你們。」

「那一家客棧？」

「長安客棧，在王府井大街上。」

這工夫任大清返座，少女之一道：「任大爺，你開了一家妓院嗎？」

這話問得太陡然，任大清面色一變，吶吶道：「誰說的？」四面打量，兩小低頭吃飯，任大清也未認出來。

任大清絕對想不到，兩小會來到北京吧？

少女道：「我們是來北京以前聽人說的。」

任大清道：「別信謠言，老夫是武林大豪，開甚麼妓院？」

兩女半信半疑，這工夫兩女向兩小望去，兩小向她們擠眉弄眼，任大清也未注意，年輕人當然喜歡年輕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當任大清食畢到帳房櫃枱算帳時，兩小丟下銀子，招呼二女溜了出去。東來順在西直門附近，四小疾奔，進入胡同中。

在北京，胡同就是南方的巷子，七轉八轉，算是逃出任大清之手。這兩個傢伙把二女帶入客棧中。

小熊道：「兩位妹子貴姓？」

「我叫桂花，她叫白蘭。」

「你們有沒有被老賊欺負了？」

「還沒有，今天晚上就一定會。」

小郭道：「你們在北京很危險，被賊兵遇上，八成逃不了，不如跟着我們，可以保護你們的。」

「兩位大哥不嫌我們，我們就是兩位大哥的人了。」

桂花道：「兩位大哥先洗個澡，在內間等我們……」

小熊和小郭一樂，立刻就去洗澡。

洗好，只穿了短褲在內間等兩個妞兒。

他們以爲，玩任大清的女人不算缺德，況且他們願負責。

那知叫了兩聲「桂花妹子，白蘭小妹」之後，屋外傳來脚步聲，道：「別急，這就來哩！」

只不過進入內間的不是兩女，而是任大清。

這是怎麼回事呢？

任大清雖怕魚、湯二人，但他在江湖上混了這多年，甚麼場面都見過，怎會眞的聽他們擺佈？

他早就把那醜女殺了，由於有一臭味相投的朋友「魔鈎」龐大之在李闖手下當近衛，就把他拉了來。

任大清也知道，在闖賊身邊絕對沒有一個人獨來獨往自在些。

在闖王身邊，喜怒無常，很難討好，只不過在闖王身邊很快就可以暴富，暴富之後再遠走高飛。

而且有闖王撐腰，魚、湯二人

也不敢再難爲他。

他絕未想到，兩小也在北京，更未想到魚、湯二人也在。

兩個少女乃是他的心腹，也就是負責管理妓院的人。

她們看來二十左右，其實已快三十了，是眞正燴鍋油條，裝甚麼像甚麼，裝純情少女，把小熊和小郭騙得一楞一楞地。

現在，任大清站在炕前，陰笑道：「小雜種！你們想不到有這一天吧？」

兩小大驚，這才知道自己聰明不足，經驗更不足。

這兩個小浪貨居然比他們二人還會表演。

兩小急忙找衣衫，已被兩女收去。他們身上只有短褲。

任大清好開心，兩個少女在他身後大笑。

他八輩子也忘不了那三盒「禮物」的事。

那三盒「禮物」就是小熊帶去的，似可看出，是小熊出的主意，當時魚、湯二人並不知道是甚麼「禮物」。

眞想不到，到了北京，他們落入他的手中。

兩小未帶兵刃，因爲此刻是巨寇統治北京，帶刀帶劍的必須是他們的人，要不，就要和他們有關連。

桂花道：「老爺子，你要如何治他們？」

「治我們？」小郭道：「你以爲他那兩套夠看？」

任大清撤出刀來，小熊大聲道：「你們看，他多大年紀，對付我們還要用刀，可眞是差勁到家哩！」

任大清道：「好，我就不用刀，看看能不能辦得到。」

雙方動上手，兩小全力施爲，三十招過去勉強平手，五十招一過，就有點縛手縛脚施展不開了。

別以爲任大清在魚得水手下走不了幾招，任大清當時還有點不服，那是因爲他怕「獵頭湯」而不怕「一把抓」。

沒想到魚得水一把抓到了他的長刀。

由此可見，小熊和小郭的功力，和魚得水相差多少了。

六十招時，小郭被砸了一掌。

六十七招時小熊被制了穴道，再兩招，小郭也躺下了。

任大清道：「說，魚、湯二人是不是也來了北京？」

小熊道：「不，他還在金陵。」

「你放屁！」任大清道：「他們不來，你們兩個小崽子敢來北京？八成，闖王在北海釣魚遇刺，是他們幹的。」

兩小心頭一驚，一旦送到李闖那兒，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的。

小郭道：「要是他們來了，我們絕不會放單！」

「現在有個辦法使你們說實話。」

小熊道：「任大清，你是一號人物，可不能以卑鄙的手法整我們。」

任大清道：「只要你們招出魚、湯二人有沒有來？住在何處？我就不整你們，甚至考慮放了你們，不然的話……」

「宰了我們？」

「那有這麼便宜！」他回頭道：「你們兩個去洗洗下體，洗完把水拏來。」兩女不由掩口而去。

兩小一聽，面色大變。

吃米田共，不過是臭些，這兩個女人既是任大清的人，不知被多少男人玩過，這水怎麼能喝？

兩小整人也過份了些，如今他們自也要被整。

不久，桂花端來一盆水。兩小大爲焦急。

萬一被灌下這「八寶湯」，祖宗八代都會蒙羞。

任大清道：「找個羹匙來，一口一口地餵。」

白蘭去拏了一個羹匙來。任大清道：「小崽子，你們只要不說，我就叫她們不停地灌，一直到統通喝光一小盆『高湯』爲止。」

小熊道：「他們沒有來叫我們說甚麼？」

任大清道：「好，開始灌！」

原來兩女也懂武功，一指按在「承漿穴」上，小熊就非張嘴不可。

小郭大聲道：「慢着，我說！」

任大清道：「還怕你們不說！」

小郭道：「解開我們的穴道，我們帶你去。」

任大清道：「說了地址，我自己去找。」

小熊道：「別吹了！任大清，你一個人敢去找嗎？」

任大清老臉一紅，在小熊臉上蹴了一脚。

桂花道：「說不說？」

小郭道：「解了我們的穴道由我們帶你們去。」

任大清道：「你們兩個小王八蛋的點子多，休想！」

「這樣吧！」小熊道：「不解穴道我們帶你去。」

任大清道：「不成，我不能不防你們一手。」

小郭道：「任大清，你的膽子太小了吧？」

任大清道：「灌！」

桂花伸手又要去按小熊的「承漿穴」，那知小熊一拳搗向盆底，那小木盆竟向任大清頭臉上扣去。

由於任大清也蹲在一邊，要眼看他喝「高湯」的表情，所以很近，

閃避不及，一盆「高湯」弄了任大清一臉。

甚至有一些還濺到他的口中。

別人沒喝，他先嚐了鮮。

原來小熊已解了穴道，這也是任大清低估了他們。

其實兩手玩藝有限，解穴却快。

這是魚得水和湯堯暇時教給他們的，這其中有訣竅。

解穴快有很大好處，能在敵人絕對想不到的時間內解了穴，就可以發動奇襲。他們二人目前正是如此。

任大清本要別人喝，他自己却先嚐了，暴怒之下撤出長刀，可是他又忽略了一件事，以爲只是小熊先解了穴，或者這穴沒有點實，過了一會就自動解了。

自然沒有想到小郭也解了穴。

任大清長刀剛剛舉起，要砍向小熊，小郭自左後側一把抓住了他的睾丸，這東西被抓牢能痛死人。

任大清大驚，手上力道一失，長刀垂下。

小郭要是想要他的命，再用力揑碎，不死也會昏過去。

他們兩小愛整人，手段却不很毒。

小郭抓住他的睾丸，不太用力也不太鬆，任大清一掙扎，他就握緊些，他立刻就吟呻起來，而不敢動了。

小熊則制住了兩女，道：「你們要死要活？」

兩女道：「請饒我們一命，叫我們怎樣都成。」

小熊道：「任大清帶你們到北京來幹甚麼？」

兩女互交一眼色，桂花道：「我們是闖王尚未攻陷北京時就來了的，不是以後來的，只是來玩的。」

兩小經驗差，信以爲眞。「你們兩個是他的甚麼人？」

桂花道：「他的武功高，又有勢力，我們怎敢不聽他的？」

小郭道：「你們再去洗一下，半盆就夠了。」

任大清大驚，道：「小兄弟，殺人不過頭點地，上次你們的三盒禮物我已嚐過，爲人不可趕盡殺絕。」

小熊道：「上次的禮物是『八寶醬』，這次是『八寶湯』，這味道不一樣，可惜剛剛那一盆濃的被我弄翻了。」

任大清道：「小兄弟，老哥哥認栽了！」

小郭道：「認栽怎麼說？」

「老哥哥爲二位賠罪，奉上白銀三千兩，然後讓二位玩玩這兩個妞兒，不是老哥哥吹噓，貨色不同。」

小郭道：「有甚麼不同？」

「一試便知。」任大清道：「你們二人還不快點侍候二位小兄弟，從今以後，老夫和他們是忘年之交，以兄弟相稱了。」

這老賊簡直一點人格和自尊也沒有了。

兩女還眞要寬衣解帶，小熊道：「算了，任老頭，我們也不想和吃過米田共的人稱兄道弟，你身上的銀票要交給我們。」

任大清暗暗咬牙，心道：小王八蛋，咱們還有機會碰上的。他道：「小兄弟，你們自管拏去。」

小熊一搜，得到銀票七千多兩，還有兩塊蒜條金。

然後把三人都點了兩個穴道，離開了此處。

小郭道：「小熊，好險！」

小熊道：「如果眞的喝了怎麼辦？」

「我會一頭撞死。」

小郭道：「你以爲老賊眞有意要和咱們作忘年之交？」

「聽他胡扯！不過是救命的絕招而已。」

「你是說咱們不該放了他們？該帶回去交給魚、湯二位？」

小熊點點頭，道：「不錯。」

小郭道：「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小熊道：「算了，咱們快點回去吧！」

二人返回住處，對魚、湯二人說了一切，湯堯道：「你們應該把他們帶回來，這老賊的來意一定另有目的。」

小熊道：「怎見得？」

魚得水道：「以他那兩套，敢帶着長刀及兩個年輕妞兒招搖過市嗎？你們不以爲他可能和匪寇有點關連嗎？」

兩小直抓頭皮，小熊道：「的確有理。」

小郭道：「我們的腦子裡裝的全是漿糊，怎能和你們兩位比呢？」

湯堯道：「點了兩個穴道，也許現在還來得及。」

魚得水搖搖頭道：「來不及了，已過了近一個時辰了。」

這工夫李悔也回來了，還帶回一些食物，有酒有菜。

五人邊吃邊談。

湯堯道：「李姑娘一定知道李闖的動向。說說看如何？」

「他本想又要作皇帝的。」

「怎麼？又遇上了甚麼阻撓？」

李悔道：「昨日他要作皇帝，在武英殿剛升座，見一白衣人立在座前，高約數丈，作狀欲擊。」

湯堯道：「眞有此事？」

（未完・六）



金裝 正骨水



王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汚染衣物。

王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MA®
註册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近日市面有不法之徒，以低劣品質模仿影射本產品，敬請購買時指明MA®註册商標及檢封才是正貨。



30粒裝　450mg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20 21 22 23 …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MA®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真：(852)6918344

香港免稅店、機場、西武百貨、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

M & A CO.
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Rm.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852)6015715　Fax：(852)6918344